

虎皮騎士

年

譯選著名學文典古  
種三第

士 騎 皮 虎

著里威赫斯路  
譯芒北衍待

行印社務服化文際國

目 錄

譯者小引	侍 銜 一
雪哈·路斯赫威里與喬治亞文學	派烏萊·印戈洛克瓦 三
引言	七七
一 亞刺伯國王路斯帝凡的故事	八三
二 國王路斯帝凡與阿夫漢蒂的遊獵	九〇
三 亞刺伯國王看到虎皮騎士	九九
四 特漢娜罕命阿夫漢蒂尋找騎士	九九
五 阿夫漢蒂給他臣僕的信	一〇六

- 二
- 六 阿夫漢蒂着手探尋騎士……………一〇八
- 七 阿夫漢蒂在洞中對阿絲瑪賀講述的故事……………一一八
- 八 塔利爾與阿夫漢蒂的會見……………一二七
- 九 塔利爾初次對阿夫漢蒂敘述他的故事……………一三二
- 一〇 塔利爾敘述他初戀的故事……………一三七
- 一一 愛絲丹·達麗堅寫給她愛人的第一封信……………一四四
- 一二 塔利爾寫給他愛人的第一封信……………一四五
- 一三 塔利爾送信到克哈達維……………一四七
- 一四 愛絲丹召見塔利爾……………一四八
- 一五 克哈達維國王答覆塔利爾的信……………一五〇

一六	塔利爾與愛絲丹的會見	一五一
一七	塔利爾討伐克哈達維	一五四
一八	塔利爾征服克哈達維寫給印度國王的信	一六一
一九	愛絲丹·達麗堅寄給她愛人的信	一六七
二〇	塔利爾的痛苦與昏厥	一六八
二一	塔利爾答覆他愛人的信	一六九
二二	愛絲丹·達麗堅的婚事的計議	一七〇
二三	塔利爾和愛絲丹的磋商及其結果	一七二
二四	克哇拉斯沙的兒子來到印度被塔利爾殺害	一七八
二五	塔利爾聽到愛絲丹失蹤的消息	一八二

- 二六 塔利爾在海邊遇到甫利東的故事……………一八七
- 二七 塔利爾助甫利東征服敵人……………一九一
- 二八 甫利東對塔利爾講述愛絲丹的消息……………一九三
- 二九 阿夫漢蒂尋到塔利爾後返回亞刺伯……………二〇二
- 三〇 阿夫漢蒂對路斯帝凡與宰相的請求……………二一二
- 三一 阿夫漢蒂脫逃時與西爾馬丁的談話……………二二二
- 三二 阿夫漢蒂脫逃時給路斯帝凡的遺書……………二二四
- 三三 阿夫漢蒂的祈禱與其脫逃……………二二九
- 三四 路斯帝凡聽到阿夫漢蒂的私逃……………二三〇
- 三五 阿夫漢蒂再到訪尋塔利爾……………二三三

三六	阿夫漢蒂遇到失去知覺的塔利爾	二四〇
三七	塔利爾述說他殺死獅與虎的故事	二四八
三八	塔利爾與阿夫漢蒂到洞中探望阿絲瑪賀	二五〇
三九	阿夫漢蒂探尋甫利東	二五七
四〇	阿夫漢蒂與甫利東相遇在瑪爾哈贊扎	二六一
四一	阿夫漢蒂訪尋愛絲丹·達麗堅	二七一
四二	阿夫漢蒂到了格蘭薩羅	二七七
四三	普哈曼歡欣款待阿夫漢蒂	二八〇
四四	普哈曼愛上阿夫漢蒂寫信給他	二八一
四五	普哈曼給阿夫漢蒂的情書	二八二

- 四六 阿夫漢蒂答覆普哈曼的信……………二八四
- 四七 阿夫漢蒂殺死御廚與兩個衛兵……………二八八
- 四八 普哈曼敘述愛絲丹·達麗堅的故事……………二九〇
- 四九 普哈曼述說愛絲丹被卡吉人俘虜的故事……………三〇六
- 五〇 普哈曼寫給愛絲丹·達麗堅的書信……………三一六
- 五一 愛絲丹·達麗堅答覆普哈曼的書信……………三一三
- 五二 愛絲丹·達麗堅寫給她愛人的信……………三二〇
- 五三 阿夫漢蒂給甫利東的信……………三二五
- 五四 阿夫漢蒂離開格蘭薩羅會晤塔利爾……………三二七
- 五五 塔利爾與阿夫漢蒂去尋甫利東……………三三五



五六	納拉丁·甫利東的獻策	三三八
五七	阿夫漢蒂的獻策	三三九
五八	塔利爾的獻策	三四〇
五九	佔領卡吉國城堡救出愛絲丹·達麗堅	三四二
六〇	塔利爾會見海上的國王	三四五
六一	甫利東主持塔利爾與愛絲丹的婚事	三五二
六二	塔利爾再到洞中查勘寶物	三五七
六三	亞刺伯國王主持阿夫漢蒂與特漢娜罕的婚事	三六七
六四	塔利爾得知印度國王的崩薨	三七二
六五	塔利爾到印度征服克哈達維	三七六

六六 塔利爾和愛絲丹·達麗堅的結婚.....三八二  
跋.....三八五

## 譯者小引

關於本書的作者之時代與思想，以及本書的內容與形式，在派烏萊的序文中，已經寫得非常詳盡，足夠讀者參考的了。

譯者對於喬治亞的文字，可以說是一字不識；而對於喬治亞的文化與藝術，也是毫無知識的；以常理而論，關於本書與其作者，是絕無插嘴的資格，但在辛辛苦苦譯過這部著作之後，關於它的評價，心中是有一個份量的。

在喬治亞以及在蘇維埃聯邦的全體，這著作是享受怎樣崇高的聲譽，僅從派烏萊的序文中，已可窺見一二。他們把它視如荷馬的「伊里亞德」與「奧德賽」，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也許是因爲文字的隔離吧，對於這種比擬，譯者不敢苟同。但我想，介紹這部書，從兩點上講，是有意義的：首先，我們的讀書界，關於喬治亞的文化與藝術，至今是一無所知；倘使由此書之中譯本的印行，使一般讀者，尤其是其一般文學青年，關於中世紀的喬治亞的一般藝術水準，有一個認識，而且由此明瞭在世界上的某一個角落裏，某一個時代中，是產生過怎樣一種稀奇形式的文學，也是有益的。

。我說稀奇，是對我們的讀書界而言的；實際上，在人類歷史中曾經存在過而陸續淘汰了的這一派的文學，也許是一個圖書館所容納不下的；我們的讀者，多數是讀過賽萬提斯的「堂·吉訶德」的，倘使不讀一讀這一派的著作，恐怕對於那本西班牙的古典名著，不會有深刻的理解。

其次，這部書作爲一種青年讀物，也還應當有趣；二十歲左右的青年們，看看這種參雜着訓戒與格言的英雄騎士與美人的戀愛故事，至少也總能提高性靈的發育。

本書的譯文是根據一九三八年莫斯科「蘇聯外籍工人聯合出版社」印行的英譯本。

譯者是Marjory Scott Wardrop，由E. Orbeljani與S. Gordanishvili 補充與修正的，英譯文以原詩四句分段而不分行，讀起來如散文詩，譯文頗爲可取。

中譯本之所謂合譯，其經過是這樣的：序文以外全部的初稿是出自北芒先生的譯筆，然後由我作文字上的修補，抄寫時北芒先生再度校正，最後我再看末一次的原稿。北芒先生爲了這譯書耗費一年以上的時光，而在我，也是有生從事譯作以來，這次工作算是在精神上與物質上最賠本的一次買賣！

全部工作完成之時，頗有順口唸出一聲「啊們！」的心境。

侍桁一九四三年十一月

## 雪哈·路斯赫威里與喬治亞的文學

蘇維埃喬治亞與大蘇維埃聯邦的諸共和國，曾經慶祝著名的喬治亞喬人雪哈·路斯赫威里的七百五十週年紀念，這詩人是世界文學中較大的文藝天才之一。

我們和路斯赫威里的時代已隔離了數世紀，但他不朽的詩篇「虎皮騎士」(The Knight in the Tiger's Skin)，仍然是完整的天才的永遠青春的創造；路斯赫威里詩歌的靈感是永無涸竭的，卡爾·馬克斯論荷馬史詩的言語，可以同樣地適用於路斯赫威里的詩歌上：直到今天它「作爲一種標準的，無窮盡的模範」流行於世。

約有一個多的世紀，喬治亞是在俄皇專制的殖民地的壓迫之下，於是喬治亞人民的古文化與其古代的傳統，都沉於陰影之中。十月革命使喬治亞人民得到純真的自由，使復生的喬治亞文化開始一個新的崛起的起點，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

路斯赫威里的偉大的名字，對於蘇維埃國土的親密之家的全部人民，已變爲親近的

了。不朽的詩人路斯赫威里的作品正被譯成蘇維埃各種人民的語言。路斯赫威里的詩歌已流佈得廣大而遙遠；它在蘇維埃的國土裏享有極度的風行，而受着最廣大的人民羣衆的特殊的愛好。大俄羅斯的人民懷着愛念與普希金的名字一同而記憶着雪哈·路斯赫威里的名字，正如烏克蘭的人民與塔拉斯·謝烏前寇(Taras Shevchenko)的名字一同在記憶着路斯赫威里的名字一樣，白俄羅斯人與烏紫貝克人，塔吉克人與土耳其人，卡扎克人與其爾吉紫人，（他們全是喬治亞的最近隣），高加索的各種人民——阿柴白將人，阿美尼亞人，以及高加索的高地居民，他們全都與他們自己的民族詩人一同，親切地記憶着路斯赫威里的名字。

路斯赫威里的大典是蘇維埃聯邦各種人民的一種真實的國際的慶祝，是被解放的各民族的一個真實的風行的節目。

## I

# 喬治亞文學發展的途徑與路斯赫威里

一個古代的喬治亞詩人，把路斯赫威里的作品，譬之爲一棵支幹廣佈的永遠結菓的活樹，它的根已深深地生長在土地中。

路斯赫威里的作品真的是喬治亞詩歌中一棵永遠結菓的樹，它的根深深地戮入喬治亞文化中，這一棵樹在它的土地長大起來，而以其汁液爲飼養。路斯赫威里是古代喬治亞文化數世紀發展的產物，是這種文化最高的表現。

路斯赫威里的作品，若不關聯着古代喬治亞文學與文化的歷史，若不理解這歷史的一切複雜的特色，是不能得到全般的認識的。

因此，在我們轉向路斯赫威里的生涯與作品之前，我們必需關於古喬治亞文學最主要的發展途徑，予以相當的闡明，而且必要明示那使其不朽的作品得以誕生的情況。

×

×

×

喬治亞文化的泉源是極端古遠的。

喬治亞人是希提泰人與烏拉爾圖人的直系，並爲他們文化的繼承人，他們在最古代的時期發展成一種輝煌的文化，爲古代東方領導的文化之一。紀元前兩千年和一千年的

楔形文字碑銘證明了喬治亞人的直系的祖先，爲希提泰的人民的羣集：麥斯其亞人與伊貝里亞人，他們在紀元前十二世紀到七世紀間之大希提泰的文化集團中，扮演着領導的角色。

在小亞細亞領域中形成的希提泰政府崩潰之後，就在今日喬治亞領土的高加索中，喬治亞人的政府興起了。

在這裡我們不能詳細探究喬治亞人民的遠古的歷史，也不能觸及希提泰世界人民語言中古體字的問題；我們僅將觀察那使用「喬治亞語言」的現代喬治亞領土上興起的文學，我們說「喬治亞語言」是指這個名辭的最嚴格的意義，即現代喬治亞文學所使用的語言，而路斯赫威里的詩篇就是用這種語言寫成的。

喬治亞語言的文學，僅據今日所知者，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紀的時期的。流傳到今日的最古的喬治亞文學，是第四或第五世紀的。

但是喬治亞的寫作語言，比第四、五世紀，是遠得很多的，這是從各種文獻中可以確定的事。

喬治亞文學的古遠，是主要地可由喬治亞的字母來證明，這種字母是小亞西亞古體字母的一支脈，是喬治亞人從希提泰時期繼承過來的，這事已有論證。



第四世紀以前的喬治亞作品的毀滅，是第四世紀後基督教在喬治亞的勝利的結果，基督教教會的使徒們，對所謂「異教」時期的文學遺產加以迫害，這使基督教以前的古代文學的記錄逐漸地喪失了。這種情形是和伊朗的先伊斯蘭的文學歷史，意義完全相同，因為回教教義勝利的結果，先伊斯蘭的伊朗（派拉維）的極端豐富的文學，逐漸地被入遺忘以致消滅。

不過，基督教以前的喬治亞文學的影響，當然不會沒有留下絲毫的痕跡，而且在其後的時代確曾浮現出來的。第四世紀中在基督教基礎上興起的新喬治亞文學，是從古「異教的」文學，接受了其字母與某些文藝的傳統（特別是非僧侶的文學傳統）。新文學繼承了那充份發展的、經過磨練而極其豐富的、古文學語言。我們必需明瞭，新基督教文學的最古的文件，都可以作為喬治亞文學語言的古典的模範，例如，像雅各·楚爾塔夫斯基（Jacob Tsurtafsky）那樣的歷史作品，其正確的時代是屬於第五世紀的，而可以列入古代喬治亞散文最完整的作品之中。

從第四、五世紀到路斯赫威里的時代，即到十二、三世紀，古代的喬治亞文學是走着它獨自發展的徑路，使古代的喬治亞文學與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學發生了隔離。首要而最基本的特色，便是在喬治亞純粹非僧侶的小說，是得到光燦的發展。如衆週知，東羅

馬帝國的人民以及亞細亞鄰近的基督教的世界，東羅馬帝國的希臘人，敘利亞人，以及其他人民，在中世紀之中，以「美文學」這個名辭的純粹的意義來說，是沒有在任何點上可以與喬治亞相比的、非僧侶的「美文學」的。在這一方面，喬治亞文學，無疑地是中世紀基督教的世界中最優秀最重要的文學。

爲能給予一幅完整的圖畫，我們必需指明，中世紀的喬治亞文學，並非只限於非僧侶的「美文學」的。除此之外，在中世紀其他國家的文學中所出現的一切文學的領域，在古代喬治亞都有發展，其中含有聖歌體（宗教詩），聖徒崇拜（以說教，僞徑，等等爲題材的「美文書」的一派），宗教文學；特別應當提及的，是古代喬治亞文章中歷史編纂法所達成的高度的發展，那不僅是聖書派的而特別是非僧侶的，曾留下一種最可珍貴的遺產，一些最高級的記錄；此外，是哲學的文學（主要地爲新柏拉圖派）；還有各種部門的科學的文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與占星術相關聯的天文學，等等）。

在討論古代喬治亞文學發展的各階段時，我們心裏要記住，以非僧侶的想像作品爲主，而不能討論到古代喬治亞作品中的其他領域。

X

X

X

期：  
路斯赫威里時期以前的古代喬治亞文學的發展史，在如下的年表中是分爲三個時

第一期——從第四到第七世紀。

第二期——從第八到第十一世紀。

第三期——路斯赫威里本人的時期，占第十一世紀末尾到第十三世紀上半期。

關於前兩個時期我們在這里只能作一個簡短的觀察。

第一期，如上所述，喬治亞文學的古風時期是開始於「異教的」時代中。這一期以亞刺伯在喬治亞的統治的樹立而結束。（我們必要指明，亞刺伯人的統治的樹立是最重要的政治事件，由此在喬治亞以及在近東的各地，發生了社會的大暴動。）

這一期的特徵，便是基督教的意識並未能保持住不分裂的權勢。在基督教之外，古代的喬治亞的異教與伊朗的拜火教及明暗教也是流佈得很廣大的。加之，這一時期的基督教的教會，不能形成一個團結一致的整體；它分成許多敵對的派別，而因爲內部的鬥爭四分五裂。

在如此的境况之下，基督教教會在意識觀念的領域中，當然不能發揮整個的統治力，因此基督教的宗教文學不能佔有專賣權，繼承「異教」作品之傳統的非僧侶的「美文

學」是與聖書派的基督教文學在同等的基礎上一同存在。

這一古代時期喬治亞的非僧侶的「美文學」的範圍之廣，可以如下的事實爲證明：在第六、七世紀中，像伊朗的史詩「諸王傳」(Khvatari-Namak)（從費里亞姆到巴克曼那六十年期的一篇史詩）這樣一部較大的文藝作品，都有喬治亞文的翻譯。我們已經知道，這本論著，是偉大的費爾道西(Firdausi)名史詩「諸王傳」(Shah-Namah)之藍本。

「諸王傳」的喬治亞文的翻譯不僅保持住散文的記事（如派拉維的譯本），而且還把其中的一部份譯成韻文的形式。流傳至今的「諸王傳」的拔粹（古代喬治亞作家萊昂帶·莫洛維里所保存的），是用十六音節的韻詩所寫成的。喬治亞詩歌這種古典韻律之古模範，後來爲路斯赫威里所使用。

這種韻文形式之使用在這一古代時期的文學中，也在一本聖徒傳的作品中得到證明，那作品的時期是不會在第六、七世紀的（這種時期的斷定是基於異教日曆的術語的）。在這種最古代的喬治亞作品中，我們看到有荷馬詩文的引用。

在這同一期中，還有加里斯奈斯(Callistenes)所寫的亞力山大大帝的歷史小說。這本小說，對於那些記述亞力山大大帝到高加索與喬治亞的遠征的歷史編纂者，發生了影

響。

我們若更進一步來看，根據可蘭的摩義斯與地方官戈里高利的版本，在這一時期的喬治亞文中還有關於威萊特拉尼的一篇神話的史詩。唯一我們不能明瞭的，就是這一史詩的循環，是口口相傳呢，還是真的寫成了文字形式。（無論如何我們應當說明，在古代喬治亞作品「高加索的民間故事」中，我們尋到威萊特拉尼史詩的模倣）。

那題名「生理學」或「獸類喻言」的作品，也是屬於這一時期的喬治亞的文學的。這部作品，從東方的翻譯可以追溯到希臘的原本。喬治亞版本的日期是在第六、七世紀中。它是道德精神與動物史詩因素相混合的、一本說教的作品。

X

X

X

喬治亞文學的第二期，從第八到第十一世紀，是初期封建主義的年代。

在這年代中，喬治亞在政治上呈現出如下的圖景：因為亞刺伯人的統治在喬治亞的各區裏已經軟弱，半獨立的王國（可汗諸邦）逐漸興起，這個國家喪失了它的政治的統一；要到這一時期的末尾，喬治亞才完成統一的。

在這年代中，教會佔有重要的地位，那是一個團結的整體，各系派的分裂，已被克復，正教黨保持着統一的權勢。

教會文學引八於這一期的喬治亞的文學中，那正豐盛開花的年代。

但在同時，俗世文學的傳統也是不能忘却的，雖然它在這一時期中沒有宗教文學那樣廣佈。

這一時代的兩部光彩的文學作品應予以特殊的注意。那便是萊昂蒂·莫洛維里的「喬治亞的生活」與烏甲爾摩謨里的「高加索的民間故事」。這兩部作品在古代是極其有名的，它們是俗世文學最初的本源，含有史詩風格所處理的歷史的故事。

這一時期的喬治亞的俗世文學也為翻譯所豐富。例如，那有名的訓諭的史詩「喀里拉與狄姆娜」便是在這個時期中翻譯的。這部作品是有一段複雜的歷史。「喀里拉與狄姆娜」的藍本來自印度。在第六世紀中，它翻成派拉維（伊朗中部）文，於是在第八世紀中由派拉維的版本又翻成亞刺伯文，由流傳至今的拔萃文之辭語的特色可以得此論斷。

在許多事情中，都可以顯出喬治亞文學與亞刺伯文學之間的密接的相互關係，尤以此時期中，喬治亞文學從亞刺伯文中繼承了如 *Moshairah*（詩人）與 *Shairi*（詩）

這樣風行的名辭，而且是普遍地被使用着。

斐麗譚與吉歐威尼安尼的小說在這個時期之間被譯成喬治亞文。這部中世紀初期小說的影響的痕跡，在許多喬治亞作品中都可以看見，尤其是在上述的烏甲爾摩譚里的作品中。不過，這部小說是從何種語言譯過來的，是希臘文呢，還是敘利亞文呢，我們便不得而知了。

關於第二期的美文學，特別應予注意的，是那些將俗世的與宗教的、詩之厚質相結合的作品。

新近發見的第九世紀的詩歌「阿布庫拉」(Abkura)是屬於這一範疇的。這篇詩，是用說教的敘事詩的風格寫成的，在形式上(韻文體)以及在內容上(題材的羅曼蒂克的因素)都近於俗世的詩歌。

俗世文風傳統的成份，在第十世紀喬治亞名作家喬吉·摩庫爾(Georgi Merchul)的作品「戈里高利·克汗泰利」(Grigori Khanteli)中，也可以發見的，這部作品，涵有反映喬治亞封建社會生活之光輝的、羅曼蒂克的故事。我們也必須注意，摩庫爾顯現出對於自然有一種純真的情感。他的作品中有以寫實的情調關於喬治亞鄉村的藝術的描寫。

最後，必要提及那有名的喬治亞的故事「巴拉瓦的智慧」，那是中世紀文學享有中世界的聲譽之作。

「巴拉瓦的智慧」這個故事，是基於印度的釋加神話而成的。這個故事，在記述釋加的生活之說教的意義以外，更以其無比的、崇高詩的寓言捉捕了讀者。

這篇小說具有複雜而有興趣的歷史。成爲喬治亞小說之藍本的釋加神話的翻譯，最初是用派拉維文寫成的，即，用第六、七世紀之中世紀伊朗語言寫成的。在第八世紀中，從派拉維譯本，產生出一種亞刺伯文的譯本。

喬治亞的小說是根據這種亞刺伯文翻譯的，關於釋加的記述，在第八、九世紀中，被一個喬治亞作者，譯成喬治亞文，而這個作者將其基督教化，使其適於基督教徒的意識，適於基督教的讀者的要求與趣味。

釋加神話的喬治亞文的翻譯，不久即享有世界的聲名，而且在中世紀的基督教的世界上極爲廣佈。

另一個喬治亞作家，葉菲米，伊佛（Yefimi Iver, 958—1208）使這部小說的喬治亞文的翻譯達到世界的聲譽。葉菲米·伊佛是喬治亞中世紀最流行的文人之一，他從希



臘文譯成喬治亞文使他的名字得以不朽，他運用希臘文與喬治亞文都極純熟，將釋加故事的事的喬治亞文的翻譯加以增補，並以「瓦爾蘭與約瑟的故事」之題名，發表了希臘文的新譯本。

伊佛的這個新譯本，在十一世紀上半期又從希臘文譯成另一種中世紀基督教世界之普及的語言——拉丁文。從此之後，伊佛的這篇故事的翻譯便享有純真的世界聲譽，而從希臘文與拉丁文譯成歐洲與近東之一切語言（在某數種語言中是有幾種譯本的），因此變成中世紀中流傳最廣而最通俗的書籍。

X

X

X

喬治亞文學的第三期——從十一世紀末到十三世紀的上半期，是喬治亞文學中的路斯赫威里的時代，這一時期是為路斯赫威里作品的出現準備了一個直接的基礎。

這一期是與喬治亞的政治力及文化收穫的時代相吻合的。

路斯赫威里的創造力，其全部的複雜性與完整性，除非我們關聯着十一世紀到十三世紀的喬治亞的極端獨創的文化予以處理時，我們是不能夠得到理解的。

而且事實上，像貫穿着路斯赫威里詩歌的、那樣一種廣大的世界觀與純真的人道主義的精神，其來源是什麼呢？

這問題可用如下的事實來解說的：卽，在喬治亞以文藝復興而知名的偉大的文化運動，其開始比在西歐更早數世紀。

在使這種文化運動得以興起的種種條件之中，有一個條件便是，喬治亞的地理的位置幸處於兩個文化世界——西方與東方——之間。在喬治亞，基督教的東方與回教的西方兩種文化影響相會合了。這種境遇使它的智識水準得以擴展，從中世紀緘默的、偏狹的、宗教排外主義得以解放，從中世紀思想的顧忌的途徑中得以自由。

東西兩種文化這種有收獲的會合，以及它們在喬治亞土地上這種特殊的交流，在路斯赫威里的時代中，得到特殊有利的條件。這是因爲在那時代中喬治亞形成政治上的大團結（以中世紀的標準而論），東西文化範圍的雙方國家，都參加進來。高加索的全部國家，都在十二世紀的喬治亞的政府組織中相結合，而且在十二與十三世紀之間，伊朗的北部領域，安那托里亞的東方各省，以及喬治亞極力助其成立並且實際上爲喬治亞一屬國的、特萊比宗帝國的一部份，都聚集在喬治亞影響的領域中。

在這些環境之下，在喬治亞於此時代組成的強力的團結之中，東西文化團體兩方面

的民族集體都與喬治亞人合作，於是在這種東西兩種文化之特色無比的交流的基礎之上，一種燦爛的喬治亞文化勃興了。

當然，路斯赫威里的詩歌，與其世界觀的廣闊，其國際主義的精神，以及這個偉大的喬治亞詩人的作品中所浸潤的從偏狹民族束縛中的解放，只有在這種背景上才能得到理解。

若僅將我們的觀察限於文學的問題時，我們將以具體的實例，要進一步地說明東西影響的交流與觀念的移殖所處的狀況。

#### 首先要講西方。

當然，喬治亞與西方之文學接觸，並不起於十一世紀。如衆所知，喬治亞在極早的幾世紀中，即與東羅馬帝國發生親密的聯繫，而且我們已經列舉過喬治亞與東羅馬帝國文藝合作的實例。加之，作爲一個基督教的國家，喬治亞文化在西方是比在東方更戳下了堅固的根。

但是雖然在十一世紀之前，喬治亞的作家們從希臘文翻譯了最多的聖書的、宗教文學，神學作品等等，而且關於俗世文學之點，其大部的注意力是在歷史性質的作品上（如年代記，歷史小說），而至十一到十三世紀的喬治亞，那情形便完全不同了；在這

一時代的喬治亞中，我們看見對於古代希臘世界，對於古代希臘文學與哲學之興趣的覺醒。

這種偉大的智識運動——對於古代世界的興趣——並不起源自喬治亞；它始於十一世紀的東羅馬帝國，而從那里引入於喬治亞。

但這個運動系來自外方的事實，並未使其成爲一種敵對的現象。它在喬治亞十一到十三世紀的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而且形成一種人道主義的發酵。當然，既然這種智識運動能在那時代的喬治亞中得到非常地普及，其土地是已有相當的準備的。

在這里我們不能多論初期東羅馬帝國的文藝復興，那是起自十一世紀，即在東羅馬帝國的本國也僅僅延續了很短的期間。我們僅只一提，初期東羅馬帝國的文藝復興之最出色的人物，是米海爾·普塞拉斯 (Michael Psellus) 與約翰·伊塔爾 (Johann Ital)，他們在東羅馬帝國中復興起古代哲學的傳統。這種運動位置之一，便是十一世紀中葉在君士但丁堡樹立的曼加納學院。

提到喬治亞人連在東羅馬帝國本土的文藝復興中，都參加了極大的活動，是最有興趣的事。在東羅馬帝國的文藝復興之許多領袖之間，便有著名的喬治亞的哲學家愛歐安·彼德里齊 (Ioann Petritzi)，他在希臘受的教育，而在東羅馬帝國之喬治亞的殖民地

作爲一個哲學教師開始了他的生涯。在十一世紀最後的一季中，當人道主義運動之反動興起以及東羅馬帝國的教會被咀咒之時，約翰·伊塔爾與喬治亞的哲學家愛歐安·彼德里齊一同遭遇到迫害。

在十二世紀最初一季的喬治亞中，在蓋拉蒂與伊加，建立了許多學院，繼續曼加納學院的傳統。上述的哲學家愛歐安·彼德里齊，從東羅馬帝國轉回喬治亞，於是君士但丁堡的曼加納學院的繼子，在曼加納學院開始文藝生涯的、一個百科全書家阿爾森·伊加托里 (Arsen Ikaltoeli) 便領導着這些學院。

這些學院在喬治亞的教育史中，是具有極大的意義的。十二世紀喬治亞的作家們，把它們看爲他們的 *alma mater*，每提起它們時均懷有深刻的尊敬，稱它們爲「新雅典派」與「新希臘派」。「新雅典派」這個渾名非常明快地表現出十二世紀喬治亞學院所繼承的傳統的特色。

這些希臘主義的傳統，在喬治亞復興了希臘哲學的傳統。他們將許多希臘哲學作品，譯成喬治亞語，以新柏拉圖派的作品爲主：普洛克拉斯的「原始論」，波爾菲利的「聖書序論」，黑爾米雅斯的「亞里斯多德與波爾菲利的評註」，奈米修斯的「人性論」，以及那屬於判官戴歐尼修斯與加扎的恩尼亞的對話之一類的新柏拉圖派的作品。在此

種新柏拉圖派之外，亞里斯多德也被翻譯過來。我們不曉得柏拉圖是否是在這個時期被翻譯過來的，這種證據並未保存下來。

這一時期的喬治亞的哲學思想是有着高度的發展。在愛歐安·彼德里齊的哲學論文中，這個喬治亞的有名的思想家採取了一種與中世紀學究派的哲學者全然不同的立場，而繼續了古代哲學思想的傳統，不僅以喬治亞的標準而論，即在中世紀整個的哲學思想史中，都形成一種超羣的現象。

喬治亞的希臘主義團體的興趣，不僅是限於哲學的。

在十一世紀末，喬治亞人道主義的先鋒之一、著名的喬治亞作家藹夫萊姆、慕齊勒（Efrem Mtsire），用喬治亞文寫了一篇極有趣味的論希臘神話的作品。

更值得注意的事實便是，喬治亞的讀者們在十二世紀中已經與荷馬結識了。學院會員馬爾（N.Y. Marr），在其論十二世紀的古代喬治亞頌歌作者之榮譽作品中，根據各種文藝的徵兆，最初指明在古代喬治亞作品中，必定有過十二世紀喬治亞語言的韻文之荷馬史詩。其後，根據新的材料斷定，在十二世紀第一季末（1123—1125），荷馬史詩已有喬治亞語言的節譯本。這部荷馬的節譯作品，在古代喬治亞文學中是極其流行的。在十二世紀中，著名古代文藝作品阿風尼亞斯（Afonius）的「修辭學」——作爲

古代的教本用的——也從希臘文譯成喬治亞文。

從這簡短的概述中，我們即可能看出，十一到十三世紀的喬治亞文化是如何深刻地浸潤着西方文化的傳統。

關於它與東方關係，正如它與西方的關係一樣地親密。它與西方的文化交流之致成，是緣於喬治亞與東羅馬帝國正爲所謂「基督教」世界的兩面，而它與回教的東方之文化關係的形成，第一是緣於喬治亞在地理位置上是處於東方與西方之間的，第二是緣於在喬治亞的本國裏，已如上述，是涵有東方文化範圍的人民。

當然，東方語言的翻譯在十一世紀以前即已著手，而且如上所述是相當的大量的。但是從十一世紀起，文化束帶更爲堅固，而文藝的相互關係也無限地更爲廣大了。科學性質的作品（例如，亞刺伯的醫學百科全書，其中有很多部門是屬於解剖學與生理學的，其治喬亞文的翻譯直流傳到今日，而那是近於一二〇六年時譯成的），以及俗世的「美文學」，全譯成了喬治亞文。

但這並非全部。喬治亞的一可汗屬邦西爾文，是十二到十三世紀伊朗文學一個最著名的中心。下列的幾個詩人是屬於西爾文派的：費爾道西以後最偉大的史詩作者尼扎米，克哈喀尼，阿甫巴·阿拉，法拉基以及邁克西凱蒂。這些伊朗文學的領袖——喬治亞

可汗屬邦的市民們，他們的文藝活動出現在高加索，不出所料，是與喬治亞的文藝團體有着密切的關聯。

喬治亞的年代記者保存了西爾文的統治者在喬治亞首都特彼里西受人如何歡迎的描寫，當時舉行了一次慶祝會，有許多詩人與歌者參加，朗誦他們的詩作。

西爾文的詩人克哈喀尼像是與喬治亞的世界有過特殊親密的關係，在他的詩中顯現着這樣的聲調。

尼扎米的情形也與此類似。東方燦爛的浪漫史詩，極有聲望的詩篇「賴拉與麥支儂」，根據新近的論斷，其本源是在喬治亞。加之，伊朗文的原本與喬治亞文「賴拉與麥支儂」詩歌的翻譯，像是出現在同一年間——一一八八年。

除去伊朗可汗屬邦為當代伊朗詩歌之中心這一事實以外，在喬治亞首都特彼里西尚有一個回教徒詩人學院。這個學院是喬治亞國王革新者大衛於十二世紀初（1123—1125）建立的，自然地這個學院是在哲學與文學的領域中用為喬治亞與東方的文化關係之媒介的。

成為喬治亞與東方的文化關係之特色的，便是十二世紀的喬治亞詩人卡克魯哈紫（羅斯赫威里的同時代人），在伊朗與亞刺伯各國作為一個遊吟詩人而出現，他以伊朗與



亞刺伯語言吟誦他的詩歌。同時，回教徒詩人寫過讚揚特哈馬女王與其他喬治亞國王的詩歌。

在如此境况之下，我們便易於理解喬治亞與東方（主要地是伊朗）文學之間所存在的有機的關係。

最後，我們再簡略地一觀第三期的喬治亞文學。

路斯赫威里的「詩論」(ars poetica) 使我們得以相當地理解當代喬治亞詩歌的形式的富麗。從這本書裏，我們得知在路斯赫威里時代中，還有一大羣傑出的詩人們，他們使用了各式各樣的文藝形式。

我們從路斯赫威里的「詩論」中引用幾段來：

「第一，樂章是智慧的一支脈；神聖的人必須聽取神聖的歌……他以簡短的语言抒發長歌；而詩的優秀即在其中。

「如一匹從事長途競賽的馬，如球隊中的一個球員，既要巧妙，而又須目標準確，編製與吟誦長詩的詩人更須如此，當他發言感到困難以及詩思不振的時候，他須勸住他的馬。

「第二、抒情詩僅是詩歌中的小園地，不能發揮沁人心髓的詞句——我可以把它們

譬之爲不能殺死巨獸的青年獵士的劣弓；他們祇能屠殺小牲畜。

「第三、抒情詩是適於遊樂的伴侶們之宴會、歡樂與調情的；他們唱得清朗時，也使我们歡喜。但是不能有長篇巨構的人，是不能稱之爲詩人的。」

在路斯林威里的「詩論」中暗示曾經存在過的、十一到十三世紀的形式繁多的豐富的詩歌，有一部份是被毀在其後的時代中——蒙古統治建立以後的困難的時代（在十三世紀，尤其是十四、五世紀間的塔墨倫蹂躪的時期）。

不過，有一些從這種災難中拯救出來而流傳至今日的文藝作品，以及一些被毀的作品之文藝資料（如文藝的年代記，拔萃等），使我们關於那一時代的文藝遺產形成一個完全的文藝概念。

在這里我們只能簡略地列舉出十一世紀末到十三世紀初的主要的文藝作品而已。那些作品可以分成三個集團：來源自東方的作品（翻譯與新的改編），來源自西方的作品，以及本源的作品。

在十一到十三世紀的喬治亞文學中，東方本源的作品，是有相當大的數目。因此，有一些伊朗作家的喬治亞文的翻譯，是在這個時代中存在的。在這些作品之中，有一些是伊朗文學的傑作：費爾道西的「諸王傳」，法克魯德·丁·古爾甘尼的「威斯與拉敏

「，尼扎夫的「賴拉與麥支儂」與「克羅斯羅與西林」，還有「瓦梅克與阿紫拉」（可能是翁蘇里的譯文），小說「薩拉曼」（作者不明），以及小說「安那拉特與薩特彼厄」（作者不明）。

若認為這些作品的古代喬治亞文的翻譯，僅僅是伊朗原本的、學究的文字的翻譯，那將是錯誤的。我們應當注意到，所謂「意譯」的一種傳統，是在古代喬治亞的文學中存在的。古代喬治亞的作家們，時常絕對自由地處理外來的作品，大膽地改作，並使它們適合於喬治亞讀者之民族的觀念、要求與趣味。

「意譯」之特別明顯的證例，是出自文藝復興的喬治亞作家之手筆——如特海慕拉慈與其他諸人。十一到十二世紀的喬治亞著名的小說「威斯拉姆安尼」，那是與西方小說「特里斯丹與伊索爾德」極其相似，這作品即屬於上述之一範疇的。喬治亞文「威斯拉姆安尼」與其說是伊朗原本的翻譯，當可說是一種改編。喬治亞的作者們在喬治亞文的版本中，介紹了許多特色。我們應當注意的是，喬治亞的作家是一個大師。在改正原文之點，他顯示出特別的技藝，那些研究伊朗文與喬治亞文的專家們，認為這部喬治亞文的小說「威斯拉姆安尼」，從藝術的觀點來看，是比伊朗原本更為優秀——這種看法是不錯的。

伊朗文的「威斯·歐·拉敏」，是過於冗長，其風格是有着一種過度東方的富麗的色彩，而這些缺點在喬治亞文的小說中是以特殊藝術的敏感予以克復，喬治亞文小說的作者是一個光彩的語言的大師，而「威斯拉姆安尼」是古代喬治亞小說的一部最完整的例子。

關於西方本源的文藝作品我們已經談過了。如上所述，荷馬史詩的一部簡略的喬治亞文的翻譯，為一個無名的喬治亞的作家在一二三——一二五年間出版了。

關於亞力山大大帝的希臘小說，在這個時期間又譯成了喬治亞文。這種翻譯在十二世紀三十年代左右即已出現，而且是出自那翻譯喬球斯·阿瑪托爾的年代記與約瑟·夫拉烏斯的作品之同一的希臘派，同時並翻譯了希臘神話的故事。

有幾部說教性質的古代喬治亞的編纂，即所謂格言，是來自希臘的。這種編纂書裏是涵有古代哲學者、作家、與歷史的偉人之隱喻、格言與訓戒，同時涵有關於他們自身的軼事。在十二世紀的喬治亞的語言中，是有散文寓言與韻文翻譯兩種版本。

十一到十三世紀的喬治亞本國的「美文學」，是以史詩與抒情詩之類為代表的。流傳至今日的最古的抒情詩，是薩烏黑里 (Shavt'eli) 之所作，他寫了一篇長篇頌詩，或更正確地講，是一篇抒情詩，題獻給革新者大衛 (1089—1125)，題名稱爲「

阿部都·梅西雅」。

薩烏黑里在古代喬治亞中是極端地流行，在路斯赫威里詩篇收尾的有名的詩節中，當談及幾個喬治亞古代作家時，關於薩烏黑里說道：

「薩烏黑里——他們讚美他歌頌阿部都·梅西雅的詩篇。」

關於這一問題的專論，證明薩烏黑里曾經影響了路斯赫威里。在「虎皮騎士」的詩篇中有一些地方是薩烏黑里樂章的遺跡。

有一些詩人是十二、三世紀的喬治亞抒情詩的代表，其中最有名的是卡克魯哈紫（Chakrukhadze）。他的抒情詩選「特哈瑪麗安尼」，其中涵有題獻給特哈瑪女王的十篇頌歌，直流傳到今日。卡克魯哈紫有一篇極有趣味的傳記。他在喬治亞，特哈瑪女王的宮廷中，開始了他的文藝生涯。於是他動身旅行，凡是當時有名的各地，他都走遍。他訪問了伊朗與印度，而且到過中國，穿過土耳其斯坦與克哈拉里亞，旅行到俄羅斯；從那里他經黑海航行到君士但丁堡，又旅行到北非、摩格拉、埃及、亞刺伯、以及巴格達德的回教徒地方。卡克魯哈紫作爲一個遊吟詩人，用伊朗文與亞刺伯文唱他的詩歌，而出現在伊朗與亞刺伯各國。

十三世紀初的兩篇古代喬治亞的哀歌，是題獻給卡克魯哈紫的——一篇哀歌的作者

是詩人的弟弟卡克魯哈紫第二，另一篇是出自詩人巴拉曼的手筆。

十一到十三世紀的喬治亞的史詩，以兩派爲代表：浪漫的史詩與騎士的小說。

摩西·克黃奈里的「阿米蘭·達萊兼尼安尼」是騎士小說的一例。這部冗長的騎士冒險小說是寫於十二世紀的中葉。很顯然路斯赫威里是頗爲熟知摩西·克黃奈里的小說的，而且路斯赫威里詩中的一些插曲可以視爲「阿米蘭·達萊兼尼安尼」的回聲。

代表喬治亞文學中的浪漫的史詩也有一些作品，其中是涵存着十二、三世紀的著名的喬治亞文人之最優秀的作品史詩：「戴拉蓋特」的作者薩吉斯·特莫格威里，以及不朽的詩篇「虎皮騎士」作者雪哈·路斯赫威里。

此外，喬治亞浪漫史詩的代表，也還有一些作品（「藹泰利」，「奧斯拿奧慈與薩里藹爾」，以及其他），但不幸這些作品已經被毀，僅餘的一切只是十二世紀文學中提到它們的一些書名而已。

特別是十二世紀喬治亞的這些浪漫史詩之一——小說「藹泰利」，流佈得很廣，而且非常通俗，甚至變成民間故事的一部份。喬治亞民間故事的一部燦爛的作品「藹泰利安尼」（「阿貝薩洛姆與藹泰利」），是十二世紀這部喬治亞傳奇的一個通俗的譯本。至此收束了我們的簡短的論述。這就是古代喬治亞文學發展的主要的徑路，這便是

大詩人的作品在其中發展的周圍的環境。

路斯赫威里的出現，是有着偉大的文藝傳統的根基，那種傳統在喬治亞曾經發展過數世紀，其最偉大的表現是出現在路斯赫威里的不朽的詩篇中。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詩人的生涯與作品。

## II

### 路斯赫威里的考證

中世紀偉大的詩的天才雪哈·路斯赫威里的命運，是與後一時期的大天才威廉·莎士比亞有些相似。

莎士比亞實際上是一個現代作家，然而關於他的身世的爭論仍然未曾解決：漢烈特的這個不朽的創造者，是斯特萊特佛的戲子呢，是拉特蘭德呢，是倍根呢，還是另外的人呢，始終未能斷定。文學的學徒們，關於盎格樓·薩克遜的一些二流的作家們，比關

於這個最偉大的英國天才之身世，更能有一致的見解，而這個大天才實際上是生存在我們的時代中，生存在較近的世紀中，生存在印刷的年代中。

路斯赫威里的命運是與此類似的。雖然雪哈·路斯赫威里的生存與寫作的時代是在莎士比亞的大以前，而他的時代是在喬治亞的古代詩中爲最燦爛最有學識的時代（第十二世紀），被稱爲這個國家的「黃金的時代」。的確的，在十三世紀之後，喬治亞經歷了許多次政治的災難，結果便是這一國家的文化的與文藝的遺產，僅能部份地與斷片形式地流傳至今日。不過，關於這一時代，關於十二、三世紀的喬治亞，我們知道的比較多。有一些歷史的文藝作品保存至今日，使我們可能熟知其歷史的環境與琴想那時代的境况。

但那一時代的最偉大的這個人物，直到今天仍然留在陰影裏。關於他的生涯有很少的報告保存下來，或者甯可說是那報告的學術性不充份。正爲西方文學中存在着「莎士比亞的問題」，同樣在喬治亞文學中仍然存在着「路斯赫威里的問題」。「虎皮騎士」一詩的作者的身世，以及與這作品相關聯的幾個問題，仍然是爭論的事件。

不過，路斯赫威里的學生們，關於這篇詩以及其作者的一些重要的問題，已經能夠解決了。另外一些問題的解答，多少是根據於假設。



在這里，我們不能多事探討在專門科學的文學討論中的一些研究路斯赫威里的問題。我們僅能注意那可以認為已經斷然確定的詩人傳記中的一些基本的事實。

### (一) 詩人的姓名

在此我們將觸到的第一個問題便是詩人的姓名的問題。

這篇詩的作者的名字是雪哈·路斯赫威里，雪哈是他的名字，路斯赫威里是他的姓。

路斯赫威里，這個姓是從一個地方的地理的名字而來的——路斯哈威。

雪哈這個名字不是路斯哈威的一個統治者就是從此種關係而來的，而從其本鄉取了路斯赫威里的姓。(路斯赫威里〔Rust'hveli〕的文字的翻譯為「路斯哈威亞人」〔Rust'havian〕或為「路斯哈威地方的人」〔Man of Rust'havi〕。)

但那一個路斯哈威是路斯赫威里的生地呢？在喬治亞有幾個地方都稱為路斯哈威。正如古希臘的七個城市都爭搶稱為荷馬生地的光榮，同樣在喬治亞關於這個著名的喬治亞人的生地有好幾種說法。

據某一種記載——此說最為普及——路斯赫威里是來自梅斯克海蒂，喬治亞南方的

一省，其中仍然有一個地方稱爲「路斯赫威里」。

但是我們將避開路斯赫威里是來自那一個路斯哈威的這個問題；在目前這一問題對於我們沒有特殊的興趣。

我們僅將說明，雖然我們不願詩人的生地究在何處，而這詩的作者爲雪哈·路斯赫威里這一事實却全然無爭論之餘地。這一點已爲喬治亞文學中所保存的一致的文藝見解所確認，而可以追溯到十三至十四世紀。凡是提到「虎皮騎士」這篇詩的一切古代喬治亞的說法，總是認爲雪哈·路斯赫威里爲其作者。在古代喬治亞文學中，關於這一點是沒有另外的見解的。

## (二) 本詩的時期

雪哈·路斯赫威里生於什麼時候呢？他的 寫成於什麼時候呢？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可以予以十分明確的解答。

雪哈·路斯赫威里生於十二世紀的後半與十三世紀的前半。這篇詩寫於這兩世紀之間，不會早過於一八四年，不會遲過於一二〇七年

本詩寫於這個時期（1184—1207）之間的事實，可由詩的本身中的證據而予以確

認。

我們提出幾個證據來。

(1) 在這篇詩的序文中，作者將他的詩獻給女王特哈瑪。他寫給她時，她還是活在世間的，而為他的同時代人。關於確為女王特哈瑪這個人物的歷史性，是絕對沒有不同的意見的。喬治亞的歷史上只有一個女王，是名為特哈瑪。那便是有名的特哈瑪大帝，其統治期是從一八四年到一二一三年。

(2) 除去本詩中雖然提及一個明確的歷史人物——女王特哈瑪——這種事實之外，在詩的原文中還有幾段，可以使我們斷定那時期。

例如，被描寫為一個強國的、克瓦拉紫米亞國（克霍萊紫姆），是指伊朗的一個名詞，即，據作者的意見，克瓦拉紫姆與伊朗是同意語。當克瓦拉紫米亞人在他們的統治下統一了伊朗的時期，是比較短的一個時期，即在十二世紀末與十三世紀初。

(3) 這篇詩曾經提及全部當時有名的東方世界，而未言及蒙古帝國，從這事實也可以證明這篇詩的時期確在這種年代之中。大家都知道，蒙古人的統治延及近東時，是在十三世紀的前三十年。它延及喬治亞的一部份是在一二二一年，而且在十三世紀的三十年代中，它擴展到喬治亞的全部。在這篇詩中，沒有一個地方提及作者是曉得蒙古人

與蒙古帝國的事。

從本詩的語言的特色，也可以斷言「虎皮騎士」是寫於蒙古人的入侵以前，自十三世紀以後浸潤在喬治亞語言中的蒙古人的辭彙，在這詩中詩是沒有的。

(4) 這篇詩的年月之最確鑿的說明，是作為一部文藝作品，依據其一切內在的證明，它是有機地與十二世紀末及十三世紀初喬治亞的文藝環境相應合。路斯赫威里詩中的一切都與這個時期有關聯——環境，直接的歷史回憶，最後，詩的本身的文藝風格，那是和特哈瑪時代的其他文藝作品一樣地，屬於同一的文藝傳統與派別的。

(5) 在收尾時，爲了更明確地斷定那作品的年月，我們必要注意如下的一點。已如上述，在這篇詩的序文中，有提到特哈瑪女王的地方，但是絕沒有講到她的兒子拉薩·喬爾吉，女王特哈瑪還在世的時候即已使他爲王。

作爲國王的拉薩·喬爾吉，在一二〇七年，與特哈瑪成爲共同的統治者。依照中世紀的禮儀，很難想像得出，如果拉薩·喬爾吉當時已與特哈瑪成爲共同的統治者，詩人在詩的序文的題獻中會不提到他的。因此，這詩必定是寫於一二〇七年之前。

以上主要的年月的說明，使我們能相當明確地立證「虎皮騎士」一詩的年月。這一切的引證都相互吻合，而使我們得到的結論是：路斯赫威里的詩作是寫於十二與十三世

紀之間，不會早過於一一八四年，不會遲過於一二〇七年。

### (三) 未曾保存的路斯赫威里的作品

路斯赫威里的許多作品，只有「虎皮騎士」一書流傳至今日。

這是詩人的唯一的產品嗎？

我們認為不會如此。

縱使關於路斯赫威里的其他作品的存在未有任何報告，而由研究「虎皮騎士」這篇詩，使我們所能得到的結論是，那絕不能是詩人的第一部作品。因為在這篇詩中詩人已作爲一個高度精練的、完整無缺的藝術家，而出現了。從這詩中所展現的藝術純熟的觀點來說，「虎皮騎士」是絕對地無可責難之處。這樣完成的技术，不會是突然地如阿泰娜跳出遮斯的頭顱般，迸發出來的。「虎皮騎士」定然不是第一次的成就，而無疑義地有詩人的其他作品在先了。

事實上，我們有根據可以斷定路斯赫威里在「虎皮騎士」之前，已經發表過兩部作品。第一部，是關於尊貴者約瑟的一篇小說，第二部是名爲「頌辭」的讚美特哈瑪的詩。路斯赫威里這兩部初期的作品，和喬治亞文學中古典時代的其他的作品一樣，已經遺

失了。它們是在喬治亞蒙古人統治樹立之後的中世紀期間，被毀壞的。

在這里，關於路斯赫威里遺失的作品所保存下來的一切證據，我們將不能詳細討論。我們只能注意那最重要的。

(1) 關於尊貴者約瑟的小說

在中世紀世界的文學中，尊貴者約瑟的書聖上的神話，是極端地風行。因此，尊貴者約瑟與其愛人阿桑奈的僞撰的故事，出現在許多的基督教的作品中。這種聖書上的詩的神話續有擴展，而且加上新的羅曼蒂克的情節。

在基督教的文學之外，尊貴者約瑟的故事在回教的文學中，享受着同樣特殊的風行。

因此，在第十及第十一世紀中，這篇故事，由巴爾克的阿部慕威德，巴克蒂阿·阿克瓦慈，以及伊朗詩中的大天才費爾道西，譯成伊朗文。在十二世紀中，勃克哈拉的阿瑪克即曾使用過這個題材，其後另有許多伊朗詩人亦曾取用此種題材，其中就有伊朗最後的偉大的古典作家甲米。在伊朗文學中，我們知道有十三種關於尊貴者約瑟的詩的小說存在過。

這種關於尊貴者約瑟的通俗的主題，也爲雪哈·路斯赫威里取用過。

以古代喬治亞文學的資料爲根據，我們可能斷言雪哈發表他的作品是在十二世紀的後一季，因爲這篇小說中的人物是在十二世紀末的一部歷史作品中被提到的——女主特哈瑪的第一部歷史是寫於一一九六年。

這種神話在路斯赫威里的作品中是怎樣地被處理着，我們是沒有報告的。我們只能簡單地歸納，詩人可能僅僅使用這神話的基督教的翻譯，而不是回教的。所以如此斷言者，是因爲若以保存下來的資料爲根據，路斯赫威里小說中的主要人物，正如在基督教的的神話中一樣，被稱爲約瑟與阿桑奈，而不是如在回教的譯文中被稱爲猶西夫與朱萊克哈的。

這是我們關於雪哈·路斯赫威里已遺失的作品——尊貴者約瑟的詩的小說——所能說的最主要之點了。

## (2) 「頌辭」之詩篇

路斯赫威里第二部遺失的作品，在「虎皮騎士」的序文中，作者本人已經提到過；「頌辭」是發表於「虎皮騎士」之前的一篇詩，而像後者一樣。題獻給女王特哈瑪。

在「虎皮騎士」的序文中，路斯赫威里有幾次，將他的「頌辭」中對特哈瑪的讚美與其新詩中關於她的讚美，互相比較，這樣，在某一個地方，詩人說：

「流着血淚，我們讚美國王特哈瑪，讚美她，我傾訴出精選的頌辭。我用黑玉的湖（特哈瑪的眼睛）代替墨水，用柔勒的水晶（詩人自身）代替鋼筆。凡是聽過這篇歌（「頌辭」）的人，將有一支鋸齒的長矛穿過他的心胸！」

在另一個地方，路斯赫威里又將他讚美特哈瑪的兩部作品——舊的「頌辭」與新的「虎皮騎士」——互相對照。他說：

「現在讓所有人知道我讚美那我裏昔曾經讚美過的她（特哈瑪）……」  
這就是關於「頌辭」一詩之權威的證據，路斯赫威里作者在「虎皮騎士」詩的序文中保存下來的。

#### （四）詩人的教育

關於路斯赫威里怎樣變成一個詩人，以及在什麼地方受過什麼教育，我們是沒有報告的。

不過，若以他的詩的說明為根據，關於路斯赫威里的教育的一般的性質，我們可能



形成某種概念。顯然詩人是受過廣大的各式各樣的教育。他是站在他時代的文化的最高峯上。

在這里，若指明路斯赫威里詩中的內部的證據，而使我們可能斷言他的教育的一般性質，將非贅言。

最重要的第一點，路斯赫威里是受過一種基本的喬治亞的教育，而且是在喬治亞俗世的文學傳統中受教的，他的詩中有許多段，說明他是與喬治亞俗世的「美文學」之最好的模範相熟識的。

在俗世的文學之外，路斯赫威里像是也熟識基督教的作品。有幾處言詞的形象與隱喻是取自聖經的。不過我們可以斷言，路斯赫威里雖然熟識基督教的宗教作品，他的同情却絕不在基督教之宗教的與神學的文學傳統之上。在中世紀基督教國家裏寫成的「虎皮騎士」之中，感不到基督教會觀念的影響，這是極有意義的一件事。在這詩中沒有一個地方是提及基督的，絕沒有一絲痕跡是基督教教義或基督教的境界的特殊精神。聖徒們只有一個地方被提到的，並且不是把他們作為聖人看，而是作為作家的，他們與其他的哲學者一起，是宣傳最高形式的愛的。

加之，路斯赫威里熟識西方世界，熟識希臘文學，主要地是希臘哲學。在他的詩中

是有許多地方提及希臘的柏拉圖派的——普洛克拉斯，奈米修斯，阿魯派蓋特的判官狄歐尼修斯，加扎的安尼亞斯。

若注意路斯赫威里的論希臘文學，把「雅典的聖人的作品」視爲理想的文學，這是有趣味的事。因此在本書的一段中諺及他之無力用充份有價值的形式來讚美女主人公特漢娜罕，他說道：

「適當地來讚美她是需要雅典聖人的千變萬化的唇舌的。」

除去路斯赫威里是受過基本的喬治亞教育與熟識西方世界及希臘文化之點以外，他也很接近東方。對「虎皮騎士」這篇詩一加研究，便無疑問地可以曉得，對於路斯赫威里，東方文化是如喬治亞文化一樣地接近而親切。

路斯赫威里在他的詩中提及 *moabadi*，而 *moabad* 這個名辭的本源說明其中是含蓄着東方哲學的與宗教的作品的。

顯然關於東方的、亞刺伯的科學，路斯赫威里是有着一貫的智識的。他的地理學的與世界學的描寫，便是他之熟識亞刺伯科學的明證。

同時很顯然路斯赫威里亦密切地認識伊朗與亞刺伯的「美文學」。在「虎皮騎士」中，直接或間接地曾經提到一些伊朗與亞刺伯的文學作品：費爾道西的「諸王傳」，法

克魯德·丁·古爾甘尼的「威斯與拉敏」，尼扎米的「賴拉與麥支儂」，一個不知名的伊朗作家的小說「薩拉曼」，以及亞刺伯詩人藹爾扎的詩歌。

前四部作品（「諸王傳」，「威斯與拉敏」，「賴拉與麥支儂」，以及「薩拉曼」）在路斯赫威里的時代中是有喬治亞文的翻譯的。

詩人是曉得這些翻譯的。此說可由下點證明，例如，在路斯赫威里的詩中提到的尼扎米作的詩「賴拉與麥支儂」之主要人物，不稱伊朗原來的名字，而稱喬治亞譯本中改變過的名字。

而且路斯赫威里之熟知伊朗原來的這些著作，也是毫無疑問的事。這是有如下的文字的證明。在「虎皮騎士」中，「威斯與拉敏」一詩的主人公時常被提到，而且我們還時常遇到法克魯德·丁·古爾甘尼詩歌所感印的文藝的意象。加之，路斯赫威里是受到「威斯與拉敏」的伊朗原文的影響而不是喬治亞的譯文，可從這詩中的引證中看出來的，因為所引的一段在翻譯中是改變了的。

路斯赫威里之熟知原本的亞刺伯文學，可從他之提及藹爾扎的詩歌來證實的，因為那些詩僅存在於亞刺伯的語言之中的。

由「虎皮騎士」的一般的研究，可以斷然地知道，作者——是親密地認識東方以及

當代東方的文化語言——亞刺伯文與伊朗文。（路斯赫威里知道這些語言之更進一步的確證便是，在本書中有幾個地方，亞刺伯文與伊朗文在原來名字的意義上之語源學的微細的差別是盡量地指開了。）

以上便是本詩中內部證明的根據，而使我們關於路斯赫威里的教育的性質形成一種概念的。

因此，路斯赫威里像是受到一種基本的喬治亞教育，而且關於希臘與東方的（伊朗文與亞刺伯文）文學、哲學、與科學，也具有優越的智識。

### （五）路斯赫威里的詩之迫害

——與作者之爭論——

路斯赫威里經驗了一切偉大的創始者之通常的命運。他的傑作的詩篇是受着宗教團體方面的迫害。

據說甚至在較近的時代，在十八世紀中，路斯赫威里的詩都受着壓迫。喬治亞教會的長老，天主教的安托尼亞斯一世，對這篇詩曾加以「異教的審判」（Auto-da-fé），

而且在他自己的詩作中，還不忘提及路斯赫威里「是痛苦地徒受辛勞」。

從至今仍然存在的關於路斯赫威里詩歌的文件中看來，對於本書的那種敵對的態度，像是從古代的時期即已開始的了。十三到十四世紀的一個註解家，關於路斯赫威里寫了如下的話：

「對於一個惡人，惡的語言是比靈魂或心臟更爲珍貴的」。

這篇詩怎樣會激起這樣的態度呢？

這篇詩所以引起迫害，是緣於其中可以看出反基督教的傾向，而路斯赫威里的自身被控爲異教徒。

反對路斯赫威里的一篇韻文形式的爭論文，直流傳至今日。我們若注意到這種駁斥文都插進「虎皮騎士」的原稿裏，是有趣的事。在路斯赫威里古代的詩的原稿裏，沒有一本是未插入這種反對詩人的爭論文的。

在這篇駁斥文中，作者斷言「虎皮騎士」並不是以基督教的精神寫成的，而在這詩中所傳達的不是基督教而是異教的「波斯人」的教訓。那個虔信的作者警告讀者說，在路斯赫威里的詩中沒有一個地方是提到「神聖的三一一致」，它的惡害將毀壞人的靈魂。

這篇駁斥文是寫於十四世紀中。

認路斯赫威里並非正教的基督教徒這種傳，統在較後的時期也還可以看到，直到十七、八世紀。

因此，詩人阿齊爾在他的詩篇「泰慕拉慈與路斯赫威里的對話」中，說路斯赫威里並不認識基督教的教義。

一個頗有名的喬治亞的作家蒂莫菲·加巴施威里大主教，確然地指責路斯赫威里為異教徒。他寫道：

「路斯赫威里是不虔敬的詩歌的作者。他不教喬治亞人虔信，而教之以有毒的憎惡與歪曲的基督教的教義」。

### (六) 詩人的哲學的世界觀

路斯赫威里是中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思想家。

在他的詩歌中，他宣揚詩與智慧之諧和的原則。

「樂章(詩)最主要地是智慧的一支脈」。

從流傳下來的、關於路斯赫威里詩歌的記事，已可確言，詩人是如上述地受着教會

的迫害，而詩人自身被認為一個異教徒。

當然教會是十分理解它的目的的。從路斯赫威里的詩來看，很明白他確實絕非基督教教會的觀念的。他的詩是浸潤着一種純粹自由思想的精神。路斯赫威里所達成的世界觀的寬度，還是中世紀西方任何一個詩人所未能達到的。

路斯赫威里並未沾染基督教教會的信仰，是在如下的事實中明白地顯示出來，即，在他的詩中，已如上述，沒有一個地方提到基督的名字，而關於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的教義——三一一致的教條——沒有說過一句話。這種缺少，在中世紀中是絕對沒有聽見過的。因此，明白地指出詩人的「異教觀」，這一點，中世紀的牧士看得很清楚，於是他們使這位天賦的詩人受到迫害。

詩人對於回教的心情也是不贊同的，雖然他同情地描寫基督教的國家，他却以不虛偽的冷嘲淡論着回教的宗教，在某一個地方，他坦白地說，回教徒的宗教典禮是頑固而無意味，在另一個地方，詩人稱回教教會的侍從——讀回教徒的聖書「可蘭經」的回教師——為狂人。

顯然關於宗教之點詩人是一個自由思想者，他是超越宗教典禮之上的，無論基督教會或回教主義的流行信仰，他都是不認可的。

在路斯赫威里的哲學的世界觀中，是有着一種汎神教的因素。詩人把上帝視爲宇宙的光，把太陽視爲神聖性的神體的純潔的放射。

在路斯赫威里的詩中，我們有一種詩化的太陽的宗教，那被視爲宇宙體系與宇宙諧和的根基。

讓我們吟誦這詩中的兩段，其中詩人的哲學觀是最明確地表現着。

第一段，是愛絲丹·達麗堅的書信，是這詩中最精美的篇幅。愛絲丹·達麗堅，當發見自身被俘在卡吉國的城堡中時，決心從城堡高聳的懸崖中投身而死。在她寫給她愛人的一封信中，說道：

「爲我乞求上帝吧；或許他願意解脫我，從世界的勞苦中，從火與水，泥土與空氣的結合中。讓他給我翅膀，我將飛騰，我將達到我的希望——日夜我將凝視着那閃爍着燦爛的太陽的光輝」。

「太陽不能沒有你，因爲你是它的一個因子；定然爲你將附着於它，如同它的一環，而不是爲它排斥的。我將在那里看見你；我將把你和它相比，你將照明我的黑暗的心情。如果我的生命是辛辣的，讓我的死是甜蜜的吧。」

詩中那使我們熟識關於太陽神，詩人的哲學觀的第二節，是阿夫漢蒂對七星的光彩



的祈禱。路斯赫威里，在這篇祈禱中，宛如神話中的音樂始祖，給自然以生命，而在路斯赫威里的富麗的歌發出純粹諧和的聲響的地方，那是與愛絲丹·達麗堅一樣地，是屬於世界詩歌中最偉大的傑作。

在這篇祈禱中，七星體被描寫在宇宙的設計之中，在七星體之上，路斯赫威里以太陽爲宇宙諧和的根基。

對七星的祈禱是以對太陽的申辯爲開始。

當阿夫漢蒂動身旅行的時候，他轉身對着星座——太陽——含淚說道：

「太陽啊，我對你禱告，你這個最巨大的威權的權力者……」

在這裡，路斯赫威里如對上帝般對太陽祈禱着。太陽，「最巨大的威權的權力者」

——這便是星之崇拜的 *Invictus sol*——是每日全力昇起並全力克服黑暗的聖光的泉源。

這便是路斯赫威里浸潤着汎神論精神的，宗教哲學觀之一的輪廓。

這便是路斯赫威里之遠隔教會的基督教觀念，排拒基督教與回教的、流行的宗教信仰之情形。

路斯赫威里超越了中世紀的偏狹的宗教的教條。這個詩人的不朽的作品，是打上自

由思想與人道主義的純粹精神的印記。路斯赫威里所達到的世界觀的寬度，是爲中世紀西方任何一個詩人所未曾達到的。在這一方面，路斯赫威里是比文藝復興期的偉大的先驅但丁是處於無限的更高的水準上，但丁仍然是中世紀教會觀念的一個俘虜，他的「神曲」是令人難以相信地印着煩瑣哲學與中世紀思想的印記，

## III

## 史的文藝之諸問題

——  
題材  
——

在史的文藝之諸問題中，我們將單獨地討論詩的題材之問題。

在這一問題的專門領域中，關於這篇詩的題材的起源，有着種種不同的見解。

有一說，那表現在這篇詩中的觀念，是喬治亞民謠中的民間故事的演義至今仍然存在

在的。

另有一說，「虎皮騎士」的題材，像「漢烈特」與「浮士德」的題材一樣，是有着文藝的起源的，作者是從未流傳至今日的、伊朗原本的一篇散文故事中，取用了他的題材。

最後，還有一個說法，這詩的題材是一篇獨創的，既非取自民間故事，也沒有任何文藝的起源。

X

X

X

最少根基的一種假設，就是認為這篇詩的題材系取自民間故事的。

這種假設主要地是緣於：喬治亞的民間故事是涵有取自「虎皮」的故事的，涵有關於塔利爾的故事的。這些通俗的演義被認為路斯赫威里詩篇的泉源。

不過，這種見解經不住嚴格的批判。把路斯赫威里的詩篇與民間演義作一個比較的研究，便可毫無疑意地斷定，路斯赫威里的作品並非取自關於塔利爾的民間故事，而且恰恰相反：民間故事是取自路斯赫威里的詩篇。在這里我們有一個證例，一篇文藝作品如何能成爲民間故事的根基。從古代，路斯赫威里的詩篇便享有特別的風行，穿過人民

大衆之間，而成爲民間故事。這便是民謠「虎皮」之所以發源。

當然，我們並非藉此有所暗示，在路斯赫威里的詩篇中，是沒有喬治亞民間故事的成份的。其中無疑是有這樣的成份，但是它們不能作爲一個整體形成題材的構造。它們在其中甯是屬於單獨的情節。

從這一點來講，我們應當注意到這篇詩中的民間故事的泉源，不應在民謠「虎皮」中去尋求（後者是來自路斯赫威里的作品的），而要在另外的民間故事，主要地是在極古代的喬治亞民間文學的名著「阿米蘭的故事」中去尋找的。例如，在路斯赫威里的詩篇中，三個騎士從卡吉國的城堡中拯救愛絲丹·達麗堅的場面，在許多方面都使讀者想起「阿米蘭故事」中三個英雄從天塔中救助姆柴妮·姆慈（太陽中之太陽）、凱圖·喀瑪爾的場面。

不過這樣的相似之點，僅僅是限於詩的題材的單獨的方面。

路斯赫威里確實使用了喬治亞民間故事爲一泉源，但無可爭議的是，這詩的題材，作爲一個整體，並不是建立在民間文學之上的。

更進一步，我們來檢討路斯赫威里的詩的題材是建立在伊朗原本的文藝泉源之上的假設。

這種假設是緣於本詩後來的版本上有一行詩上說：本詩的故事是取自一部伊朗的小說的。

這種宣示當然能夠引起極大的注意，而以此為中心擴張起一整套的學說來，已有兩百年的歷史。關於這詩的題材係出自伊朗原本的假想，第一個予以批判的檢討的，是路斯赫威里的科學的研究之創始者瓦克當六世，他於一七一二年出版了關於路斯赫威里的詩歌的註解。

在目前，我們從那些長篇檢討中已可能得到結論，而把已提出的問題作一個明確的解答。

答案是无條件地否定的：本詩題材的「伊朗化」並不與實際相適應。我們可以十分確然地斷定，這詩的題材並非取自伊朗文學。題材是深刻地獨創的，本詩的根基全然是路斯赫威里時代的喬治亞的狀況中。

從如下的理由可以明白這點：

(1) 第一，這詩中凡是關於情節的起源以及在最後的原稿中出現的一切篇幅，並非出自作者的手筆，而是插入或增補。把這詩的序文與跋文，予以言語學上的上的分析，便可看出這點。這有疑問的原文係後來增補的，由原稿本身的不一致，亦可以看出。例

如，其題材被斷定爲伊朗原本的那一行，最初並未出現在詩中，而是當作註解寫在原稿的邊緣上。這說明了後來註不到這一行詩的確定的地位的事實；抄寫的人有時把它放在序文中，有時把它插入第一章裏。

(2)不過，雖然這一行像是偽造的與後來插入的，而這問題並不因此解決。我們必要尋到從什麼時候起以及如何本詩的題材取之於伊朗原本的意見才起來的。也許這插入的一行的作者認爲這題材之取自伊朗原本是有所根據或傳統的。縱算這種說法是屬於神話的，而仍然要我們說明這種說法之所以興起。

解說這一點是可能的。

我們要提醒讀者們注意，本詩後來的原稿是涵有各種不同時期的插入文。而且從這些插入文若作一個研究的話，好像是當「虎皮騎士」的「伊朗化」最初提起來的時候，它的意義並非是說題材的本源系來自伊朗文學，而是指着詩人的反僧侶的、非基督教的、世界觀，他的異教的、「伊朗人」的觀念的。

因此，我們上邊已經提到過的、一個古代的註解家，聲言「虎皮騎士」是一部非基督教的作品，它表現着異教的、「伊朗人的」教訓，因此它沒有提到「三位一體」，而這本書的毒害將毀壞了人的靈魂。

這一點可以視爲「虎皮騎士」的題材是取自伊朗的神話的本源之一理由。其後的註解家，全然歪曲了古代的傳統，那傳統是只問本詩的題材，而不問其意識的——詩人的非基督教的「異教的」世界觀。

(3) 關於詩的題材的問題，十四紀的一個詩人小薩爾吉斯·特赫莫格威里的一篇原稿，是有趣味的。

這篇文章聲言「虎皮騎士」是一篇女王特哈瑪的頌詞，而在路斯赫威里以前，沒有一個人曾經述說過如寫在這篇詩中的偉蹟。

這種包涵了詩的題材之本源的報告，是特別地有價值，因爲它傳自古代，傳自十四世紀的中葉，極近於路斯赫威里的時代。在這裡我們得到一種古代的淵源，那尚未爲時間所陰晦。

(4) 這個題材並非出自伊朗本源，是由伊朗文學中未有任何同樣的題材之痕跡的一點，可以證明。

在伊朗文學中探尋這詩的題材的事，已超過兩百年以上了。

「虎皮騎士」的第一個科學的說明者與註解家瓦克唐六世，關於在伊朗文學中是否有相等的題材這一問題，具有特別的興趣。瓦克唐六世對於伊朗文化頗有教養，關於這

一問題，他能有機會進行，深刻的探討，而結果他得到一個否定的結論。在於一七一二年出版的這詩的註解中，瓦克唐聲言伊朗文學中沒有故事是與路斯赫威里的題材相應合的。

這一問題並不因瓦克唐六世的探討而終止。在他之後，有許多旁的人，其中就有如學院會員馬爾那樣的一個權威與學問家，繼續探討路斯赫威里的詩歌的原本，但是並未成功。在伊朗文學中根本沒有找到與此相像的作品。

當「虎皮騎士」在伊朗文學中的原本的探尋失敗之後，有一些膚淺的批評家尙認爲：雖然「虎皮騎士」的故事，並未現存於伊朗文學中，而可能是一度存在過，現在已經遺失了。

但這種設想也是沒有根據的，理由如下：在伊朗文學中尋到一種沒有其支脈的題材是不可能的。有許多題材被演義十次或十次以上。例如，尤西夫與朱萊喀的題材在伊朗文中轉譯過十三次（除去土耳其的翻譯）；賴拉與麥支儂的題材在伊朗文中出現過十八次，在土耳其文中出現過十次。

若承認像「虎皮騎士」這樣的一部作品，其題材與故事印着天才的印記，曾經存在於伊朗文學中，而在伊朗文學或東方其他文學中沒有其支脈，這是可能的嗎？非常顯然



的是，如馬路斯赫威里的詩的題材，是取自伊朗文的話，其原本或是它的翻譯將會流傳至今日的。但在伊朗或東方其他國家的文學中，是沒有這一類的作品的。

加之，我們不僅在伊朗文中和在其他東方文學中沒有遇到「虎皮騎士」的題材，而且我們沒有尋到提及它或引用它的東西，我們甚至看不見其故事的暗示或其人物的出現。在任何地方，我們都看不到這故事的痕跡，或甚至其有特色的章節，無論在伊朗文學中或在其他東方文學中，我們都遇不到爲了愛情穿着虎皮的騎士那樣一個明確象徵的人物。

(5) 而且，這詩中的反伊朗的傾向，也在指明它不是伊朗之本源的。這詩是浸透着一種國際主義的精神；東方各國的代表——亞刺伯人，印度人，土耳其人，以及其他各國人——全以同等的愛情被描繪着，但同時，在這詩中，我們却感覺到一種確然反伊朗的情感（這一點可由當代喬治亞與伊朗的政治關係來說明的）。在「虎皮騎士」中只有一個人物是伊朗人（波斯人），而他還是不幸的體現。這個人就是伊朗統治者克哇拉斯沙的繼承人。加之，在本詩中，是以確然的反感，或直至是仇恨，來提到伊朗人的。「這將無需說，波斯人在我們朝廷裏發威作福。」「我永不能讓印度飼養波斯人。」這種反伊朗的趨向，自然會說明本詩絕無伊朗本源之可能。

(6) 關於本書題材的本源之基本的、斷然的說明，是詩中關於歷史的場景的描述。

例如，讓我們來看那浸潤在本詩中而成爲本詩的題材之指導原則的、女性崇拜與騎士道的理想吧。像描寫在路斯赫威里詩中的女性崇拜與騎士道，是取自喬治亞人生活的，是純粹喬治亞的現象，在回教徒的東方是沒有類似的。

關於這詩中的人物也可以講同樣的話。因此，「虎皮騎士」中的女性——愛絲丹，特漢娜罕，普哈曼，以及阿絲瑪賀——在回教文學與生活中，完全與回教徒東方的女性不同。由於伊斯蘭教的擴展，與後宮的介紹，回教的女性已經失掉了她們的獨立性。

還有，「虎皮騎士」不只在其可頌揚的隱喻中（獅之子是平等的，無論是男性或女性。）宣揚男女的平等，而貫穿着本詩的全部發展，是有崇高的理想。詩中的女性，愛絲丹，特漢娜罕，阿絲瑪賀，以及普哈曼，是真實的個人；像詩中的男主人公，塔利爾，阿夫漢蒂，以及甫利東，全都展現着同樣的獨立性，浸透着同樣的活動精神。「虎皮騎士」不僅歌頌女性崇拜，這詩還宣揚男女在政治生活中完全平等的原則。詩的題材是用以發展這種偉大的理想的。

因此，本詩是深深地戳入喬治亞人的生活中。「虎皮騎士」中所描寫的世界，是與

回教的東方，回教人的生活與文學，絕對相反的。

(7) 最後，我們將注意下述各點。本詩的深刻的獨創性，不僅從其反射喬治亞的環境之點可以試證，我們還必得加上說，本詩中無疑是有着十二世紀喬治亞所發生的具體的歷史事件之反射。我們是推路斯赫威里關於愛絲丹與特漢娜罕以及女性的登基而言。本詩中有一些插話是以非常特色的細微表現出來，所以我們不難在其中可以看見路斯赫威里時代中有名的歷史事件之反響。本書是無疑地涵有女王特哈瑪之詩的形式反映。描寫在本詩中的女性之登基以及其他事件，把我們帶到十二世紀的喬治亞去，因為在這個時期的東方中，我們在任何地方都尋不到與此相近的歷史場景。在路斯赫威里的詩中，我們顯然看見一張歷史的冊頁，有機地與題材的構造相聯，描繪着十二世紀喬治亞所發生的歷史事件。

我們能確定本詩題材之深刻的獨創性，主要地是以如上的說明為根據。

#### IV

## 路斯赫威里的詩在各時代中

七個半世紀以前，路斯赫威里的不朽的詩星昇起來，直到今天它繼續以燦爛的光芒閃耀在詩的水平線上。

路斯赫威里在全部喬治亞文學中，無論是古代的或新時代的文學，都發生了不可限量的影響。

古代喬治亞文學是具有路斯赫威里的天才之難以相信的印記。喬治亞詩人阿齊爾（十七世紀），在他的詩「路斯赫威里與特海慕拉慈的對話」中，當他把如下的語言，放進路斯赫威里的口中時，他是非常正確的：

「我是詩的基礎，詩人是在我之上被創造的……喬治亞到處都有我……」

古代喬治亞的詩人們通常以路斯赫威里的名字為他們創造作品的起點，並稱他為詩之真實的詩神，這事並非偶然的。

古代喬治亞的詩歌是有負於路斯赫威里。喬治亞的詩人們學習他的技術，用他的觀念使自身豐富，而且經過他與人類偉大的理想相結合。十八世紀的一個詩人，路斯赫

威里時代以前喬治亞詩歌之天才，大衛·古爾米施維禮，關於全部古代喬治亞的文學都表示了意見，他把路斯赫威里的創造，譬之爲一顆永遠結菓的樹木，而它的根是深深地戳在土地裏，它的枝葉廣佈。

——自從我們的犁人雪哈，種植了詩樹，它的根深深地戳在土地裏，它的枝葉繁茂，其上的菓實已經成熟，而對於那作收穫的人，它是產生了雙重的豐收」。

在十八與十九世紀之間，是存在着一個時代的劃界，古代喬治亞文學期終止，一個新的時代開始了。直到十八世紀爲止，喬治亞文學是以其自身的方式結合了西方與東方的傳統，而從十九世紀以後，喬治亞文學完全轉向於西方文學的圈中。

不過，在這新時代的舞台上，路斯赫威里的影響絲毫都未消滅。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之間，路斯赫威里的詩歌，如過去一樣，仍然是喬治亞文學發展中最活動的因子。

喬治亞文學中的偉大的復興，爲十九前半世紀古典文學開路的，而是以伊里亞·卡烏卡瓦紫與阿喀基·柴萊泰利爲終結的，這個復興是建基在歐洲的文藝傳統之上的，但同時它也是路斯赫威里傳統之直接的繼續。

十九世紀偉大的喬治亞抒情詩人尼柯·巴拉塔施維禮 (Niko Baratashvili)，在他的「飛馬」一詩中，使他的騎士變成阿夫漢蒂的形象，而用「阿夫漢蒂的遺言」與「

對星體的祈禱」的語言，在他的不朽的詩中說話，並非偶然的。同時阿喀基·柴萊泰利最燦爛的詩文是從路斯赫威里的意象得到它們的美麗，並不是偶然的事。

路斯赫威里的影響有如深淵的暖流，在它全部生存的過程中直到我們的今日，都是使喬治亞文學活躍的，路斯赫威里不朽的詩篇之回聲，在喬治亞的詩歌，直響到今日。

X

X

X

直到現在，我們是以路斯赫威里的詩篇為一種文藝的現象而討論的。但是除此之外，我們必要指明，這部作品在喬治亞文化史中的重要性，並非僅止於其文藝的方面。這篇詩的影響是比普通的文藝作品的情形更偉大得多了。人民特別地接受它，而它穿進人民生活的最中心，它變成純粹的「民間故事」。

這種變形起於很久以前，以致「文學」與「口傳」之間的界線，已被剷除。「虎皮騎士」轉成民間故事，於是以它為中心興起一大套的故事。

一般地說來，我們應當注意到，路斯赫威里的詩篇在其國家裏曾經享受而且仍然享受一部文藝作品之稀有的風靡，一種路斯赫威里的熱狂，起於古代，而依然存於今日。

在中世紀中，路斯赫威里的詩篇，論影響勝過於宗教文學，在那些時代它有同樣的權威。古代詩人當他寫如下的語言時，他心所想的是路斯赫威里的詩篇：

「許多神聖的作品既無表皮又無套匣已經毀滅了，但是詩歌却保存在錦繡的套匣與華麗的薄紗中。」

僧侶團體方面的迫害是沒有功効的。「虎皮騎士」在人民的心裏開拓着途徑。喬治亞的人民無論在歡喜或在哀愁中，轉向他的詩篇，以之爲無盡無休的智慧的泉源。一個古代的喬治亞的詩人，關於路斯赫威里的詩篇，寫了如下的話：

「看哪！喬治亞人的珍奇的詩書，在全國各地響激着；在宴饗時它使人歡欣——醫治着憂愁的傷痛。」

喬治亞人民把「虎皮騎士」看得非常重要，已致多年來的習慣致成一個女性在婚嫁時總是在嫁奩中帶着一部路斯赫威里的書。這種古代的習俗在十九世紀中仍然可以看到。新娘帶着路斯赫威里的智慧的書到她的新婚的丈夫的家裏去。而且在這青春的家裏，這本書是有特別光榮的地位，青年時代人靜聽路斯赫威里的詩行，而從這本書學習讀

書。

「虎皮騎士」深入於喬治亞人民的日常生活裏。

喬治亞詩人特海慕拉紫二世 (Theimuraz II, 1700—1761)，在他論喬治亞人的風俗的作品中，他告訴我們，朗誦路斯赫威里的詩文是結婚典禮的一部份。因此，當伴郎陪伴着新郎去接新娘的時候，他們全部開始朗誦路斯赫威里的詩歌。同樣方式，新郎在婚禮後準備離開的時候，人們也唱路斯赫威里作的讚美詩給他聽。其後，當新婚禮後的新娘離開她丈夫的家裏的時候，再度朗誦路斯赫威里的詩歌，祝福新娘的新生活。

即在日常生活的最微細的情節中，路斯赫威里的影響都可以感覺到。在一個貧窮的農夫家裏，我們一眼就可以看到在一個簡單的陶器的碟子上，那幾乎不會寫字的工匠寫着路斯赫威里的一段隱喻，有時我們以看見路斯赫威里的一段智慧的語言刺繡在手帕上，或是刻在銀帶上，等等。

從事記憶路斯赫威里的詩文是如何廣佈，為盡人皆知的事。有許多說故事的人，可以誦那全部的詩歌。不僅過去如此，現在依然有許多吟誦這詩的講民間故事的人，他們伴着音樂唱這些詩。

「虎皮騎士」中的隱喻，作為格言與成語，已成為人民智慧的保藏。



X

X

X

路斯赫威里的詩歌在文學上以及在人民生活最有力之影響是什麼呢？

路斯赫威里的詩歌的威印力經過數世紀尚未衰歇，而這詩仍保留永恆的生命與有力之創造，這種事實將如何來說明呢？

兩種最偉大的最精美的人類情感——友誼與愛情——是路斯赫威里在他的詩歌中所歌唱的，他以空前絕後未有聽見過的、豐滿而完整的、詩的聲音歌唱出來。

愛情與友誼的交響樂奏在他的詩歌中，如多彩的虹：

愛絲丹與塔利爾的愛情閃耀着悲劇的光澤；

特漢娜罕與阿夫漢蒂的愛情閃耀着太陽的光輝；

英雄的友誼——塔利爾，阿夫漢蒂與甫利東——那種最高貴的友情，不僅是體現着

人民間的友愛，而是各國間的同胞愛。

女主人公的友誼——愛絲丹與阿絲瑪賀，愛絲丹與普哈曼——是不受她們不同的社會階級之妨害的一種友誼；

一個男人與一個女人的友誼——塔利爾與阿絲瑪質——是世界詩歌中最精美的篇幅，感印着最敏銳的最高貴的情感。

而且這一切是以一種完整的藝術形式所體現，一直穿進人的靈魂裏，而永遠在那里留下它的印記。

路斯赫威里在他的詩歌中，歌唱美、善、與正義。路斯赫威里以巧妙的象徵的人物表現出受着愛情、友誼，與英雄主義之感印的三個騎士，怎樣毀壞了那象徵黑暗、惡害、與壓迫的、卡吉人的堅固堡壘，他們怎樣解放了月亮愛絲丹，她作爲一個卡吉人的囚徒，在俘虜中漸漸消損了。

路斯赫威里的詩歌是浸潤着高級的倫理的理想。

在「虎皮騎士」中，友誼與愛情的觀念是以崇高的道德的光圈所環繞着，表現着人類的偉大性。

路斯赫威里詩歌中的愛情並不是基於感情的動機。依照路斯赫威里的說法，愛情是道德的再生之源。他要求他的愛人們的不是淚與嘆息，而是英勇的行爲。

「可憐的昏厥與死亡，你想這是什麼愛情！對愛人展現出英勇的行爲是更好的。」在路斯赫威里的詩中，友誼的觀念被視爲人類行爲之一標準。在本詩中，友誼，不

是作爲習慣的、現世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是作爲建設社會的基礎友誼——「虎皮騎士」的主動力——被視爲人類共同理想而服務的

羅斯赫威里不僅在人民間而在國與國之間宣揚着同胞愛。

在他的詩中，三個互相崇拜的英雄人物，是不同國度的兒子，他們爲服務於善與正義之共同的衝動所結合，他們是國與國的同胞愛的理想，在全世界的詩歌中是最偉大的體現。羅斯赫威里在友誼的基礎上，使結合在一起，在一種民族的與宗教的偏頗的時代中，他已能高揚起純粹！。

在同時，羅斯赫威里詩中的英雄們，是浸潤着愛國主義的詩，有無限的愛。

例如，詩中的女主人公——愛絲丹·達麗堅——

愛絲丹，當她第一次戀愛的時候，她還是一個年青家的偉大的夢想結合在一起。後來，當她走上城堡裏，斷念了可以自由的一切希望，在她的次了，她再度呼喚她的愛人塔利爾侍奉他。

路斯赫威里的詩歌是充滿了英雄行動

×

×

每一個天才，是在時間與空間的條件下，是在其

的。路斯赫威里詩篇的背景是中世紀的喬治亞，是喬治亞

路斯赫威里的詩歌，是屬於人類天才的偉大的創造，其意義並

，其生命超越了其反射的歷史環境的界限而繼續的。某種特殊的因

，退居於次要性的地位上，但詩的不朽的形式與其普遍性的內容仍然「作爲一個標準

的、滋長的模型而流行着」。

路斯赫威里與他的天才的創造是站在他當代的世界文學與社會思想的最高的水準上。『虎皮騎士』是中世紀世界之具有特別意義的一個現象。在相當的意義上，它是預言着新的時代。它是貫穿着人道主義與一種新的世界觀的、崇高的理想，在許久以後，經過兩世紀的消逝，那又成爲歐洲文藝復興的文學的基礎。在中世紀文學中的普遍的理想，沒有比路斯赫威里更偉大的歌者。在他的詩歌中，已解放的人類心情與已解放的人類

良心開始在說話了。在中世紀已經涸竭的人類精神生活的基礎，在路斯赫威里的詩篇中再度湧現出來。

路斯赫威里是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在中世紀文學中是尋不到與他相等的人物。

×

×

×

在檢討路斯赫威里詩歌的細節時，我們要特別地注意到它的深刻的寫實主義。這詩中所描繪的主人公是純真的、活生生的人物。這詩是呈現出真實人類關係的一場戲劇。若與路斯赫威里詩篇中的主人公相比較，中紀世東方，特別是中紀世西方文藝作品中的人物，全是屬於概略式的，和如偶像般抽象的。

路斯赫威里是人類靈魂的一個偉大的博士。這個智慧的詩人在描繪人類情感上是無可比的大師。

用確鑿的技術，他描畫出各種的形象與典型。在這詩中，他呈現出塔利爾的如狄歐尼修士的性質，而特別深入地表現出他的如火焰般狂暴的靈魂。除他之外，聰明的阿夫漢蒂之如阿波羅的人物，他是以其和諧的圓滿的性格使人注意的，也是以同樣技術的真

實性被描寫出來。

愛絲丹·達麗堅與特澤姆罕那樣不朽的人物，她們是體現着兩種不同的精神世界的，全是以無疵的大師的手筆被描繪了。

在這四個主要的人物之外，有一大羣的人物，不是以人性的深刻知識與藝術力所創造。

甫利東——理想的騎士，無所畏懼，無疵可議；路斯帝凡——一個典型的中世紀的君主；阿絲瑪賀——忠誠於友誼與自我犧牲的擬人化；世界文學中一個最精美的人物；普哈曼——雖然平常同時却又魅力，是以那麼生動的姿態刻畫出來，以致她像一個活的女性似地浮現在書頁上；封建的君主普哈薩丹與他的臣僕薩里丹，商隊的首領烏森與宰相蘇格拉特；騎士謝爾馬丁；廷臣夏施拿吉；烏森的園丁；克哈塔維亞人拉馬慈；海疆的統領梅立克，蘇克哈威；愛絲丹·達麗堅的保護人戴維爾；廷臣，戰士，遊行商人，海賊，奴隸——全部都如活人般描繪在這詩中，時常只用兩三行。

這各種不同的典型，為那麼正確與藝術的洞察所描繪，可為路斯赫威里的深刻而複雜的技術之明證。

若談到路斯赫威里的寫實主義，我們心裏必要記住，他的寫實的藝術是與大真的自

然主義的各種因素全然不同的，而那是中世紀的不完整的藝術中的寫實主義之不可缺少的附帶物。

路斯赫威里的藝術，是明智的技術的、微妙合作的、藝術。

路斯赫威里的寫實主義的風格，是具有歌德所謂「宇宙性」(Allgemeinheit)的特色。

這是古典時代希臘藝術的原則。路斯赫威里的人物是個人的，但書中總有典型的所在；在偶然的輪廓之背後，我們總是感覺到典型的人物。

由此可以說明：路斯赫威里的人物是為一定的時代與場景不可分解地環圍着，他們主要是普遍的人物之化身。這便是一個理由可以用以說明，路斯赫威里影響所以能超過其產生的時代的界線，而不因年代之轉移而消歇。

X

X

X

關於路斯赫威里的詩歌的形式略談幾句。  
最主要的一點，在檢討本詩的技藝時，這詩的「內部的形式」，題材的藝術的構造

，是應當注意的。

事件的劇的發展以及場景的衝擊，是以那麼一種方式表現出來，使那些英雄的人物得到最高度的發展。文人中有很少的傑出者曾經使用路斯赫威里的技術把握他們的題材。故事中的每一情節都使一般的文藝計劃更進一步。詩人一度捕獲讀者的注意，於是那讀者的興趣便到詩的收尾都毫不衰歇。

在內部的形式——題材的構造——之外，在詩的外表形式，即韻文中，也存在着最偉大的技術。

詩的音韻的構造值得特殊的注意。這詩是用一種韻律寫成的，所謂「高音詩」與「低音詩」。前者創造出一種音樂上的長音，後者是短音。

把這兩種韻律——「高音」與「低音」詩，予以結合，路斯赫威里光彩地解決了如下形式的難題：他避免開只用一種韻律所致成的單調，而那是史詩中通常的情形（費爾道西的英雄詩之古代詩的六脚韻，但丁的史詩韻律，法國古典派的十二綴音格，等等）。

路斯赫威里在一篇史詩中使用兩種不同韻律的這種新文藝形式，呈現出一種危險；那可能使那詩篇成爲純粹的抒情情形，而同時又有些人工味。



但路斯赫威里在避免這種危險之點上是成功的，他不取用對照的音節，而取用在音樂上和諧的綴音節。無論「高音詩」與「低音詩」全是十六綴音的韻律的。兩種韻律全是十六綴音的這種事實，使一種韻律轉變成另一種韻律時，覺得非常平易，而且是在一種共同的音樂的體系中將它們結合起來。

用這種新的文藝形式——長音與短音的諧和的交替——路斯赫威里達成一種特別的藝術的效果。緣於這一點，路斯赫威里的詩文獲得一種新的語勢的力量，一種音樂的抑揚的變化。路斯赫威里的詩文有如許多樂器合奏的交響樂之發音。

路斯赫威里詩文之另外方面可值得注意的是，腳韻與頭韻。

路斯赫威里的腳韻是發生詩的效果的一種光彩的工具。他是一個使用腳韻的幻術的大師。只有豐富的、多音的兩綴音或三綴音的腳韻出現在他的詩中。在這種腳韻的體系中，每一方面都有一種確定的音樂的意義：兩綴音的腳韻形成長音韻律的特色，三綴音是短音韻律的。

在腳韻的豐富與諧調之點，世界詩中很少有作品能與路斯赫威里的詩相比。就連但丁「神曲」的三韻句法都沒有路斯赫威里的四韻句法的腳韻那樣複雜。但丁的三韻韻的構造需要三種類似的腳韻，而路斯赫威里的四句韻是需要四種的。但丁的三韻句法，為

與義大利語言的主音保持一致，建立於二綴音之上，而路斯赫威里的腳韻，是二綴音與三綴音交替押韻的。

但除去本詩腳韻的特殊的複雜以外，路斯赫威里事實上是以輕妙的手法，克復了一切的困難。他是一個語言的真正的大師。路斯赫威里的腳韻與最偉大的和諧與技藝為同義語的。加之，在那些腳韻中沒有不自然的地方，全是自然地跳躍在行中。

同時路斯赫威里是一個使用頭韻的無比的老手。在他的詩中，有着頭韻的各種不同的形式。最典型的是綴音的主音之頭韻，在中和諧的音響由其母音與重音所振盪。因為這一點，頭韻的和諧是加倍的。下行便是一個頭韻的例子，那是使用齒音的 *z* 與母音的 *e*，而以重音所加強：

“Gvelni sheshlit sheyekotsnec, bahgi shegmasherashenda.”

這種複雜的頭韻的形式，只在「虎皮騎士」中才有，其他的地方再看不到了，在世界的詩歌中必要認為是音樂的諧音上之一稀有的成功。這種頭韻的形式可以稱為口述的頭韻與形式的頭韻。讓我們吟誦如下的一例：

“Mze aghar mzeobs chvenhana dari ar darobs darulad.”

或是：

"Sahd tsiakvan sahdaursa, sahd gautkhyi sahdit dzirsa."

路斯赫威里在使用譬喻法上是任何人所不及的。詩人是使用了全部的譬喻法，從簡單的比較到最複雜的哲學的對比。

在路斯赫威里的隱喻中，明智詩人的思想與觀念，是以驚人的表現力所鑄成。已如上述，路斯赫威里的隱喻早已成爲人民的財產，已變成人民諺話的保藏，而這個詩聖的格言直到今天反覆在人民的口裏。

以上是路斯赫威里的詩的語言之個人的特色的因素。雖然路斯赫威里的詩文是有着複雜的交響，而他的詩的風格是刻劃着一種高貴的單純性。路斯赫威里筆下所畫的輪廓是明確而精密。詩的語言是動力的，是表現的。意象是生動而活潑。

路斯赫威里使文藝的語言變形，而使其更接近於人民的語言。

他把他天才的印記，打在喬治亞文藝語言的全部後來的發展上，這位大師所調奏的諧音，直保持到今日。

以上便上路斯赫威里的偉大的藝術之基礎。

路斯赫威里之高級的而高貴的藝術是沒有缺點的。他可以道道地地的成爲「無疵的大師。」

路斯赫威里藝術的偉大性，並不僅緣於他是形式的最偉大的傑出者。他的偉大之所在，是由他的偉大的技術之服務於深刻的內容。形式與內容在此得到完全的調諧。

×

×

×

「一個作者是一個人類靈魂的工程師，」斯達林說。

路斯赫威里在喬治亞人民的道德意識上，發揮了巨大的影響。「虎皮騎士」教育着喬治亞人民。路斯赫威里的詩是人民智慧的一種不變的財產。路斯赫威里的語言已為行動過程的一指標。

「虎皮騎士」是與喬治亞人民的生活密接的。在路斯赫威里的詩中，喬治亞人民在對於歷史的困難時代的態度上，得到一個無涸竭的泉源。

「一個朋友爲了朋友的緣故，應不避一切艱難，他應當以心換心，以愛情爲道路與橋樑。」

「在哀傷中人應當如一座石牆般使自己堅強起來。」

「光榮的死比恥辱的生存是更好的。」

原  
书  
缺  
页

原  
书  
缺  
页

# 虎皮騎士

## 引言

穹蒼的創造者，藉着神力，創造生靈，予以上天神聖的靈魂；他將變化無窮的世界，賜給我們人類，使我們享受；一切的君主具有他的形象，亦自他而來。

惟一獨尊的上帝呀！你會創造一切形象！庇護我，給我踐踏惡魔的力量，給我那生死同心戀人的憧憬，減輕我那必須負擔到來世的罪惡。

那飾以槍戟與盾牌的獅子，那面似紅玉髮如青絲的國王，那太陽般的特哈瑪，關於她，我不知如何竟敢歌頌出各種的讚詞；凡是注視着她的人，宛如在親嘗清芬的香蜜。流着血淚，我們讚美國王特哈瑪，關於她，我傾訴出精選的頌詞。我用泉流不息的湖代替墨水，用柔韌的水晶代替鋼筆。凡是聽這頌辭的人，將有一枝鋸齒的長矛刺進他的心胸。

她感召我，以甜蜜的詩歌，讚美她的眉睫、頭髮、與唇齒，宛如彫琢巴達克斯汗的

水晶與紅玉，將之排列整齊。一個軟鉛的砧甚至可以粉碎堅石。

現在我缺乏喉舌、心情、與言語的技術！請賜我以力！如果得到你的援助，我將可以敏悟，於是我們可以表彰塔利爾：的確的，我們應當溫柔地懷念他，以及那時相互助的三個如星般的英雄。

來吧，我們坐下，爲塔利爾流那無盡無休的淚。確實從未有過像塔利爾那樣的人，我坐下來，我，路斯赫威里，唱出一篇詩歌，我的心如被長矛所穿。過去這故事被人撰成小說；而現在它變成了珍貴的詩歌。

我，路斯赫威里，以我愚癡的藝術寫成這部作品。爲了那千萬軍隊所敬服的她，失掉了我的機智，我將近死亡！我爲戀愛所苦，除去她，我無藥可醫，只有人間的墳墓。爲她而失掉視力的眼睛，切望重新看見她；看哪！我的心正因戀愛而發狂，我已命定漂泊在原野裏。誰願爲我祈禱？身體燃燒已經可觀，但願靈魂得有慰藉罷！讚頌這三個英雄的詩文必然將感動聽者。

命運所給予一個人的，他就應當認爲滿足，而且應當如此表明。勞力者應當永遠工作，戰士應當勇敢。同樣的，愛人也應當愛其愛情，而且要如此承認。他決不應當輕視旁人的愛情，而旁人也不應當輕視他的。



第一，樂章是智慧的一種，神聖的人必須聽神聖的歌，而要使聽歌的人感到愉快；聽者如果是一個有價值的人，也是一件快事；以少許的詞句他抒發深長的意境；而詩的優秀即在其中。

那吟詠長詩的詩人，有如一匹經歷長途競賽的馬，有如球隊中的一個球員，既要巧妙而又須目的準確，當他的抒發起了概結，而詩思困憊的時候，必須勒住他的馬。

的確，一望那詩人，即可領會他的詩歌。當他尋不到適當表現的言語，而詩思不振的時候，他不願糟踏詩文，使其益見貧弱。他應保持巧妙的技術；他要顯示偉大的美德。

偶而抒發一兩節詩歌的人，不能稱之為詩人；他不能認為自己就是偉大的歌者。縱算他們時時寫作一些大同小異的詩文，如果他說：「我的詩是最好的！」他們實在是剛愎自用的蠢夫。

第二，抒情詩僅是詩歌中的小園地，不能發揮沁人心髓的辭句——我願把他們喻如青年獵士的劣弓，他們不能射死巨大的牲畜；他們僅能屠殺小動物。

第三，抒情詩是適於宴會、歡樂、調情，適於伴侶的遊樂；他們唱得清朗時，也使我們歡喜。不過那些不能有長篇巨構的人，他們不是真實的詩人。

詩人必不能徒費心機。他應當有一個值得愛的人；他必須要奉獻於某一個人的；他必須爲她發揮他全部的藝術，他必須表揚他愛人的光輝；他不應再有別的希望，只有爲了她，他的語言才能諧和。

現在讓任何人都知道，我所讚美的人，是我過去一向讚美的；在這一點，我有偉大的光榮，並不覺得羞恥。她是我的生命；雖然她之殘忍有如虎豹。今後我將隱喻地讚美她的名字。

我述說的是最高級的愛情——愛情中最神聖的。談論它是困難的，語言不足以表現。它如在天上，使靈魂飛翔。凡是極力追求它的人，必定經歷許多悲傷。

聖賢不能領悟那唯一至上的愛情；唇舌將覺疲乏，聽者的耳朵將覺厭倦；我必須述說較低級的熱狂，那一般人類共有的；但這種熱狂在未消損時，它在模倣神聖的愛情，但微弱得過遠。

在亞刺伯語言中，他們稱戀人爲「瘋子」，因爲一經失戀他卽失掉他的睿智。有些人曾經接近上帝，但是他在飛翔中已感到疲倦；於是自然地又去追逐其他可愛的女人。一個愛人應具有太陽般的美麗，以及智慧、財富、寬大、青春與悠閒；他必須能雄辨、聰穎、忍耐、而且能征服勁敵；缺乏這一切品質的人不是一個戀人。

愛情是纖巧的，難於使人捉摸。真實的愛與肉慾相離甚遠，不能混同，愛是一種，肉慾另是一種，在它們之間，有着廣大的間隔，在任何點上，你都不能將它們混爲一體——記住我的話！

戀人必是永恆的，不能放蕩、淫猥、而不忠實；當他遠離愛人時，他必定不斷地嘆息；他的心必須集注在一個人的身上，如有必要，他應忍受她的憤怒或憂傷。我恨無情的愛——擁抱，接吻，唇舌咋嚙。

愛人們，不要以此爲愛情：今天戀着這個，明天又愛上那個，任何人必定要經受別離的痛苦。這樣卑劣的嬉戲，僅僅如孩子們的玩耍；一個善良的愛人，是那經歷全世界痛苦的人。

有一種最高貴的愛情，並不表露，而隱匿起他的痛苦；當愛人孤獨時，他想起這愛情，而且永遠在尋求孤寂；他的暈眩、絕望、燃燒與火焰，全是來自遠方；他必要目睹他愛人的憤怒，而且他必要懼怕她。

他必不能對任何人洩露他的祕密，不能發卑劣的怨言，而使他的愛人受辱；他應該在任何事情上，在任何地方，都表現他的愛情；爲了她，他應當把憂傷視爲歡樂，爲了她，他情願被火焰燃燒。

一個有理性的人，怎能信賴那到處談論自己愛憎的人，而且這樣又有什麼好處？他使她痛苦，也使自已痛苦。如果他以言語侮辱她，他又怎能使她光榮呢？一個人爲什麼要使他愛人的心痛苦呢！

我奇異，人們爲什麼要表明他們是愛着他們的愛人。他們爲什麼要侮辱他們所愛的人，要她爲他們自殺而滿身全是傷痕？如果他們不愛她，爲什麼他們不對她表示厭恨的情感？他們爲什麼要侮辱他們所憎恨的人呢？一個惡人，他愛好惡的言語甚於愛好他的靈魂或心。

如果一個戀人爲他的愛人哭泣，眼淚是他的義務。漂泊與孤寂是應當的，他必要重視遨遊。除去思念她，他將沒有時間作任何事情。如果他在人羣中，最好他不要表現他的愛情。

## 第一章

### 亞刺伯國王路斯帝凡的故事

亞刺伯的國王路斯帝凡，是一位愉快、崇高、智慧而和藹的上帝的寵兒，他是許多地主和騎士的公正、仁慈、有權威有遠見的主人，他自己是一個無敵的戰士而且極善辭令。

國王只有一個女兒，再沒有旁的孩子，這女孩是世界的陽光，除去星羣之外沒有地方可以安置她；無論誰看她一眼，她即奪去他的心、意志和靈魂。讚美她，須要一個智慧的人與千萬的唇舌。

她的名字叫特漢娜罕；非常有名！當她長大成人時，她甚至輕視太陽。國王驕傲而優雅地坐着，把他的大臣召集到他的身邊，向他們開始了溫雅的談話。

他說：『我對你們宣佈一件事，我們一同來商量。有一朵薔薇花已經乾枯即要衰落，另有一朵却正在可愛的花園裏開着花。我們的太陽沉落了；我們正享着一個沒有月亮

的黑夜。

「我的末日來到了；一切痼疾中最使人難堪的老年，重壓在我的身上；我不死在今天，就是明天——這就是人生的路程。黑暗迫近時還有什麼光明？我把王位讓給我的女兒吧，太陽比她都有遜色的。」

大臣們說，「啊，國王，爲什麼你要提到你的年齡？既使薔薇已在枯萎，我們要盡量支持它；何況它依然很茂盛而完全有着芬芳和鮮豔的顏色。既使是殘月，一顆星也不敢與之匹敵呀！」

「請不要這樣說，啊，國王。你的薔薇還未曾凋謝呢。你的壞的意見都勝於旁人好的意見，說出你的心事，的確是應當的。這樣更好些。把王國交予你那勝於太陽的女兒。」

「雖然她確是一個女人，但她仍是神所降生的君主。她曉得怎樣統治的，我們並非諂媚你，不在你的面前我們也時常這樣說。她的行爲一如她的豐彩，像太陽般發射着光芒。獅子無論雌與雄都是一樣。」

阿夫漢蒂隊長是統帥的兒子。他比柏楊還優雅；他的容姿如日如月。面上還沒有生鬚，人們視他如有名的寶石。他主人特漢娜罕的美麗的睫毛已使他神魂顛倒。

他隱藏他的愛情在心裏，每逢離開她，他的薔薇花就會凋殘；可是一看見她，火焰便重新燃起，而他的傷痛也更加銳利。愛情是可憐的，它使人的心枯萎。

國王命令他的女兒承繼王位時，阿夫漢蒂非帝歡喜，那燃燒着阿夫漢蒂的火焰熄滅了。他自言自語地說：「從此我可以時常凝視着她那水晶般的面孔；這樣也許能醫好我的疾病。」

亞刺伯大帝通令全國：「我，她的父親。命我的特漢娜罕爲國王；她將照耀全世界，甚至如那光明的太陽。你們一同來讚美與頌揚吧！」

亞刺伯人全體都來了；廷臣們越集越多。那千萬士兵的統領、面如陽光的阿夫漢蒂，國王最親信的侍從大臣蘇格拉。當他安排好王座時，人民說：「這威嚴不是言語所能形容的！」

特漢娜罕，面孔閃着光彩，她的父親引她進來。他讓她坐下，親自把皇冠戴在她的頭上；他把王笏交給她，給她穿上王袍。這少女有如太陽，照射着全場。

國王和他的軍隊退位稱臣。他們爲她祝禱，擁她爲王，四方傳來了讚揚，喇叭在吹，鑼鉦愉快地在響。這女孩哭泣了，她滴了許多淚珠；垂下了她的睫毛，那像是渡鳥的尾翎。

她覺得沒有資格坐她父親的王位；因此她哭泣，於是那薔薇的花園充滿了淚珠，國王勸導她說：「每一個父親都要他的孩子來承繼，直到如今我胸中的烈火從未熄滅。」他說：「不要哭，女兒，靜聽我的勸告：今天你是亞刺伯的國王，是我指定的君主；從此這個王國交付給你，願你的行爲要謹慎、謙遜而機敏。」

「太陽既然同樣地照着薔薇和垃圾，無論大小事都不應倦於施惠。寬厚可以束縛人的自由，已經受了束縛的人便甘心聽命於你。隨處施惠吧，像大海傾注其已收容的洪水。」

「國王的博施就像伊甸園裏種植的沉香。一切的人，就連叛徒，也要服從寬厚。飲食是愉快的事，但積蓄又有什麼好處？施給於人才真是你的所有；自己存留起來的等於已經遺失了。」

少女謹慎地聽她父親的勸告；她傾聽着，記在心裏，訓示從不使她厭煩。國王飲酒遊樂；極其歡欣。特漢娜罕輕視太陽，而太陽却喜歡特漢娜罕。

她帶信給她那忠實可靠的教師說：「拿出我交你保存的一切珠寶，那屬於國王女兒的我之一切。」他帶來了；她毫不計較，大量施捨。

當天，把她自孩童時代所積存的一切都施捨出去；無論平民或朝臣都受了她的財富



。於是她說：「我在這我父親教我做的事，我積蓄的一切珠寶再不留分毫。」

她說：「去，打開那里一切的所有！厩官，把成羣的驃馬都牽出來。」他牽出來了。她毫無計算地施捨了；她不像於施捨，士兵們像海盜般擁在一起。

他們奪取她的財物像從土耳其人虜獲的戰利品一樣；他們連走她那優美而靈巧的亞爾伯的駿馬。她的施捨像是天上吹落的大風雪；無論青年或少女，再沒有一個人是一無所有。

過了一天，有一次宴會。所有的飲食都是豐饌。許多戰士們圍坐取樂，國王垂着頭，他的額上劃着憂鬱的皺紋。於是他們互相談論：「他有什麼苦惱？他為什麼哀傷？」面如陽光的阿夫漢蒂坐在首席，人們都熱烈的望着他，這個活潑的三軍統領；他宛如一隻獅或虎。年老的大臣蘇格拉坐在他的身邊。他們彼此說：「是什麼煩惱着他？他為什麼如此蒼白？」

他們說：「一定是不愉快的思想跑進國王的腦中，因為這裏沒有什麼事使他憂愁。」阿夫漢蒂說：「我們去問一問，噢，蘇格拉，讓他告訴我們為什麼不高興，我們來發起一種餘興；他為什麼使我們難堪呢？」

蘇格拉與那優雅的阿夫漢蒂站起身來；斟滿他們兩人的酒杯，面容溫順地走近他的

身邊。於是他們含笑跪在國王的面前。那大臣以動人的言辭，戲謔地說：

「噢，國王，你面帶愁容，你再沒有一絲笑顏。你是有道理的；啊，看吧，你的女兒用浪費的手把你所有寶貴的財產都散盡了。根本不讓她當國王吧；爲什麼要使你自已憂愁呢？」

國王聽了這話，微笑着看了他一眼。他驚異他怎敢說出這種話！「你的用意很好！他感謝他的大臣。他更以如下的話表明他的意思：「將貪婪加之於我身上的人，是一個愛說謊的人。」

「那並不使我苦惱，噢·大臣。使我苦惱的是：老年已經迫近，我消度了我的青春，而在我們的領土中沒有一個人跟我學會了騎士的技術。」

「的確，我有一個嬌生慣養的女兒，但上帝沒有給我兒子；我在這易逝的生命中感着痛苦。論箭術或球戲沒有一個人比得過我。的確，阿夫漢蒂因爲我的傳授倒還和我差不多。」

那驕傲的青年謙遜地聽着國王的話；他垂頭微笑了。微笑是適合於他現在的面孔，他那閃光的白牙，像是照耀在草場上的太陽。國王問道：「你爲什麼笑？你爲什麼對我羞羞答答的。」

國王繼續說：「你爲什麼要笑我？我有什麼可笑的？」青年答道：「如果你允許我說，我可以告訴你。希望我說的話你不要見怪；不要生氣，不要責備我，縱稱我不夠勇敢，也不要因此把我毀滅！」

國王答道：「你無論說什麼，我怎會不高興呢？」他指着那輕視太陽的特漢娜罕發了誓。於是阿夫漢蒂道：「那麼，我將勇敢地說；請你不要誇耀你的箭術，應當把話說得更謙遜一些。」

「我，阿夫漢蒂，指着你足下的大地敢說，在你的面前稱得起是一個射手，我們作一次賭，讓你的軍隊到場作證。你說：「在行伍中誰能比得過我？」的確否認你的話是沒有用的，要由競技場上的表演來決定。」

「我不能讓你同我這樣爭辯！你既然說了這話，就要拿起箭來；不要畏縮。讓許多能手爲我們的競技作證；然後在競技場上就可以曉得是誰博得了讚歌。」

阿夫漢蒂唯唯聽命；他們不再爭論。他們大笑着，他們像孩子般戲謔着，他們的舉止可愛而恰到好處。他們打賭，決定了這樣的條件：失敗的人出外三天不准戴帽。

國王又吩咐道：「選擇十二個侍僕隨着我，這十二個侍僕伺候我，供給我的弓箭；西爾馬丁一個人隨着你，他是批得過這許多侍僕的。讓他們計算我射擊的成績，作一個

忠實正確的紀錄」。

國王向獵人們說：「奔馳在原野裏，驅起羣獸，你們自己去作吧，請士兵們環擁來旁觀！」大宴會就此終止了，人們都異常歡喜。

## 第二章

### 國王路斯帝凡與阿夫漢蒂的遊獵

清晨很早阿夫漢蒂出現了，像一棵茂盛的百合；他穿着紫色的衣裝，面如水晶與紅玉，臉上遮着一條金色的面紗，他穿着獵裝是美麗的。他騎着一匹白馬，邀請國王出發。

國王已裝束完畢，騎上馬，他們開始出獵。民衆們在野地上團聚，環成圓圈；他們是異常地歡欣而興奮；軍隊在場鎮壓。爲了他們的打賭，他們彼此競賽射擊。

國王命令十二個僕從說：「來，隨着我們，拿給我們神速的弓，把箭準備好，分別着獲物並作射擊的記錄。」於是從平原的每一個角落擁進了獵獸。

數不清的成羣的牲畜擁了進來：牡鹿、山羊、野驢及善跳的羚羊。君臣們追擊着牠們，有什麼景色能比這更美麗；看那弓，那箭，那不知疲倦的胳膊！

馬過處揚起的灰塵，遮蔽了陽光。他們在射殺，他們的箭在飛舞，血流在平原上；箭射盡了，侍僕們又遞給他們更多的箭。那些中箭的野獸不能再移動一步。

他們馳聘在原野間，追逐着他們面前的野獸。他們的追殺，惱怒了衆神，他射殺野獸的血染紅了原野。那些注視着阿夫漢蒂的人說：『他像伊甸園中的一棵沉香樹。』

他們僅奔馳在他們曾在這平原上旅行過的地方。在這平原的遙遠的邊緣上有一條溪流，河流的岸上全是岩石。獵獸逃進了馬匹不能追隨的樹林中。雖然他們的力氣過人，這時却也疲倦了。

兩個人都大笑着互相說：『獲勝的是我！』他們非常愉快，他們到處歡躍與嬉笑。那些落後的僕從趕來時，國王說：『你們講實話，我們不聽你們的詞諛。』

僕從說：『我們要說實話的；不要以爲我們會欺騙你。噢，國王；無論如何我們不能以你和他並比。如果你願意的話，可以立即把我們殺死，但那也沒有關係；我們實在無法幫助你。我們眼看着野獸被他射死，連一步都不能再動。』

『你們總共射了有兩千，但是阿夫漢蒂射殺的更多些；他射出的箭沒有不中的，但

是我們拾起了許多你射在地面上的箭。」

國王聽了這話毫不在意，就如輸了一盤棋一樣，他非常歡欣他繼子的勝利；他愛他如薔薇花之愛夜鶯，他微笑着盡興遊樂，他心中一切的憂愁都消散了。

他們兩人坐在樹根下乘涼；十兵們環立在他们的身邊多如糟糠；在他们的近傍，是那十二個奴隸，勇者中的最勇者。正當他們與高彩烈之際，他們向那河流與山谷的邊緣處望去。

### 第三章

#### 亞刺伯國王看到虎皮騎士

他們看見一個陌生的騎士；他坐在河邊上哭泣，他拉着他那黑馬的韁繩，他像一隻獅子或一個英雄；他的鞍轡與鎧甲滿鑲着珍珠，從他憂傷的心中流出的淚珠凝結在他薔薇般的雙頰上。

他身穿一件虎皮外衣，皮毛露在外面；他頭上也戴着一頂虎皮帽；手中拿着一條鞭

子，比人的胳膊還粗些。他們望着他，像望着奇異的景象。

一個奴隸走向那心胸破裂的騎士身邊想去攀談，而他，却在俯首悲泣，絕不像可以談話的樣子；從他的睫毛間迸出了如水晶般的驟雨。當奴隸走近他的身邊時，他決不說出一句話來。

那奴隸異常困惑了，他不敢向他說話。他驚異地注視了許久才能鼓起他的勇氣；於是他說：『國王命令你去見他。』這奴隸更走近一些，說話很溫順；騎士繼續哭泣沒有聽見，他並不曉得奴隸在他的身邊。

奴隸的一句話他都沒有聽見，根本不曉得他在說話；他全然沒有意識到士兵們的叫喊，他奇異地啜泣着，他的心燃燒着火焰；滲着血的淚，像是從水閘裏流出來的。

他的心不知飄浮到何方。奴隸又重複傳達國王的命令，但那騎士仍然不停地哭泣，既不聽他的話，也不肯從他的嘴唇中露出一言半語。

他既不肯回答，奴隸便回去向路斯帝凡說：『我已向他傳達了你的話，但是他不能入耳。我的眼睛被太陽射得昏花，我的心十分煩惱。雖然我滯留了這麼久，但我無法使他聽見我說的一個字。』

國王很驚異，他惱怒了，他心中對他大為不快，他派遣那站在他身傍的十二個奴隸

；他命令道：「拿着武器；去把坐在那邊的人帶到這裏。」

十二個奴隸走過去，他們走近他的身邊，冒甲玳瑁地響着。這時騎士果然驚覺了，他仍然傷心地悲泣着，他展開眼睛向週圍一望，他看見了這一隊武士。他只說道：「啊，真痛苦啊！」是再不說一句話。

他雙手擦着眼睛，拭去他的熱淚，他繫緊了他的腰刀與箭囊，振起他健壯的雙臂。他上了他的馬——爲什麼他要注意那些奴隸的話？無論他走到哪里，都不能醫治他的煩惱。

奴隸們伸手去捉那個騎士；他撲向他們來，啊，天哪，這時就連他們的敵人都會憐憫他們了；他東擊西打，他甚致不用抬手就可以殺死他們，有些人被他用鞭子擊倒，直劈裂了他們的胸部。

國王激怒而紛亂了；他向奴隸們大叫起來。當他們沒有追及他時，那青年並不回顧，也不注意他的追者；有些人趕上他時，他看他們如死人一般，他把他們一個個擊倒在地；路斯帝凡感到悲慟了。

國王與阿夫漢蒂上馬追趕那個青年。他的身姿擺着，顯得非常高傲，他的駿馬像是米拉尼（喬治亞傳奇中的飛馬），太陽光明地照耀在田野上；他發覺國王在追逐他。



當他看見國王迫近時，他揮鞭打馬；就在那一瞬間他消失了，我們的眼睛再看不見他；他像沉落到深淵裏，或飛上了天空；他們尋找着，但尋不到一絲的踪跡。

他們尋求他的脚印，找不到痕跡，覺得驚異。這樣，那個人像一個神靈，沒有留下踪影。士兵們哀悼他們死亡的同伴；他們急忙看護受傷的人。國王說：「我已經看到我失悼歡快的原因。」

他說：「上帝厭倦了我過去的幸福，因此他使我的歡樂變成辛酸的悲痛；他使我受了致命傷，沒有人能夠醫治我。我是感恩的，因為這是上帝的意志與願望。」

他這樣地說着，轉回身來，愁眉苦臉的走了。他們不再排成行列；各種呻吟聲交響着。所有各處狩獵的人都立即停止了。有人說：「他的話有道理！」另外一些人叫着：「上帝呀！」

國王憂鬱地走進了他的臥室。過去他認為阿夫漢帶正如自己的兒子，再沒有旁人可以追隨他；這一切都已消失，這個家室解散了，舞蹈的響板，與甜蜜的豎琴的歡樂也已終止。

特漢娜罕聽見她父親的劇烈的哀愁。她起身走到門前；她，太陽都要與她媲美，向侍僕說：「他睡着還是醒着？」侍僕答道：「他在坐着沉思；他的面色變得厲害。」

「只有阿夫漢蒂在裏面，他坐在國王面前的椅子上。他們只因見到一位陌生的騎士；這就是他煩悶的原因。」特漢娜罕說：「我立刻走開；現在不是我進去的時候。他若問到我，你說：『她方才來過的。』」

過了一些時候，國王問了：「我的慰藉，我的珠寶，我的生命的泉源，那少女她在作什麼？」侍從答道：「她方才來過的，面色蒼白；她得知你的悲傷又走開了，可是她隨時可以來見你。」

國王說：「去，叫她來；我怎能離開她！你對她說：『你爲什麼轉身就走？啊，你父親的生命！來吧，逐走我的憂愁，醫治我內心的創傷。我將告訴你爲什麼我失掉了我的歡樂。』」

特漢娜罕起身走來；她遵照她父親的願望。她面上的光彩如月亮般的美麗。她父親讓她坐在他的身邊，溫柔地吻着她說：「爲什麼你不來看我？你是在等我，我去請你麼？」

少女說：「噢，國王，無論哪一個，不管他是怎樣大胆，曉得你在煩悶，敢來接近你嗎？你這哀愁甚至使天上的光都困惱了。讓一個人設法解決這問題；這樣，我想，比哀傷更好些。」

他答道：「噢，我的孩子，無論這不幸的事件怎樣使我憂傷，一看見你在我的身邊

就會使我歡快。如同我剛剛吃過一劑良藥一般，我的創傷立刻消失了。我相信如果你曉得這件事，你也會認為我的嘆息與呻吟是對的。

「我遇到一個壯麗的青年；他的光芒照耀着宇宙與無邊的世界。我不曉得他為什麼痛苦，也不曉得他為誰而哭泣，他不肯來見我；我惱怒了，與他爭吵起來。」

「當他看見我，他騎上他的馬，擦乾他的眼淚。我喊着無論如何要捉住他；他把我都擊毀了；他如惡魔般，從我的眼前消失去，他對我不像對待一個人。直到現在，我都不曉得他是一個真實的人還是一種幻像。」

「我奇異這是怎麼回事呢？我看到的是什麼呢？他殺害了我的武士，血流如注。而他突然蹤影全無，我們能夠相信他是一個人嗎！上帝一向愛護我，但是現在他摒棄我了。」

「上帝的仁慈對於我終於變成了如此的殘酷；我忘記了我過去幸福的日子。無論誰都將使我悲傷，不能再安慰我。無論我的生命再有多久，我是不能再享歡樂。」

少女答道：「請你聽我說。噢，國王，為什麼要瞞怨上帝和命運！為什麼要責難上帝的苦味呢？他對於任何人都是仁慈的！善良的創造者怎會製造惡害呢！」

「如果那騎士確是漂泊在世上的人，必定有人見過他；他們會來告訴你的。如果不

是的話，那豈是爲攪擾你的幸福而來的魔鬼。抑制你的悲傷吧，你爲什麼如此憂愁呢？

『這就是我的勸告；你是國王，萬王之王；你的土地是廣大的，你的權威是無限的；把這件故事傳給每一個人知道；不久你就可以曉得那青年究竟是不是一個人。』

他命令了許多人，使他們出發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他說：『去，莫辭勞苦；各處搜尋，追蹤那個青年，一切不能阻礙你們；凡遇你們不能到達的地方，送一封信來。』

人們走了，他們漂泊約有一年的光景；他們到處探問，尋找那個青年。凡是上帝創造的人類沒有一個人曾經見過他。徒勞無功，他們轉回來了。

奴隸們說：『噢，國王，我們走遍了各地，但是仍然找不到那個青年，所以我們很難過；我們沒有遇到一個活人曾經見過他，我們未能盡職；請再指示旁的辦法吧。』

國王答道：『我的女兒，我的孩子，說得不錯，我看到的是一個醜惡的幽靈；他是從天上下降，派來做我的敵人的。我不再憂愁，我不再關心此事。』

他這樣說着，振起精神享受歡樂；他從各處邀請琴師與善舞的人，佈施了許多施捨，召集了所有的人到宮殿裏。在上帝創造的人類中，有誰曾像他這樣的豪爽？

## 第四章

### 特漢娜罕命阿夫漢蒂尋找騎士

阿夫漢蒂穿着一件內衣獨自坐在寢室中；他的面前立着一架豎琴，他正在唱歌歡樂。特漢娜罕的黑奴走來，說道：『形如沉香，面如皓月的她，派我來請你。』

阿夫漢蒂聽了這個歡快的消息，非常高興。他起身穿上他最美麗最燦爛的衣裳。他高興會見那薔薇；過去他們從未單獨會過面。注視美人與接近自己的愛人，是愉快的事。

阿夫漢蒂驕傲而勇敢地去見她；他是無愧於世上任何人的。他願意看她，爲了她，他時常湧流着痛苦的淚。那無比的美人傷心地坐着，她像閃電般發着光，她的光芒會使月亮減色。

她美麗的身姿穿着一件無縫的鼬鼠皮衣，輕鬆地罩着一條面紗，那價值是難於估計的；但是她那奪人心魂的黑睫毛與那盤繞在她雪白頸項上的長辮才是她真正的裝飾。

她置着紅面紗靜坐着；她沉靜地向阿夫漢蒂致意，溫柔地請他坐下。奴隸放好一個

坐位；他謙遜而恭敬地坐下了。而對面他注視着她，滿懷無上的愉快。

少女說：「我極爲恐怖，我懼怕這不幸的事，我本應當沉默的，但我沒有力氣沒有耐性，可是我曉得召你來見我的這事由，使我常面露哀愁，我像是失掉了我的理性。」

騎士說：「你這樣恐懼，我還怎能同你講話呢！如果月亮遇到太陽被吞蝕，它就會無光的。我已不能悠然地思索了；連我自己都恐懼起來。所以，請你告訴我，你爲什麼憂愁，怎樣才能夠解救？」

少女以優雅而恰當的言辭說：「過去你一向是和我遠離的，若說世上無論什麼事你不能做，我總覺得驚異，所以首先我必要告訴你，那如瘟疫般苦痛着我的疾病是什麼。

「你還記得嗎？你同國王到原野間去打獵，你們不是看到一個拭着眼淚的陌生的青年嗎？從那時起我總在想着他。我請求你到天之盡頭去尋找他。

「雖然過去我沒有機會和你時常談話，但是遠遠地我以看出你對我的愛；我曉得冰雹是不停地從你的眼中流到腮上。你已經成了愛情的俘虜；你的心是被虜獲了。

「我命令你做的這件事，所以要你去，有兩個理由：第一，你是一個騎士，凡屬血肉之軀，沒有人能夠比得上你；第二，你在愛着我，這是真實的事，不是流言。去吧，去尋找那武裝的弟兄，無論遠近。」

「藉此你將加強我對你的愛；你將擊傷那可憎的魔鬼，使我從憂鬱中解放出來；在我的心中種起了希望的紫羅蘭，散佈一些薔薇；你回來時，雄獅啊，我像迎接太陽般迎接你；我們重相見。」

「你要尋找的人，尋他三年；如果尋到他，歡快地回來述說你的勝利，如果尋不到他，我將相信他是一個精靈。你將會到那含苞的薔薇，未曾凋謝，未曾枯萎。」

「我發誓說，除去你，我若和任何人結婚，既使太陽變成人，爲我降生到人間，願我永被天堂離棄，願我被地獄吞沒；爲了你的愛，我將被殺死，一把刀刺穿我的心！」

騎士答道：「噢，使黑玉發光的太陽啊！我還能答覆你什麼呢？我還要想知道什麼？我以前在等待着死；你復活了我生存的欲念。我一定遵從你，像一個奉公的奴隸。」

他繼續着說：「噢，太陽，既然上帝把你創造爲太陽，於是天上的衆星都服從你，我從你聽來的話，給我無限的恩惠；我的薔薇將不至枯萎，你的光豐盛地照着它。」

他們再度共同宣誓，他們互相約定，他們說了許多話來確定這件事；他們以前所懷的苦惱，至此都化爲歡樂。他們的雪白的牙齒像是閃着透明的白光。

他們坐在一起，他們嬉笑着，他們單純地談論着種種事情，他們那如水晶與紅玉般的容顏，如黑玉般的眼睛都在談着話。騎士說：「凡是凝視你的人都會瘋狂；你傳給我

的火焰，把我的心燒成灰燼。」

青年走開了，但他捨不得和她別離；他回盼着，他的眼眩暈，淚晶傾注着，凍結了這薔薇，他的優美的身姿在顫抖；他有一顆動情的心，他的心送給愛情了。

他自言自語地說：「太陽啊，與你的別離，如此的迅速，我的水晶與紅玉已經減色，我變得比琥珀還黃。所以，當我長久不能看見你的時候，我將怎麼辦呢？這將是我的信條：爲了愛人而死是應該的。」

他躺在床上哭泣，要他擦乾眼淚是困難的，他在顫抖，他在搖擺，像一棵楊柳在風中；他沉沉睡去時，他夢見他的愛人在身邊；他驚醒了，他大聲喊叫，他的痛苦增加了二十倍。

與他的愛人別離使他嫉恨，眼淚像珍珠般流注在薔薇上，使他更加軟弱。黎明時，他裝束妥當，打扮得漂亮；他騎上馬，動身到宮廷朝見國王。

他派一個侍從帶一封信到宮廷裏，對國王說：「噢，國王，我冒昧陳述我的思想：所有的土地都爲你的兵力所統轄；現在，如你認爲妥當，我將把這消息傳給各鄰邦。」

「我願意離去，我將去遊歷，我將從事戰爭，我將環行邊境，我將宣佈特漢娜罕的繼位，以刺戳你敵人的心臟；我將使那些順民歡樂，使叛民哭泣，我將不斷地送來禮物



，我將時刻地請安問候。」

國王表示非常感謝；他說：「雄獅呀，在戰爭中不會使你受難的。以你的勇敢足以實行你的計劃。亦可以去，但是如果你滯留過久，我將怎麼辦呢？」

騎士走進來；參拜過後，表示他的感激；「陛下，我奇異你竟會如此讚美我。上帝也許會爲我減輕了別離的黑暗，並且讓我歡欣地再看到你那愉快的面孔。」

國王伸出他的額頸像吻自己的兒子一樣吻他；像他們這樣的人，無論是教養者或被教養者，都從來未曾有過。騎士起身走開，在他看來他們是從此分別了；聖明而柔情的路斯帝凡爲他哭泣了。

阿夫漢蒂起身了，一個勇敢的騎士大胆地前進着；他走了二十天，有許多天他日夜不息。她是世界歡快的泉源，他是名副其實的寶藏；他不能忘掉她——他爲她，特漢娜，燃燒着火條。

在這王國裏，無論他走到何處總是歡欣，許多貴族迎接他，他們給他以華奢的禮物；阿夫漢蒂在他匆促的旅程中沒有耽誤一天。他一出現，歡快的鼓聲便來迎接他。

他有一座威震四鄰的堅固的城，那城的外面是一座巖石，我敢說，還有一道不可擊毀的牆壁。這騎士在歡快的涉獵中度過了三天；他請來他的學生西爾馬丁，坐下來一起

商議。

西爾馬丁是一個奴隸，他和阿夫漢蒂在一起長大的，他對他忠實而有犧牲的精神，他一向不曉得那燃燒着騎士的火焰；現在阿夫漢蒂洩露出那太陽對他表示的言語。

他說：「看哪，西爾馬丁，這一點我在你的面前覺得羞愧；我所有的事情，你都知  
道，而且非常關心，但是你一向不曉得我爲什麼流淚；爲她我曾經受過痛苦，而現在從  
她那里我得到了歡快。」

「對特漢娜罕的愛情與渴望將我殺害；娜西賽（水仙花神——譯者）的熱淚灌溉着冰  
霜的薔薇；在這以前我不能洩露我隱藏的痛苦，現在她給我以希望，所以她才看到我的  
快樂。」

「她對我說：『尋到那無蹤影的騎士的消息，於是回來，我將完成你心中的希望；  
縱算木已成舟，除去你，我沒有丈夫。』直到那時都在燃燒着的我的心，她給了它一服  
清涼劑。」

「第一，我是一個騎士；我願出發爲我的貴婦人去服務。對國王應該忠實，臣民必  
須有臣民的作爲；她撲滅了那火焰，我的心不再燃燒成灰燼；一個人不能屈服於不幸之  
前，而要做一個大丈夫般克服它。」

「在所有的主僕之中，你我是最友善的；所以我懇請你聽我心腹之言；我指定你代我爲這軍隊的主人與首領，我不能交託給旁人。」

「領導士兵作戰，統御貴族，派遣使節到宮廷報告國內的情況，替我寫信，替我呈送寶貴的禮物；爲什麼要使人曉得我不在國內呢？」

「在軍隊及獵場中你代表我，在這里等我三年，保守祕密；也許我真會回來，我的沉香樹將不致枯萎；但如果我不回來，忘掉我，爲我悲泣而嘆息。」

「不得已時，立刻報告國王，宣佈我的死亡，你必須像喝醉了酒的樣子；你向他說：『他遭遇到沒有人能夠幸免的災難。』把我的財產——金，銀，銅錢——施給窮人。」

「這樣將是你幫助我的最好的方式，這樣你將給我以最大的助力；不要立刻忘記我，常常思念我，好好供奉我，爲我的靈魂祈禱。記憶着我的童年，讓你的心對我有如慈母一般。」

這奴隸不敢相信他所聽到的話，他嚇呆了，他的眼裏湧出珍珠般的熱淚。他說：「你的心怎麼會失去了歡樂？我知道你將不會停留；所以我不敢阻止你。」

「爲什麼你說你指定我代理你？我怎能担負這重任，我怎能模倣你或與你相像呢？甯可讓大地吞了我，也不願想像你在獨自飄零；還是讓我們一同潛行，我願陪伴你，帶

我一同去吧。」

騎士答道：「聽我說，我毫無虛偽，對你說實話：一個戀人若漫游在原野裏，他必須獨自一人；一顆真珠不經買賣永不會落到人的手裏。一個惡狠的與叛逆的人應被長槍刺中。」

「我應當向誰訴說我的祕密？除去你，沒有旁人值得；除去你，我能把大權託付給誰？誰能夠作得完善，固守國境，不使敵人偷襲。我也許會回來的，倘使上帝不使我全然迷途。」

「身臨死地時，一個人與一百個人都是一樣，如果神力加護我，孤獨並無關係。如果三年內我不回來，那時你便舉哀服喪。我願給你一封信，我的臣，無論誰都必須服從你。」

## 第五章

阿夫漢蒂給他臣僕的信

他這樣寫道：『我的臣僕，我的教官，以及誠摯、忠實、同經患難、如影隨形、服從我的命令的學生們，全體集合，聽讀我的信！』

『聽啊！我，阿夫漢蒂，在你們足下的土地上，寫信給你們；這信是出自我的親筆。再過一刻，我將以漫遊代替了豪飲與歡歌；我將以弓箭尋求麵包與肉食。』

『有急切的事件要我旅行到遙遠的國度裏；我獨自起身，將有一年的旅程。我只要你們作到一點；我回來時，得見這國境未被敵人破碎。』

『我已指定西爾馬丁代我為主；在他未明我的生死以前，他如同太陽照耀在你們全體之上；他可以使冰凍的薔薇不致枯謝，他可以使一切罪犯如臘燭般地溶解。』

『你們也知道，他曾經像子弟般與我一同長大；你們必須服從他，宛如他就是阿夫漢蒂；讓他響起號角，作一切我曾經做過的事情；如果在規定的期間我不回來，你們應當哀傷而不應歡笑。』

他以美麗的辯辭結束了這封信，他把金子圍在腰間，銜起獨自出行的裝束；他說：『我要到原野間去上馬。』士兵們列成一行，於是他們前進；他在家中沒有耽延時間。

他說：『你們全都回去，到此我無須一人作伴。』他又將奴隸們打發走，他獨自避開，匆忙地穿過樹叢。他的催命人——特漢娜罕——縈迴在他的腦裏。

他馳過平原；士兵們已看他不見。那看到他並且追及他的人，他的劍也不能傷害他，因為他佩帶着武器。爲了她，他負着沈重的哀傷。

當那些外出打獵的士兵找尋他們的主人而不能再見到那面如太陽的人時，他們的容顏蒼白了，他們的歡欣變成憂傷，凡是有一匹快馬的人，都各處奔馳找尋他。

『雄獅啊，上帝能派什麼人來代替你呢！』他們自己奔跑，並派出許多人到各處查訪，他們得不到他的消息；他已經離開那一帶地方了。他的傷心的臣民流着熱淚。

西爾馬丁召集廷臣與貴族；他拿出阿夫漢蒂說明自己行蹤的信給他們看。他們聽了非常痛心，他們打着自己，沒有一個人的心沒有破裂，沒有一個人的胸沒有傷痕。

他們一起說道：『雖然我們的國家沒有他是使我們厭煩的，可是除去你，他能把他 的王位交給誰呢？當然，無論你怎樣吩咐我們，我們都將服從你。』他們使那臣僕就了主位；全體聽命於他。

## 第六章

阿夫漢蒂着手探尋騎士

聖人狄奧諾西，預言者以紫洛斯，替我作證：那朵薔薇，與它在一起，連巴達克斯汗的紅玉都不能與之媲美，它之所至，一根蘆葦都相得益彰，當它爲冰霜凍結時，那是可憐的；他在國外，無論走到那里，他都厭倦。

阿夫漢蒂飛越那平原，他離開了亞刺伯的國境，他旅行在外國的土地上；但離開了他的太陽，奪去了他一部份的生命。他說：「如果我這時是在她的身邊，我將不會流着熱淚。」

新雪已經降落，那薔薇，受着風吹與冰霜。他想刺穿自己的心臟，時常舉起他的刀來。他說：「這世界，增長了我的哀傷千萬倍。我失掉了一切的歡快，我離開了琴弦之樂。」

這薔薇離開了它的太陽，越來越枯萎了。他捫心自語：「忍耐吧！」這樣，他才沒有完全頹喪。在探尋的途中，他旅行許多奇異的地方，他向許多旅人探問消息，他對他們是友愛的。

他踏遍了這世界的地面，蒼天之下再沒有他未到過的地方；但是沒有遇到一個人，知道他所找尋的人的消息；只差三個月就要滿三年的時光了。

他達到某一個可怕的國度，非常荒涼；有一個月，他沒有遇到一個人，沒有一個亞

當的子孫。威斯與拉敏（註）都沒有看到過像他這樣的悲慘的情景。不分日夜他思念着她——他的愛人。

在一座高山的斜坡上他尋到一個休息的所在；從那里展現出一片需要七天行程的大平原。在山脚下流着一條不能架橋的河流；兩岸上的叢林一直遮蓋到水邊。

他一面前進，一面計算着時光，剩餘的時間只有兩個月了。他因此而嘆息，覺得不愉快。「啊！假如此事洩露出去！」尋思着這些，他的心又怯懦了。沒有人能變惡為善；沒有一個人能夠使自己死而復生。

他沈思着；他繼續思索這問題。他自言自語地說：「如果我這樣回去，為什麼我在原野裏消耗了這許多的時間呢？對我的星，我能說什麼話，我如何述說我所耗費的時間呢？我在尋求的人，甚至關於他的謠言，我都沒有聽到。

「如果我不回去，而又得不到我所尋覓的人的消息，我必須要更長的時間去探訪；我同西爾馬丁約定的時間一過，他將以淚洗面；他將把他準備要說的一切，報告給國王。」他將順從我的吩咐，把我的死亡告訴他。於是他將哀悼與哭泣；這事對於他們將

（註）威斯與拉敏的戀愛故事，其場景是在麥爾夫，為世界最古的戀愛故事。波斯人法克魯德。

丁·古爾甘尼之作。



是辛酸的。可是當我遊遍各地之後，我還要回去。」想到這點，他哭泣着，精神萎靡了。

「他說：上帝呀，爲什麼對於我你的裁判如此苛責？啊，爲什麼使我的行程如此徒勞？從我的心裏你已經拔去了歡喜；在那里你使哀傷棲息，我的淚將永無止期。」

他繼續說：「忍耐勝於一切，」而且這樣默想着：「莫使我的心消沈；沒有上帝我什麼都不能作，我的淚是徒然垂落。注定的事，沒有人能夠改變；不可能的事，將不會發生。」

他自言自語地說：「對於你，死比恥辱的生活更好。你將會回去；那發射陽光的特点娜罕將會迎接你；她將問你那騎士的消息；瞠目結舌將怎麼辦呢？」這樣想着，他前進到那蘆葦叢生的樹林的水邊。

「我確實沿途看過了太陽之下的一切的生物，但是那騎士，我在任何地方沒有得到一點音訊。無疑地那些稱他爲幽靈的人是對的，眼淚於我何益，我爲什麼徒然悲泣？」

阿夫漢帶下了山，他越過河流與叢林，他催馬向平原跑去；流水與樹林的聲音煩擾着他；他兩臂的力量與他的自尊心都受了損傷；那生長着黑玉般產物的水晶原野是美麗的。

他決意轉回，他嘆息着，呻吟着；他轉回到原野間；用他的眼探尋着路徑；有一個月他沒有看到一個人；有許多可怕的野獸，可是他並不狩獵。

雖然阿夫漢蒂因爲內心的呻吟與嘆息已近於瘋狂，但他既是亞當的後裔，所以他仍有食慾；他用弓箭與那比羅斯安母（註）還長的手臂去獵取；他在蘆葦地的邊境下了馬，用一塊鋼鉄擦起了火。

他一面烤着肉，一面讓馬去吃草。他看見六個騎馬的人向他走來。他說，他們像是強盜；否則會有什麼好人？沒有任何人曾到過這里。」

他把弓箭拿在手中，歡快地向他們走去。兩個生着鬍鬚的人領着一個沒有鬍鬚的兄弟；他的頭受了傷，他因爲流血過多而昏厥了；他們哭泣而悲傷着；啊，他的神志幾乎已經沒有了。」

他喊道：「弟兄們，你們是什麼人？我認爲你們是強盜。」他們答道：「肅靜點，幫助我們，熄滅了火焰；如果你不能幫助我們，把你的哀傷加在我們的憂愁上，使其合而爲一，同我們這些可憐的人們一同哭泣，也來抓破你的臉。」

阿夫漢蒂走向前去，他同那些哀傷的人們談話。他們述說了他們的故事，談話時流

註：羅斯安母是第十世紀波斯詩人賈爾道西所著「諸王傳」(Shah-Namah)中的一個人物。

看眼淚：「我們是兄弟三人，爲了此事我們流着辛酸的淚；我們在國泰的領土中有一座銅牆鐵壁的城市。

「我們聽說有一塊打獵的好地方，我們前去打獵，無數的士兵隨着我們，我們在一條河流的岸邊下了馬；狩獵使我們非常高興，約有一個月，我們都未離開；我們在平原與山嶺上殺死了無數的野獸。

「我們三個弟兄使那些隨着我們的射手覺得羞愧，而我們三個也互相競賽；「我殺得最多，我比你們好，」每一個人都說自己高明；我們顯不出到底誰強，我們爭論着，彼此不肯讓。

「今天我們派遣士兵們担了鹿皮回去。我們彼此商議：「讓我們判明究竟誰的膂力大些。」我們獨自留在此地，我們各自分開，我們不要旁人幫忙，用自己的眼力射擊。」「我們帶着三個担運武器的人；我們打發開其餘的士兵，不使他們發生疑竇；我們在平原上打獵，穿過平原與洞穴，我們殺戮着野獸，連一隻鳥都不讓它飛掉。

「突然出現了一個騎士，容貌陰沈而淒涼，騎在一匹黑馬上，黑得像米拉尼；他的全身穿一件毛向外的虎皮，從來沒有人見過像他這樣的美麗。

「我們凝視着他的光芒，我們幾乎受不住他這種明光，我們說：「他是世間的太陽

，我不能說他在天上。」我們希望捉到他，我們是冒險不怕事的，這就是我們嘆息、呻吟與哭泣的緣故。

「我，最年長的一個，熱烈地請求我的兄弟們允許我和他戰鬥，我的二弟誇耀他的馬，另一個只是要去征服他。我們允許了他。當我們迫近他的時候，他仍然向前走，他是美麗而鎮靜。」

「他雙頰上的蒼白的薔薇色，如紅玉混合着水晶般的美麗。他溫柔的思索轉向我們變成了激怒，他不講話，可是也不讓我們走開，他根本沒有把我們放在心上，他用鞭子鞭打我們，因為我們對他講話太無禮貌。」

「我們把他交給最年長的兄弟，我們年長的退到一旁，他捉住那騎士：「站住！」他這樣對他說。那騎士手中沒有劍，所以我們避開了；騎士用鞭子打中他的頭，我們確實看見血流如注。」

「只是一鞭就把他的頭打破成這樣，他失掉了生氣宛如死屍，像是土塊落在地上；於是這個對騎士無禮的人，卑屈地，躺在地上。就在我們的眼前，他冷峻而傲慢地走開了。」

「他沒有再轉回來；他不慌不忙安安靜靜地走去。你瞧！他騎馬在那里……看哪！

像是太陽又像月亮。」那幾個悲泣的人無精打采指着遠方的騎士；那里只現出一匹黑色的馬載着那個太陽。

這一看，使阿夫漢蒂的鬍無須再流淚了，因為在國外長時間的漂泊並非徒勞；當一個人接近了他所希望的，當他找到他所追尋的，這時他就無須再回憶他已往的哀愁。

他說：「弟兄們，我是一個沒一定地方的漂泊者。為尋找這騎士，我遠離了我生長的故鄉。現在你們使我曉得了那絕對不易發見的人。願上帝永不再使你們哀愁。」

「既然尋到了我的希望，達到了我的心願，願上帝不再使你們的兄弟受苦。」他把他的棲所指給他們。「去，休息吧。」他說：「使他安息在陰涼下，去恢復你們的疲乏。」

他這樣說着走開了，他在馬上飛行，像一隻無羈索的鷹，又像是月亮遇見太陽，而那太陽穿着黃金色的衣裝，爲了這個緣故，他熄滅了他燃燒着的火焰。

他漸漸迫近了，他暗自計劃怎樣去會見他：「無意義的談話更會激起一個狂人的憤怒，如果一個聰明人想完成一件難事，他必須沈着而鎮靜。」

「既然那個人是那麽混亂而無理性，任何人若是同他談話或看他，他都不能忍受，如果我走過去，我們的會面，只有互相廝殺，不是他殺死我，就是我殺死他；他將更不

會爲人所發見。」

阿夫漢蒂說：「我爲什麼徒然如此煩惱？無論什麼人，他不會沒有巢穴；隨便讓他到哪裡，無論他住居什麼樣的城堡，如果我的氣力沒有消失，我總要把他尋到。」

他們共同度過了兩天兩夜，一個在後，一個在前，日夜受着疲勞，沒有食物；他們在任何地方都不停留片刻，他們眼裏流着淚，灑在原野上。

一天的黃昏；他們到了一處高大岩石的地方。岩石上有許多洞穴，前面有一條下流的小溪，水邊上生着數不清的燈心草，岩石的對面聳立着望不見頂的高大的樹木。

那騎士走向山洞；他越過了河流與岩石。阿夫漢蒂跳下馬，他爬到大樹上瞭望，馬拴在樹根下，他守候在那裡；那騎士流淚走去。

當那穿虎皮的騎士越過了樹林，一個穿着黑斗篷的少女出現在洞口，她大聲哭泣，她的淚與海水相混；騎士下了馬，他的胳膊環抱住她的頸頸。

騎士說道：「阿絲瑪賀姊妹，我們的橋已沉落到海裏，我們將永不能如期尋到她的踪跡，爲了她，火焰在燃燒我們。」這樣說着，他的手搥擊着自己的胸膛；眼淚如雨般地落下。那少女旋暈了，他擁抱住她；他們彼此拭去那血的淚。

他們撕落的頭髮增加了樹林的密度；他們互相擁抱，青年擁着少女，少女抱着青年

；他們悲泣，他們慟哭，岩石發出他們聲音的回響；阿夫漢蒂驚異地望着他們的動作。少女定了定神，隱忍着她內心的創傷，她牽馬進入洞裏，卸下了馬具，她替騎士解開了衣襟，脫下他的甲冑。他們走進去了。那一天他們再沒有出來。

阿夫漢蒂覺得驚異。『我怎樣去探聽這個故事呢？』他說。天亮了。少女走出來，穿着同樣顏色的衣服；她把鞍轡裝置在黑馬的身上，用她面紗的邊緣擦着它；她把馬鞍裝好，安詳地拿出甲冑，沒有一點聲響。

那騎士好像照例未曾久留過。少女哭泣着，捶擊她的胸膛，撕落她的濃髮；他們互相擁抱，他吻過她起身上馬。已經憂鬱的阿絲瑪賀更增加了憂鬱。

阿夫漢蒂再度迫近看那騎士的面孔，他的鬚髯幾乎還未長出，他沒有一根鬚髯。『他不是天上的太陽嗎？』他說。他嗅到漂浮在風中的沈香的氣息。在他，殺一隻獅子，好像獅子殺一隻山羊一樣容易。

他騎馬由昨天的來路走出去，經過燈心草叢，他遠遠地走進平原裏。阿夫漢蒂驚異地凝視着；他是祕密地藏在樹間。他說：『上帝爲我把這安排得極妥貼。

『上帝怎能爲我安排得比這更加巧妙？我可以捉住那少女，讓他告訴我那騎士的故事；我將不必用劍殺害騎士，我也不會被他刺斃。』

## 第七章

## 阿夫漢蒂在洞中對阿絳瑪賀講述的故事

他述下來，解開他繫在樹上的馬，他上馬前進；洞門在開着，那心房顫抖，以淚洗面的少女跑出來；她以爲那面如薔薇，如水晶光輪的人回來了。

她不認識這個面孔，那是和騎士面孔不同的；她急忙轉開，她喊叫着跑向叢林的山岩中；那騎士跳下馬來，像一隻網中的鷓鴣，捉住她；從山岩發出少女單調呼叫的回聲。

她對那騎士並不屈服，甚至看他一眼都覺得是厭忌的。像一隻鷹鷂控制下的鷓鴣。她鼓翼飛逃；她呼叫一個塔利爾的名字求救，但是他沒有來救助她。阿夫漢蒂跪下身去；做着手式向她求乞。

他說：「不要作聲，我對你能有什麼惡意？我是亞當的後裔。我已見過了那逐漸消損的薔薇與紫羅蘭。請告訴我關於他的一些事情。那形如柏楊，貌置光輪的人是誰？此



外我別無所求，安心吧，不要如此地高呼。」

那哭泣的少女說——她的語言說是怨訴更像是商談——「你若沒有瘋狂，讓我走開；你若發瘋，恢復你的理智。現在你輕輕地要求我告訴你一件難於訴說的事；不要徒費心神，不要希望我講出他的故事。」

她又說：「啊，騎士，你要怎樣，你向我要什麼？這故事就是用筆都不能寫出。你說一次——告訴我！」我將回答你一百次「不！」正如微笑勝於哭泣，我甯願悲嘆不願哀歌。

「小姐，你不知我來自何處，你不知我忍受了多少痛苦！自從我探訪以來，我從沒有得到他的消息。我尋到你；無論我的言語是怎樣地煩擾你，在你未向我講出之前，我不會放你走去。你不要對我含羞。」

少女說：「我爲什麼要遇到你？我是什麼人？你又是誰？那太陽不在我的身邊，這一點你是和道的，因此你這樣地煩擾我；我不願多話，簡單地對你說；你無論怎樣，我絕不會告訴你。」

他又跪在她的面前向她乞求，但是他不能從她有所獲得；他厭倦了乞求，憤怒衝上他的面孔，血充溢在他的眼中，他站起身來，抓住他的頭髮，用刀子對他的頸頸。

他這樣說：『我怎樣饒恕你這極端的惡意？如果我哭泣，淚將是白白流的嗎？最好你告訴我，我不會再麻煩你；不然，如望上帝殺死我的仇人，我將殺死你！』

少女答道：『若想用武力，你的作法真惡劣。如果你不殺我，我不會死；我是健壯而活躍。在我未曾解脫我的痛苦之前，我爲什麼要告訴你？如果你殺死我，我沒了頭便不能同你談話。』

他又說：『啊，你爲什麼找到我，和我講話的你是什麼人？你是誰呀？我不能用活人的唇舌告訴你這個故事，我願讓你殺死我以遂我的心願；你將容易地撕碎我，像撕碎一封討厭的信件。』

『不要以爲死會使我痛苦，反而那將會使我脫離悲泣；那將吸乾淚的泉源；整個的世界對我有如稻草，就是這樣我都覺得它過重；我不曉得你是什麼人，我不知道是否應當對你講實話。』

騎士想道：『這樣我將不會使他說出口來，我必須想旁的辦法；最好再把這事考慮一下。』他放開她，遠遠地坐下；他哭泣開始流着眼淚。他對少女說：『我曾經使你生氣，啊，現在我不曉得我將怎樣地生存。』

少女憤然坐下，她很陰沈，依然沒有回心轉意。阿夫漢蒂屈身坐着哭泣；他不再言

語。在薔薇的花園中，淚的池沼已經破堤。少女也在對面哭泣，她的心對他已變得柔和了。

她憐憫那悲泣的騎士，因此她洒着熱淚，但是她坐在那奇怪着這位陌生的人，不講一語。騎士看出她的粗暴的思想已經和緩；流着淚他乞求她；他起身跪在她的面前。

『現在我曉得對於你決不敢希望什麼；我使你生氣了；對於你，我仍然是一個陌生的人，而且是這樣地孤獨；然而直到現在我對你仍然抱着希望，因為古語說：罪惡可以被饒恕七次。』

『雖然我最初的行為使你不愉快，但對於一個戀人是可以原諒的；請你明白這一點：從任何人我都不能得到助力。爲了我心裏的愛人，或把我的生命交付你。此外我更能作些什麼？』

當少女從騎士的口裏聽到他的愛情，她內心嗚咽，開始更多流了一百倍的眼淚；她又放聲哭泣，無絲毫笑容。上帝給阿失漢蒂以希望及心靈的安慰。

他暗自想到：『這些話使她的顏色改變了；無疑地，這是因爲對某一個人的熱狂，使她的眼淚流得更加洶湧。』他再度說道：『啊，姊妹，一個戀人甚致可以被他的敵人寬恕的；你也知道他正在追求死亡，他不畏避它。』

「我是一個不能忍受生活的戀人與狂人。我的太陽派我來尋找那騎士。我探尋所至之地，連一片雲都不能飛到。我已尋到你們的心；他對你的心，你對他的心。」

「他的面孔印在我的心裏，像是一幅神聖的畫像。爲他而瘋狂，我拋棄了一切的快樂。這二者之中請你替我選擇其一：使我變成一個囚犯或是讓我自由，給我以生命或是殺害我，在哀愁之上更加上哀愁。」

少女對騎士的談話比最初更愉快了：「你現在的思想已經好了許多；剛才激起了我內心的怨恨，現在你在我的心中，建立了比一個姊妹還更溫柔的友情。」

「既然你認爲愛情可以幫助你，所以我將願作你的僕役；如果我不奉仕你，我將使你瘋狂，我將使你受傷，如果我無法幫助你，我將爲你而死。」

「現在，無論我告訴你什麼，如果你聽從我，你將尋到你在尋覓的，你一定不會失敗；如果你不聽我，你便不會尋到，隨你是怎樣地流淚；你將遭遇世間的不滿，你將死亡，你將置身於恥辱之間。」

騎士答道：「你這話極像一個比喻：兩個人沿着一條路上一同走着；後面的人看見前面的人落到井裏，他走向前去向下招呼，他哭泣着喊着「痛苦！」」

「他這樣說：「朋友，停在那里，等着我，我去拿繩子，我要救你出來。」下面的

人大笑了，他非常驚異，他大聲喊叫：「我不等候你又怎樣，我能離開你跑到哪里去呢？」

「姊妹，現在你牽着我頸頸上的繩索，沒有你，我將無能爲力；無論你對我怎樣，都可以使我安心，你是狂人的神藥。不然誰能用麻繩拴住他那強健的頭顱？」

少女答道：「啊，騎士，你的話使我歡喜。無疑地你是一個善良的騎士，聰明的人是值得讚美的。既然你過去已經忍受了那般痛苦，聽我告訴你，你已找到了你所尋求的。」

「任何地方都尋不到那騎士的消息。如果他自己不告訴你，那便無法得知，你不要相信任何人。你若能滯留，你就等他回來。靜些；不要使薔薇凍結，不要流淚傷心。」

「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把我們的名字告訴你：塔利爾是瘋狂騎士的名字；我叫阿絲瑪賀，她燃燒着烈火，不停地嘆息，她不僅一時而是常常地孤寂。」

「關於他，比這更多的話，我不能告訴你。那身材細長優美的騎士正飄泊在原野裏，啊！我孤獨地吃着他獵取的獸肉。我不曉得他是立刻回來，還是耽擱很久。」

「我請求你等候；不要到別處去。他回來時，我將向他哀求；也許我對你有所幫助。我使你們彼此相識；我將使他愛你。他自己會向你訴說他的故事，你將使你的愛人歡

愉。」

「騎士傾聽着少女的談話，他已聽命順從。這時他們向四外看去，聽見峽谷中有水的激濺聲。他們看見月亮從水上升起，它閃耀着一輝。他們急忙退開；他不再停在那里。」

少女說：「啊，騎士，上帝立刻就讓你達到願望；不要露面，藏起身來，凡是人類就要順從那騎士；也許我如此設計讓你看到你而不致憤怒。」

少女急忙祕密地把阿夫漢蒂藏在洞中。騎士下了馬；他佩着弓箭。他們大聲哭泣，他們的眼淚甚至可以流到海裏。阿夫漢蒂從窗口向外窺探，他自己不使人看見。

眼淚把水晶洗濯成碧玉的顏色。騎士與那穿黑衣的少女哭泣了很久。她解下了他的盔甲拿到裏面，同時她把馬也牽進來。他們沉默着；那黑玉的刀切斷了眼淚。

阿夫漢蒂在窗口探望，他如從牢獄中剛剛釋放的囚徒。少女展開了虎皮；騎士坐在它的上面，他更加憂鬱地嘆息，烏黑的睫毛結着血的淚珠。

少女忙用一塊鋼鏃燃起暗淡的火；她想他要吃美味的烤肉；她拿給他，他咬掉一塊，要他下咽是困難的，他沒氣力，他沒有咬碎就吐出來。

他躺了一會，他磕睡了，但僅僅是片刻的時間；他驚嚇了，他大聲吼叫，他像是中

了魔跳起身來，他哭泣着，不斷用石頭捶着胸，用棍杖擊着頭；少女坐在旁邊望着他，她抓着她的面孔。

「爲什麼你轉回來？」她問道：「告訴我，你遇到了什麼事情。」他答道：「我遇到一個國王在打獵；他有無數的士兵，帶着沉重的行李，他們在野地裏打獵，圍獵的人都已散去。」

「看見人就使我憂鬱，火焰的燃燒更爲熾烈；我不願走進與他會面；我可憐我自己。我面色蒼白地避開他們。我藏在樹林裏。我想：「如果他不再追我，我將在明天破曉的時光走去。」」

少女更流了千萬滴的眼淚。她說：「你在叢密的森林中獨自回着野獸漂泊，你不找人談話娛樂；這樣你不能夠救她；爲什麼你要徒費光陰？」

「你已經走遍了這所有的地面；爲什麼你不能尋到一個使你高興的人？這人雖然不能減輕你的痛苦，至少同你在一起可以不使你瘋狂。如果你死了，她毀滅了，那於你有什麼好處？」

他說：「啊，姊妹，但是這創傷在世上是無藥可醫，誰能夠找到這樣一個尚未降到世間的人？我的快樂就是死亡，肉體和靈魂的分離。」

「既使我希望這樣一個人的友情與談話，但上帝爲什麼要創造一個與我同樣命運的人呢？誰能忍受如我的痛苦，誰敢嘗試？姊妹，除去你，任何地方是沒有人的。」

少女說：「不要對我生氣，我懼怕可是我要請求你，既然上帝指定我爲你的助手，我不能隱瞞我認爲最好的辦法：走極端是無用的；你已經超過了限度」。

騎士答道：「我不明白你對我請求的是什麼；明白地告訴我。不依靠上帝我怎能創造一個爲我服務的人？上帝要我不幸；我能夠怎樣？的確，我已經變成了瘋狂的野獸，我使自已走了這條路途」。

少女接着說：「我過多的勸告已使使你厭煩，但是如果我能找到一個人，他是自願地來尋你，他將留在你的身邊，結識他將使你歡喜，你可否立誓不殺他，或是不使他受任何損傷」？

他答道：「如果你把他指示給我，我一看到他便非常歡欣。我指着她的愛宣誓——爲了她我曾漂泊在原野裏——我將不作任何使人不愉快的事，我將使他不受任何難堪；我會高興而且愛他，盡我的全力對他敬慕」。



## 第八章

### 塔利爾與阿夫漢蒂的會見

少女起身去引領那位騎士。「他沒有生氣，」她鼓勵他說。她牽着他的手領他出來，像是滿弦的月亮。當塔利爾看見他時，他認爲他有如太陽。

塔利爾迎接他。他們兩人都堪稱爲太陽，或是天上的月亮，沒有雲霧，放射光輝，普照大地。沉香樹都沒有價值和他們相比；他們像是七星，此外我拿什麼將他們比擬？他們互相吻抱，他們不因陌生而感拘泥；他們開放了薔薇，從他們的唇中，他們潔白的牙齒閃着透明的光輝。他們彼此抱頸而泣；堪與紅玉媲美他們的水仙，變或了琥珀一般。

騎士轉過身來，牽着阿夫漢蒂的手；他們一同坐下，流了許多熱淚。阿絲瑪賀爾巧妙的言辭安慰他們：「不要毀滅你們自己；不要以你們的侵蝕使太陽黯淡。」

塔利爾的薔薇僅置着一層淡淡的霜，沒有凍結。他向阿夫漢蒂說：「快些，把你的

祕密告訴我。你是誰？你來自何地？你的家在哪里？至於我，死亡已經忘記了我，甚至連死亡都已把我遺棄」。

阿夫漢蒂答話了；他的言辭是美麗的：「獅子與英雄，你待人溫雅的塔利爾，我是一個亞刺伯人，來自亞刺伯的宮廷，我被愛情所消損，不可壓抑的火焰在燃燒我。」

「我愛我主人的女兒；她健壯的僕人們現在已稱她爲國王。雖然你不知道我，我却見過你，如果你想一語的話。你還記得你曾經殺死過一些健壯的奴隸嗎？」

「我們看見你在原野裏飄泊，我們向你走去。我的主人很生氣，我們與你有過激烈的爭鬥，我們叫你，你沒有來，我們同着士兵追逐你；你使血腥染紅了野地。」

「你不用劍只用一條鞭子，就切斷所有人的頭顱。國王騎上馬，我們看不見你了，我們攔不住你的行徑；像一個魔鬼般你隱身而去，奴隸們嚇呆了。這更激起了我們的憤怒；我們完全暈眩了。」

「國王變得憂鬱了，你知道，一個君主也有憂思的。他們到處尋找你，他們按着地圖到處尋找。他們找不到一個見過你的人，無論老少。於是她派我來，在我的眼中，太陽與蒼蒼都不能和她媲美。」

「她對我說：『爲我去探聽那消失了的太陽，於是我將滿足你的願望。』她告訴我

在別離的三年中眼淚像河水般地淌流；你是否驚異，看不見她的微笑而我能忍受？

『直到現在我沒有遇到一個見過你的人。我遇到幾個庫爾特人，他曾對你談話無禮；你用你的鞭子打過他們；有一個被你打得如同死屍；那個將死的人的哥哥將這事告訴我。』

塔利爾記起了他過去的戰鬥，他說：『雖然這事是在很久以前，但是我還記得。我看見你同你的主人一同打獵。那時我的哭泣，是因為想起了那毀滅我的人。』

『當時你要我作什麼？你希望什麼呢？我們有什麼相同的地方？你們權勢者正在遊獵；而我却以淚洗面。你們竟敢命奴隸來捉我；依我看來，你們不但沒有將我俘虜，反抄走許多死屍。』

『當我看見你的主人迫近我時，我看了看，我同情他國王的身份；所以我沒有傷害他，就在你們的眼前，我逃走了，我沒有說一句話。我的馬像是一個精靈，我還能拿什麼將它比擬？』

『我感到將有不愉快的事情時，在一轉眼之間，我便可從他面前逃走。至於那些土匪其人，我覺得沒有什麼對他們不起；他們的蠻橫和我的剛勇，使他們遭遇了不幸。』

『現在你善意地來此，你這身如柏楊，面似太陽，勇敢的英雄，我一看到你的面孔

就覺得歡喜；但是你受了困苦的折磨；像你這樣被上帝所遺棄的人，再不易找到」。

阿夫漢蒂說：「你這可以比做聖人的唇舌，是如何地讚揚了我？我是什麼人敢接收你的讚揚，你是唯一的太陽的影像，你是上天的明光，你流着無數眼淚的不幸，並未使你有所變異。」

「今天我忘記了我為她的心情的憂鬱。我放棄了她交給我的任務；這一點將是你所希望的。比如，水仙花固然美麗，而我却千萬倍地希望着更美麗的東西，我願至死留在你的身旁；此外我不再有所希望」。

塔利爾說：「你的心理在對我呈溫暖的。我很驚異。我能為你做些什麼足以答報你的好意？但這是一個定律：戀人憐惜戀人。你離開了你的愛人；這一點有什麼東西可以補償你？」

「你受你愛人的命令來尋我。上帝使你尋到我。你已英勇地盡職，但是我怎能告訴你，我為什麼如此飄泊？如果我述說這件事，熾烈的火會燃燒我，我將變成一股火焰，一團煤烟。」

說到這里，塔利爾沈默了，燃燒着熊熊的火焰。他向阿絲瑪賀說：「你在我的身邊這麼久的時期，怎麼你還不明白這深刻的創傷是無法治癒？這位悲泣的騎士又重新使我

燃燒；我成了他的淚之負債者。

『一個人怎能尋到未被上帝所創造的東西？因此我的心生長在烈火爐中的灰燼裏。我的路途已被切斷，我落在一張網中，困在陷井裏。我的享受——只有稻草的床和一件破爛的皮衣。

但是那太陽使我們認識的上帝，今天給予我們兩件幸運的事體：第一，我將使他們一對情人重新相遇，第二，那熊熊的烈火將不致焚燬我。

他向騎士說：『無論什麼人若想得到一個兄弟或姊妹，爲了他們必不能顧及死亡與困難。如上帝不使一個人毀滅，他怎能救助另外的一個？聽吧，我將告訴你，我所遭遇的是什麼』。

他對阿絲瑪賀說：『來，坐在這裏，拿點水來，我昏厥時，替我灑些水，洗我的胸膛。如果你看見我變成一個死屍，爲我悲泣，嗚咽不止，替我掘一個坟墓，讓土地作爲我的搖籃。』

他解開衣扣，坐下講述他的故事；他赤露着他的肩膀。他坐在那里像穿着雲衣的太陽；很長的時間他沒有發射光芒。他不能開口講話，他咬緊了雙唇。於是伸嘆口氣，大叫一聲湧出熱淚。

他嗚咽着說：「啊，我的愛人，我失掉了你！我的希望與生命，我的思想與靈魂，我的心！我不曉得是誰把你奪去，啊，心哪，那火焰又千萬倍地燃起！」

## 第九章

### 塔利爾初次對阿夫漢蒂敘述他的故事

「聽啊，注意聽我的故事，那事跡幾乎使我無法述說！那使我瘋狂的她，爲了她，我陷於憂鬱中，爲了她，我流着血淚，我從未期望得自她的慰藉。」

「你們曉得，每一個人都知道印度有七個君主。普哈薩丹統御六個王國；他是至上者、慷慨、富有、勇敢、諸王的統帥，他身如雄獅，面如太陽，戰場上的勝利者，騎兵隊的領袖。」

「我父親是在第七個王位上，他是一個爲敵人所恐懼的國王；他的名字叫薩利丹，毀滅敵人，他是能手，沒有人敢得罪他，無論公然或暗地裏；他打獵歡樂，輕視命運。」

「他討厭孤寂；孤寂在他的心裏總是生出無數的顧慮。他對自己說：「我已征服了

國境的仇敵，各處的敵人都被我逐走，我坐在牢固的王位上，我有光輝的威力；」他說：「我要去報答國王普哈薩丹的恩惠。」

「他決意派一個使者去見普哈薩丹；他派了一個使者送信說：「你已統治了印度全國；現在我也願在你的面前展現我內心的力量，願我忠實服務的光榮永在！」

「普哈薩丹聽見這些話非常愉快。他回信說：「我，各領土的統治者，感謝上帝，因為你，如我一樣的印度國王，有此表示；來吧，我將像待一個同胞兄弟般尊敬你。」

「他賜給他一個足以使優秀的騎士有所作爲的王國，而且也有諸候的尊嚴；不過他之爲王，並不是絕對的；他只缺少大君主的頭銜，此外在各方面他都是一個尊嚴的君主了。」「國王認爲我的父親與他有同等的身份；他說：「我敢打賭，沒有一個人曾經有過如我這樣的詩侯。」他們作戰，他們打獵；他們迫使敵人屈服。我和他不相像，正如旁人不像我一樣。」

「國王與那太陽般的皇后沒有孩子，因此他們憂傷。於是有一天響起警號集合了軍隊，我過繼給國王，那可咀咒的一天，痛苦降臨了！國王說：「我將立他爲子，他就算是我自己的血統。」

「國王與皇后把我看爲自己的兒子，他們以我爲軍隊與國家之主，將我養大，他們

聘請賢人，教我爲王的舉止和態度。我長大了，我看來像一個太陽，姿態像一隻獅子。

「阿絲瑪賀，你說，在我的故事中，我有無謊言！我五歲時，像一朵含苞的薔薇；在我，可以不費力地殺死一隻獅子——宛如殺死一隻麻雀。從此善哈薩丹不再擔心他沒有兒子了。」

「阿絲瑪賀，你曾目睹我的消損！我曾經比太陽還美麗，如曙光之比黑暗。只是看見我的人說：『他像伊甸園的嬰兒。』現在的我僅只像當時的一個影子。」

「我五歲時，皇后懷孕了。」青年說到這里，一聲嘆息，於是哭泣着說：「她生了一個女兒。」他像是昏厥了；阿絲瑪賀洒水在他的胸膛上。他說：「爲她而起的火燄至今仍在像太陽般燃燒着。」

「我現在說話的舌頭無法讚美她。善哈薩丹坐在王位上狂喜地宣佈了這個好消息。各國國王帶着禮物前來。他們施捨財寶，他們賞給士兵各種禮物。」

「皇后分娩的時候，使節絡繹於途。許多使者到達了，印度全國都接到通知。太陽與月亮分外明亮，天空中發射着快樂的火花，每一個人都覺得幸福而雀躍着。」

「出席誕生宴會的客人們分別了。他們撫養我與那女孩子；就在那時她都比太陽強過三倍的光輝；國王與皇后，對我們同樣地愛護，同樣地看待。現在我要說出她的名字



，爲了她我的心被火燄所噬噬。」

騎士想說出她的名字時，他暈迷了。阿夫漢蒂也在哭泣；他的火燄將他的心燒成如烟燼。少女救醒了塔利爾，洒水在他的胸上。他說：「聽啊！這真是我死亡的日子了。」

「那少女名叫愛絲丹·達麗堅。她七歲時，長成一個溫雅聰明的少女，宛如月亮，太陽比不上她的美麗；我的心既使是堅石或熟鐵，怎能忍受和她別離的痛苦？」

「這樣她長大成人，我也能夠出外作戰。自從國王認爲那少女可承繼他的王位時，他把我交還給我的父親。當時我正是玩球打獵的年紀，我殺一隻獅子像殺一隻貓。」

「國王建築了一座宮舍，其中有少女的住居；他用牛黃美石與紅玉代替石頭；前面是一座小小的花園與供沐浴的薔薇汁的泉水；她住在那里，而爲了她，我被一爐火焰在燃燒着。」

「日夜不停，割取沈香，從香爐中發散着香烟。有時她坐在樓上，有時她走下花園來，當花園陰涼的時候。達哇是國王的妹妹，現在是一個寡婦，曾嫁給過卡吉人（註）」

註：卡吉人善魔法，「卜吉」本爲「魔鬼」之意，故以此稱之。本書後半部有塔利爾扯服卡吉國

的故事——譯者。

；國王讓她來教育她的女兒。

「宮殿飾以金色與貴重錦繡的帳簾；我們中沒有人看見過她那水晶與薔薇的面孔，怎樣長成的；她有阿絲瑪賀與兩個奴隸，她們一同遊戲。她的身姿在那里長成；她長成時像是一棵嘉巴昂的樹。」

「我已是十五歲。國王像對自己的兒子般撫養我；我整日在他的面前，他甚至不讓我在我家裏睡眠。我的力量像獅子，我的眼睛像太陽，我的身姿像伊甸園中的樹木。他們讚揚我的弓箭及比武的技術。」

「我用箭射殺牲畜與野禽；從野地回來，在廣場上我玩着球戲；然後我才回家，我不斷地宴客享樂。現在命運使我和那水晶紅玉般的面孔的人分離了！」

「我的父親去世了；他死亡的日子終於到來。這事件對於普哈薩丹當然沒有絲毫興趣；但是那些懼怕他的人們却在歡欣；忠義之士開始哀悼，仇人開始慶幸。」

「我在黑暗中度了一年，任命運把我折磨；我日夜呻吟，任何人不能使我安靜；後來廷臣們引我走出黑暗，他們說這是國王的命令；「塔利爾孩子，從此莫再服喪！」

「爲了失去我們的同僚，我們比你還要憂傷。他給了我許多珍寶，命令我脫去喪服。我父親的一切爵位，他全部交給我。『你將爲諸侯；完成你父親的任務。』」

「我如火如焚；爲了我父親的死，那永未熄滅的火燄燃燒着我。站在我面前的廷臣引我走出黑暗；我出來時印度的各君主大聲歡呼；他們遠遠地迎接我，他們像父母般地吻我。」

「他們讓我坐在他們王座旁，他們珍愛我像是自己的兒子，他們全都很溫雅地告訴我，我應盡的義務；我反對這事，因爲要我作我父親的事，于我是可怕的。他們不肯讓步；我順從了，于是我就了王位，對他們致敬。」

「許多的年月過去了，我不曉得怎樣對你講，那是極難述說的。變化無常的世界總是發生事端。它的鑼砧的火花不斷地燃燒着我。」

## 第十章

### 塔利爾敘述他初戀的故事

他哭泣了一些時候，於是開始敘述他的故事：「有一天國王和我打獵歸來，他說：『我們去看看我的女兒吧！』他拉着我的手。……我還活着回憶那時的事，不使你驚異嗎？」

「我看見那花園，真的比一切快樂的園地都更美麗；可以聽到鳥的啼聲，比那善唱的女神還甜蜜，有許多可以沐浴的薔薇汁的清泉，門口上掛着鑲金的帘簾。」

「細長的白楊環圍着宮廷綠玉的牆壁，國王下了馬，走近那牛黃爲磚的樓閣。他走進去；宏大宮殿懸掛着絨毯。我的心哪，你怎能忍受昔日那穿心的情景？」

「國王命我拿着鷓鴣送給那少女。我投身到火焰裏。於是我開始償還運命的債。要刺穿岩石的心，那必須要一支堅硬的戈矛。」

「我曉得他不願意任何人見他太陽般的女兒；我站在外邊，國王穿過門簾走進；我什麼都不見，我只聽到談話的聲音；他命令阿絲瑪賀接過了鷓鴣。」

「阿絲瑪賀拉開門簾；我站在門外看見了那少女，一支長矛刺穿了我的心。阿絲瑪賀走來，我把鷓鴣交給她，她從我手中拿過去，我正被火焰燃燒着。天啊！從那時起，我被燃燒在永恆的火焰裏！」

那甚致輕視太陽的光，現在暗淡了；他不能再述說下去，他已昏迷，痛苦地呻吟着。阿夫漢蒂與阿絲瑪賀哭泣了；隣近發出他們的迴聲。他們憂鬱地說：「不能用武的地方，英雄是沒有用處的！」

阿絲瑪賀酒水在塔利爾身上，他醒轉來；好久他不能講話，滿懷憂傷；他坐着發出

痛苦的呻吟，眼淚浸入土裏，他說：「痛苦啊！憶起她，使我感到怎樣的刺激！」

「沉緬在這無常世界中的人們，檢選看它賜給他們的禮物，他們是幸福的，但結果他們逃不掉它的擺佈；那些反抗它的賢明的人們，我是讚美他們的深思遠慮的。聽我的故事吧，如果我還留有生命！」

「他們拿進鸕鶿，我自己簡直是無路可走。我倒落了，我昏迷了，我肩臂的力都飛散了。當我蘇醒時，我聽到哭泣與哀慟的聲音；全家的人都環繞着我，像一個人在船裏一樣。」

「在一間大寢室裏，我輪在一張美麗的床上；國王與皇后在我身上涕淚不止，他們用手抓破他們的面孔；醫師們坐在我的週圍，他們說我的病是瘋迷症。」

「國王看見我睜開眼時，他抱住我的頸頸；他流淚向我說：「我的兒子，我的兒子，你真的是生着嗎？說一句話吧！」我答不出話來，像瘋人般我異常恐怖。我再度陷入昏迷；血液一股湧進我的心臟。」

「全體回教師與醫生們守在我的四週，他們手中捧着可蘭經，都在誦讀，他們以為我是中了魔，我不曉得他們在叨唸些什麼。我無生無氣地過了三天，那不可熄滅的火焰燃燒着我。」

「醫生們也驚異了，他們說：『這是什麼病症？一切醫藥對他無效；一種憂鬱支配了他。』有時我像瘋人般跳起身來，說着瘋話。皇后流出的眼淚足以裝滿大海。」

「我不生不死地在皇宮過了三天；後來我恢復了理智，我記起我遭遇的事；我說：『啊，我的情景是怎樣悲慘，生命是絕望的了！』我請求造物者的寬宥；我努力說出一些禱告。」

「我說：『啊，上帝！不要遺棄我，聽我的祈求，給我忍耐的力量，使我再能起身；留在這裏會洩露我的祕密；讓我回到家里！』上帝答應了，於是我漸漸痊癒；我堅強起我受了創傷的心。」

「我坐起身來。……國王派來許多人，他們回去傳達了這好消息：『他坐起來了！』於是皇后跑進來，國王也光着頭跑來，他茫然無所知，他讚頌上帝，其餘的人們都沉默着。」

「他們坐在我的兩旁；我喝了一點湯，我說：『我的主啊，現在我的心是更強壯了。我極想上馬去看河流與田野。』他們牽來一匹馬，我騎上牠，國王與我同行。」

「我們前進着；我們越過原野與河岸。我轉回家去，國王一直送我到門口，我派人送他回去。我走進房裏，更覺得不舒服，痛苦又加痛苦；我對自己說：『我將要死的！』」

命運能對我怎樣呢！」

「淚的洗濯使我變成了蒼黃的顏色，我如萬箭穿心。臥室的守門人走進來，把管家呼喚出去，我懷疑：「這兩個入莫非有什麼消息？」

「阿絲瑪賀的奴隸到。」「他有什麼事？」我喊道：「叫他進來！」他進來了。他給我一封愛情信。我讀了它。我驚異我內心的火焰竟會減輕了；她看我看得如此清楚，因此我的心感到憂鬱。

「我奇異她爲什麼要愛我，阿絲瑪賀怎敢對我作此表示。但是我想，不服從是沒有用處的，她將指責我的沉默，她將對我失望，而且她會責罵我，我寫了一封適於愛情的覆信。」幾天過去了，內心的火焰更激烈地燃燒着。我不再守望士兵們在田野間的遊獵。我不能到宮廷裏。許多醫生都來了。我開始償還這世界的歡樂的負債。

「醫生們對我束手無策；黑暗的微光降落在我的心上。沒有一個人知道我這熱火的燃燒。他們歸咎於我的血液。國王命令他們放我臂上的血；我允許他們這樣作，這樣可以隱藏起我內心的痛苦，不使任何人發生疑竇。」

「我的臂上放過血液之後，就獨自憂鬱地躺在床上。我的奴隸走進來，我看了他一眼，問他作什麼。他說：「阿絲瑪賀的奴隸來了。」我告訴他帶他進來。我心中想道：

「她在我的身上發見了什麼，或許不是她嗎？」

「奴隸給了我一封信；我慢慢地讀着。從這信中我知道她不久要來看我。我回信說：『馬上來吧。你當然會覺得驚異。如果你要我來，我就來的；不要使我疑心你有意耽擱時間。』」

「我心裏想：『爲什麼這些折磨使你如此憂鬱？我是一個諸侯，一個國王；全部印度人都是我的臣民。如果他們有所風聞，他們將加倍的看重這事的，如果被他們發見這件事，他們將不會讓我踏在他們的領土上。』」

「國王派來一個人說，他想知道我的情形。我命他進來；國王命令我放血。我說：『我的胳膊已經放過血了；我已開始痊癒。我將到你的面前來，我已能再度享受這種歡快。』」

「我到了官廷。國王說：『啊，不要再這樣！』他讓我騎在一匹馬上，不讓我繫腰帶，不使我帶箭囊。他騎上馬，放起鷹鷂，鷓鴣恐怖地逃避，那排列成行的射手們都喝采歡呼。」

「當天我們爲那些原野裏的人們在家中開了一個宴會，歌者與琴師都沒有休息；國王施捨了許多被稱爲無比的寶石；當天參加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滿意。」



「我努力支持，但是我不能却除我的憂鬱；我想到她，那燃燒在我心中的火更形氾濫。我同我的友伴在一起，我坐下來；他們稱我爲沉香樹，我飲酒宴會，隱瞞我的不幸與哀愁。」

「我的管家向我耳語道：『有一個少女來問是否她可以會見諸侯；面紗罩着她的面孔，她值得聖人的讚美。』」我答道：「領她到我的寢室去；她是我邀請來的。」

「我站起身來；坐在席上的人們都準備離去。我說：『不要告別，我不會滯留過久的。』」我走到寢室中，一個奴隸守在門口，我的心經歷着羞慚的痛苦。

「我停在門口；那女人走來迎接我，對我致敬。他向我說：『凡有資格到你面前的人，爲他祝福吧！』我驚異了；對一個愛人應當敬禮的嗎？我想：『她不曉得怎樣戀愛；一個懂得的人，她將靜坐的。』」

「我走進去，坐在沙發椅上，她靠近地毯的邊緣，不敢坐在我的身傍。她認爲她沒有資格如此。我說：『你既在對我求愛，你爲什麼停在那里？』少女沒有回答，她在盤算如何說話。」

「她對我說：『這一天使我的心燃燒着羞恥的火焰。你以爲我是爲了那個目的到你這里來的，但是由於你未使我等待過久的這事實來看，我覺得頗有希望；我不知我是否

有此資格，上帝的仁慈戰勝了我。」

「她站起身來；她對我說：『我對你很羞慚，我的理性迷亂了。不要疑心我所說的話是我的小姐吩咐的；這樣的勇敢是爲了取悅她的心。這封信會告訴你，我是替誰來講話的。』」

## 第十一章

### 愛絲丹·達麗堅寫給她愛人的第一封信

「我看了信；那是她——爲了她火焰焚燬了我的心——寫來的。那陽光寫道：『啊，獅子！別顯露你的創傷。我是你的。不可糟塌，我討厭無益的憂鬱。現在阿絲瑪賀把我所說的話全部告訴你。』」

「可憐的昏厥與死亡，你想這是什麼戀愛！最好對你的愛人表現出英勇的行爲。住在克哈達維的全部居民都是納貢給我們的；現在他們對我們的惡意使我們不能再容忍了。」

這時的  
淚流滿面  
哭得什麼  
白雲

「一就在以前我都想和你結婚，但是直到現在我尋不到說明的機會。那一天我看見你神志昏迷坐在鼻床上；其次我聽見你所遭遇的一切。

「一我對你說真話；聽我講：去同克哈達維人作戰，在我眼前展現你的好身手，這樣對你是更好的。莫再徒然哭泣；爲什麼還要淚洒薔薇！太陽對你僅能如此了！看哪，我已把你的黑暗變爲曙光。」

## 第十二章

### 塔利爾寫給他愛人的第一封信

「阿絲瑪賀對我說話很勇敢，她不胆怯。關於我自己，我能講些什麼，我是什麼人，我怎能看重我的歡樂？我的心在動蕩，它在顫抖，它使我無力，我的面孔又變成水晶，紅玉浮現在我的雙頰上。

「張大兩眼我注視着她的來信。我回信寫道：「啊，月亮，的確太陽怎能勝過你！願上帝不給我看見與你不相像的人！我覺得如在夢中；我不能相信我的生存。」

「我對阿絲瑪賀說：「我不能想出比這更多的答覆。你這樣對她說：『啊，太陽！既然你對我如昇起的陽光，看着你所復生的已死的我吧；從此我不再昏厥，無論交付我什麼使命，如果我躲避，我就是一個騙子。』」

「阿絲瑪賀對我說：『她告訴我：『我們這樣作吧，這樣是更好的；無論誰看到你，都不要洩露出我向仲所說的話；他可以假作和你戀愛而來看我。』她請我告訴你如此作。』

「這個計劃使我歡悅，她的心靈的智慧連太陽都不敢輕易矚目；她已使我聽見她美妙的謬話，在她的光輝中，日光宛如黑夜。

「我贈給阿絲瑪賀許多精選的珠寶與一隻金碗。她對我說：『不，我不要它們；這些東西我太多了。』她拿起一個有銀幣重的指環說：『這已足夠作紀念的；鐲子之類的東西我已有很多。』

「少女起身走出去，槍箭不再刺我的心，歡欣照明了我的黑暗，燃燒着我的火已經熄滅。我回去坐在宴席中，我的友伴們正在飲宴；我歡喜地施散禮物，愈加歡樂。

## 第十三章

### 塔利爾派人送信到克哈達維

「我派人送信給克哈達維；我寫道：『印度的國王是上帝派遣的真理的權威；忠實於他的每一個飢餓的靈魂可得溫飽；反抗他的，自身便將受處罰。』

「弟兄，我們不願使你們煩惱。你們看到這個命令，立刻就來；你們若不來，我們將要來的；我們不願偷襲你們。最好你們能來，莫使你們的血液飛濺。」

「我派出那個人，我決心如此，更感歡欣，我在宮廷中作樂；那不堪忍受的火焰已經熄滅。終於這世界，這命運，過度地滿足了我的希望；我簡直瘋狂了，既使我迫近野獸，牠們都要紛擾的。」

「最初我計劃漫游，其次理智使我鎮靜，我同友伴們歡宴，但是奢望妨害了我的歡樂；有時奢望使我滿懷憂鬱，我對命運咀咒。」

## 第十四章

## 愛絲丹召見塔利爾

「有一天我從皇宮裏回來，走進我的寢室。我坐下思念她，絲毫不想瞌睡，我有收信的希望，因此我很歡欣，守門人來招呼奴隸；他告訴他一件祕密的事。」

「阿絲瑪賀的僕人來了。」他說。我命他帶他到寢室裏。她寫信給我說那曾以刀刺穿我的心的她，命令我去。歡愉照明了我的黑暗；她解脫了我的鎖鍊。我帶着奴隸去了，我沒有對他講一句話。

「我走進花園；我沒遇到一個人同我講話。那少女歡欣微笑着來迎接我；她說：『我從你的心中勇敢地拔出了那荊棘，它不會再留在裏面了；來看你那未枯萎未凋零的薔薇吧！』」

「少女用力掀起那沈重的帘簾；裏面放着一乘以最精美的紅玉裝飾着的肩輿，她坐在上面，她的面孔像是閃光的太陽，她的雙眼，像是墨色的湖；美麗地望着我。」

「我站得很久，她沒有向她渴望着的我說一句話；她只是甜蜜地望着我，像望着一個親友。她招呼阿絲瑪賀，她們一同講話；那少女走過來，在我耳邊低語：「現在你去吧；他不能對你講什麼話。」於是火焰又把我燒成了灰燼。

「阿絲瑪賀領我出來，我穿過了門帘。我說：「啊，命運，不久以前你會醫好我的心，並予我以希望；爲什麼你又吹散我的歡喜？我的心愈加爲別離的痛苦蹂躪着了。」

「阿絲瑪賀許我以慰藉。我們走在花園裏；她對我說：「不要因爲你的別離，使烙印那般顯現在你的心上；關起憂愁的廊台，打開歡樂的門扉。她羞赧未能講話，因此她的行爲表現得尊嚴。」

「我說：「啊，姊妹，我想心病的妙藥是在你的手中，我懇求你，莫使我與生命分離，這些消息來熄滅我的火焰，不要斷絕書信，不斷地送信給我，你若得到給我的消息，我想你不會瞞着我的。」

「我騎上馬，從那里走出來；淚的河床裏泛出一條溪流。我躺在床上；我瘋狂了，我無力睡眠。水晶與紅玉般的我變成了靛青色。我甯願黑夜；不希望黎明。

「派出的人從克哈達維轉回——是他們應該回來的時候了——他們帶來一封傲慢無禮的信：「我們不是弱者，我們的邊境亦非沒有設防。你們的帝王是誰？他是什麼主人

在我之上？

## 第十五章

### 克哈達維國王答覆塔利爾的信

「他寫道：『我，拉馬慈國王，寫一封回信給你，塔利爾。我奇異你信裏寫的是什麼。統御許多種族的君主如我者，你怎能召我到你去！我不願再見你發來的信。』」

「我下令召集士兵；我已派出了邊區的各邦主。印度的軍隊聚集在一起，他們比羣星還多，遠近各地的軍隊都迅速集中於我，平原、山崖、以及荒野，都擁滿了士兵。」

「他們全部迅速地到來；未在家中逗留。我舉行一次檢閱；部隊秩序整齊使我歡喜——他們的活潑與英勇，美麗的衣裝，整齊的隊伍，她們戰馬的敏捷，還有他們那克哇拉斯米亞的盔甲。」

「我舉起紅黑各色插成的皇家軍旗。我命令無數的隊伍早晨出發。我自己哭泣了，我極度悲嘆我的惡運：『如果我不見我的太陽，我不曉得我怎樣能夠永別。』」



「我走進裏面。我寂寞的心之悲哀更加劇烈；火熱的淚像泉水般從我的眼裏湧出。「我的不幸的命運，」我說：「永未曾克服。我既然不能採取那薔薇，爲什麼我的手裏要握着它！」

## 第十六章

### 塔利爾與愛絲丹的會見

「一個奴隸走進來；一件驚奇的事落在我的身上。在我極度的憂鬱中他送給我一封阿絲瑪賀的信；她寫道：「你所渴望的太陽叫你來。來吧！比你在那里哭泣以及悲嘆命運的作弄是更好的。」

「我異常歡欣像是在痙攣一般。黎明時，我出發了，我走進花園的大門；阿絲瑪賀首先在那里遇到我，她站在那里微笑着說：「進來，月亮正在等候你，獅子。」

「我走進那美麗地映現着一層層的洋臺的房屋，月亮出現了，身邊環繞着豐滿的光輝；她坐在幔帳裏，穿着綠色的服裝，她威嚴而尊貴，面孔與身姿是世所罕見的。」

「我走進去，站在地毯的邊緣；我的火焰開始熄滅了，我心中的黑暗照明了，歡樂像火炬般地聳起。她倚臥在靠枕上——她遠比太陽的光輝更美麗——她避開我，隱起她的面孔，她抬頭看我片刻。

「她吩咐道：『阿絲瑪賀，請諸侯落坐！』她放了一個靠枕，面對着可以讀為太陽的她；我坐下，被命運撥弄着的我的心，置於歡快之中。我奇怪當我敘述她的談話時，我的生命還能留在我的身體裏。

「她對我說：『上次你很不愉快，沒有同你講話就送你回去。我，分別時，有如太陽，使你枯萎了如一朶野地上的花。你是命定從愛的池沼裏淌着眼淚；但是我呢，對諸侯是必須羞赧與歉遜的。』

「雖然一個女人對男人適於非常的謙遜，然而藏起痛苦不講話是更壞的；如果我在表面在微笑，我內心是感受着祕密的哀傷；上次我派遣那少女，我給了她一封真心的信。

「過去我們互相有所認識，現在更牢固的誓約我是屬於你的，我發誓賭咒對你保證這一點；我若欺騙了你，願上帝使我墮入地獄，不能昇上九天！

「去，攻打哈克達維人吧，戰鬥進攻；願上帝使你勝利；歡呼回到我的面前。但

是命運未使我再度看見你之前，我將怎麼辦呢！把你不分開的心交給我，你自己拿去我的心。

「現在，你認為我的尊貴爲世人所不及；這種恩惠出乎我的期望，如果上帝意欲如此，這並不使我驚異；你的光輝泛濫在我的黑暗的心中，使它透明；在大地未掩埋我的面孔以前，我是屬於你的。」

「在誓書上，我們互相發誓；這樣她對我保證了她的愛情：「除去你如有任何人使我心中歡愉，願上帝殺死我。從此我這樣提醒自己，這樣訓練自己。」

「我在她面前停留了相當的時間，我們說着甜蜜的話，我們吃了一些美味的鮮菓，彼此交談；於是我哭泣落淚地起身作別，她美麗的光輝像明光般伸展在我的心裏。

「離開她那如水晶與紅玉的人遠行，使我不安。世界對我煥然一新，我充滿歡樂；那顯現在天空中如太陽般的明光像是屬於我的；現在我驚異和她別離之後，我仍然有着一個如懸崖的心。」

## 第十七章

## 塔利爾討伐克哈達維

「早晨我騎上馬，我命令響起戰鼓與號角；我描述不出那全部的隊伍與他們整裝待發的情景；我，像一隻雄獅，向克哈達維出發，沒有人敢諱我怯懦；士兵們並不沿路前進，他們並不依徑順行。」

「我越過了印度的邊境，我走了很多的時光；克哈達維的可汗拉馬慈派來的一個人遇到我；他交給我一封真心講和的書信：「你們印度的羊甚至可以吃掉我們的狼。」

「他獻出許多驚人的寶物，作為拉馬慈送給我的贈禮；他說：「他乞求你，不要毀滅我們，那不是你應當做的事；讓誓約來拘束我們，於是我們的頸項就如編在柳條裏，無需戰爭的蹂躪，我們便可以把我們自己，我們的子孫，以及我們的財產都交付你。」

「饒恕我們反抗的罪惡，我們衷心悔恨；看在上帝的面上，你若肯對我們慈悲，不要領你的軍隊開進那里，不要毀壞我們的土地，不要讓蒼天的憤怒降落在我們身上；

我們把我們的堡壘與城市都獻給你，請你只帶幾個騎士來。」

「我召集官員到我的身邊，我們討論計議；他們說：「你還年輕，所以我們敢謹慎地向你建議，啊啊，他們是絕對地陰謀；我們實際上已經領教過他們一次了；他們不會陰謀地殺死你，他們不會降災難於我們身上嗎？」

「我們這樣商議：我們只帶幾個勇敢的武士前去，士兵們緊隨在後面，派一個人給他們報告消息；如果他們是真心，信任他們，讓他們對上帝和蒼天發誓；如果他們不對你屈服，就把你的憤怒加之蒼天的憤怒，一齊發洩在他們的身上。」

「大臣們商議的這個計劃使我很滿意；我覆他們一封信：「啊，拉馬慈國王，我知道你們的決意；對於你生命是勝於於死亡。石牆不能阻止我們。我將留住士兵，帶領少數的人，向你前進。」

「我率領着三百個士兵——英勇的武士們，我離開大隊進行；我說：「無論我到哪裏，跟我走同樣的道路，緊隨着我，援助我，我需要援助時，我將呼叫。」

「我走了三天；可汗派來的另一個人遇到我，他再獻給我許多美麗的衣裳；他說：「我希望你接近我，驕傲而巨大的人，當我那時會到你，你將知道有更多的禮物。」

「他又說道：「我告訴你的都是實話。我親自前來會你，我急想看見你。」我說，

「告訴可汗：上帝在上，我定然踐行你的請求，我們將彼此和藹相會，我們將如父與子。」

「從那裏出發，我停止在一座叢密森林的邊上；又來了幾個使者，他們厚着臉皮對我敬禮，他們贈送我許多駿馬，他們說：「千真萬確的，諸王都希望見到你。」

「他們對我說：「國王報告：我也親身來會你；已經離開了我的家，明天清早我將會到你。」我留住那幾個使者，我豎記一個絨的帳幕，並不宮麗；我親切地招待他們，他們像伴朋般謝恩而去。」

「一個人的善行決不會白白地過去。有一個人轉回來；他走近我偷偷地說：「我欠你一筆無法報答的債；我不能忘恩遺棄你。」

「我差不多是你父親養大的。我聽到了對你計劃的陰謀；我跑來告訴你。看見你這身姿優美而如薔薇的人變成死屍將使我哀痛。我願全部告訴你，聽我的話，靜靜的。」

「你不要無謂地被騙，那些人是在謀害你的；有一個地方他們爲你埋伏了十萬軍隊，在另一地方還有三萬；他們叫你決來就是爲此；如果你不立刻準備，災禍將落在你的身上。」

「國王再走出不遠的路即將會到這被萬人仰慕的你；他們將祕密地穿起盔甲；他們對你甜言蜜語使你信任他們，同時士兵們將燃起烟火，他們將四面包圍，既然是十萬

人攻擊一個，他們定然會打倒你。」

「我欣然對他致謝：『如果我不被殺死，我將依照你的心願報答你。現在莫讓你的同伴懷疑；去吧，和他們在一起。如果我忘記你，願我毀滅。』」

「我沒有告訴任何人；我像聽到謠言般守着秘密，應當怎樣就怎樣做吧；一切建議都是一樣的。雖然路途遙遠，但我派了一個人向軍隊去；我送了一封信：『趕快來，迅速地越過重山萬嶺。』」

「早晨我送了一封甜蜜的信給那些使者。他們要對國王拉馬慈說：『我正來會你；來吧，我也立刻就來的。』我又走了半天；我不願困難；這是天意，如果我該今天被殺，在人世間我能躲到哪裡！」

「我騎馬走上一個山峯；我看見平原上飛起塵埃。我自言自語地說：『拉馬慈國王來了；雖然他已經爲我設下羅網，而我的利劍，我的長槍，將刺穿他們的血肉。』於是

我對我的軍隊說了一番話；我在實行一個偉大的計劃。

「我說：『弟兄們，這些人是陰謀者；爲什麼你們的臂力因此而軟弱？爲國王而死的人們，他們的靈魂將飛向天上！現在讓我們征服克哈達維人。爲什麼我們佩着劍而無用呢！』」

「我驕傲地以激烈的言詞，命令他們穿起鎧甲；我們穿起帶着肩甲的鎖子鎧準備戰鬥；我整隊出發，匆忙前進；那一天我的劍將把我的敵人砍成碎片。」

「我們接近了。他們發見我們的隊伍穿着鎧甲。國王派人帶着信來；他說「我們早看出你們的陰謀，現在我們看見你們的鎧甲，這是使我們不愉快的。」

「我回他們一封信：「你們對我的陰謀，我已經曉得；你們已經作好計策，但那是不會實現的；下命令吧，依照一向的規矩來與我交戰；我手持寶劍準備廝殺。」

「那使者到達之後，你想他們還會派人來麼？他們燃起煙火，召集士兵，祕密從此揭穿，埋伏四起，分路衝進，他們列成許多行列，雖然如此，謝謝上帝，他們不能傷害我。」

「我手握長矛，束緊盔甲，心中躍動，想衝入他們的陣中，我展開數尺寬的縱隊，列陣前進，排成一條長綫。他們分成無數的步隊，他們靜立不亂。」

「我迫近時，他們看着我：「他是一個瘋子，」他們說。我，這健壯的軍人，軍隊之主力何在，我人到何處；我用戈矛刺了一個人，我顛覆了他的馬，人與馬都永別了太陽，矛斷了，我手握寶劍；我讚美着，劍哪，刺向那與你抵觸的人。」

「我像一隻鷹衝入了灰色的鷓鴣羣中，我殺的人壘集起來，人與馬堆成了一座山丘；被我擊倒的人像蜻蜓般旋轉着，一次的襲擊，我完全毀滅了前面的兩隊人馬。」



「他們密集地包圍着我，我的周圍展開了激烈的戰鬥；我的所向，無人能夠抵抗，我使他們的血液如泉水般地湧流，我劈斬的人，像鞍囊般垂掛在馬上，我到哪里，他們都避開我，他們對我謹慎地提防。」

「黃昏時，他們的哨兵在山峯上喊叫起來：『莫再停留，我們走吧，上天又對我們憤怒了，可怕的灰塵已經揚起，我們應當小心哪，別讓他們無數萬的士兵完全消滅了我們。』」

「我未曾帶來的那些士兵，當他們得到我的消息，他們晝夜不停地前進。平原與高山都容不下他們；他們出現了，大聲敲鼓，吹起號角。」

「敵人看見他們，驚慌脫逃，我們大聲喊叫，我們就在方才作戰的野地上追趕他們。我把拉馬慈國王打下馬來；我們持劍相對。我們捕獲了他全部的軍隊；並未殺害他們。」

「逃走的敗兵被後衛軍趕上，開始捕捉，害怕的人，失却戰鬥力的人，都倒在地。塔利爾的軍隊因為他們的不眠不休得到了報償；俘虜們，就連沒有受傷的人，都像病人般痛哭不停。」

「我們下馬休息在戰場上。我的胳膊受了劍傷；對於我，那僅如抓傷的一般。我的軍隊來看我，讚揚我，他們講不出話來，他們不曉得怎樣表現他們的讚美。」

「他們給與我的讚揚，一個人真難以容受；有人遠遠地爲我祝福，有人想來吻我；那些曾經教練我的貴族，撲在我的身上啼哭，他們曾經目睹那些人被我的劍所斬殺，他們驚嘆不置。」

「我派士兵們到處搜集戰利品；他們集中搬運。我十分自滿；那想謀殺我的人，血灑原野。我並未到他們的城門作戰；未經戰役我已捉到他們。」

「我向拉馬慈說：『我早已曉得你陰謀的事跡；現在你束手被擒，正是罪所應得；莫再駐守要塞，全部點交給我，否則，我怎能寬恕你對我的罪惡？』」

「拉馬慈對我說：『我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叫來一個我所統御的首長；我願派他去見城堡防守人；讓我對他們講話；我願將一切交給你，從此我使它們變成你的財產。』」

「我給他叫來一個首長，我派遣許多武士和他一同前往，我把全部堡壘長都帶到我的面前，他們把要塞交到我們的手裏；這樣我使他們悔恨戰爭。我用什麼東西來比喻這豐富的財產呢？」

「其次我又巡視克哈達維的全境；他們坦白地交給我許多寶庫的鑰匙；我出榜安民：『你們不必恐懼，太陽將不會焚燬你們，我保證你們將不遭焚燬。』」

「我從頭至尾逐步檢查那些寶庫；如果我講述那全部各種各樣的寶物，我會感疲倦

的。我看到一件短衣與一付面紗；你們若看到它，你們將渴望知道它的名字。

「我不能辨別它是什麼原料與怎樣織成的，我給任何人看，他們都驚奇着說那是神蹟；那質料既不像綢緞也不似毛呢，它的堅韌像精煉的熟鐵——我可以說它是在火中煉成的。」

「我把它放在一邊，作爲送給她——她的光輝曾經使我明朗——的禮物；我選擇最好的東西送給國王：一千頭驃馬與駱駝，全是健壯的，我給牠們負上荷物；他同時也已收到捷報。」

## 第十八章

### 塔利爾征服克哈達維後寫給印度國王的信

「我寫了一封信：「啊，國王，你的福星高照！克哈達維人曾對我心懷叵測，不過他們已自食其果；因此我真實的消息遲遲未報。我已經擒獲了他們的國王；我將帶着戰利品與俘虜來朝見。」

「一切安排就緒之後，我從克哈達維動身了。我取走珍寶，我破壞了那王國，我沒有充分的駱駝，我讓牡牛裝運荷物；我已獲到名譽與光榮，因為我所希望的我已完成。

「我帶走俘虜，克哈達維的國王。我回到印度，與我義父的會晤是甜蜜的；他對我所發的讚詞我無法複述，我來述說那些話是不適當的；他解開我的膀臂，用柔軟的紗布將它纏起。

「在曠野中支起了美麗的篷帳，他希望守着我同我講話。當天國王在那里留宿，大開宴會，他撫摩着我，坐在我的身邊注視着我。

「當天晚上在宴會中度過，我們在那里尋歡作樂。早晨我們離開了曠野走進城中。國王吩咐道：「集合士兵，今天我要看克哈達維人，把那些囚徒帶進來。」

「我把俘虜拉馬慈國王帶到他的面前。國王親切地看着他，像是看着一個他曾在搖籃中養起的兒子一般。我使那奸詐陰謀的人也像是有價值的了，這是一個勇士的過度的英雄主義的結果。

「他喜愛克哈達維的國王，他撫慰他，以適當的態度同他談了許久；破曉時刻，國王召見我，他對我說了一句憐恤的話：「我是否可以饒恕我們從前的仇敵克哈達維人？」

「我冒然答道：「既然上帝饒恕罪人，你便可以饒恕那已無能為力的人。」他對拉烏慈說：「我饒恕你送你回去，但是你不要再因忘恩負義而來到我的面前。」

「他徵發一萬銀幣與許多綢緞作為貢禮；於是使他和他的所有的廷臣們穿戴整齊，以寬恕代替惱怒，送他們回去。」

「克哈達維人感謝他，伏地致敬；他說：「上帝在上，我後悔我對你的陰謀；如果我再對你犯罪，那時就殺掉我。」他別去了，率領着他全部的人民。」

國王派了一個人來；那時已是黎明時候，清晨的灰黯剛剛消逝；他送來一封信：「我和你分離了三個月，我沒有吃過荒野間射箭的野味；雖然你是你應當休息的時候，你若不感疲倦，你就來吧。」

「我穿好衣服，走進廳房裏；一羣獵犬迎面而來，大廳全部空閒滿是鷹鷂。國王坐在那裏裝飾得很美麗，有如太陽；他看見美麗的我來臨，非常歡欣。」

「他祕密地對他的妻說，但是他不使我曉得：「看塔利爾從戰爭中歸來是我們心之所欲，他給觀望者帶來了光明，無論他們的心是怎樣地黑暗；凡是我要求你作的事，都不要遲延。」

「沒有和你商議，我已想出一個計劃；但是你也必定曉得的；既然少女將為國王

，——我們自己是如此指定的，任何人都將看見她，所以現在就讓那如伊甸園之樹的他看看她吧；你瞧，就在今天如何；讓她坐在你的身邊，你們兩人在宮中與我們相會，我將欣然而來。」

「我們在原野山根及丘陵上打獵；有成羣的獵犬與鷹鷂。我們沒有從大路上走出多遠，很早就轉回來。他們沒有玩球；他們只賭了兩次勝負。」

「渴望着我的人民充滿於城市、商場、以及屋頂上；作戰歸來的我，穿着垂花長袍；我像淚水浸潤的白薔薇一般美麗，看見我的都陶醉了，這是事實，絕無虛偽。」

「我圍着從克哈達維城中得來的面紗，與我很配稱，我使狂人的心愈加瘋狂。國王下了馬，我們走進義父母的房中。我看見她的雙頰的閃灼，有如陽光，我顫抖了。」

「太陽的身上穿着橘紅色的長袍；她身後排列着成羣的宦官；她的光綫充滿了房屋、街市與宅院；在那里，薔薇花叢中，珊瑚雙珠閃着美麗的光。」

「我曾經於作戰時受傷的胳膊，搭着吊板懸在墻下。皇后從寶座上起身，走來迎接我。她熱烈地吻我，像吻着她的兒子，她吻得我那薔薇色的雙頰發青；她對我說：「今後莫想再有敵人和你戰鬥。」」

「他們在身邊讓給我一個位置，那里使我很高興；太陽坐在我的對面，爲了她我的

心正臨近死亡。我偷偷地看她，她望着我；當場我們沒有講話，當我的眼睛離開她，生命對於我變成可憎惡的了。

「他們適度地飲酒宴樂，人們從未見過有如此的歡愉，酒盅茶杯全是藍玉與紅玉製成的；國王命令酒醉的人可以不必受路途的辛苦。」（註）

「在那里我抑制着過度的歡快；當她注視我而我望着她的時候，我的火燄開始熄滅。我記起我那狂暴的心，曾經使人們恐懼。而對面看着愛人真是極度的歡愉呀！

「樂師停止了歌唱。「肅靜！」他們低了他們的頭。國王對我說：「塔利爾孩子，我們怎能告訴你我們是多麼愉快！我們是幸福的，因此我們的敵人是痛苦的；讚美你的人是對的，他們的誇耀並非無因。」

「現在，雖然我們應當扮裝你這個光榮的巨人，可是我們却沒有，我們沒有脫下你那美麗裝飾的衣服。光芒遠射到國外的你，現在可以從我們得到一百件寶物，你自己可以隨心所欲織成衣裝，在我們的面前你不要羞澀。」

「他們交給我一百把開寶庫的鑰匙。為這些財寶我替他們祝福並向他們致謝。他們

（註）即是說他們可以睡在皇宮裏。

起身來吻我，像太陽般地閃着光輝，至於他們送給軍隊的禮物，我怎能描繪呢？

「他又歡欣地坐下，加倍地飲酒歌唱，宴會又開始繼續，琴聲在響。天色朦朧時，皇后與公主退席而去，這時歡樂已不成歡樂了。」

「宴席終止，我們已不能再飲雙杯酒。我回到寢室裏，我的知覺已經昏迷；我無力消滅我的火燄，我變得像一個囚犯。我回憶她當時注視我的情景，使我歡愉。」

「一個奴隸走進來；他告訴我真實的消息：「一個矇着面紗的女人來訪你。」我立刻明白了，我急忙跳起身來，心在顫抖，她走進屋裏，我看見了阿絲瑪賀，她正向我走來。」

「爲了那使我臨近死亡的她，我高興看見阿絲瑪賀，正如我看見她本人一樣。我攔阻她對我行禮，我吻她，我拉住她的手，讓她靠近我坐在我的床上，我向她致意：「祝福你，你的到來，如沉香樹之開花。」

「把她的消息告訴我，旁的話都不要對我講。」她對我說：「現在你從她的口中將不僅聽到使你歡欣的話。今天你們彼此見面，享受溫柔的歡喜，於是她又派我來使你

知道她的消息。」



## 第十九章

### 愛絲丹 · 達麗堅寫給她愛人的信

「她給我一封信，我仔細觀看，那是大地之光寫來的。她寫道：『我已經看到你可愛的珠玉般的光彩，從戰爭中策馬歸來的你是美麗的，過去我的流淚像是沒有空費。』」

「如果上帝給我以巧舌，我是適於用它來讚美你的，我決不說爲你而死，因爲沒有你我才死的。太陽築起一座薔薇的小花園，像是爲獅子住居的花園，在你的太陽之前宣誓我自己除去你是不屬於任何人的。」

「雖然你曾流了無數的眼淚，但那淚並未空流，今後莫再哭泣，摒棄你的憂愁。那些仰望你的人不能自制地咀咒着那些望着我的人。把你剛剛圍過的面紗給我矇上吧。」

「把你時常戴着的面紗給我，當你看見我，以你的東西爲裝飾，你也將高興的。如果你珍貴我的東西，把這支手鐲套在你的胳膊上，這樣，再到夜間你就不會覺得像平常一樣的空長了。」」

## 第二十章

## 塔利爾的痛哭與昏厥

塔利爾講到這里，變得像一隻野獸，他痛哭，他的悲哀增加了千倍；他說：「我的這支手鐮從前是戴在她的胳膊上的！」他解下來，人是不能估計它的價值的，他吻着這支手鐮，他昏厥了，像死屍般地倒下。

他躺在那里，比坟墓門前的屍體還更無生氣。他曾經以拳擊打胸臍，兩側都發見了拳傷，從阿絲瑪賀抓破了的雙頰上，淌下來一股鮮血，她再度洒水在他的身上，她救他蘇醒，這時可以聽見潺潺的水聲。

阿夫漢蒂也辛酸地嘆息，他注視着這個失去知覺的人。阿絲瑪愈賀加呻吟，她的眼淚滴穿了石頭。其次她使他清醒，她用水熄滅他的火燄，他說：「我活吧，這個無常的世界至今還在吸飲着我的血。」

他面色蒼白坐起身來，他像是中了魔兩眼凝視着，這薔薇已變得十分消損；很長的

時間他未曾講話，也沒有看望他們，他依然生存而未死掉，使他感到激烈的苦惱。

他對阿夫漢蒂說：「聽啊！雖然我的神智已經瘋狂，我願向你訴說我的故事，以及那把我埋葬了的她。遇到你這未曾見過的朋友，似乎是使我歡喜。我不活着而且保持健在，是使我驚異的。」

「我視如姊妹的阿絲瑪賀，看見她就使我高興。我看過那封信之後，她給了我那支手鐲，我立刻就戴在我的臂上，我從我的頭上摘下那條珍奇的質料堅硬的黑面紗。」

## 第二十一章

### 塔利爾答覆他愛人的信

「我寫道：「啊，太陽！你發射的光輝，打擊着我的心臟。我的靈敏與勇敢都化為烏有；我爲你而發狂，我已經領悟了你的美麗與可愛；我能爲你作些什麼以爲生命的交換？」

「你使我復活，使我未受到完全別離生命的痛苦，現在我是勝於往昔。我已收到

你的手鐲；我已把它戴在我的胳膊上。我怎樣才能充份表示出我的快樂呢？

「你看！我當然會呈獻出你所要求的那面紗；還有一件同樣質料的外衣，你將不會尋到與此類似的東西。莫離開我使我昏厥，幫助我，醫救我，來呀！在這個世界裏，除去你我還能依靠誰呢？」

「少女起身離去。我輪下歡快地入睡，但是我顫抖了，在夢中我看見我的愛人；醒來時，不再見她，生活對於我是沉重的；這樣我度過了那一夜，沒有聽到她的聲音。」

## 第二十二章

### 愛絲丹·達麗堅的婚事的計議

「清晨天未破曉時，他們召我到宮廷去。我起來；我得到他們的通知立刻起身。我看到國王和皇后同三個大臣坐在一起。我一走入，他們讓我落坐；我坐在他們面前的一把椅子上。」

「他們對我說：「上帝已使老年降在我們的身上，因此我們正在衰落，我們的年紀

將盡，青春離開了我們。我們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孩，她的光輝未使我們失望；我們不憂慮沒有兒子，我們不再爭求這一點。

「現在我們要為我們的女兒選一個丈夫。可是我們將到哪裏去尋他呢？——這個人，我們可以把我們的王位交給他，我們可以依照我們的心願改造他，使他成為這王國的統治者，邊疆的守衛人，我們不受摧毀，我們可以不必使敵人揮劍相向。」

「我說：『你們的心怎能不感到一個兒子的需要！但是宛如太陽的她已滿足了我們的希望，凡是被你們選擇為半子的人，他都會非常歡喜。我還能說什麼呢？你們自己曉得應當怎樣作。』」

「我們開始討論這件事。雖然我的心很軟弱，但我努力使它堅強；我向自己說：『什麼話我都不講，而且也不能加以任何阻止。』國王說：『克哇拉斯米亞的國王克哇拉斯沙，如他願意把他的兒子給我們，沒有人比他更好的。』」

「顯然他們事先已經決定；他們互相警視，他們的話也是互相關照的；在我不敢說任何語言阻止他們，我只是變得像塵埃和灰燼一般；我的心不安地震顫着。」

「皇后說：『克哇拉斯沙是一個權威的國王。他的兒子作我們的女婿，誰能比他更好！』他們自己既然如此希望，我怎能爭執呢！我加以讚同。顛覆我靈魂的日子已命中

註定了。

「他們派了一個人見克哇拉斯沙去求婚。他們的信中說：「我們全部國境沒有一個承繼人，只有一個女兒可以傳續後代，她不能出嫁國外；如果你願意你的兒子同她結婚，請你盡速答覆。」

「那個人載運着許多短衣與面紗到達了。克哇拉斯沙極爲歡喜；他說：「上帝將我們所希望的恩賜給我們；另外有什麼孩子像她那樣能使我們聯姻呢？」

「他們另派幾個人去迎接新郎；他們請求他說：「不要遲延，接到我們的信就來。」作完球戲之後，我疲倦了，回到寢室裏休息，憂鬱侵入我的心中，我開始忍受着痛苦。

## 第二十三章

### 塔利爾和愛絲丹的磋商及其結果

「過度的悲愁襲入我的心中，像是受了刀砍，但當阿絲瑪賀的奴隸進來時，我驕傲

而堅強地坐起。他給了我一封信；信中寫道：「那身如沉香樹的地命你立刻過來，不要耽擱」。

「我騎上馬，出發了，走進小花園裏，如你們所能想像的，我是滿懷的歡喜；我穿過小花園到達塔樓；我看見阿斯瑪賀站在下面；我望着她，看出她曾經哭泣，她的雙頰上還可看見淚痕；我是憂鬱的，沒有問她；她渴望我的到來而在煩惱。」

「我看見她在蹙額；這使我極端難過。她不再像從前那樣對我微笑；她沒有對我講一句話，只是流着暴雨般的淚；因此她使我傷心，她不能醫治我的創傷。」

「她使我的思想飄浮到遙遠的方向。她領我走進塔樓，掀起了帳幔。我走進去，我看見月亮，一切痛苦離開了我，光輝照在我的心上，但是我的心並沒有融化。」

「那落在帳幔上的光並不明亮；她的面孔散亂地置着我送給她的金色的面紗；這無比的美人，依舊穿着綠衣，她在場上憑倚而坐；滿臉滴着閃光的淚。」

「她蜷縮着，像虎臥在懸崖的邊上，她的面孔閃着激怒；她不再像太陽、月亮、以及伊甸園中的沉香樹。阿絲瑪賀使我坐在遠隔的位置上；我的心像被長槍刺穿。於是她蹙額憤怒豎起身來。」

「她對我說：『我奇異你爲什麼還會來，你這背叛誓約、無信用、不忠實、反覆無

常的人；但是上天將爲此給你以報償！」我說：「我怎能回答我不曉得的事呢？」

「我說：「如果我不明瞭事實，我便不能回答你。哪一點我犯了罪，我作了什麼事情？——我已苦得神智不清了。」她又對我說：「我將對你說什麼呢？你這虛偽背信的人！我爲什麼如一般的婦女似地受你欺騙呢？我爲此被火燄燃燒着。」

「你不曉得派人去接克哇哇拉斯沙來同我結婚嗎？你會出席爲商談人，這事曾經得到你的同意，你違背了你對我所發的堅定的誓約，面對上帝我可以不計較你的狡滑嗎！」「你還記得（你啊！啊！）地嘆息，你的眼淚洗着土地，以及醫生爲你醫病的事嗎？還有什麼能比過一個人這樣的虛偽呢？你既然拒絕我，我也將遺棄你。讓我們看，誰將更受損害。」

「我告訴你一點：無論誰將統治印度，統治權還是在我手裏，無論他們是怎樣地按排！事情不能就是如此算了！現在你已走入迷途。你的說話是和你的人一樣——不忠實到如此地步！」

「上帝在上，只要我還活着，你將不能再留在印度。如果你想遲延，你的靈魂將和你的身體分離！縱使你伸手到天上，你再也尋不到像我這樣的人！」騎士說完這些話，他哭泣呻吟，並且叫道：「天哪！」



他說：「我聽她說了這些話，我又復活了極度的希望；我的眼睛再度有力望着她的光了；現在我失掉了她，爲什麼你們不奇異我還在癡狂地生活着呢？啊，啊！無常的世界，爲什麼你總在吸吮我的血液？」

「我望了望，看見在讀經台上展開一本可蘭經；我拿着它，站起身來，我先讚頌上帝，其後讚頌她，我說：「太陽啊，你焚燬了我，的確，我的太陽已經沉落；你既然沒有殺死我，我願冒險答覆你這個問題：

「我對你講的這些話，如果是欺騙你的，願上帝激怒於我，願一切的陽光不再照在我的身上！如果你認爲我還值得你評判，我是沒有過錯。」她說：「講吧，講出你所知道的事！」她對我頷首示意。

「於是我鼓着勇氣說：「太陽啊，如果我對你背叛誓約，願上帝就此發洩他的憤怒，轟起上天的雷擊在我的身上！對於我，除去你有什麼人能夠有如太陽般的面孔，沉香樹般的身姿？所以如果長槍刺穿我的心，我還怎能生存。

「元首召我到宮廷裏，他們舉行莊嚴的會議，事先他們已決定那青年爲你的丈夫，縱使我反對，我已不能阻止他們，我必須如一個呆子般忍受我的痛苦；我向自己說：「暫時同意這件事吧；先使你的心堅強起來是更好的。」

「既然普哈薩丹不理解，不知道印度將不可一日無主，我怎敢禁止這事呢！只有我才是印度的主人；旁人沒有任何權利。我不曉得他要帶來的人是誰，也不曉得這事是誰作錯了。」

「我說：『這事我無能爲力；我將計劃旁的手段。』我說：『不要胡思亂想而受苦吧。』我的心像一隻野獸；千萬次我都準備飛到野地裏去。我能把你交給什麼人呢？你爲什麼不同我在一起？」

「我心甘情願地出賣了靈魂，於是那塔樓對於我變成了市場。那最初凍結了薔薇的冷雨，已經變得溫和；我看見珍珠在珊瑚中，珊瑚溫柔地環抱着那顆珍珠；她說：『爲什麼我也認爲這事是正常的呢？』

「我不相信你是背信而不忠實，我不相信你是一個上帝的叛徒而不感謝上帝；我親自乞求他讓我們歡快地統治全印度；我和你爲君主——那是一切配偶中最優秀的！」

「這個憤怒的人對我轉爲溫柔了；又變成世上的太陽或是滿弦的月亮；她讓我靠近她，她撫摩我，超乎過去一切的撫摩，她同我交談；這樣，她熄滅了我心中燃燒着的火燄。」

「她對我說：『謹慎的人永不應當急躁，他應策劃最好的辦法，他應在這短促的世

界中保持冷靜。如果你看不過那求婚的人來到印度，如果不幸國王對你發怒，你和他將發生爭執，印度將因此而荒蕪。

「反之，如果你允許新郎到來，如果他同我結了婚，事情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將彼此分離，我們的婚裝將變成喪服，他們將光榮而幸福，我們的痛苦將增加百倍，不用說，那波斯人（註）將在我們的朝廷中發威作福。」

「我說：「上帝不許那個青年同你結婚！當他們來到印度，我看看他們的品質，我將對他們顯顯我的勇猛；我將無足輕重地殺死他們！」

「她對我說：「一個女人應有女人的作法，以適合她的身份；我不能叫你流過多的血，我不能變成一道隔離的牆壁。他們來時，殺死新郎，不要殺害他的軍隊。真正的公平可使枯樹變青。」

「我的獅子，傑出的英雄，這樣作吧：悄悄地殺死新郎，不要對付士兵，莫殘殺他的軍隊像對牛馬一般：一個人怎能負起許多無辜的血液的重担！

「你把他殺死之後，告訴你的主人——我的父親，對他說：「我永不能允許印度

（註）——克哇拉斯米亞是波斯的一省

飼養波斯人：那是我自己的祖業，就連它的一個銅錢我都決不捨棄；如果你不肯罷休，我將使你的城市變成荒野！」

「你不可說你要求我的愛或是希望我，這樣作，你磊落的行爲，似乎更爲偉大；那時國王將會極熱烈極謙遜地乞求你：我將把我自己交到你的手裏，共同統治是適於我們的。」

「這種計及勸告使我異常歡欣：我誇耀我將揮劍殺死我的敵人。於是我起身告別，她又請我坐下，我極在渴望擁抱她，但却動顫不得。」

「我稍停一會兒，於是離開她，但是變得像一個狂人，阿絲瑪賀走在我的面前：我洒着熱淚；我的哀傷增加千萬倍，我的歡喜已化爲烏有，我不得已地走去，因此走得遲緩。」

## 第二十四章

克哇拉斯沙的兒子來到印度被塔利爾殺害

「有一個人來到，他宣稱：「新郎到了，」但是，不幸的人哪！他不曉得上帝是怎

樣替他安排的。國王面帶喜色，他沒有說不高興的言語；他命我坐在他的身邊；「來呀，」他說，歪着他的頭顱。

「他對我說：『這是我歡欣的一天。我們在宮中慶祝婚禮，別讓我們的愛絲丹受了委屈，讓我們派出一個人到各處去搜集一切珍寶，我們慷慨地佈施，用寶物把他們塞滿；貪婪是愚蠢的』。」

「我派人到各處去取財寶。新郎也來了，他們準時而到；我們的人從裏面迎接，克哇拉斯米亞人自外面走進；野地裏都裝不下他們這許多軍隊。」

「國王命令道：『郊外準備蓬帳，讓新郎休息，讓他在那里略為停留；其餘的隊伍可以不必和你一起到那里去見他，你留在此地與他相會，你不齊去，已經有許多的騎士去迎接他了。』

「我在郊外撐起紅絨帳幕。新郎到達，他下了馬；那並不像是復活節；裏面的人開始走出來，那里滿是廷臣，士兵們依照他們的地區排成行列。」

「我疲倦了，像一個人奉命供職一樣；我因為疲倦轉回家去，想要睡覺。一個奴隸走來，交我一封甜蜜的阿絲瑪賀送來的信；「快來吧！如豐盛的沉香樹的她命令你來。」」

「我沒有下馬；我遵命速行。阿絲瑪賀正在哭泣；我問她：「你爲什麼流淚？」她對我說：「你又要費口舌爲自己辯解了，我怎能不哭呢？無論我變成怎樣的辯護人，我怎能總是替你辯護！」

「我們走進去，看見她坐在床榻上，她愁鎖雙眉；太陽都不能比她更照明它的周圍。我站在她的面前。她對我說：「你爲什麼站在這裡？戰爭的日子已經來到，不然，你想遺棄我嗎，你想再來欺騙我嗎？」

「我惱怒了，我沒有講話，我急忙走出來；我轉身喊道：「現在就可以看出是否我不願這樣作！我變成這麼懦弱要一個婦人來慫恿我戰鬥嗎？」我走回家去，計議謀殺，我不是無所作爲的。

「我命令一百個僕人說：「準備戰爭吧！」我們騎上馬，穿過城裏不使任何人發覺。我走入篷帳中。讓我口述新郎怎樣被殺是可怕的；雖然殺人必須流血，可是我未經流血即殺死那青年。

「我切斷篷帳的邊角，撕破它，我捉住那青年的雙腿，在篷柱上撞他的頭。臥在門口的人喊叫起來，他們的哭號使人驚心。我上馬離去了，我鎧子甲的外套保護着我。

「他們對我發出驚叫；一片喊聲追逐我。我前進着，他們開始追上來，我殺了幾個

追來的人。我有一座堅固的城，敵人難於攻入；我安全到達，愉快而未受傷。

「我派出一個人，使全部士兵知道：『凡欲助我的人到這裏來！』追擊我的人深夜中仍洶湧而來；當他們發見我時，他們都想保全他們的頭顱。」

「天一亮我就起床；夜近黎明時，我穿好衣裝。我看見國王派來的三個首長；他送給我一封信，說道：『上帝知道我撫養你如親生子，爲什麼你如此將我的快樂變成了憂傷？』」

「爲什麼你使克哇拉斯沙的無辜的血濺在我們的房裏！如果你確曾希望我的女兒，爲什麼過去你不對我講呢？你使你這年邁的義父感到生活的厭忌；這事是你自招，在我死前，你將不能與我共處。」

「我答覆他一封信：『啊，國王，我比銅更堅硬，只有這一點使我不致爲死亡的火焰燬滅；但是，如你所知，一個國王應當是一個公平的作爲者；在你的太陽之前肯誓！我決不僅僅是希望你的女兒。』」

「你曉得印度國中有多少宮廷與王座，我是唯一現存的繼承人，全部都倒在你的手裏，他們全部的繼承人都已死亡，他們的祖產都留給你；依照權利，這王位除去我不應屬於任何人的。」

「在你的美德之前我宣誓，我不能詔媚你，現在這事是不公平的：上帝使你無子；你只有一個女兒。你若指定克哇拉斯沙爲王，將爲我留下什麼作爲交換呢？當我還在佩劍時，旁的國王能坐在印度的王位上嗎？」

「我不想你的女兒，使她結婚吧，讓她離開我。印度是我的，我不願把它交給任何人；任何人若爭奪我的權利，我就讓他離開這個世界；如我需要任何國外的助力，請把我殺掉！」

## 第二十五章

### 塔利爾聽到愛絲丹失蹤的消息

「我派出了那些人們。我已神經失常；因爲我絲毫得不到她的消息，我憂傷的火焰愈加熾烈。我走上爲瞭望平原而建起的城牆上觀望。我聽見一件可怕的事，雖然我並未因此而喪失神志。」

「兩個徒步的人出現了，我迎上他們；那是一個女人和一個奴隸；我認出了那個來



人，她是阿絲瑪寶，她蓬散着頭髮，面上流血；她不再歡快地對我招呼，也不再微笑地向我致意。

「我看見她，我感覺不安；我的心發狂了，我從遠方叫道：『遇到了什麼事情，爲什麼火焰總在焚燒我們？』她哀憐地哭泣着，她幾乎不能發言，她對我說：『上帝對我們激怒地已將天體緊束！』」

「我走近她，又探問道：『我們遇到了什麼事？老實地告訴我。』她又哀憐地放聲悲泣，火焰又在燃燒着她；很久，她不能對我講一句話，說不出她哀傷的十分之一，她雙頰上滴落的血染紅了她的胸膛。

「其次，她對我說道：『我要告訴你，爲什麼我要隱瞞着你呢？但我既已盡量使你歡喜，也就請你可憐我吧，莫使我再受此生的痛苦，莫使我繼續生存，我請求你，可憐我，從這無常的世界中將我救出，以完成你對你上帝的義務。』」

「她對我說：『當你殺死新郎，警報發出的時候，國王聽到，他跳起來，他因此呆如木雞；他要見你，他派人召你來，他大聲喊叫，他們找到你的地方，他們在家裏沒有看見你，因此國王抱怨了。』」

「他們告訴他：『他不在那里；他到城門外什麼地方去了。』國王說：『我曉得

，我曉得，我很清楚；他愛我的女兒，是他使血流在野地上的，他們彼此見面時，他們不禁地互相凝視。

「現在，我以頭顱發誓！我將殺死我稱為姊妹的人；我將對她的上帝說，她用惡魔的網捉住我的女兒，那些可惡的戀人們對她訂了什麼約？如果我允許她繼續生存，我便是背棄上帝；她的懲罰不能延遲。」

「國王難得願以頭發誓，當他這樣發過誓，他不會背約，他將立刻踐行的。有一個人——誰曉得他是誰——他聽到了國王的憤怒，把這事告訴了卡吉人戴維爾，她用妖術就連天上的事都會曉得。」

「一個上帝的仇敵告訴國王的姊妹戴維爾說：『你的弟兄曾經以頭發誓，他將不讓你活，人們都曉得了。』她這樣說：『善良的上帝曉得我是沒有罪過的，讓那個人也得明白是誰殺死了我，我是為誰而被害的。』」

「我的主人像你離開她的時候一樣，她頭上仍然圍着你的面紗，那配稱得她很漂亮。戴維爾說着我從來未曾聽過的話：『娼妓，你這娼妓，你為什麼陷害我？我想你也不得歡喜的。』」

「『淫蕩的娼婦，為什麼你使你的新郎遇害？為什麼要以我的血來償還他的債呢

？爲了我沒有辜職，爲了我使你作出如此行爲，我的弟兄殺死我是有道理的，你慫恿他來阻止這婚事的人，現在上帝將永不使你與他相見！

「她挺住她，拉着她走，撕落她的長髮，打傷了她，她自己在殘忍地皺着眉；愛絲丹答不出話來，只是呻吟嘆息，一個黑人女子是沒有用的，她不能醫治她的傷痛。

「戴維爾打得滿意之後，兩個像魔鬼面孔的奴隸走進來；他們帶着一個方舟，他們對她講話粗暴，他們把太陽裝到裏面，這樣她變成了一個囚徒。

「她對他們說：（把她丟到大海的中心。不要使她看到那冰冷的水，不要使海水可以任她漂行。）他們開始歡快大笑，他們高興得嘶叫着。這一切都親眼目睹，我有因此而死亡；我是比岩石還更堅強的。

「他們經過窗口向海中去；她立即消失了。戴維爾說：（我作這事誰不會打死我？會有這樣的人嗎？在普哈薩丹殺我以前，我將死掉。生命對我是厭倦的了！）她用一把刀刺殺了自己，她死了，倒在血泊裏。

「你看見我還活着，未被長矛刺死，爲什麼你不覺得驚異呢！現在我還不得不替你傳達這個消息；看在上帝的面上，把尚未終止呼吸的我，從這痛苦的生活解脫出來吧！」她的淚流得可憐，永無休止。

「我說：「姊妹，我爲什麼要殺你，你有什麼罪過呢？我將如何報答我欠她的債？現在無論天涯海角，我都盡力去尋她。」我完全嚇呆了，我的心變得像一塊硬石。」

「過度的恐怖使我瘋狂，我身上感到一陣寒熱。我對自已說：「不要死！頹然無爲是不行的；最好是到各處去尋她，奔馳在荒野裏。事已危急，誰願和我回去！」

「我走進去，急忙穿戴，裝備整齊之後，我騎上馬。一百六十個勇敢的騎士圍護我，陸續趕來，我穿過戰爭之門，我走向海邊，看見一隻船，船王看見我，即解纜待發。

「我走進船裏，駛向海去，我在海中巡游。我檢閱各方行駛的船隻。我等候，但我得不到一點消息。我本已失常，現在愈加瘋狂；上帝對我這般地厭忘，他已全然將我遺棄。」

「如此我度過了一年——十二個月對我宛如二十個月——縱在夢中我都找不到一個看見過她的人。我的全部隨從都已死亡。我說：「我不能抗拒上帝；我將聽命上帝的願望。」

「我倦於海上的顛簸，於是上了岸。我的心變得完全像一隻野獸，我不聽任何人的建議；那些與我同處的不幸的人們，都已離散，但上帝未使這樣的人有一個得到幸運。」

「只剩下阿絲瑪賀與兩個奴隸爲我的慰藉與心腹。我一點也得不到愛絲丹的消息。哭泣對於我像是歡愉，眼中淌着溪流般的淚水。」

## 第二十六章

### 塔利爾在海邊遇到甫利東的故事

「我是夜間登陸的，我走上岸，那里可以看見花園。那好像是一個城市；我們走近它，在一邊有許多岩石是挖空的。看見人跡都不能使我歡喜，烙印刻在我的心裏。我下了馬，在叢樹聳立的地方休息。」

「我在樹根下熟睡了；奴隸們切着麵包。後來我悲哀地醒來，那憂愁的煤烟薰黑了我的心；很久我什麼都不曉得，聽不見人聲，望不見塵烟；我眼中流的淚浸透了土地。我聽到一陣喊叫聲。我望過去，一個騎士在大聲喊叫，他正沿岸騎馬奔馳，他受了傷，他的劍已經污損折斷，滴着血；他在激怒、咒罵、威脅他的敵人。」

「他騎在一匹黑馬上，這匹馬就是我現在騎着的；他憤怒像風般馳聘着。我派一個

奴隸對他說，我想會他；我囑咐他這樣說：「站住，告訴我，誰激怒了你，獅子啊！」

「他不答理那奴隸，也沒有聽進一句話，我急忙騎上馬，跑向前去迎接他；我追上他，走到他的面前，我說：「停住，聽我說！我也想知道你的事情。」他看了看我，使他高興了，他勒住馬。

「他打量着我，對上帝說：「你怎麼創造出這麼一棵樹！」其次他對我說：「現在你問我的話，我可以告訴你：那些敵人，我一向把它們當做羊看，而對我却變成了獅子，當我毫無準備的時候，他們背叛了我，使我無暇穿上盔甲。」

「我說：「站住，沉靜點，讓我們到樹下去下馬！一個勇敢的騎士遇見人持劍擊來，是不應畏縮的。我領着他：我們比父子還親蜜地走去。我驚異着那騎士的美麗。

「我的一個奴隸會行醫，他纏好了那創傷，他取出箭頭，而使傷口不感痛苦。於是，我問道：「你是什麼人，是誰傷了你的胳膊？他開始對我講述他的故事；他痛哭起來。

「首先他對我說：「我不曉得你是什麼人，我不曉得我應怎樣比喻你。是什麼使你這樣消損，然而又是什麼使你長成這樣豐盛？是什麼使你這天生的薔薇變得蒼黃？為什麼上帝要撲滅他親手燃起的火燭呢？」

「附近就是慕爾哈贊扎城，它是屬於我的。我的名字叫納拉丁·甫利東，我是統治那地方的國王，你們現在停留的地方，就是我的境界。我的國土雖小，但全國都是豐饒的土地。」

「我的祖父把他的疆土分給我的父親和叔父。在這海中有一個島，他說是分給我的，這個島已經落到我叔父的手裏，現在使我受傷的人，就是他的兒子們；他們還在追逐，我不肯對他們讓步，他們同我爭吵。」

「今天我出外打獵，我在岸邊獵取，我想使用鷹鷲，所以我未帶許多獵人；我向我的軍隊說：『等候我回來。』我只不過帶了五個放鷹的人。」

「我坐船去的；從海上來了一羣同族的人。我並不在意那些和我分家的人的；我對自已說：『爲什麼要提防自己人呢？』他們對我像是很怕；他們的大隊沒有出現。我狩獵，我喊叫，我並未放低我的聲音。」

「事實上，他們以爲我們如此輕蔑他們，因此憤怒；他們暗地派兵包圍我，他們阻止我的船的去路；我叔父的兒子們領頭，揮起他們的武器，衝向我的士兵戰鬥。」

「我聽到他們；我發見喊殺之聲與刀劍的閃光。我向船家乞討了一隻小舟；但是我一旦喊出『天哪！』，我便駛向海心去，戰士像海潮般洶湧而來，他們可能使我沉沒。」

，但却未達到目的。

「可是仍有一大羣人從後面逼來，就從這一面他們向我猛撲，僅從一方面他們是不能壓倒我的。當在我前面的人不能迫近我的時候，他們從背後向我襲擊；我揮劍防禦！它折斷了，我的箭也已用盡。」

「他們包圍我；我再無能為力。我催馬從船上跳下來，我游泳渡海，那些目睹的人都嚇呆了；我各部的隨從都被他們殺掉，我遺棄了他們。凡是追趕我的人都不是我的對手，我一翻身便使他們倒落。」

「現在不管上帝的心意何如。我想我的血是不能沒有報復的。願我能有力量完成我的自尊心！我將使他們的生存，不分日夜都變成悲泣，我將呼集烏鴉與狼，給牠們一次宴會！」

「那個青年獲得我的愛好；我的心已為他吸引。我對他說：「你根本無需着急；我願和你同去，將他們殺死在那里；我們兩個戰士定然不會畏懼他們的！」

「我還說過這話：「你還未聽過我的故事；我們空閒時，我將全部告訴你。」他對我說：「有什麼歡喜能與此相比！直到我死亡的一天，我都呈獻我的生命效忠於你！」

「我們走向他的城市，雖然小却很美麗。軍隊來迎接他；爲了他，他們的頭滿是灰



塵，抓破他們自己的面孔，如棄碎屑般拋却他們零碎的東西；他們擁抱他，他們吻他的寶劍、劍柄、與劍環。

「我又得到高興；我——他的新朋友，像是對他很有光彩。他們讚美我說：「啊，太陽，你給我們帶來了美好的天氣！」我們參觀了他那美麗的豐饒的城市。每一個居民都穿着寬大的綿繡衣裳。」

## 第二十七章

### 塔利爾助甫利東征服敵人

「他已痊癒，能夠騎馬戴甲戰鬥了。我們準備船艇與士兵，看到他們的人是需要乞求上帝的助力。現在我將告訴你們，那個騎士——他的仇敵的殲滅者——的戰鬥。」

「我看穿了他們的計策，看見他們戴着頭盔。一些船隻衝向我來，我曉得全部不過八艘；我飛身撲向他們；他們開始搖櫓；我一腳踹翻了一隻船，他們像婦人般哀鳴着。」「我又向另一隻船撲去，用手把住船頭；使他們沉沒在海裏；我殺掉他們；他們沒

有機會來戰鬥。其餘的船隻都逃開我，他們找尋避難的處所；全部看見我的人，都嚇呆了，他們讚美我，並不恨我。

「我們渡海登陸。他們騎馬向我們衝來。我們再度交戰；在那里開始了你勝我負的戰鬥。當時甫利東的勇敢使我歡欣；戰鬥時如雄獅，面孔如太陽的那棵沉香樹在作戰。」他用劍擊倒了他的兩個堂弟兄，他切斷他們的手；這樣使他們變成殘廢；他捆綁着他們將他們帶走；他未曾饒恕這兩個弟兄。他使他們的騎士哭號，而他自己的騎士在誇耀。

「他們的兵士逃遁了，我們追趕着，把他們擊潰；我們迅速地佔領了城市，我們沒有虛廢時間；我們用石頭砸斷他們的腿，把他們的皮膚薰成皮革。我賭咒說，那里的寶物是裝運不盡的。」

「甫利東驗過了寶庫，加上封條；他自己帶走那伊被虜的堂弟兄；他使他們流血以爲償還，使那血灑在原野間。他們談論着我，說道：「謝謝那種植沉香樹的上帝！」」

「我們轉回甫利東的國土。到處聽到市民勝利的歡呼；談諧戲謔振奮人心。所有的人都在頌揚我與納拉丁；他們對我們說：「你們一臂之力使他們的血仍然在流！」」

「士兵們稱納拉丁爲國王，稱我爲諸王之王，他們自爲臣民，而以我爲他們的君主。」

。我很憂傷，他們永不能看見我心花怒放；他們不知道我的事跡，我從不輕易談及。

## 第二十八章

### 甫利東對塔利爾講述愛絲丹的消息

「有一天我同國王出外打獵；我們爬上一個突向海中的山岬。甫利東對我說：『我要告訴你，有一次我們騎馬出遊時，我從山岬上看見一件奇異的事。』」

「我請他講述，於是甫利東對我講說了這個故事：『有一天我想打獵，我騎上我這匹馬。在海裏它像一隻鴨，在陸地它如一隻鷹；我站在這裏望着那向遠方飛行的荒鷺。

『我不時爬上山頭眺望海面。在遙遠的海上我看見一個小東西，它跑得那麼快，沒有東西可以與它相比，我分辨不出它是什麼；我心裏在奇怪這件東西。

『我對自已說：『它是什麼？我把它比作什麼呢？是一隻鳥還是一個獸？』那是一支船，上罩多折的篷；一個船夫在駕駛它。我注目凝視，在方舟裏坐着月亮；她是應該住在七層天上的。

「兩個黑得像墨的奴隸探出頭來，他們把一個少女放在岸上，我看見她叢密的髮辮，她發射的輝——我用什麼顏色來形容呢？——照耀着大地，使太陽的光輝都有所遜色了。」

「歡樂使我慌張、顫抖、躊躇了。我愛上那尚未被冰雪凍結的薔薇。我決心追上他們，我說：『我追上他們去：什麼生物能逃開我的黑馬呢？』」

「我推馬飛行。在樹叢間有着喧囂聲。無論我怎樣刺馬，都追不上她；他們已經走遠。我來到海岸四外探望，那如落日般只留下一綫光輝，她走得更遠了；我已不能望見她，因此我爲火焰所噬。」

「這是我從甫利東聽來的話：我火燄的熱力益形增高。我跌下馬來，我全然不顧自己了，以我頰上的流血塗染着我自己。殺死我吧！除去我，什麼人都可看見那棵樹。」

「我的動作驚嚇了甫利東，他似乎覺得很奇怪；但他非常憐憫我，他哭着安慰我，他像兒子般地順從我，他懇求我，對我百般地款待，他的眼裏迸出珍珠般的熱淚。」

「天啊，我瘋狂地告訴了你一些什麼？」我說：「沒有關係，不要因此而愛戀！她是我的月亮；爲了她我的火焰熱烈地燃燒着我。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的故事，因爲你自己願結纜爲友。」

「我告訴甫利東我所遭遇的一切。他對我說：「我怎會如此錯誤可恥地對你講了這些話？你這權威的印度國王，你怎會來到我們這裏，只有一座完整的宮殿與王座才是適於你的。」

「他又對我說：「上帝既然給了你这美麗的形體，起初他雖然是刺着你，可是他立刻就會收回他的長矛。上帝會賜與我們他的恩惠，將如雷雨般自天而降，他會使我們的憂愁變成歡愉，他永遠不再使我們悲哀。」

「我們流淚回去；我們一起孤獨地坐在宮殿裏。我對甫利東說：除了你，沒有人能幫助我。上帝未曾派遣過如你這樣的人到世上來，我既然能認識你，我還有什麼更多的要求？」

「在未遇到我之前，你沒有朋友；用你的頭腦與唇舌，同我商議這件事，應該怎樣作？使她與你得到幸福，怎樣才是最好的方法？如我無能為力，我將不再活片刻。」

「他對我說：「我還能得自上帝比這更好的命運嗎？你，印度的君主，親自施惠於我。此後，我還希望什麼恩惠嗎？站在你的面前，我將像一個奴隸般絕對服從你。」

「這個城市是來自各方的船舶的要道，是各種國外消息的總匯。這裡可以發見那醫治你內心火焰的妙藥。上帝已恩准消除你的憂傷與痛苦。」

「我們可以派出過去明瞭這海上情形的水手，讓他們替我們去尋找那月亮——爲了她，我們曾受了不少的痛苦；暫時你須忍耐，以便使你的心靈不受折磨；憂愁不能持續過久，致使歡樂不能克復！」

「我們立刻召集了許多人，我們安排妥當；我們吩咐他們道：「乘船在海上航行，爲我們尋到她，完成她愛人的心願；如此歷盡千辛萬苦，不可知難而退。」

「凡是船舶停泊的地方，他都派了人；他發出命令：「你們到處尋覓，打聽她的消息。」等待，對於我像是一種安慰，我的痛苦減輕了；她雖不在我能覺得歡樂，而現在爲了那一天的心情我感到羞愧。」

「甫利東爲我建設起一個大君主的王座。他對我說：「我一向犯了過錯，我不能理解我所應該理解的；你是印度的大君主；誰能使你歡喜？用什麼而且怎樣才能使你歡欣呢？無論什麼人誰不願作你的臣民！」

「我何必拉長這故事呢？從各地歸來的探訪的人一無所得，而且厭於徒勞，他們根本沒有得到一點消息。至於我，那永不枯竭的淚珠又重新從我的眼中流出。」

「我對甫利東說：「這日子對於我像是多麼可怕，有上帝替我作證；談論這事使我難堪；沒有你無論晝夜都像是昏暗的；我已失去全部的歡快，我的心爲憂愁所苦。」

「現在既然不能再希望得到她的任何消息，我不能再停留了；讓我離開吧，我請求你允許我。」甫東利聽到這話，他哭泣了，他以血淚洗地，他說：「弟兄，從今天起，我全部的歡快都是空虛的了。」

「雖然他們竭力挽留我，但是他們不能阻止我；他的軍隊屈膝跪在我的面前，他們擁抱我，吻我，使我也哭泣了。「不要走，讓我們一生都作你的奴隸。」

「我這樣說：「離開你們在我也很難過，但是沒有她我幾乎不能得到歡喜。我不能遺棄我那被虜的愛絲丹，就連你們自己都是非常可憐她的；你們誰都不要阻止我，我不會爲任何人留住。」

「於是甫利東把他的馬牽出來贈給我，他說：「看哪！這匹駿馬贈給你，你這面如大陽身如柏楊的人；我曉得你不曾再有更多的希望，誰能輕視這樣的一種禮物呢？這匹馬的衝鋒陷陣與它的敏捷會使你歡喜的。」

「甫利東護送我，我們一邊走一邊流淚；於是我們又互相吻抱，哭泣着分別了，真的，全部的士兵都從心裏爲我悲傷，並非僅是口頭上；我們的嚴肅宛如義文與義子一樣。

「離開了甫利東，我繼續探尋，再度漂泊，無論大陸與海上，都已尋遍；但是我沒

有遇到一個看見過她的人，我的心完全變得瘋狂了，我宛如一隻野獸。

「我對自己說：『我不再徒然漫遊或航行；也許與野獸爲伍會使我的心忘掉悲傷。』我對我的奴隸與這個阿絲瑪賀說了幾句話：『我曉得我是使你們憂愁的；你們有很好的理由瞞怨我。』

「現在你們離開我，準備你們自己的出路吧，不要再望着我從眼中流出的熱淚。」他們聽到這段話，對我說道：「天哪！莫使我們的耳朵聽到你的言語！」

「離開你，讓我們看不見任何主人，願上帝不使我們離開你那馬的足跡，我們願意與你寸步不離，你這美麗值得崇拜的形像。」命運、隔絕、是使人不安的，無論他是怎樣英勇。

「我不能使他們離去；我聽信我奴隸的言語，但是我逃避了人類的漩渦山羊野鹿的洞穴似乎適於我的居住，我漫遊着，我踏遍了平原與高山。」

「我尋到這些精靈鑿成的非人居住的洞穴。我與他們戰鬥，擊潰了他們，他們無論如何不能戰勝我；他們殺死了我的奴隸，他們的不幸是因爲他們穿戴着鎧甲，這無常的世界使我憂鬱，它的暴雨又降在我的身上。」

「看哪，弟兄！從那天起我就停在這里，並且我將死在此地。我瘋狂地漫遊在荒野



裏，我時而昏厥，時而悲泣。這個少女不願遺棄我；她也爲了愛絲丹而被火焰燃燒着，除去死，我在沒有什麼辦法。

「因爲一隻美麗的虎在我的腦中，繪成她的形象，因此我愛虎皮，我用它當作我的衣服；這個女人時而嘆息時而呻吟把它縫起。既然我不能殺死自己，徒然磨劍有什麼用處呢。」

「各部聖人的唇舌都不能表現出她的讚美。忍痛生存，是因爲我在思念那遺失的人；從那時起我與野獸爲友，稱我自己爲野獸之一；我是一個求死的人，我對上帝再沒有旁的乞求。」

他打着他自己的面孔，使它破裂，抓傷他薔薇的雙頰；紅玉變成死灰，水晶已經破碎。阿夫漢蒂也在流淚；從他的睫毛上淚珠滴滴垂落。於是少女安慰着塔利爾；她跪着乞求他。

塔利爾爲阿絲瑪賀鑿定了之後，對阿夫漢蒂說：「一切我都已使你如願，我自己是永不會得到歡樂的。我已對你述說了我這可憎的生命；現在回去看你的太陽吧，你們相會的日期已經臨近了。」

阿夫漢蒂說：「我不忍離開你；我若與你別離，淚確將不斷地流自我的眼裏。我老

實告訴你——不要因為我魯莽而發怒——你爲她而死，她也不會得到你的安慰。

「一個醫生，他無論怎樣有名，當他患病時，他得另請一個醫生來，一個善於診脈的醫生；他要對他講明他是受着什麼疾病的痛苦。局外人是更明白如何有效地勸告他。」

「好好聽着我對你講的話，我對你講話是如聖人而並非是狂人的。一次不能成功時，你必須百倍地加以注意。一個人心中如此暴躁，什麼事也作不好。現在我希望看見她，爲了她，烈火在燃燒着我。」

「我將去看她，我將確定他對我的愛，我將告訴他，我所得到的消息；我再沒有旁的事情可作。我請求你對我保證，看在上帝與蒼天的面上，莫使我們彼此隔絕，我立誓，也要你對我發誓。」

「如果你允許我，你不離此他往，我將發誓對你保證，我不會遺棄你；我將再來看你，我將爲你而死，爲你漫游。如果上帝賜助，我將使你不再爲她——那使你致死的人——如此哭泣！」

他答道：「你——一個陌生的人，如此愛我——一個陌生的人，是怎麼一回事呢？你不願離開我，正如一隻夜鶯不願離開薔薇一樣？我怎能離開你，我怎能不思念你，上

帝允許我與你重見，你這茂盛的沉香樹？

「如果你的形體仍健壯如樹，而你會轉來看我，我的心將不會逃到曠野裏，它不會變成鹿或羊的心。如我對你說謊或是欺騙了你，願上帝發怒制裁我！你的到來將解脫我的憂傷！」

至此，這一對相白的朋友，這蒼黃的水仙，這說話賢明而心靈瘋狂的人，他們宣誓了。他們彼此相愛；愛的火焰將永遠燃燒着他們的心。那天這一對好友一同過夜。

阿夫漢蒂陪他哭泣；淚急流着。天亮時，他走了，他吻過他，和他告別。塔利爾憂傷得不知怎樣才好。阿夫漢蒂騎馬穿過樹叢時，他也在哭泣。

阿絲瑪賀隨阿夫漢蒂一同下山，她對他發誓，她跪在地上哭泣，她扭着手指乞求他，請他快些轉來；如紫羅蘭的她，是這般衰萎了。他答道：「阿，姊妹，除去你我還能想念誰？」

「不久我就回來；我將不會遺棄你，或在家裏多耽擱。但是別讓他到旁處去；別讓那個美麗的人去漂泊；兩個月內我若不回來，那等於我作了一件無恥的事；你確信我將陷入永無止境的悲慟裏。」

## 第二十九章

## 阿夫漢蒂尋到塔利爾後返回亞刺伯

阿夫漢蒂離開那里之後，憂鬱確實在襲擊他；他抓破自己的面孔，他雙頰的薔薇已經凍結，他的手變成了荊棘；全部的野獸舐着他從面上流下來的血液。他迅速趕路，縮短這冗長的旅途。

他回到他從前和他的軍隊別離的地方。他們看見他，他們認出了他，他們充分地表示了歡欣。他們把這好消息告訴了西爾馬丁；人們急忙跑向他來：「他來了——那總在使我們憂慮着的人回來了。」

西爾馬丁出來迎接他，他擁抱他，他吻着阿夫漢蒂的手，他流淚歡狂地吻着那在原野中流淚的人。他這樣說：「啊，上帝！我看見的是真實的情景嗎？我的眼睛能夠注視着安全而健康的你，我是有這樣的資格嗎？」

騎士對他鞠躬致敬，他吻着他的面孔說：「謝謝上帝，你還健壯如常！」凡是有資

格吻他的各酋長，都向他致敬；他們極度歡欣，無論什麼人都是同樣歡樂的。

他們走進一所房子裏，城裏全部居民都聚集來看他；他立刻就座宴會，歡欣、驕傲、而盡興；無論多少唇舌，都不能充分描寫出當天的快樂。

他對西爾馬丁講述他所見到的一切——他怎樣尋到他喻如太陽的騎士。阿夫漢蒂哽咽而泣；他眯着眼睛說：「沒有他，在我看來，住居在宮殿或茅舍裏都長一樣的了。」西爾馬丁對他訴說了國內一切的消息：「沒有人曉得你的離去；你囑託我的，我都已作到。」當天他沒有離開那里，他歡宴後於是休息；天亮時他騎上馬，當太陽照在大地時，他動身了。

他不再歡宴，也不私自停留，傳達這好消息的西爾馬丁，跑去宣佈阿夫漢蒂的到來；他急忙趕路，三天內他走了十天的路程。雄獅般的阿夫漢蒂因為即將看見那與太陽媲美的美的她，很為歡喜。

他發出一封信：「啊，國王！你這至上的權威者！我惶恐而慎重地報告你，從前我得不到騎士的消息，我把自已看為毫無價值；現在我已曉得，而且要向你述說一切；我已歡欣而安空地歸來。」

路斯帝凡是一個高傲、威嚴、而暴躁的國王，因此西爾馬丁當面傳達了他信中的一

切：「阿夫漢蒂訪到那個騎士，他回來謁見國王。」國王說：「我對上帝懇求與祈禱的事，現在我可以知道了。」

西爾馬丁報告那永遠光明的特漢娜罕說：「阿夫漢蒂來到你的面前了，帶來使你歡欣的消息。」這時，她閃耀着比太陽還強烈的光輝。她賜給他一件禮物，而且賜給全部人民許多衣服。

國王騎馬迎接那正向此地走來的騎士，爲了這次的光榮，那面如太陽的人負了一大筆恩惠的債；他們的會面是歡快而熱情，許多首長像是醉了酒一般。

當他走近時，騎士下馬對國王敬禮。極度歡樂的路斯帝凡吻着他。他們心花怒放走入宮廳；全部到場的人，都享受着騎士到來的歡欣。

獅之王的阿夫漢蒂對太陽之王的她敬禮；那水晶、薔薇、與黑玉，因柔情愈加美麗了；她的面孔比天上的光還亮；地上的房屋是不適於他們的住居，天空的本身才是他們正當的宮殿。

那天他們舉行了一次宴會；他盡量地飲宴。國王注視着騎士，像一個溫柔的父親望着兒子一般，他們倆都愈加美化，如薔薇上降落了新鮮的露珠或雪花；他們慷慨地施捨，棄珍珠如小錢。

酒宴已經收束，客人們告別各自回家；他們不以各首長的辭別爲苦，他們讓騎士靠近坐在他們的面前。國王訊問，於是，他敘述他所經歷的艱苦，以及關於那陌生人的見聞。

「當我談論他時，我若不斷地悲嘆，而呼叫蒼天，請不要驚異。我只能把他比如太陽，他的面孔，凡是看到他的人，心靈都將被他消滅；他是荊棘叢中的一棵枯凋的薔薇，天哪！他正在遙遠的地方！」

「當這不堪忍受的世界使一個人感受痛苦時，蘆葦變成了荊棘；琥珀變成了鬱金色。」阿夫漢蒂講着這句話時，他的雙頰沾着淚。他詳細地敘述他從塔利爾聽來的故事。「由戰鬥奪來洞穴之後，他把精靈的住居作爲他的房屋。他以他愛人的侍女爲他的侍從。他穿着虎皮，他輕視綢緞與錦繡。他不再見世界；一種永遠熾烈的火焰在燃燒他。」

當他講完這故事——他的悲傷之源——他望着那使人心悅的太陽的光輝，他歡喜起來。他們緊握着他如薔薇的手讚美他。「你這次的英勇已足使你成爲髮傷的超度人。」特漢娜罕聽着這個故事極爲歡快。當天她盡興飲酒，且不倦於食物。阿夫漢蒂在他的寢室中見到特漢娜罕的奴隸，那人言談很聰明。是她派來召他的。唇舌不能敘述他是

如何的歡喜。

騎士歡欣柔順，而十分滿意地來了，這個獅子，曾與羣獅在荒野裏漂泊過，而且已經失去了他的顏色，這一個人間的騎士，本質如寶石，美麗得如出水的紅玉，但只爲情感，他以心換取了心。

那太陽莊嚴而泰然地坐她的王座上，宛如尤弗萊特河流灌溉着的一棵伊甸園中的沉香樹；黑玉的髮與濃密的眉點綴着那水晶與紅玉。我是什麼人能讚美她呢？必須無數雅典的聖人才適於讚美她的。

她讓那歡快的騎士坐在她面前的椅子上，他們歡欣地坐談，說着適合於他們身分的言辭；他們的談話高貴而優美，詞句秀麗。她說：「你已經尋到他，在你的探尋中，你經歷了多少艱辛？」

他答道：「當世界使一個人達到他內心的願望時，他不願再追憶過去的憂愁。我尋到那如沉香樹的人，他被世間的溪流所沖洗；我尋到那曾經像薔薇般的面孔，但現在已經消損。」

「在那里我看見了那棵柏楊，那已消失氣力的薔薇般的人；他說：「我已喪失了水晶，水晶與瑛瑯混合了」。我爲他燃燒着火焰，因爲他和我同樣地被不可忍受的火焰在



噬噬着的。」其次他又從新講述他從塔利爾聽來的故事。

他述說他尋訪時在路上的一切不幸與哀愁。於是他告訴她，上帝如何認為他有資格尋到他渴望的人。「世界、生命、與人類，一切對於他都像是野獸；他獨自瘋狂和禽獸漂泊，他在原野裏悲泣。

「不要問我，我能說出怎樣的讚美，我怎樣才能使你理解呢？見過他的人，什麼都不會再使他歡樂；望着他的眼睛像面對陽光般地眩暈了；現在那薔薇變成靈金色，紫羅蘭是捆在花束中。」

他所知道的、所見到的、所聽到的一切，都詳細地告訴她：「他的來去如虎，他以洞穴為他的住居；一個少女時刻在撫慰他，支持他的生命，分担他的苦痛。天啊，世界使全部世上居民都為他流淚！」

少女聽完這個故事，她的心願已經滿足，她那月亮般的面孔像是滿弦時閃放着的光輝。他說：「我能有什麼答話可以安慰他，使他快樂，而給他那得以醫治他的創傷的膏藥？」

騎士答道：「誰肯信任一個輕率的人？他為我犧牲於火焰中，而他實不能再受燃燒。我已規定我回去的日期；我已答應他為他犧牲我自己。我認為他是太陽，並在我的太

陽面前發了誓！

「一個人應爲他的朋友分担煩惱，他應以心換心，愛情像是一條路與一架橋樑。所以他愛人的憂傷就是他自己的更大的憂傷。看哪，沒有他，我不能快樂，什麼人我都不再關心。」

那太陽般的人說：「我全部的心願都已完成：第一，你已尋到那失蹤的人而安全歸來，其次，我在你心中種植的愛情已經成長，我已尋到妙藥醫治我內心的燃燒。」

「無常的世界對待任何人都如時令的變化，時而閃耀陽光；時而天空怒吼雷鳴；從前憂愁降在我的身上，而現在歡喜成爲我的命運；既然世界中是有歡樂的，人們爲什麼還要憂鬱！」

「你不願背棄你的誓約是對的；對於一個朋友必須滿懷熱烈的愛，爲他設法醫治創傷，追尋那失蹤的人。但是請你告訴我——這個不幸的人——如果我天上的太陽隱隱不見，我將怎麼辦呢？」

騎士答道：「留在你的身邊，我是痛苦上更加痛苦，一個冰凍的人以水澆身取暖是徒然的；正在沉落的太陽，從下方的吻愛是徒然的。如果我在你的身邊，是一分的痛苦，而我離開你更是千重的苦痛。」

「無論我漂泊在何方，啊啊，我都是痛苦的！火焰燃燒着漂泊者，我的心是一隻箭的靶子，一箭就可以把它射穿，我生命的期限似已縮短三分之一；我渴望着一個隱避的地方，但是我找尋隱避苦難的時日已經過去。」

「我聽見了你的談話，我明白了你的命令；薔薇顯現了刺，爲什麼我要用刺來刺自己呢？啊，太陽，全然變成我的太陽吧，讓我身上帶着有希望的生命紀念物吧。」

騎士聲音甜蜜地說着，以溫存答覆溫存，像一個愉快的教師對學生般談論着這個問題。少女給他一串珍珠，她滿足了他的願望，上帝承認他們現時的歡快完整無缺。

能使黑玉、水晶、紅寶石並列一起，或在花園的白楊樹旁種植沉香，灌溉它使它成長，使那注視它的人感到歡欣，使那不能看它的人感到悲傷——有什麼事能比這更好呢？離別的愛人是痛苦的！他將呻吟，悲歎呻吟。

他們在互相凝視中感到他們全部的歡喜。騎士走了，離開了她，他的心茫然若失；太陽流的血淚比海水還多，她說：「啊啊，世界吸着我的血永不滿足啊！」

騎士憂鬱地走去，他擊打自己的胸膛，留下深深的傷痕，因爲愛情使一個人哭泣，而使他的心融解。當一片陰雲遮住了太陽，大地被隱蔽，同樣，別離他的愛人，是黃昏的再現，而不是黎明。

血與淚交織在他的奴頰上，形成無數的痕印。他說道：「爲了安慰她犧牲我自己，我的太陽對此是永不會滿足的。我驚異，那黑黑的睫毛怎會烙傷了金銅石的心。世界呀！在我未見她以前，我不能希望得自她的歡喜。」

「昨天他是長在地上的沉香樹，茂盛地生長在伊甸園裏，今天那無常的世界用她的槍刺穿他，用她的刀割碎他。今天我的心是被捉捕在永不熄滅的火網裏。現在我明白世界的花樣了；它是虛幻而無意義的。」

這樣說着，眼淚湧出來，他顫抖戰慄着；發出深沉的呻吟與內心的嘆息，他俯下身軀擺動着。同着愛人的談話因爲別離更增加了痛苦，啊啊！無常的世界！人總是避免不開最後的結局的。

騎士走了，坐在他的寢室裏；時而昏厥，時而悲泣，但在精神上他仍是接近他的愛人的，他還沒有和他割斷。他面孔的顏色已經消損，像在寒霜下的青綠；看，因爲缺乏太陽，薔薇是多麼快地就變了顏色。

一個人的心，貪婪，不知滿足，是可咀咒的；有時因爲心靈希冀的歡喜而會忍受一切的悲傷；心是盲目的，它不曉得怎樣看，根本不知衡量；任何國王，其致卽是死亡，都不能支配它。

當他自言自語訴說衷腸的時候，他拿起那串珍珠，他的太陽的紀念物，它曾圍繞在他的太陽的胳膊上，它可以和她的才齒媲美；他把珍珠放在他的嘴邊，他吻着它，他的淚像滴自海棉似地流着。

黎明時候，來了一個使者，召他到宮廷；騎士動身了，驕傲而溫順，因為沒有睡眠，顯出困憊的樣子。一羣觀望的人，急急忙忙趕來，一層層地環立着。國王已經裝備好，要到田野去；鼓和喇叭都已準備了。

國王騎上馬。那個時代的輝煌現時怎能敘述呢？因為銅鼓的敲打，耳裏再聽不到任何語言。蒼鷹隱暗了太陽；獵犬到處奔馳；這一天他們屠殺的血液，染紅了原野。

他們狩獵，他們歡欣地歸來，踏過了草原；他們帶着公卿和軍隊。國王坐下；他看到臥榻和天幕都有豪華的裝飾；琴和響板交奏，還有全體的合唱。

騎士坐在國王的身邊，一個問着，一個答着；他們如水晶和紅玉的唇顯着透明，他們牙齒的閃光啓合不定；凡是坐在他們身邊的有身份的人，都在靜聽；遠遠地許多人擁聚着；沒有一個人敢談論塔利爾以外的事。

騎士心境悲哀地離別了，淚珠滴在原野上；顯現在他眼前的只有他的愛人；他時而起立，時而臥倒。一個瘋狂的人怎能入睡呢！他的心永在默念必須忍耐的祈禱！

他躺下；他說：「我怎能想像可以慰藉我的心的事呢？我是離開了你，你這立在伊甸園的、形如蘆葦的樹，看見你的人便會愉快，看不見你的人便會痛苦，既然我沒有公然看見你的資格，願我在夢中可以見到你。」

他這樣地說着，哭泣着，流着淚。他又一度呼喚他的心說：「忍耐像是智慧的源泉。如果我們不耐，我們還能作些什麼呢？我們怎能任自己消損？如果我們希望上帝給予幸福，我們也應該接收哀愁。」

他又說：「心哪，你無論怎樣渴望着死，還是生存更好的，以便爲她而在犧牲自己；但是要遮掩起來，莫使你的火焰再令人看見。一個愛人顯露他的愛情是不好的行爲。」

## 第三十章

### 阿夫漢蒂對路斯帝凡與宰相的請求

天亮時，騎士很早穿戴整齊，於是外出。他說：「我希望莫洩露我的愛情，而能將它隱藏！」爲使自己忍耐，他祈禱着：「我要籌劃些事以安定我的心！」這如月亮的人

騎上馬，他走向宰相的住宅。

宰相得報，出來迎接他：『太陽正高昇在我的房屋上，在我看來，今天這個好消息是宣告一個歡樂的吉兆！』他與阿夫漢蒂晤面，向他致意，他以完美的頌詞敬重地讚揚這完美的人。一個受歡迎的客人應當有一個歡欣的主人的。

這個不冷淡、不怠慢、好興致的主人，扶助騎士下馬；他們在地板上鋪放一張國泰的地毯。騎士像太陽照耀宇宙般使全屋光亮。他們說：『今天，西風給我們吹來了薔薇花的芳香。』

他坐下，他們望着他，他們的心真正陶醉了。凡是注視他的人，都以爲他昏厥爲榮；許多人發出嘆息，不僅一次而是千萬次；他們奉命離去，房院裏已稀疏無人。

家人走出之後，騎士對宰相發言了；他說：『在議會中什麼事都不會隱瞞你的；國王所行的一切國事都是依照你的心願，而且經過你的同意。現在聽我訴說我的痛苦；請你想一個治療的方法。』

『那個遠方騎士的火焰在燃燒我，那嚙噬他的火焰也使我痛苦；我因憧憬，因不能見我希望的對象而在消損；他爲我不願吝惜他的生命；負債必須償還的；一個人必須愛一個慷慨不吝嗇的友人。』

「我一見他，我的心就像被捉進網裏，而留在其中；我的耐性也留在他的身上，他燃燒他身邊的人們，上帝把他造成一個真正的太陽。加之阿絲瑪賀變成了我的姊妹，勝過一個同胞的姊妹。」

「我離別時，我發了一個可怕的誓：『我將再來，我將以敵人不敢輕蔑的面孔來見你；你的心是在陰暗中，我將爲你尋求光明。』現在已是我應走的時候，因此我被熱火燃燒着。」

「我真實地對你講了這一切，沒有誇張的言辭；他在等待我，而我不能動身。這就是熱火更加熾烈的原故；我不能背約，我瘋狂，我不能棄他於瘋狂；一個背約的八何時何地能夠走得通呢？」

「到皇宮裏去，把我告訴你的話報告國王路斯帝凡。以我的頭我對你發誓，猶斯塔斯拉宰相，如果他不是我拘禁起來，我是不會停留的；如果他拘禁我，他還怎能用我呢？幫助我；莫使火焰傷害並焚燬我的心！」

「你替我說：『讓每一個能說話的口都來頌揚你！讓光之源的上帝使你知道我是怎樣地怕你。但是那身如沉香樹的騎士是以火焰在燃燒我；他奪去了我的心，我沒方法能夠留住它。』」



「啊，國王，現在沒有他，我的生存是全然不可能的；那個所向無敵的人佔有了我的心。我留在此地何益？如果我替他做出一些事來，首先這光榮是屬於你的，如果我應當替他做的事我不能完成，我將可以安心，而我也不致破壞誓約。」

「你的心不要因我離去而憤怒或憂愁。隨上帝的意志一切降在我的頭上吧。願他許你以勝利，而將我——你的僕人——發還你的身邊；但如我不回來，上天保佑你仍然統御，願你的敵人仍然畏懼你。」

那面如太陽的人繼續說道：「我已縮短了我的辭句。在旁人未報告國王以前，你就這樣對他說，歡欣地爲我請求別離，鼓起勇氣，成千成萬的金錢將賄贈給你。」

宰相微笑道：「你自己留着那賄賂吧；你尋路到這里，在我已夠光榮的了。我怎敢把你說的話轉達給國王！我確實曉得他將對我大加賞賜，而自投羅網不是開心的事。」

「以他的頭來發誓！他會立刻殺掉我；我甚至懷疑他是否肯延遲片刻。你的金錢依然是你的，但是不幸的我，將走進地下的墳墓。殺死我！什麼能與一個人的生命有同等的價值！這話是說不得的，我不能去說，無論多少人在責難我。」

「這條路不會達到目的。我，不幸的人，怎能爲你犧牲我的生命？他將燬滅我或殺死我。他將說：「你怎能講出這些話呢？爲什麼你不考慮你應作的一切事呢？你怎麼成

了這樣的一個狂人？」生命重於利得，這一點我現在還能明白。

「縱使國王允許你離去，爲什麼應當欺瞞軍隊呢？他們怎肯讓你走，他們爲什麼遠離他們的太陽呢？如果你離去，我們的敵人將變得勇敢，甚至將與我們來較量；當然這是不會的，正如麻雀不能變成鷹鷂一樣。」

騎士哭泣了，他流着眼淚說：「我必須將一把刀刺入我的心裏嗎！噢，宰相，顯然你不理解什麼是愛情，你也沒有看見旁人的友情與宣誓。如果你已看到這些，你怎能證明沒有他，我還能夠歡快？」

「太陽已經變色了。我不知道爲什麼使太陽變色的。現在讓我們來幫助他；這樣對我們是更好的，他可以轉來溫暖我們的日子。沒有人如我自己這樣理解我的事情；什麼對於我是痛苦，什麼對於我是歡樂。一個懶人的談話極其使人惱喪。」

「現在我既然已經瘋狂，而不斷地流着淚，我對國王與軍隊有什麼用處！最好是

我走開；我將不致破壞我的誓約；誓約可以證明一個人的。凡是人經歷過的痛苦有塔利爾未曾受過的嗎？」

「噢，宰相，在如此關節，怎能使你那可咀咒的心得以安靜呢！在我的場合，鐵變成蠟而不是堅硬的岩石；既使吉洪河的水從我的眼裏流出，也不足以償還他的淚。如果

你希望我將來幫助你，請助我一臂。

「如果他許我走，我將潛逃，我將不辭而行；如我心之所願，我將從火焰的燃燒中解救出我的心，如果他無意將你流配，我知道他將不會爲了我而把你怎樣的。無論你將有什麼遭遇，請答應我：『我將犧牲自身於難中！』」

宰相說：『你的火焰也燃燒了我。我不能再看着你的眼淚，世界的本身消失了；有時說話比沉默好，有時說話反會壞事。我要去說的；即使死亡都沒有關係，我的生命將爲你而犧牲。』

宰相說完這些話，起身到宮廷去。他看見國王盛裝華服；那面如太陽的人正面對面地凝視着他。他恐懼了，他不敢對他講出這不愉快的消息；他爲難地站着，他不敢想這可怕的事。

國王看見宰相憂鬱地呆然若失。他說：『什麼事使你憂愁？你得到什麼消息？爲什麼憂鬱而來？』他答道：『我根本不曉得什麼事，但我的確很苦惱。如你聽到這驚人的消息，你將無疑地要殺掉我。』

『我的傷痛既未增加，我的痛苦也未過之；我在恐懼，雖然一個使者是不應當有所恐懼的。現在阿夫漢蒂向你告別，他懇求，他決不讓步；他說，離開那個騎士，世界與

生命將一無所有。」

他以顫抖的唇舌對他講了他所知的一切。其後他又說：「僅只這些話，你怎能明瞭我看見他的當時的情景，以及他是怎樣地在流淚？不過，你降怒我，也是應當的。」國王聽罷發怒了，他失去了理智，他變了顏色，他變得令人可怕，他的樣子使旁觀的人深感恐怖。他喊道：「什麼使你成了一個瘋子？旁的人誰會講出這種話來？一個壞人都應早點明白什麼是壞事。」

「你如叛逆般告訴我這件事，像是一件歡快的事情似的；除去陰謀叛逆將我殺死之外，任何人還能對我作什麼更壞的事呢？狂人，現在你怎敢用你的唇舌對我說出這種話呢！這樣的一個狂人是不配身為宰相或作旁的事了。」

「一個人愚蠢地說着蠢話時，他不應當叫他的主人少受些煩惱嗎？在聽到這樣的事情之前爲什麼我的耳朵不先聾了呢！如果我殺掉你，我的頸項將爲你的血負債的！」

他又說：「如果你不是他派你來的，我以頭發誓！我已經殺掉了你的頭，這一點毫無可疑之餘地！你下去吧！去看那瘋狂愚蠢亡命無禮之徒！勇敢的言語，勇敢的人，他作出來的勇敢的行爲！」

他屈身下去，他拋開椅子，擊打牆壁，他將椅子擊得粉碎，全然忘其所以，若不是

宰相勸阻，他會將許多椅子擊成碎片，一個不剩。「你怎敢告訴我，那遍張沉香樹枝的人的出走的消息！」宰相的雙頰上流着熱淚的深深的印跡。

不幸的宰相匆忙走開了；他不再說一句話。他垂頭喪氣地爬去，像一隻狐狸，他受創的心使他痛苦，進來時他是一個大臣，而出去時是如此憂鬱，他的多言是這般地辱沒了他。仇人傷害仇人，都比不上一個人傷害他自己那樣。

他說：「上帝還能給我什麼比我現在的痛苦更甚的呢？為什麼我要受人的欺騙？為什麼我如此糊塗？還有人能使我再打起精神來嗎！有什麼人對一個君主曾經講過這樣的話呢，我的晦日也將傳染給他的，他從此怎能再有和平！」

受辱的宰相懊喪之極地走開了。他陰鬱而愁眉苦臉地對阿夫漢蒂說：「我能給你什麼感謝呢！謝謝你，我現在變成了怎樣的一個廷臣！天哪！由於我自己的錯誤，失掉了我至上的自尊！」

雖然他的眼淚還未乾，他却談諧地請求他的賄賂。我奇怪他為什麼以戲謔而消磨時間，為什麼他內心不覺憂愁！他說：「不履行約言的人，將和慕拉烏（註）吵架的。據說：「在地獄裏，賄賂都可以解決事情。」

「對於這事，他的態度，他對我所說的話，我不能向你訴說。他把多麼惡害、多麼

糊塗、多麼愚蠢、多麼瘋狂的罪狀加在我的身上！此後我不配稱爲一個人了；我已經沒有感覺。在這一點上我奇異——他爲什麼沒有把我殺死；必定是上帝給他以耐性。

「我也明白我所爲；那不是由於偶然的錯誤而作出來的。我曾經考慮過，我曉得我會對我發怒，因此我的愁苦在增長。神意所在的復仇，沒有人可以脫過。不過爲了你，死亡於我像是歡快的；我的痛苦並非沒有代價。」

騎士答道：「不讓我離去全然是不可能的事。薔薇枯萎的時候，夜鶯隨之死亡；他必須尋求一滴露水，而爲此他必須飄遊四方，如他不能尋到，他將如何或以什麼來安慰他的心呢？」

「沒有他，我坐臥不寧，我富願像野獸般飄遊，同牠們一起奔馳。路斯帝凡爲什麼希望我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能與他的敵人戰鬥呢！用一個不能滿意的人，還不如根本沒有人的好。」

「我將再對他申述；無論國王現在是怎樣憤怒，他一定可以判明我的心是怎樣地爲火焰燃燒着。如果他不准我離去，絕望時我將潛逃。如我死亡，我領有的世界將會根

(註)——慕拉烏是鎮長的意思。

絕。」

他們談過話，宰相設宴招待他；他身爲主人，以優美的禮物贈給這優美的客人，全部的隨從無論老少，都贈以重金。他們分別了；日落時，騎士回家去。

如太陽面孔的人阿夫漢蒂的身姿宛如柏楊；他包好十萬金幣，三百段錦繡，六十塊顏色悅目而珍貴的紅玉與寶石——他慷慨好施揮金如土。他派一個人担送着他的這些禮物。

阿夫漢蒂送一封信對國王說：「我怎樣供奉才能適合於你呢？我欠你的債，我能想出什麼樣的報答呢？如我在苟延生命，我是準備爲你而死；使自身成爲你的奴隸。我將以愛情報答愛情，並答以同等的重量。」

我怎能述說出他的崇高、英勇，而讚美他呢！他是一個連這樣義舉都作得出來的人。爲人服務是應當如此的，盡一個人能力之所及。一個人遭遇困難時，他需要弟兄與親族。

## 第三十一章

### 阿夫漢蒂脫逃時與西爾馬丁的談話

這面如太陽，光明的散佈者，對西爾馬丁說：「我心靈的安慰者，今天希望你將表現你能替我做什麼事。」他們的這個故事是需要一個讀者與聽者來讚頌的。

他說：「路斯帝凡不准我離去，我說的話他全不聽取；他不曉得一個人心之所在，以及一個人的生命是怎樣依存於另外的一個人。事實上，沒有塔利爾，無論在國內或國外我都不能生活。上帝幾時曾經對人原諒過不義的行爲？」

「雖然我決心不遺棄他，而且我的決定已至最後——每一個騙子都以其虛偽冒犯上帝——可是看不見他，我的心要悲泣與嘆息，呻吟與哀鳴，它得不到一點快樂，它在戰慄，它逐漸陰鬱，避開一切人類。」

「一個友人表現友情有幾種方式：第一，喜歡團聚不忍別離；其次，不吝於給予，不厭於寬大；還有，專心扶助，幫助他漂泊在原野裏。」



「但我爲什麼要把話拉長；時間已經來不及了。現在逃走是可治癒這創傷的心的。在你伴着我的時期之內，注意我對你的要求，我教你作的事，你要遵命而行。

「現在第一要準備侍奉君主，在一切事情中表現你的勇敢與廉潔。照顧我的家室，命令我的隊伍，重新表現你過去的服務與聽命的精神。

「拒我的敵人於國境之外，不要讓你的威力有任何失敗，對君王百般效命，願那些對你心懷惡意的人被殺掉；如我回來，我將給你適當的報答，侍奉主人永遠不會是損失的。」

西爾馬丁聽見這話，熱淚湧出他的眼中。他說：「爲什麼我應當在孤獨中爲悲愁所苦！但離開你，我將怎麼辦呢——黃昏將罩在我的心上！帶我一同去侍候你；無論需要什麼我都可以幫助你。

「誰曾聽說過獨自一人有這樣遠程的漂遊！誰曾聽說過一個騎士在困難中避開他的主人！想到你若不在，我，無用的人，在這裡作什麼？」騎士答道：「不管你流多少淚，我都不能帶你去的。

「我怎能不相信你對我的愛呢！但事實上不能如此；時間已經如此匆促了。我能把我的家交給誰，除去你誰是適合的人？你心裏冷靜些，相信我，我不能帶你去！我不能

！我不能的！

「我既然是一個戀人，我必須獨自狂奔在荒野裏。一個含着血淚的人不應獨自漂泊嗎？遊俠性質是戀人的天職，他怎能等待，以至衰老？世界是如此的，你必須認清而順從它。」

「我遠離你之後，思念我，愛我。我不怕我的敵人；我會保重自己。一個勇敢的人應當歡欣愉快，他不應當沉淪於哀傷中；一個人舉行而不知恥，我是討厭的。」

「我看世界如一個老胡瓜，把爲朋友而死視爲遊戲。我已離開我的太陽，她准許我離去，我爲什麼要躊躇呢！如果我可以離開我的太陽，我還能離開我的家麼。」

「現在交給你，我給路斯帝凡的申請書。我要向他保舉你，請求他看待你不愧爲我教養長大的人。我若死亡，你不要自殺；不要作魔鬼的行爲；你滿眼含淚地哭泣吧。」

### 第三十二章

#### 阿夫漢蒂脫逃時給路斯帝凡的遺書

他坐下寫着遺書，這樣可憐地說：「噢，國王！爲探尋我必須追求的人，我逃走了

。我不能當此與他隔離——我的火焰的燃燒者。如上帝般寬恕我，慈悲我吧。

「我曉得最後你是不會責備我這次的決定的。一個聰明的人不會遺棄他所愛的朋友。我胆敢對你提出柏拉圖一篇對話中的教言：「虛偽與反覆無常，先害身體，其次傷及靈魂。」」

「既然欺騙是一切不幸的泉源，為什麼我應當遺棄我的朋友？——一個比同胞弟兄聯繫還堅牢的弟兄。我不會作這種事的！一般哲學家詭辯的知識於我有什麼用處呢！因此古人教我們，我們可以與日月星辰之歌聲相結。

「你會讀過聖徒如何描寫愛情，他們如何談論，他們如何讚揚；你理解這些於是可使你的知識講和：「愛情使我們高揚，」這就是他們詩歌中鏗鏘的疊句；如果你不承認這點，我還怎能說服那些無知的人呢？

「創造我的上帝，他甚致給我克服敵人的力量；他是不可見的權威，他是世上一切生存的救助者，他規定宇宙的範圍，以不朽之神為至尊，他在一瞬間可變一為百，變百為一。

「非上帝之所願即不能成為事實。紫羅蘭衰落，薔薇凋謝，如果它們不能注視太陽；一切可愛的事物是渴望愛眼凝望它。沒有他我怎能忍受，生活又怎能使我歡樂呢！

「無論你怎樣惱怒，請你寬恕我未曾遵守你的命令；受着束縛，我沒有完成這事的力量。不！出行是爲醫治我內心的火焰。無論我在何處，如我沒有自由的意志，我能作些什麼呢？」

「憂愁於你無益，流淚也沒有用。上帝注定的事，是不可避免的。人們應當鬥爭而忍受痛苦，已成一箇定律，血肉之軀是沒有力量抗拒神意的。」

「上帝所指定於我的事，就讓它實現吧，當我回來時，我的心就不會仍爲灰燼了。願我還能看到你，而你依然是在威儀與加倍富足中享受歡樂。我能爲他作爲事是我的光榮，而那也就是我適當的報償。」

「噢，國王，這是我的決心。如有任何人能夠不讚成，請殺死我！噢，國王，我的離去會使你憂愁麼！我不能說謊的，我不能作懦弱的行爲；當我們兩個在未來的世界裏——我們兩個都要去的——相遇的時候，他會羞辱我的。」

「一個朋友的關切永不會於我們有害的。我輕視那無恥虛僞與叛逆的人。我不能說謊；縱算給我一個權威的國王，我都不能如此，有什麼比一個躊躇因循的人更可惡的呢！

「一個人在戰爭時愁眉苦臉、畏避、恐懼、總是想着死亡，有什麼比這更壞的呢！」

懦弱的人比一個作繭自縛的婦人在哪一點上是更好呢！獲得光榮是勝過獲得一切的財物！

「羊腸小道或崎嶇不平的石路是不能阻止死亡的；無論軟弱或健壯的人，死亡將使其一律平衡，大地在結局時使老年與青年集於一處。光榮的死是強於恥辱的生存！

「現在我恐懼，噢，國王！對你做這個要求：不隨時準備死亡的人，他是錯誤的；那將我們結合在一起的死亡無論日夜都會來的。如我見你不在，生命將從我的身上逃走。

「這無常的世界，這萬物的毀滅者，它燬滅了我，我將如孤兒般死在旅途上，不要雙親哀悼，不要撫養我的人或我信賴的朋友來掩埋我，那時你的溫柔而仁慈的心定然是憐憫我的。

「我有任何人所未有的無數的財產；把這財物施給窮人，把奴隸解放；毫不吝惜，使每一個孤兒都得以富足；他們將感激我，記念我，祝福我；我將永爲人追念。

「你的寶庫中凡是不值得保存的東西，拿出一部份來建築孤兒院，一部份建築橋樑；不要爲我吝惜我的財產；除去你，沒有旁人可以消滅我這熱烈的火焰。

「今後你將再得不到我的消息，在此將我的靈魂獻給你；信裏如此對你說，並未諂

媚你；魔鬼的行爲將不會引誘我的靈魂，它會勝利的；寬恕我，爲我祈禱；死亡從我的身上可以奪取什麼呢？

「噢，國王，爲我的傑出的部屬西爾馬丁，我乞求你。今年他將多增加一天痛苦的日子。（註）請如平時我給與他的恩惠同樣地來安慰他；莫使他的眼裏流出血的淚。」

「我的遺言至此收束，這是我親筆所寫的。看哪，我的養父，我離開了你；我懷着一顆瘋狂的心走了。不要讓那些王侯們爲我哀愁，你們不要陷於憂鬱中，而要保持你們的威儀，使敵人恐懼。」

他寫完之後，把遺書交給西爾馬丁。他說：「巧妙地把這信送給國王，在一切服務上沒有人能超越於你的。」他擁抱着他，扶在他的身上流着血的淚。

（註）是指閏年中特加的一日。

### 第三十三章

#### 阿夫漢蒂的祈禱與其脫逃

他祈禱着說道：「天地間偉大的上帝，時而懲罰，時而予以褒獎，不可捉摸，不可言喻的、主上之主的、偉大的上帝呀，請給我持久的憧憬吧，啊，心靈的統治者！」

「上帝，上帝，天地間的統治者，你創造了愛情，你製定了它的法則，世界使我隔離了我優美的太陽；不要滅絕她在我心中種植的愛情！」

「上帝，慈悲的上帝，除去你，一無所有；無論旅程多麼漫長，在途中我請求你援助；保護我避開敵人的謀略，海的風險，黑夜之宵小！如果我還生存，我將侍奉你，我將祭祀你。」

他祈禱過後，騎馬偷偷逃出大門；雖然西爾馬丁放聲痛哭，他派他回來。這個家臣哭泣着，捶擊着胸膛；他的血濺在岩石上。看不見他的主人，這家臣還能有什麼歡樂！現在我將開始另一個故事；我將來再提這離別的騎士。當天無人敢接近盛怒的路斯

帝凡。黎明時他陰沉地起床；他像是滿臉冒火；他下令召見宰相；他們領他到來，他嚇得面色蒼白。

### 第三十四章

#### 路斯帝凡聽到阿夫漢蒂的私逃

當路斯帝凡看見宰相敬畏地到達議廳時，他說：「我記不起你昨天的言語；你會使我煩惱憤怒，許久我不能鎮定我的心，因此，最熱情的宰相，我責備了你。」

「我記不起阿夫漢蒂要求的是什麼，也記不起爲什麼那樣虐待你！聖人說得好：「怨恨是痛苦之網！」永遠不要這樣吧！對於各事要審慎考慮。現在，告訴我你所說過的話！把你的話再重述一遍！」

宰相把昨天的話重述了一遍。路斯帝凡簡短地答道：「除去我是猶太人雷威，我才認爲你是沒有發瘋，不要使我再聽到這種話，不然我要完全毀滅你！」

宰相出發尋覓那滿面光彩的阿夫漢蒂，但是尋他不到；只有流淚的奴隸們述說他的



脫逃。宰相說：「我不能轉回宮廷，我應當記憶着從前的日子。誰有胆量誰就作吧；我後悔我已說過的話。」

國王不見宰相到來，又派了一個人；這個人得到消息之後，站在外面，沒有人敢來報告他的脫逃。路斯帝凡開始懷疑了，因此他增加了十倍的憂鬱。他說：「無疑地那以一千勝百的人逃走了！」

他俯首沈思；心裏異常憂鬱。他嘆息着抬起頭來；他命令一個奴隸說：「去，找那個惡漢馬上到這里來對我講話；叫他進來。」宰相回來時，他的面色蒼白，他是小心翼翼的。

宰相再步人議廳時，陰鬱而無血色。國王問道：「太陽走了麼，變得像月亮般圓缺無常嗎？」宰相把阿夫漢蒂的私逃全部告訴了他：「太陽不再照耀在我們之上，天氣是黑暗了！」

國王聽到這話，他聲嘶力竭地喊叫，他慟哭着說道：「啊，我的義子，我這昏花的眼不會再看見你了！」他抓臉揪鬚，旁觀的人都被嚇呆了。「你到什麼地方去了，你把光明的火柱移到什麼地方去了？」

「如你生存一天，沒有人相信你是一個流浪者；但是我呢，啊，我的義子，我將怎

麼辦呢？現在洞穴應爲我的住居；你遺棄我如孤寡，我這不幸的心渴望着你。在我和你重逢以前，唇舌不能訴說我的痛苦！

「什麼時候我能看見你狩獵後歡欣地歸來？球戲之後，我再看不見你那白玉無疵優美的身姿！我再聽不到你那魅人的聲音。天哪，現在沒有你，宮殿與寶座于我何用呢？

「無論你流浪怎樣遠，我曉得飢餓不會殺死你，你的弓箭將替你爲力。也許慈悲的上帝會減輕我們的痛苦；但如果我死了，啊，義子，誰將哀悼我！」

一陣噪雜聲中，聚來許多人；一羣廷臣擁在宮廷中，他們以手揪鬚；撕破衣服，捶擊胸臆，咄咄之聲歷歷可聞。他們說：「自從我們的太陽離開天堂，可咀咒的黑暗降在我們的身上。」

國王看到他的廷臣，他呻吟含淚向他們訴苦。他說：「你們看，我們的太陽使他的光輝難以照在我們之上了！哪一件事我們使他不快，哪一點我們得罪了他，爲什麼他離開我們，爲什麼他遺棄我們！什麼人能替我們領導他所訓練的軍隊！」

所有的人都悲泣哭嚎；許久之後他們才漸漸冷靜。國王命令道：「去問一問，是他獨自走的，還是帶着一個隨從？」家臣西爾馬丁恐懼而羞赧地走進；他交出遺書，他哭泣着，生命於他像是一無所有。

他說：「我在他的寢室中發見了這封信；奴隸站在那里哭泣；他們扯着頭髮與鬚鬚；他是獨自一個人逃走的，無論老少，都沒有人在他身邊；你若殺掉我是正當的，無味的生活使我厭倦。」

他們讀了那封遺書，又哭了許久。於是國王命令道：「不要讓我的軍隊穿彩色的服裝。我們讓那些受難的孤兒穿婦祈禱；讓我們聯同他們乞求上帝，祝他一路平安！」

### 第三十五章

#### 阿夫漢蒂再度尋訪塔利爾

當月亮遠離太陽時，遙遠處她更覺光明；當她在近邊時，他的光輝吞噬了她——她被排斥，她不能接近。但沒有陽光使薔薇枯槁失色。看不見愛人會惹起我們的舊愁來。現在我要開始騎士出行的故事。他心胸沸騰，悲泣而行；我們不能說他的淚在減少。他時刻回顧；他祈禱他能一見那如太陽般美麗的人。他注視着，他不能轉開他的眼睛；他若一轉眼，即會失掉知覺。

他近於暈眩，他無力運動他的唇舌，只是眼中流淚，像傾瀉的泉水。有時回轉身來，設法忍受他的痛苦。當他前進時，他不知馬將載他到何處去。

他說：「噢，天哪！遠離你而保持沈默的人，讓他被咀咒吧；我的神志既留在你的身邊，讓我的心也轉回來吧；我的淚眼也渴望見到你，最好讓愛人能盡量享受愛情！

「在未與你相會之前，我將怎麼辦呢，你想，什麼事能使我得到歡樂呢！我想自殺，但我懷疑那將使你不快，你若聽到我已死亡，必將使你痛苦。所以我們還是活着，而讓我們的眼流着淚。」

他一面哭泣一面反覆地說：「十支槍刺穿了我的心！一隊印度兵——她濃密的睫毛——殺害了我。她黑玉般的眼睛助長她的美麗。但爲什麼那雙眼睛征服了我？睫毛，眼睛，牙齒，嘴唇與烏髮，就是我痛苦的源泉。」

他說：「噢，太陽，你被稱為光明之夜的影像，你是不腐的一體之神，整個的天體無時無刻不在服從你，請你不要移開我的好運；在我與她相會之前，請聽我的祈禱！

「先哲們稱爲上帝之形象的你，幫助我呀，因爲我變成一個俘虜，鐵鍊鎖住我！我，水晶與紅玉的追求者，已經失却珊瑚與琥珀；過去我不能忍受接近，現在我却悔恨別離。」

他這樣燃燒着自己；他像一支蠟燭般融化了。因為恐怕時間過遲，他加緊趕路；他繼續漂泊。夜幕降落時，他看上昇的羣星感到歡喜；他把羣星與她相比，他歡快了，他注視羣星，與它們交談。

他向月亮說：「指着你的神的名字，我要你答應，你是給愛人們散佈愛之疫病的人；你有使他們忍受耐性的妙藥；聽我祈禱，藉你之手，使我和那與你同樣美麗面孔的人結合在一起。」

黑夜使他歡欣，白晝使他苦惱，他期待着日落。當他看見一條河水，他下了馬；他注視着河水的漣漪，他使淚之潮流出來的血溪打成一片；他又啓行了，在路上他匆忙前進。

他獨自悲嘆；身如沉香樹的他悲泣。他在平原上殺死一隻山羊，走到山岩的地方，烤過後吃完牠，這面如太陽心胸英武的人繼續前行。他說：「我這被遺棄的薔薇，看我在這里痛苦吧！」

我現在敘述不出騎士當時所說的話，以及他抒發怎樣優美的言詞與悲嘆。有時他的眼哭得紅腫，他的手指抓破他薔薇的雙頰。當他看見那些洞穴時，他很高興；他走向洞穴的門前。

阿絲瑪賀一看見他，卽出來迎接，她不住流淚；她如此歡快，可以說她將永不再有這樣的歡快了。騎士下馬擁抱她，吻她，與她談話。當一個人等待一個人的時候，他的到來，是使他說不出的歡喜。

騎士對少女說：「你的主人在哪里，他好嗎？」少女哭泣了，淚可以流入海裏。她說：「你走後，他各處漫遊，留在洞中使他苦惱；現在我一點也不曉得，沒有看見過他，也沒有他的消息。」

騎士痛苦得像一支槍刺進他的心房。他對阿絲瑪賀說：「啊，姊妹，一個人不應如此！他怎能背誓！我沒有欺騙他；他怎能對我說慌！他若不能遵守，爲什麼他要約定呢？他若答應我，爲什麼他要說謊呢？」

「因爲要救助他，我不願世上一切的苦痛，爲什麼我離開之後他就忘記我呢？爲什麼他不能忍耐，什麼事使他煩惱？他怎敢破壞他自立的誓約？但爲什麼我要驚奇我的惡運呢！」

少女又說道：「你如此難過是正常的；但是你若正確地評判——莫疑心我在抱怨——心不是想履行誓約與諾言的嗎？他，這失意的人，等待，只有減少他的壽命。

心、意志與思想互相依附。心不在時，其餘的也要隨之而去，一個失意的人是沒有

人的分寸的；他被人們趕出來。你沒有看見，你不曉得，怎樣地烈火在燃燒着他。

「你找不到你的誓約的弟兄，你的抱怨是正常的，但是我怎能形容他沮喪的情況，我怎能對你訴說出實情呢？唇舌將是無力，而且會說得疲乏的，疼痛的心會更加疼痛。因為我所見的是如此，所以我如此想，我這不幸的人。

「過去沒有人會聽見過像他這樣痛苦的故事；這樣的痛苦不只人即是石頭也會驚懼的；他眼中流出來的淚足以與泉水相比。你無論怎樣說，你都是對的；看人作戰的人是聰明的。

「當他為烈火燃燒着動身的時候，我問他：「告訴我，（他的義妹），阿夫漢蒂來時怎麼辦呢？」他答道：「讓他來找我，我這個於他無用的人。我不會離開這附近；我不會對他破壞我的約言。

「我不會破壞我的誓約，我不願謊言；不管我的淚流下多少，我都要等候他到約定的時間。如果他發現我死了，讓他把我葬埋，讓他為我悲嘆與哀悼。如我還活着遇到他，讓他詫異吧，因為我的生命是成問題的。」

「自從太陽離別後，山頭壓在我的身上，只有我必須流淚潤濕平原；那有增無已的呻吟苦惱着我，使我瘋狂；死亡是遺忘了我，你看這命運的支配！

「中國的石碑上寫過這樣真理的言語：『不願結交朋友的人便是與自己為敵。』」蓋薇與紫蘿蘭都不能比擬的人，現在已經變色。如你願意尋找，那末，你就去找吧；你可隨意去作。」

騎士說：「你責備我對他的瞞怨是正當的。但是請想想，我這愛之囚犯已作過的事；我從家中逃出，我尋他，思念他如鹿求水，我到處漂泊。」

「那水晶航的珍珠壳原是保護與裝飾那紅色珍珠的；現在我離開了她，我不能留在她的身邊，我不能使她歡快，自己也不能歡快；因為我的私迷，我已惱怒了那與上帝相匹的人，我以苦惱他們的心而答報他們的好意。」

「那親愛溫和而仁慈的、上帝恩賜生活在權威之中的、並且像從天空降落雪花般賜與我恩惠的、養育我的主人，我忤逆了他；我逃走了，我忘記了一切，我開罪於他，我不再期望上帝任何恩賜。」

「噢，姊妹，爲了他，這一切使我如此痛苦。我沒有欺騙他，而且日以繼夜趕路而來。現在他已外出，爲了他，火焰在燃燒我，從受辛勞而愁眉苦臉坐在這裏哭泣。」

「姊妹，時間不容許我有談話的餘暇。過去的事我不悔恨，我願早日完成賢哲的訓示；我願去尋訪，或是找到他，或是讓我及早死亡；我既然被命運如此折磨，我能鼓起



勇氣向上帝訴說什麼呢？」

他不再多說；他哭泣着上路了。他經過那些洞穴，渡過河，穿過蘆葦，到達平原。掠過原野的風，把薇蕪凍成紅玉色。「你爲什麼給我這種災難呢？」他因此咀咒着命運。

他說：「噢，上帝，聖明的主啊，我什麼地方見罪於你？爲什麼你使我同我的朋友分離？爲什麼你誘我走入如此的命運中？一個人懷念着兩方面，我陷於難以應付的情況之中；如我死亡我將不憐憫自己，我的血仍充溢在我的頭上。

「我的朋友在我的心上投了一束薔薇花，於是使它傷損；我所踐行的誓約他沒有遵守。無常的世界啊，如你使我和他分離，我的歡欣卽已過去，在我的眼中，其他的朋友是可咀咒而可恥的。」

他又說：「我奇異一個有理性的人爲什麼會憂傷；當他哀愁時，淚如屋頂下的滴雨又有什麼用處？選擇並考慮正當的辦法是更好的。現在我也一樣，最好是探尋那身姿如葦的太陽般的人去。」

騎士洒淚哭泣，動身尋訪，他追尋着，呼喚着，大聲喊叫，日夜守候；整整三天他踏遍許多山路、葦叢、森林、與原野；他尋不到他；他憂鬱地前進，得不到一點消息。

他說：「噢，上帝，我什麼地方見罪於你？我怎麼使你這麼不快？爲什麼把這種命運加在我的身上？你給予我的是怎樣一種痛楚！裁判者啊，裁判我吧，聽我的祈禱；減少我的壽命，如此可使我的痛苦變爲幸福！」

### 第三十六章

#### 阿夫漢蒂遇到失去知覺的塔利爾

騎士哭泣得面色蒼白，自言自語地前進；他騎馬走上一座小山，在陽光與陰影中展開一片平原。在叢藪的邊緣上；他看見一匹黑馬，鞍轡掛在馬項下。他說：「無疑的是他；這一點是千真萬確的了。」

騎士看見他時，他的心跳躍着而且輕快了；至此，煩惱的他，有不只千萬的歡樂；他薔薇色的雙頰閃耀着光彩，他水晶般的面孔變成了真的水晶，他黑玉般的眼睛變得更加烏黑；像一陣旋風他跳下馬，不住地注視他。

他看見他時，塔利爾確實在哀傷；塔利爾在一種近於死亡的狀態中，陰沈着面孔坐

在那里，他的衣領破碎，他的頭各部破裂，他不再有知覺，他已經走出這個世界。

在一邊，有一隻被殺的獅子與一柄血染的劍；另一邊，僵臥着一隻被擊斃的虎屍。他的眼睛不斷流淚，宛如泉水的流注；一團熱烈的火焰燃燒着他的心。

他連眼睛都不能睜開，完全失去了知覺，他與死亡接近，已和歡樂遠隔。騎士呼喚他的名字，想用言語喚醒他；不能使他聽到；他跳到他的面前；這個弟兄表現出他的弟兄的愛。

他用手拭去塔利爾的淚，用衣袖擦乾了他的眼睛；他坐在他的身邊，只是喚着他的名字；他說：「你不認識我嗎？——為你飄泊而瘋狂的阿夫漢蒂。」但是他幾乎聽不見，只張着呆滯的眼。

就連我也只能敘述這些了。他拭去他的眼淚，他稍稍使他略有清醒；這時他認識阿夫漢蒂，吻他，擁抱他，待他如一個弟兄。當着上帝的面前，我敢說，從未曾生過像他這樣的人。

他說：「弟兄，我沒有對你說謊，我對你已踐行我的誓約；我的靈魂未曾離開過你，我是這樣遵守我的誓約，現在你躲開我吧；我將哭泣垂頭至死，但我求你埋葬，莫使我成爲野獸的食物。」

騎士答道：「什麼事使你苦惱？你爲何出此下策？誰未曾戀愛過，誰未曾爲火焰燃燒？在人類中誰曾像你這樣！爲什麼你爲惡魔所捉，爲什麼以你自己的意志殺害自己？」

「如你是個聰明的人，你應該明白一切賢哲一致讚同的這個定理：「一個人必須有丈夫氣概，應盡可能的少哭泣；在憂愁中一個人應該鞏固自己爲一面石牆一般。」一個人陷於煩惱應以自已的理智來克服。

「你是聰明的，但是你還不知道踐行賢哲的言語。你在原野裏哭泣，與野獸同居，這樣你能實現什麼希望，如你拋棄世界，你便不能尋到你所渴望欲死的她。爲什麼你捆紮健全的頭腦，爲什麼你撥弄創傷？」

「誰不曾戀愛過，誰未曾爲火焰燃燒？誰未曾有過痛苦，誰未曾爲她而昏厥？告訴我，有什麼是例外的！爲什麼你的靈魂飛走！你不知道沒有人會摘過沒有刺的薔薇嗎！」「他們對薔薇說：「誰使你身姿與面孔如此美麗？我奇異爲什麼你是有刺的，爲什麼要在痛苦中尋求你！它說：「你以辛酸尋到甜密，如是價值高的是更好的；當那可愛的東西廉價的時候，連乾草的價值都不如了。」

「既然無靈魂無生命的薔薇這樣說，那麼誰能最初未經痛苦而收穫歡樂？誰曾聽說

過作一件極煩雜的工作應無損失？爲什麼你要抱怨命運？什麼可以不按常規而行？

「聽我的話，騎士馬，讓我們安逸地走吧。不要聽憑你自己的意思與主見；爲你所不願爲，而莫爲所欲爲；如這不是上策，我將不會勸告你，莫疑心我有絲毫諂媚你的意思。」

塔利爾說：「弟兄，我將對你說什麼呢？我幾乎不能支配我的唇舌；瘋狂使我無力聽你的說話。在你看來，能耐心忍受我所受的痛苦是多麼容易！現在我已迫近死亡，我極樂的時刻已經來臨。」

「在近死的狀態下，我爲她祈禱；我將永不再用我的唇舌乞求她。戀人們在人間別離，也許確可在世外團聚，在那里彼此重見，重新得到幸福。來吧，朋友啊，葬埋我，投土在我的身上！」

「一個愛人怎會不希望着他的愛人，怎能遺棄她呢！我歡欣地走向她；於是她會走向我來。我將迎接她，她將迎接我；她將爲我哭泣而使我哭泣。無論任何人勸你什麼，再思再想，還是爲你心之所欲爲。」

「但你知道這是我的決定，我是對你講真實的話，死亡已與我接近，離開我吧，我將僅留片刻；如我不能活着，對你我還有什麼用？如我活着，你能使我這瘋狂的人怎樣

呢？我的體質已經融解；那是已與幽靈爲伍了。

「你剛才和現在講的話，我不理解，也沒有餘暇聽這些話。死亡已臨近這瘋狂的人；生命只有片刻。現在世界對我是越來越可憎惡——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甚。我也要到那爲我眼淚所濕潤的地下去。」

「聰明！誰是聰明的，什麼是聰明，一個瘋狂的人作事怎能聰明呢？如我還有智慧，這樣的談話將是適合的。薔薇不能沒有太陽；若是那樣，它將枯萎。你使我厭倦，躲開我，我沒有時間，我再不能忍受。」

阿夫潭蒂又用各種的話安慰他。他說：「以我的頭發誓！你若死了於她有什麼益處！不要如此！這並不是更好的辦法。不要與自己爲難！」但是他不能領他走開；他所有的言語都毫無效力。

其次他說：「好吧，既然你無論如何不願聽我的話，我也不願麻煩你，我是徒費唇舌了。如果死亡於你是更好的，死吧！讓薔薇枯萎——全部枯萎！我只求你一件事，請你答應！」——這時他落淚了——

「我離開了烏里毛環圍着的水晶眼睛，與我鑲着黑玉的薔薇；我不安而匆忙地趕來。國王以他慈愛的談話不能留住我。而你不願同我一起，你要遺棄我，現在我怎能逃

說我的快樂呢！

「莫使我如此傷心地離去，允許我一個要求：再度騎上你的駿馬，讓我看看你——我的靈魂的剝奪者——在馬上的英姿：也許那時會把我的哀愁驅散，我將離開你，讓你爲所欲爲！」

他乞求他：「上馬吧！」他一再懇請，求他不下八次。他知道騎士在馬上可以驅散他的哀愁，使他回心轉意。他說服了塔利爾；這使阿夫漢蒂很高興；塔利爾既不嘆息也不呻吟了。

他簡單地說：「我將上馬，把我的馬帶過來。」阿夫漢蒂牽馬輕輕地扶他上去；他沒有使他因匆忙而喘息；他領他走向原野，他使他搖擺着那優美的身姿。他們走了一些路程；行動像是使他更好了。

阿夫漢蒂想法使他開心，對他談些動聽的話；爲了塔利爾，他動着他珊瑚色的唇舌。聽他談話將使一個老年人的耳朵都覺得年青。他驅散憂愁，他使自己更有耐性。

當這治憂鬱的藥酒發出効力的時候，不可描述的歡樂閃在他薔薇般的面孔上——他，阿夫漢蒂，這個使智者得救，使蠢人絕望的醫生，對那說蠢話的人說着理性的言語。

他倆開始談話；他坦白地說：「我要對你說一件事：把祕密對我公開。她——爲她你受了重創——的這個手鐲，你愛它到什麼程度？你是怎樣地寶貴它？告訴我，然後讓我死去！」

他說：「我怎能對你比擬那無法形容的影像呢！它就是我的生命，使我悲吟的根源，對於我，它比世界上的一切——水、地、與樹都更好。聽一個人不應當聽的事，是比醋還更辛酸的！」

阿夫漢蒂說：「我真期望你這樣講。現在你既然說了這些話，我將答覆你，不要以爲我在奉承你；夫去了阿絲瑪賀比失去這個手鐲還更壞。我吩咐你，你的行動莫取更壞的一面。」

「你所戴的手鐲是金的，是手飾匠鑄成的，它沒有生氣，沒有生命，不會講話，沒有理性，你不要再要阿絲瑪賀了！公平地想想吧！第一，她這不幸的人，先隨愛絲丹；其次她是你自己結義的姊妹。」

「她在你和愛絲丹之間形成一個聯繫，她被你確爲姊妹；她是設計使你們相會的漢人，而她是資格受你的稱呼的；把愛絲丹撫養成人的她，正爲愛絲丹而瘋狂，可是你遺棄了她，這個可憐的女人，並不想見她？說呀！這是公正的辦法！」



他說：「你所說的話確實是真實的。阿絲瑪賀是可憐的，她一面懷念愛絲丹，一面看顧我。我不想生活；你及時趕到，熄滅我的火焰。既然我還活着，好吧，我們作作看，雖然我依然不省人事。」

他順從了。阿夫漢蒂與他一起動身。我無法讚美他們的高貴：牙似珍珠，唇如怒放

的薔薇。那談吐動人的唇舌把蛇從牠的窩穴中引誘出來。

這時阿夫漢蒂說：「爲了你，我願意犧牲我的意志、靈魂與情感；但是你不能這樣，莫再撥弄你的創傷。如你不照聖賢的名言而行，學問於你是無益的；你把寶物藏匿不用，那對於你有什麼用處呢？」

「哀傷於你是無用的；如你只是憂愁，那會對你有什麼好處？你不知道一個人的死亡完全是依照神意的嗎。薔薇等待陽光可以三天不枯謝。如果上帝願意，幸運、努力與勝利將是你的命運。」

塔利爾答道：「這些教訓對於我可比世界的一切更有價值。智慧的人歡喜教導；他可穿進愚昧的心。但我將怎樣呢，當我極端痛苦的時候，我怎能忍耐呢？我的哀傷也會支配了你。所以如你不指正我，我會不奇異嗎？」

「臘與火的熱力有一種親和力，因此能夠點燃；但是水沒有這種親和力，臘若落在

水中，它便熄滅。無論什麼事可以使某一個人痛苦的，而他也要爲了旁人而支持。爲什麼你不能澈底理解我的心是怎樣溶解的呢？

## 第三十七章

### 塔利爾述說他殺死獅與虎的故事

「我願親口對你詳述我遭遇的一切；然後再用智慧來批判這事實。我時刻在期望你，而等候你是使我煩惱的，我在洞中不能忍耐了，我希望在原野間奔馳。」

「我走上山，我踏過那片蘆葦；遇到一隻獅子同一隻虎，牠們一起來的；對於我牠們像是極爲可愛，看着牠們使我歡喜；但是牠們彼此的動作使我驚異，使我愕然。」

「我走上山，獅與虎一起同行；在我看來牠們像是一幅戀人的圖畫，我燃燒着的火燄熄滅了。牠們一同走來，開始了悲慘的鬥爭；獅在襲擊，虎在逃避。牠們使我很不歡喜。」

「起初牠們是歡快地戲耍，後來是兇猛的爭鬥；彼此用爪互抓，牠們不怕死；那隻

虎宛如一個婦人般慌亂了；獅子猛烈追逐，沒有人能夠制止牠。

「獅子的態度使我不快。我說：『你發昏了。爲什麼你苦惱你的愛人？這種勇敢是卑賤的！』我拔劍衝向牠去，我刺牠一劍，擊打牠的頭，把牠殺死，我使牠從這痛苦的世界中解脫出來。」

「我拋開我的劍，跳下去，雙手捉住那隻虎，爲了她——那使我燃燒着烈火的人——我想與虎接吻，牠向我咆哮，用牠那血淋淋的爪來傷害我。我不能忍耐；我一陣憤怒也把牠殺死。」

「我無論怎樣安慰牠，虎總是不肯安靜。我惱怒了，我揮動牠，摔在地上，把牠擊碎。我憶起我曾經怎樣與我的愛人爭鬥。但是我的靈魂尙未完全與我隔離。所以你爲什麼奇異我的流淚！」

「看吧，弟兄！我已經訴說了那使我哀傷的痛苦。生活的本身對我不適宜了。爲什麼你要奇異我是如此消沈，我與生命分離了，死都在躲避我。」騎士說完這個故事，嘆息着，大聲哭泣了。

## 第三十八章

## 塔利爾與阿夫漢蒂到洞中探望阿絲瑪賀

「阿夫漢蒂也和他一同流淚哭泣。他說：『要忍耐，不可消沈，莫完全破碎了你的。雖然憂愁未曾離開你，這一點，上帝會發慈悲的；如上帝意在使你們分離，最初他就不會使你們結合。』

「災難追逐着戀人，使他經歷多難的生活；但對於那最初忍受痛苦的人，最後將帶來幸福的。愛情是苦痛的，因為它使你接近死亡；它使飽學的人瘋狂，使無識的人得到教訓。」

他們哭泣着前進，他們向洞穴走去。當阿絲瑪賀看見他們的時候，她非常歡欣；她迎接他們，她哭泣着，她的淚在岩石上留下痕跡。他們吻着，放聲哭泣；互相催促，重新敘述他的經過。

阿絲瑪賀說：「啊，上帝，人的唇舌不足以形容你！你是充實一切的；你以太陽般

的光輝充實我們。如我想讚美你，我能怎樣讚美你呢？賢哲們都無法讚美的你，我說什麼來讚美你呢？願我王光榮！你沒有讓我為他們流淚而死去。」

塔利爾說：「啊，姊妹！我的淚因此在這里流着。爲了從前我們的微笑，這無常的世界，現在轉來使我們哭泣了；這是世界的老法則，現在聽來並不新奇！天哪！若不是因爲憐憫你，死將成爲我的幸福。」

「如果一個人渴了，而他是一個有理性的，他怎會將水倒掉！我奇怪爲什麼我浸在眼淚中，缺乏水會殺人的，而水流起來永不涸竭。啊啊，那盛開的薔薇，那美麗的珍珠，現在是失掉了！」

阿夫漢蒂也回憶起他的愛人。他說：「噢，天哪，我怎能離開你而生活！離開了你，我的生活是可憐的。誰能夠告訴你，我是怎樣地痛苦，火燄怎樣地在燃燒我！」

「薔薇怎能想：「如太陽遠去我將不會枯萎？」或是太陽落在山後時，我們的命運將怎樣的呢？心哪，你最好使自己堅強起來，完全變成化石。也許你偶然會看到她；莫使你的精神全然消損！」

他們鎮定着他們的靈魂，他們沈默着，火燄燃燒着兩個人。阿絲瑪賀隨他們走進來，像他們一樣，火燄在燃燒着她。她展開他從前用過的虎皮。他們兩個坐下了；他們談

着一些他們高興的事。

他們爲此難得的機會烤肉飽餐；這餐飯沒有麵包，也沒有僕從侍候。他們懇求塔利爾吃；他沒有吃的勇氣；他咬了一塊，又吐出來，他連片葉都不能下咽。

人們談得投機時是愉快的，聽話的人法意傾聽，一字不漏；這樣那燃燒着的烈火，略爲熄滅了；一個人有機會述說苦衷是極大的安慰。

當夜，兩隻獅子，兩個英雄，在一起，他們談話，彼此傾訴各自的痛苦；天亮時，他們又談了許多的話；他們又聽到從前互相盟過的誓約。

塔利爾說：「爲什麼多說話呢？你爲我的行徑，上帝定然銘記。以誓還誓足可相抵；記憶着別離的朋友的友誼，並不是一個醉漢的行爲。

「現在慈悲我吧，莫使我再燃起那熱烈的火燄，那燃燒着我的火燄不是爲火石燃起的，你不能替我撲滅，你自己也將爲世界制定的法則所燃燒。去，回去吧，回到你愛人的地方去。」

「運那造我的神——你聽話的人自然明白我之所指——像是都難於醫治我，因此我瘋狂地漂泊在原野裏。從前我也是一個有理性的人；現在瘋狂轉成我的命運，我是如此的瘋狂。」

阿夫漢蒂說：「我怎能回答你所說的話呢？你自己說的話如一個賢哲了。上帝怎會不可能再醫治你的創傷呢！他是種植萬物的養育者。」

「上帝創造了像你們這樣的人而不使你們結合，使你們分離，使你因哭泣而瘋狂，他怎能作這樣的事呢？不幸追逐戀人。應仔細思量以明事達理。如你們不能重逢，那時你殺死我！」

「除去上帝誰情願忍受痛苦呢？一個人怎能使自身毀於痛苦之下！這樣談下去有什麼意思呢！不要懼怕，世界雖然是艱苦，上帝是慷慨的！我教你的話請你明白；我大胆地告訴你，凡是不肯虛心的人是傻瓜。」

「記住你所聽到的話；我的勸導至此為止。我請求我的太陽離開她到你這里來；我對他說：「既然他使我的心化為灰燼，我對於你已經沒有用處，我不願停留；我還需要說什麼話呢？」」

「她說：「我很滿意，你的行為是正當而勇敢，我承認你對他的關切即為對我的服務。」在她的讚助之下我離開了。我現在並未醉酒，也未麻木！如我現在轉回去，我將說什麼呢？那時她一定會歡迎我說：「爲什麼你轉來如一個懦夫？」」

「比這樣的談話更好的是，請聽我說：一個人若從事困難的工作，必須要有理性，

薔薇因缺乏陽光而枯萎是不能支持自己的；如你覺得對於自己已經無用，請你有助於我吧；弟兄之間應盡他的手足之情。

「無論你在哪里，若總是留在這種情況中：你的心地雖然聰慧，而你的精神將是瘋狂的。以你可愛的容貌，以你優美的身姿，你必要使自己堅強，莫消損，莫爲火燄所燃燒。」

「我不再對你有所請求：在一年之內，我從各方搜集了消息之後，就在這洞中來會你。我指定那些薔薇花再度盛開的時節，爲我們相會的時間的表記；看見那薔薇花，將使你如聞犬吠而驚覺。」

如超過那時間我未回到洞中來，那時你就知道我已不在人世，無疑的我已死亡，如你爲我落淚，那已足爲紀念。其後，隨你或是歡樂，或是更增長了你的憂愁。

「現在你也許爲我所說的話而憂傷？我和你遠別後，我不知是馬是船將使我喪生。不！這意思是言語表現不出來的，我不能如野獸般的沈默；我不知道上帝與那永遠迴轉着的蒼天將如何處置我。」

塔利爾說：「我不再煩擾你，我也不願多說話，我無論說多少，你也不會聽我的。如你的愛人不願隨你，你就隨着她；任她之所欲爲。一切隱密，結果是明朗的。」



「當你豁然明瞭之後，你將明白我的事情的困難；漂泊與否，在我完全是一樣的；無論怎樣的瘋狂使我痛楚，你告訴我的話，我將遵守。但是如你不在的時間過久，我將怎麼辦呢？」

他們結束了談話；他們彼此約定。他們騎上馬，奔馳而行，各自在原野中狩獵。他們轉回來，他們含淚的心又重新哭泣了；想到明天早晨的別離，更覺愁上加愁。

讀者們，你們的眼裏也在洒淚吧！天哪！在心與心分離後，那心怎麼辦呢！與友人別離是可以殺人的。的確誰不知道，誰不能體會那一天是怎樣的難過！

天亮了，他們騎上馬向少女告別。塔利爾，阿絲瑪賀與阿夫漢蒂的眼裏都在流淚。三個人的面頰都像飄着深紅色的旗幟。因憂愁而在狂暴的這兩隻獅子走向野獸去。

他們自洞穴下行，放聲悲泣。阿絲瑪賀號淘着：「獅子啊！誰的唇舌能爲你們唱出哀歌！太陽燒燬了你們這些天上的星星。啊！我是怎樣的痛苦！啊，生活是怎樣的多難哪！」

兩個騎士從此出發，當天他們旅行在一起。他們來到海岸，逗留在那里，他們沒有旅行過乾燥的地方。那一夜他們沒有分離；他們共贈他們的火燄。他們爲了他們的別離而哀泣；他們放聲哭號。

阿夫漢蒂對塔利爾說：「淚的溝渠是涸竭了！你爲什麼要離開甫利東——送你這匹駿馬的人？關於你那美麗的太陽，從那里可以想出辦法得到消息。現在我到那里去，指示我，到你盟兄那里去的路程。」

塔利爾告訴他到甫里東那里去的方向。他盡可能用言語使他理解：「向東方走去；遠遠地到海岸。如你見到他，把我的事告訴他；他會探問他弟兄的消息的。」

他們殺了一隻山羊，拖在他們的身後，在海岸上燃起了火，他們坐下憂愁地用餐。那一夜他們在一起；他們臥在一棵樹下。我咀咒這反覆無常的過往的世界，它有時慷慨，有時吝嗇。

黎明時，他們起身告別，他們互相擁抱。他們當時說的話使任何聽見的人都將融化。他們從眼中滴到土地上的淚像是從泉水裏流出來的。他們站立了許久，胸膛緊貼着胸膛，互相擁抱。

他們抓破面孔，撕落頭髮，含淚而別；一個上行；一個下行；不按路徑他們騎馬穿過草叢；在他們彼此還望得見的時候，他們彼此苦臉呼叫；看見他們的愁容，連太陽也會皺眉的。

## 第三十九章

### 阿夫漢蒂探尋甫利東

啊！世界，什麼使你煩惱呢？爲什麼你使我們旋轉？什麼勢態使你苦惱？凡是信賴你的人都像我一樣不斷地在哭泣。你的環行要到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爲止呢？要到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你才絕滅呢？但是你所遺棄的人，上帝並不棄捨的。

阿夫漢蒂，離別了塔利爾，悲泣着；他的哭聲傳至上天。他說：『那曾經流過的，血的溪流再度流溢。現在的別離是和將來天國中的會面一樣地艱難。人不完全是一樣的；在人與人之間是有着極大的差別。』

於是荒地中的野獸，飽飲他洒在地上的淚水；他不能熄滅那烈火，他不斷爲火焰燃燒着。於是他愈加憂傷滿懷對特漢娜罕的思念；在他薔薇般的嘴唇上閃爍着戳根在珊瑚裏的水晶。

薔薇花消損了，它在枯萎，沈香木的樹枝在顫抖着，整齊的水晶與紅玉變成了琉璃

。他奮起身心抗拒死亡；死亡對他是不容誇耀的。他說：「啊，太陽，你既遺棄了我，爲什麼我還要在黑暗中漂泊！」

他向太陽說：「太陽啊，我把你比作特漢娜琴的雙頰，你像她，她也像你，你們照耀着高山與幽谷。看見你們使我這瘋狂的人歡喜，因此我無倦休地凝視着你們；但是你們雙方爲什麼都使我的心冰冷而無溫暖？」

「在冬天一個月，一個太陽不見，就會使我們凍結；而我，天哪，已經離開了兩個太陽；所以心怎能不受傷損呢？只有那不能穿透的岩石，是永遠不會受損害的！一把小刀不能醫治創傷；它只能割治淤傷。」

他一路對大悲嘆，訴說衷腸；他對太陽說：「太陽啊，我對你所禱，你這無上權威的權威者，你使卑屈的人增高化，你使權威者得到幸福；莫使我別離我的愛人，莫使我的白日變成黑夜！」

「來吧，痛苦的星啊，淚上加淚，苦上加苦吧；染黑我的心，使我置身於幽暗中，將憂傷的重荷像堆在驢背上一般加在我的身上吧；但是請你向她說：「不要遺棄他！他是你的，爲了你他在哭泣。」

「正義的星啊，我懇請你，你這公正的裁判者，只要你來公判吧，心與心來密談吧

；不要曲解正義，不要如此毀壞你的靈魂。我是正直的，請你評判，爲什麼你使我這受傷的人爲她又重受傷害！

「來吧，復仇的星啊，用你的矛殘酷地刺我吧，用血的紅流來浸染我吧；把我的痛苦告訴她，用語言傳達給她聽；你曉得我已變成什麼樣子，我的心不再有歡喜。

「來吧，慰藉的星啊，幫我一點忙；那以珊瑚唇裹着真珠的人正嚙噬着我；你以你這般的優美，使美麗的人顯得嬌魅；而像我這樣的人，你遺棄了使他瘋狂。

「智慧的星啊！除去你沒有旁人是和我的命運相似的。太陽旋轉着我，牽住我使我燃燒。請坐下來記錄我的痛苦吧！我給你一片淚湖當做墨水，我爲你削一支像頭髮那樣細的形體當做鋼筆。

「來吧，月亮啊，請你憐憫我，我是像你一樣地消損而荒蕪了；太陽使我充實，他也同樣使我空虛；我時而健壯，時而衰弱。對她訴說我的痛苦，訴說什麼在使我煩惱，我怎樣昏厥。請你去說：「不要遺棄他！」我是屬於她的，我在爲她而死亡。

「看哪，羣星做證，就連七星都確信我的話：太陽，智慧的星，正義的星，以及痛苦的星，都爲我而昏暈；月亮，慰藉的星，與復仇的星，來替我做證吧；使她聽到怎樣不熄的火焰在燃燒着我。」

於是他對他的心說道：「既然淚在流，而不涸竭，徒然殺害自己又有什麼用呢！顯然你是與魔鬼結交爲弟兄了。我曉得那使我瘋狂的媚已至生死攸關；但是如你不能忍過痛苦，什麼又是幸福的享受呢？」

「如我還在，這樣對我是好的，」——他談到生命的不可捉握——「也許我的命運將使我看見太陽，我將不再呼叫蒼天！」他以優美的聲調歌唱着；而他不能抑制淚流。與他的聲音相比，就連夜鶯的歌聲，都如梟鳥啼鳴。

騎士的歌聲一發，野獸羣來傾聽；爲了聽這甜蜜的歌聲，就連碎石都浮現在水上，它們傾聽着，它們驚異着，他哭泣時，它們也在哭泣；他唱着悲哀的歌，淚像泉水般地流。

全部世上的生物——山中的野獸，水中的游魚，海裏的鱈魚，天空的飛鳥，來自印度、亞刺伯、與希臘的，東方人與西方人，俄羅斯人，波斯人，弗朗戈人與埃及人——都來喝采。

## 第四十章

### 阿夫漢蒂與甫利東相遇在瑪爾哈贊扎

騎士哭泣着，沿着到海岸的路走了七十天。遠遠他在海中看見水手逐漸迫近；他等待着，問道：「你們是些作什麼的，我請你們告訴我；這是誰的領土，或者這領土是聽命於誰？」

他們答道：「啊，你這容貌與身姿優美的人，你既使我們奇異而又使我們愉快，因此我們願以讚美對你致意；此地是土耳其人的邊界，與甫利東的領域毗鄰，我們就是他的人民；倘如我們不致因為望你而昏厥，我們將把他的事情告訴你。」

「納拉丁·甫利東是我們這領土的國王，他是一個勇敢、慷慨、強力的武士，是馬上神速的競賽者；沒有人能夠傷害這樣美的一個太陽；他是我們的主人，他像是上天發射的光輝。」

騎士說：「弟兄們，我遇到了你們這些善良的人。我在尋訪你們的國王，指示我應

向哪方走。我如何走法，什麼時候可以到達，有多少路程？」舟子指路給他；他們沒有離開海岸。

他們對他說：「這是去瑪爾哈贊扎的路，我們的國王將在那里遇見你，他如一支飛箭或一柄銳利的劍。十天以後你將到達那里，你這身如柏楊，顏如紅玉的人。天哪！爲什麼你一個陌生的人，燃燒着我們這些陌生的人，爲什麼你如火焰般燃燒着我們！」

騎士說：「弟兄們，我奇異你們爲什麼這樣醉心於我，冬日枯萎的薔薇怎能使你們這般歡喜！如果你們見到我們，當我們歡愉傲然而坐的時候，那些與我們歡快坐的人，凝望着我們是使他們迷醉的。」

他們分別了，騎士轉身趕路，他，身如柏楊，心如鋼鐵。他催馬奔馳，他高聲說話安慰自己；雷神降着淚雨，洗濯這如水晶與珠瑯的人。

一路上他遇到的陌生的人都伺候他，對他敬奉；他們都來凝望他，護衛他，他們對他難捨難分，他們簡直不忍別離，他們給他找了一個嚮導，無論他問什麼，他們都告訴他。

他走近瑪爾哈贊扎；他很快地走盡那悠長的路。在平原上他看見一隊兵士，看見他



們正在狩獵；四圍都張起鎖鍊，他們在野外環圍；他們射擊喊叫，他們殺戮野獸宛如刈麥。

他遇到一個人，他探問這軍隊的情形；他說：「這喧囂洶湧的隊伍是什麼人的？」那人答道：「甫利東君主，瑪爾哈贊扎的國王，在打獵，他統治這茂盛平原所環成的地界。」

姿態雄威，他走向那軍隊去，他心中愉快，我怎能述說出那騎士的優美呢！與他別離的人都被凍結，與他相遇的人如被太陽燃燒一般；如果他們望着他，那凝視會使他們發狂，他的身姿像一棵樹般搖擺着。

在隊伍的正中間，一隻鷹從其處飛來，騎士催馬前進，他振作精神，毫無畏懼；他張弓射箭；鷹跌落了，滴着血；他下馬刈斷牠的翅膀；再穩靜地騎上馬，而不更色。

他們看見他時，射手們都停止射擊；他們散開，走向前來，他們向他迫近，他們眩暈着，從四面八方向他包圍，有些人隨在後面。他們不敢問他：「你是什麼人？」簡直不敢對他說話。

草地中是一座小山，甫利東站在上面；四十個善於射擊的人作他的護衛；阿夫漢蒂向這邊走來，軍隊隨在他的身後。甫利東驚異了。「他們是在做什麼？」他說：他氣憤

他的軍隊了。

甫利東派出一個奴隸，說道：「去，看看隊伍，他們在做什麼，爲什麼他們破壞陣容，他們盲目地到什麼地方去。」奴隸向他們飛奔，他看見那姿容茂盛的柏楊；他停住脚步，他的眼睛眩暈，他忘記了他應當說的話。

阿夫漢蒂明瞭這個人是來探詢他的消息的。他說：「我請你替我向你們的主人轉達：「我是一個陌生人，漂泊者，來自遙遠的家鄉，塔利爾結義的弟兄，特來見你。」

「」  
奴隸轉向甫利東報告消息。他說：「我看見一個太陽來了，他像是白晝的光耀。我想無論何處即使聖人看利他，也會瘋狂的。他說：「我是塔利爾的弟兄，來拜見健壯的甫利東。」」

甫利東一聽到塔利爾的名字，他的痛苦輕減了，他的眼裏流淚，他的心臟跳得發慌，一陣風暴凍結了薔薇，他的睫毛中擁着雷雨。他們彼此相見，各自熱烈地讚美。

甫利東匆忙跑下山脊，他來迎接阿夫漢蒂。他望着他時，說道：如這不是太陽，他是什麼呢？阿夫漢蒂是超越了他從奴隸口裏聽來的讚美。他們下馬；歡快使淚水湧流。

他們擁抱；他們不因生疏而羞赧。那騎士在甫利東眼裏像是勝過一切，而甫利東使那騎士歡喜。任何人只要看到他們將輕蔑太陽。我敢以生命打賭，你們絕沒有見過像他們這樣的人。

哪里有騎士是像甫利東的呢！但在他的身邊有一個人却更值得讚美；行星接近太陽時，將不爲人所見；臘燭在白晝是無光的，它的光輝只閃耀在夜間。

他們上馬動身到甫利東的宮殿去。狩獵終結了；他們收束了野獸的殘殺。士兵們從四外擁來凝望阿夫漢蒂；他們說：「什麼生物能與他相比？」

騎士對甫利東說：「我曉得，你在渴望聽我的消息。儘你所最想知道的，我將告訴你，我是誰，我來自何處，以及我什麼時候認識塔利爾，爲什麼我說我們是結義弟兄。他對我以弟兄相稱；他說：「你是我的弟兄。」雖然我幾乎不配作他的奴隸。

「我是國王路斯帝凡的臣僕，生長在亞刺伯的騎士，我的名字叫阿夫漢蒂，我是名門的一個貴族，養爲國王之子，萬人景仰，我是勇敢的，沒有人敢來干涉我的事。

「有一天國王驕馬出外打獵；在荒野間我們看到塔利爾，他湧流的眼淚，浸潤着野地；我們十分驚異，我們呼喚他，他不來，他使我們憤怒了；我們不曉得火焰怎樣在燃燒他。

「國王喊叫軍隊去捉他，他惱怒了；他殺人毫不費力，戰鬥對於他是輕而易舉的事；有些人被他打斷了四肢，有些人被他公然殺死；這時他們才曉得月亮的行程是不能折返的。」

「國王異常憤怒，看見兵士們不能捕獲他；他親自上馬，向那傲慢無禮的人走去。當塔利爾曉得他是國王的時候，他不動刀劍，放馬奔馳，他便消失在我們的眼裏。」

「我們探尋，但不見踪影；我們相信他是一個魔鬼。國王憂鬱了，他禁止飲酒宴會。我不能忍耐而不探知這個騎士的謎。我私自出來訪尋他，火燄燃燒着我，使我窒息。」「我尋了他三年；我甚至不能睡眠。我遇到被他打傷的喀達維亞人；他們指示我的去向。我尋到了這一彩衰微、顏色蒼白、枯黃的薔薇；他歡迎我，愛我如弟如子。」

「他經過一傷血戰之後佔領了戴維斯人的洞穴。只有阿絲瑪賀這孤獨的人，再沒有旁人陪伴他；昔日的火焰永在燃燒他，並非是新的刺激。與他分別的人將不停地悲嘆，一張黑帕子纏在頭上。」

「那以淚洗面的少女獨自留在洞中悲泣。騎士爲她獵取，如獅舐犢；他找來食物，於是喂養她。他不能停在一個地方。除去阿絲瑪賀他不願見何人。」

「對我這陌生的人，他愉快地敘述了他那驚人而新奇的故事；他述說了他與他愛人

的故事。他忍受着怎樣的痛苦，一個狂人的舌頭，是述說不出的：憧憬在殺害他，他渴望自掘墳墓。

「像月亮般他不停地漂泊，他不休息；他騎在你贈給他的馬上，永不下來；他不見言談的生物，像野獸般他躲避人類。想着他，是痛苦的；他將爲她而死是可悲的！」

「那騎士的火焰燃燒着我，我被吞在熱火裏；我憐憫他，我變成狂人，我的心越來越不安定；我願踏遍海洋與大陸爲他尋覓良藥。我轉回去見我的君主，他的心是憂鬱的。

「我請求別離；國王對我憤怒了，陷於憂傷之中。我遺棄了我的軍隊，因此他們在那里呼叫蒼天！我潛逃出來，離開了那血淚的血泊。現在我爲他尋覓良藥；我踏遍了天涯海角。

「他對我講述了你的事，他怎樣與你結爲兄弟。現在我尋到你這無匹的、值得人口頌揚的人；告訴我到什麼地方能尋覓那天上的太陽——望着她，人們歡愉，不見她，人們煩惱。

於是甫利東發話了，說着那騎士同樣的辭句；兩人同聲悲唱一篇令人頌揚的哀歌；他們那難以忍耐的心高聲綫泣，積聚在藪沼中的淚水洒在薔薇上。

士兵間發出痛哭的聲音，有些人抓着自己的臉，拋棄了頭巾。甫利東大聲哭泣，哀

働這七年的別離。天哪！這虛幻世界的無常啊！

甫利東悲傷地說：「我們怎能讚美你呢，你這不能形容的人，你是無法讚美的！世上的太陽啊，你轉移了宇宙間太陽的行徑，轉移了歡喜與生命，接近你的人，你使他們歡欣鼓舞；你吞蝕了上天行星的光！」

「自從我離開了你，生命於我是可憎惡的。雖然你無暇念及我，我在渴望着你；離開我你像是歡喜的，而我却受着非常的苦悶。沒有你生命是空虛的；世界對我變成可憎惡的了。」

甫利東以美麗的悲嘆述說中這些言語。他們漸漸安靜，他們沉默了；他們一聲不響騎在馬上。阿夫漢蒂如精靈般的優美吸引着觀眾；他以他那烏黑的睫毛含蘊着滿眼的淚水。

他們走進城裏，他們看見裝璜完美的宮殿，政府的全部官吏都聚在一起，衣裝潔淨的奴隸們排列得非常整齊；他們爲阿夫漢蒂狂歡得如醉如癡。

他們走進宮廷，舉行一次非通常機密議會可比的隆重的盛會；兩邊排列着百多個顯貴；他們兩個獨自坐在一起；誰能適當地讚美他們呢？到處都有珊瑚與黑玉，映襯着他們那如水晶與紅玉的面孔。

他們坐下宴饗，不斷增添着美酒；他們款待阿夫漢蒂如待親人一般；他們拿出了美麗的酒杯，完全是燦新的。但是那些看見這個青年的人，天哪！如被火焰燃燒。

當天他們飲酒飽餐，這是一場豪飲的人的宴會。天亮了；他們伺候阿夫漢蒂沐浴；

陳列開大量的綢緞；他們給他穿起價值千萬的衣服；他們給他繫起無價的束帶；騎士住了幾天，雖然他不能忍耐耽擱；他與甫利東出外打獵遊戲，凡是出現在他眼前的，無論遠近，他都同樣把牠們殺死；他的射技使每一個射手都覺得慚愧。

騎士對甫利東說：「聽我現在對你講。離開你於我如死亡，所以那將使我傷痛；但不幸我沒有時間停留；另一種火焰也在燃燒我。在漫長的路上，我有緊要作的事，不然就太遲了。」

「和你分別而落淚的人是有道理的。今天無論如何我要告別，所以從此將另有一種火焰在燃燒我；躊躇逗留是旅人的過錯，他應自己看明這點；帶我到你曾經看過那個太陽的海岸去。」

甫利東答道：「我將不說一句話阻止你。我曉得你再沒有餘暇；另有一支槍矛在刺着你。去吧！上帝會引導你的，願你的敵人毀滅！但是告訴我，不見你我怎能忍耐呢？」  
「我冒然對你說明這一點：你獨自去是不適合的，我將派幾個騎士陪伴侍候你，送

你甲冑與被褥，一匹騾子，一匹馬。如你不帶這些東西，將有麻煩的，眼淚將流在薔薇的雙頰上。

他派出四個奴隸，心地忠實，每人全身甲冑，帶着足量的、沒有毫釐之差的、六百磅赤金，全付裝轡的一匹無比的駿馬。

他把被褥放在健足的騾背上。他動身了，甫利東也上馬與他同行。所有送行的人，這時都被烈火燃燒着。他憂傷地說：「如果太陽是在我們的近邊，冬天將不會將我們凍結！」

騎士離去的消息傳出以後，人們都陷於憂傷中：市民們擁在一起，無論富商大賈和小販：他們悲嘆的聲音宛如空中的雷鳴；他們說：太陽離開了我們：「我們閉上眼睛吧。」他們穿過城市前進着，他們來到甫利東從前見過那太陽的海岸：在那里他們流出淚的血泊。甫利東述說那閃閃的俘虜的故事。

「兩個黑奴用船將那唇紅齒白的太陽運到這里來——一種陰黯的情景！刺動我的馬，我決心用我的武器搭救她：他們從遠處望見我，立刻逃走了，船像飛鳥一般。」他們互相擁抱，洶湧着淚流：他們吻着，兩人的火焰又重新燃起：這誓不相離的兄弟如手足般分離了。甫利東停留着，騎士出發了，那形態毀壞了觀衆的心。



## 第四十一章

### 阿夫漢蒂訪尋愛絲丹·達麗堅

騎士如滿絃月走在路上自言自語着；思念着特漢娜罕鼓舞心境。他說：「我遠離了你；天哪！這可咀咒的易逝的世界的撥弄！你有可以醫治我，創傷的妙藥。

「爲什麼憐惜英雄的熱情繼續地燃燒我呢？爲什麼我的心會變成了堅硬的岩石？縱有三支長矛也不能使我受傷。爲了你，這世界變成了毒素。」

阿夫漢蒂同着四個奴隸沿着海岸前行，他以全力爲塔利爾尋覓藥膏；日夜悲泣流着淚水；在他看來世界如枯草，甚至沒有草重。

每逢他看見沿岸而行的旅人，他便對他們講話，探問那個太陽的消息。他漂泊了一百天。他走上小山；發現一羣馱着貨物的駱駝；商人們煩惱地站在岸邊。

無數的商旅在海岸上，他們煩惱着，他們憂傷，他們既不能停留也不能前進。騎士向他們招呼，他們對他歡叫。他問道：「商人們，你們作什麼？」他們開始談話了。

烏薩穆是這羣商旅的首領，一個聰明的人。他恭敬地說了一篇美麗的讚詞，他祝福阿夫漢蒂，讚美他的姿態；他說：「太陽啊，你之來如我們的生命與救助者。請下馬；我們將對你訴說我們的故事與業務！」

他下了馬。他們說：「我們是巴格達的商人，是墨罕墨德的信徒；我們永遠不喝新酒；我們在海王城中營商；我們頗有大量批發的貨物，我們不經營零星小件。」

「在海岸上我們發見一個人失去知覺倒在那里；我們搭救他，使他能清楚地講出話來。我們問他：「陌生的人，你是誰？你是作什麼職業的？」他對我們說：「如你們前進，他們會殺死你們的。幸而我還活着呀！」

「他說：「我們一隊商旅一隊護衛從埃及出發，我們裝運各種貨物航行在海上，海賊船用尖銳的鐵頭的撞木殘殺我們。一切都毀壞了；我不曉得我怎樣來到這裡。」

「獅子與太陽啊，這就是使我們在這里躊躇的原因。如我們轉身回去，我們的損失將有百倍；如我們航行，天哪，他們將殺死我們，我們沒有戰鬥的力量。我們不能停留，我們不能前進，我們已經失去果斷的能力了。」

騎士說：「無論誰憂傷是沒有用的，盡人力聽天命，來自上天的事，我們不能避免。我為你們的血肉保證，你們將流的血我擔在我的身上；凡是與你們戰鬥的，我的劍都

將刺穿他。」

商隊的人們充滿歡喜；他們說：「他是一個騎士，一個英雄，不像我們這樣懦弱，他有自信的，我們可以放心了。」他們上船從海岸出發。

天氣晴朗，海行暢達；他們的護送人，阿夫漢蒂，渾身是胆，領導着他們。一隻賊船帶着一面極長的旗子，出現了；這船上設有一個鑲着鐵頭的撞木，是用以擊燬其他船隻的。

海賊吶喊而來，他們一面喊叫一面吹着喇叭；商隊長懼那成羣的戰士。騎士說：「不要怕他們蠻勇，我若不把他們全部殺死，這就是我死亡的末日。」

「他們不會傷我皮毛，縱使世界上全部的軍隊同我戰鬥；如果命運註定的，我將不偷生，手拿着槍我不顧一切，堡壘、朋友、甚至弟兄都不能救助我；凡是理解這一點的人，將如我一樣的健壯。」

「你們商人是懦弱的，沒有戰鬥的訓練。他們或許從遠處會用箭射死你們，所以藏在門後吧。看我怎樣獨自戰鬥，怎樣撼動我如獅般的臂力；看我怎樣使那羣海賊流血。」  
以猛虎的姿態他穿起了盔甲；一隻手拿着一支戈矛。心無畏懼，站在船頭上，正如他用眼光殺害了觀望他的人一樣，他能用劍殺死他的敵人。

海賊們叫囂着；他們的聲音不斷。他們衝動那鑿着鐵頭的撞木。騎士毫不畏懼地站在船頭上，他不戰慄；他用矛刺，他斬斷了撞木，獅的臂力並不疲乏。

撞木被燬了，而阿夫漢蒂與船安然無損。海賊畏懼了，他們尋求逃避，他們一時無路可尋；他對敵人撲去，打倒周圍的人；未被他殺傷的活人一個沒留。

懷着勇猛的心他如殺山羊般斬殺那些海賊；有些被擊倒在船上，有些被他拘進海裏；他把他們七顛八倒地堆集起來；殘餘的人藏在死屍堆中，他們閉氣不嚮。

如心之所欲他得到戰鬥的勝利。有些海賊卑屈地乞求他：「憑你一片好心，不要殺死我們！」沒有被他殺死的人，受傷而未死的人，都被囚禁。基督教徒的話是正確的：愛是來自畏懼。

人哪！莫誇耀你的氣力，莫像醉漢般吹噓！如果上帝不助你，人的力量是沒有用的。小小的火花得勢，可以焚燬巨大的樹木。如上帝保佑你，隨你拿的是木棒或寶劍，都是所向無敵。

這時阿夫漢蒂看見他們大量的財物。他把兩隻船像雙生兒般併攏在一起。他呼喚那些商人。烏薩穆非常歡欣地觀望，他不再悲歎，他唱出精美的讚辭，他發揮想像盡力形容。

讚美阿夫漢蒂須要千萬唇舌；然而就連他們都不能形容他在戰後的優美。商隊歡呼道：「士啊，謝謝你！太陽已把光柱照在我們身上；黑夜已經破曉。」

他們擁到他的面前，吻他的頭、臉、與手足；他們對他讚美不止；目睹他使聖人與呆子同樣發狂！「我們全在這樣困難關頭中爲你所救。」

騎士說：「感謝上帝，那萬物的創造者，這里的一切全爲上帝以神力註定的；一切的事跡或隱或現全憑神意。每一個人必須信仰；聰明的人是信仰未來的。」

「上帝使你們這許多生靈得免流血之災！我血肉之軀算得什麼？我自己又何能爲力？我已殺掉你們的敵人，我已完成我的約言；我已把那滿裝財物的船整個送給你們作爲禮物。」

一個善良騎士戰勝敵人或是英勇超羣的時候，是使人愉快的事。他們慶賀他，讚美他，自覺慚愧。他的傷已漸覺輕適，因爲本是極輕微的。

當天他們看守賊船，第二天早晨他們才起行。他們怎能計算那里有多少財寶！他們把東西搬到他們的船上，將賊船搬運一空；他們將賊船粉碎，並焚燬了一部份；那些木材，他們認爲是不值一文的。

烏薩穆代表商隊對阿夫漢蒂進言：「我們因你而聲威大震；我們曉得我們的卑劣。」

我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這一點毫無可疑；你給與我們的，讓我們大家分有吧，我們已經集議過了。」

騎士說：「弟兄們，現在你們聽我說：上帝看見了你們的淚流，他搭救了你們的生命。我算什麼呢？天哪，我給了你們什麼歡喜？你們給我的東西。我有什麼用呢？我只要我自己與我的馬！」

「如我心之所欲，我已有大量的財物，有數不清的無價的綢緞，你們的東西我有什麼用呢？我缺乏什麼呢？我不過是你們的旅伴。而且我還另有冒險的事。」

「在此地我所得到的無數的財物，隨你們各自分配吧；我什麼都不要。我請求你們一件事！應允我的要求，每一個人都不得洩漏；我有一件事要你們保守秘密。」

「時機未到之前，你們不得談說我是你們的主人。你們說：『他是我們的首領，』不要稱我為騎士。我將如商人打扮，我將講生意話；以我們的弟兄情分，請保守這個秘密。」

這話使商隊非常歡喜；他們都來對他致敬，說道：「我們既對你有所求，便也希望你有求於我們，我們願意侍候我們認為面如太陽的人。」

從此他們動身出發，他們沒有耽隔時間；他們恰逢天氣晴朗，一路順風；他們取歡

阿夫漢蒂，他們唱歌讚美他；他們送給他一顆珍珠，顏色正如騎士的牙齒。

## 第四十二章

### 阿夫漢蒂到了格蘭薩羅

阿夫漢蒂渡過了海；他以莊嚴的姿態前進。他們看到一座城，環圍着茂盛的花叢，有各色各樣的奇花異草。怎能使你們理解這園地的可愛呢！

用了三根繩子，他們把船停在這些花園的岸上。阿夫漢蒂穿着長袍坐在凳子上。他們僱了許多挑夫。騎士談着生意，裝作商隊的首領，藉此以爲掩護。

一個園丁走來，他們登陸的那個花園，就是他的；他狂歡地凝視那如閃光般的騎士的面孔。阿夫漢蒂對他歡呼，他以恰當的言辭對那人問道：「你們是屬於誰的，你們是什麼人？你們怎樣稱呼統治這地方的國王？」

「詳細地告訴我，」騎士對那個人問道：「什麼東西更貴，什麼東西可以賤賣？」他說：「我看，你的面孔像是太陽的面孔。我所知道的我將全部忠實地告訴你；我決不

對你說一句假話。

「這是海的領域，可以旅行十個月，這是格蘭薩羅城，到處都可愛。一切美麗的物品都渡海，船運到此地。麥力克·薩克哈威爲統治者，他極其幸運而又富有。」

「縱使老人，到此地也會變得年青；飲酒，歡樂，野遊，唱歌，永無停止；無論冬夏，我們總有各色樣的花朵；凡是知道我們的人——甚致連我們的敵人，都在羨慕我們。」

「大商人再找不到比這更可獲利的地方；他們買賣，收入多，用項大；一個窮人，一月之間可以致富；從四外他們搜集着商品；一文都無的人，到了年終可有堆的貨物。」

「我是商人首領烏森的園丁。我將告訴你他的一些規矩：這是他的花園，你們白天的歇處；首先你們必須把你們最好的貨物給他看。」

「每逢大商人來到，他們拜望他，送他禮物，他們把全部貨物都給他看過；否則他們不能卸貨；對於國王，他們把最好的物品留出來，他們立刻就剔出這筆價目；於是他便讓他們隨心所欲地作買賣了。」

「他的任務就是接待像你這樣高貴的人，他命令收貨的人怎樣適意地款待；他現在



沒有在這里，我考談他有什麼用呢？一和你見面，他便會使你歡喜，慇懃的伺候，便是他對你應有的招待。

「他的妻普哈曼·克哈特漢夫人正在家裏，她是一個好客的女主人，溫柔而不粗俗。我將通知她你的到來，她將待你如親人一般，她會派人來迎接你，你可以在天明時到城裏去。」

阿夫漢蒂說道：「去吧，隨你怎樣吧。」園丁跑去了，他極爲歡欣，汗水流到他的胸部。他對那位夫人述說了這個消息：「這事使我驕傲：一位青年來了，他的光輝如太陽般照耀着那些望着他的人們。」

「他是一個商人，一個商隊的首領，長得像柏楊，又像滿弦的月亮，他的服裝以及他那珊瑚色皺折的頭巾很配合他；他招呼我，問我各種情形以及買賣的規矩。」

普哈曼夫人很歡喜；他派了十個奴隸迎接他；他們佈置商隊宿室，她貯藏了他們的貨物。那如水晶與紅玉而雙頰如薔薇的人走了進來；凡是看見他的人，譬喻他的脚如虎爪，他的手如獅掌。

一陣嘈雜聲，全城的商客都聚集來；他們到處擁擠，他們說：「我們怎能凝望他呢？」有些人羨慕得發狂。有些人如失魂魄；他們的妻子都討厭他們了，她們的丈夫都受

了輕視。

## 第四十三章

### 普哈曼歡欣款待阿夫漢蒂

烏森的妻普哈曼，在門前迎接他，她歡欣地向他敬禮，她不掩飾她的歡快；他們互相致意，他們進房裏坐下。依我看來，他的到來未使普哈曼夫人有絲毫煩擾。

普哈曼夫人雙眼誘人，雖不年青但是活潑，身姿優美，膚色黑翠，面孔肥潤，她是歌者與遊吟詩人的愛好者，一個善飲的人；她有無數服裝與頭飾。

當天晚上普哈曼慇懃招待他。騎士呈現出美麗的禮物；收到禮物的人們說：「這是寶貴的！」普哈曼的款待他是有代價的；我敢發誓，她沒有虧本。當他們飲食完畢，騎士回去安息了。

第二天早晨，他展開全部的貨物；最好的貨物爲國王放在一邊，他剔出那筆價目；他對商人說：「拿去吧！」他將貨物打包，讓他們運走。他說：「你們隨意去賣吧！不

要洩漏了我的秘密！」

騎士商人打扮；他決不穿他本來的服裝。有時普哈曼來訪他，有時他訪普哈曼。他們坐在一起；他們以精美的詞句談話。離開他，在普哈曼如死亡，像拉敏對威斯一樣。

## 第四十四章

普哈曼愛上阿夫漢蒂寫信給他

最好是離開女人，如果他忍得住的話；她伴你遊玩使你歡喜，她征服你使你信任；但她馬上就欺騙你，她將一切粉碎；所以祕密是永不能告訴一個女人的。

對阿夫漢蒂的欲念穿進普哈曼夫人的心裏，愛情越來越強，像火焰般燃燒着她，她設法隱藏着，但是藏不住她的痛苦，她說：「我怎樣好呢，怎樣才能使我平靜呢？」他洒着如雨的淚。

「我若對他講明，天哪！他一定會生氣，甚至使我難以看到他了；我若不對他講，

我又不能忍耐，火焰將愈加熾烈。我將說明的，無論生或死，在這二者之間來決定我的命運吧！一個人若不說明他害的什麼病，醫生怎能醫治他呢？」

她寫了一封悽慘的書信，把她的愛呈現給那個青年，吐露她的痛苦，打動對方的心境，這是一封應當保留而不可隨便撕掉的信。

## 第四十五章

### 普哈曼給阿夫漢蒂的情書

「太陽啊，既然上帝歡喜創造你爲太陽，那些不見你的人是歡喜而無痛苦的意念，你是那些接近你的人們的燃燒者，你是以火嚙噬他們的人，你的凶視對於行星像是可愛的，那是值得誇耀的。」

「凝望着你的人們都爲你迷戀；爲了你，他們悽然的昏厥了。你是薔薇；我奇異夜爲什麼不在你之上顫抖。你的美麗使花枯萎，我的花也在凋謝。如陽光不能及時照在我的身上，我將全然燬滅了。」

「上帝作證，我怕對你講明，但不幸我有什麼辦法呢？我簡直不能忍耐了；我的心不能永遠忍受你那烏黑睫毛的刺激！如果你有幫助我的方法，那麼請來助我吧，否則我將失魂喪魄。」

「在你的回信來到之前，在我沒有曉得你是殺我還是救我之前——在這以前，無論我的心是怎樣痛苦，我將忍受生存。我在等待那決定我的生與死的時間！」

普哈曼夫人寫完信派人送給騎士。騎士讀着信，像是讀着自己姊妹或親屬寫來的信一樣；他說：「她不曉得我的心。有一個愛人像太陽的我，她是何許人來向我求愛？我的那個愛人——我怎能把這一個與她的美麗相比？」

他說：「烏鴉與薔薇會發生什麼關係，他們有什麼共同之點？但是夜鶯還沒有在它之上甜蜜地歌唱過。一切不適當的行爲是短瞬的，於是毫無結果。她說的是什麼呢？她說的話多無意味！她寫的這是什麼信！」

他的心裏起了這種思想。於是他自言自語地說：「除去你我沒有救助者。爲了那使我漂泊的事，而我既然願意尋找她，我將作一切使我能夠找到她的辦法；此外我的心還應當注意什麼事呢！」

「坐在此地的這個婦人可以看見無數的人，她是一個公衆家庭的主人，她是各地來

往的旅客的友人。我將答應她，她將對我述說一切；無論火焰怎樣燃燒我，也許她對我會有些用處的。我將明瞭我怎樣償還她的債。」

他說：「一個女人愛上了任何人時，就與他相親，把她的心給了他，她不重視恥辱，縱使爲一切所咀咒；她知道的她全都說出，她會說出一切的祕密。這對於我是有利的，我要答應她；也許我會偶然發見那件隱匿的事」。

他又說：「如命運不濟，一個人是什麼事都不能成功的；於是我所需要的，我得不到，而我所得到的，我並不需要。這世界原是一片暗淡，這里的一切，都是灰暗的。種因結果是一定的。」

## 第四十六章

### 阿夫漢蒂答覆普哈曼的信

「你已寫信給我；我讀過你讚美我的信。你已伴我而行，但是愛情火焰的燃燒使比你更爲痛苦。你在如此希望，而我也願你永爲伴侶。既然我們雙方如此期望，我們是

同意相結了。」

我不能告訴你普哈曼是快樂到什麼地步。她寫道：「不見你時，我已流夠了眼淚。現在我身邊無人，你將獨自會到我；我們趕快結合吧，在今晚夜落的時候。來呀！」

就在約請書傳到騎士的那天晚上，當黃昏降落的時候，他動身了，另一個奴隸帶着信在路上遇見他，信上寫道：「今晚不要來；我還沒有準備好。」這使他煩惱，他並未轉身，他說：「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被邀請的客人並不因為撤消約請而轉身回去。普哈曼正坐在那裏爲難。如樹木般的阿夫漢蒂獨自走進來。他看出婦人的不安，他一進來就看出來了；她恐怖得不敢說明，對他也失了慇懃。

他們坐在一起開始接吻，愉快地嬉戲，這時一個態度優美的青年出現在門口。他走進來；緊在身後隨着一個拿着劍與盾的奴隸。當他看見阿夫漢蒂，他恐怖得像是面過險要懸崖的道路。

普哈曼看見了，她不住地顫抖。那陌生人奇異地望着他們嬉戲而臥；他說：「我不願妨害你們，女人哪……但在天明時，我將使你悔恨你之占有這個青年。」

「你侮辱了我，惡狠的女人哪，使我受人輕蔑，但是明天你將曉得你這行爲應付的

代價；我將使你用自己牙齒吞噬自己的孩子；如我不履行我的話，面對面地唾棄我吧，讓我在野地裏發瘋吧！」

這樣說着，他摸撫着鬚髮走出門外。普哈曼開始搥頭，抓破自己的雙頰，滴滴的淚聲像是泉水。她說：「來呀人們過來用石頭砸死我吧！」

她悲泣着：「天哪，我已經害了我的丈夫，我害了我的孩子，我像拋棄戰利品般棄捨了我們的所有，那無匹影的寶玉！我是與我親愛的人們分離了！天哪！養我者，以及我教養的人！我已經斷送了自己；我的話語是可恥的！」

阿夫漢蒂不解地聽着這些話。他說：「什麼事使你煩惱，你說的是什麼話，你爲什麼如此悲嘆，那個青年的爲什麼威嚇你，他在你身上發見了什麼缺點？安靜吧；告訴我，他是什麼人，他來此有什麼用意？」

那婦人答過：「雄獅啊！我流淚流得發狂了；不要再問我什麼，我的唇舌再不能告訴你什麼了。我已用我自己的手殺害了我孩子的生命，因此我不能再有歡樂；因爲不能抑制我對你的愛使我殺害了自己。」

「愛說廢話的人一定會有這種事的，亂談的人藏不住祕密，我這任性的瘋子。」你爲我悲嘆吧！」看見我的人，我祇能對他這樣說。醫生是不能醫治吸吮自己血液的



人！

「兩條路任你選擇，再莫作別的希望：如你能殺死那個人，去，夜裏偷偷地殺死他；如此你可以搭救我以及我的全家免於殺戮；回來時，我將對你訴說一切我所以流淚的緣由。」

「不然，就在今晚將你的貨物馱在驢背上，逃開鄰近的地方，收集一切，準備脫逃。我疑心我的罪惡也將使你受盡痛苦。如那騎士到了宮廷，他將使我親口喫掉自己的孩子。」

當驕傲而勇敢決斷的阿夫漢蒂，聽到這些話，他起身拿起長矛——他是多麼美麗多麼勇敢哪！「若不關心這件事就是我的疏忽！」他說。不要以為任何人會像他這樣的；沒有人可以與他相似！

他對普哈曼說：「給我一個人指點領路，讓他指示我正確的路徑，此外我不需任何助手；我不能認為那個人是一個戰士可以成爲我的對手。我做的事我將全部告訴你；等着吧，安靜點！」

婦人派了一個奴隸爲他引路。她又哭泣着說：「爲了熱火得以冷化，如你殺掉那個騎士而能鎮定我心中的煩惱，他有我的戒指，我求你帶到此地來。」

身姿優美的阿夫漢蒂穿過了城市。在海岸上屹立着一座紅綠色的石屋；下部是美麗的宮殿，上方是一層層壘積起來的無數寬敞的美麗的樓閣。

面如太陽的阿夫漢蒂被引路人帶到這裏，那人悄聲對他說：『這就是你找尋的人的宮殿。』他指着說道：『在那邊的閣頂上你可以尋到他，記住這點，他在那裏睡眠的，也許他還在坐着。』

那個不幸的青年的門前有兩個衛兵。阿夫特漢蒂悄悄無聲地走過去；他一隻手捉住一個衛兵的喉嚨，立即將他們殺死，他用兩頭相擊，腦髓與頭髮絞在一起。

## 第四十七章

### 阿夫漢蒂殺死御廚與兩個衛兵

那個青年心情惱怒地獨自臥在寢室裏。血手的阿夫漢蒂雄偉地走進來，他不給他起身的功夫，暗地裏把他殺死，我們簡直不能看見；他抓住他，丟在地上，用一把刀殺死他。

凝望着他的人他是一個太陽，而反抗他的人他是一隻野獸與恐怖。他割掉戴着戒指的手指，他使他在地上打滾；他從窗口把他投進海裏，他黏了一身的海砂，沒有地方可以成爲他的墳墓，也用不着鐵鏟爲他掘墓了。

這殘殺沒有留下一絲聲響。甜蜜的薔薇走出來；他哪里有過這樣的無情？這對於我真是一件異事，他怎能如此就使人流血？如他剛剛來時一樣，他從原路回去。

當這雄獅與太陽、善於辭令的騎士走進普哈愛的草裏，他宣布：『我已經殺死他，那青年不會再看到陽光；你的奴隸可以作證，讓他在上帝面前發誓那是我的作爲；看看這個手指和指環，而且我還有血染的刀。』

『現在把你答應我的話告訴我，你爲什麼如此激怒。那個人以什麼來威脅你？我急想知道。』普哈曼抱住他的腿：『我沒有資格看你的面孔；我創傷的心已經痊癒；現在我已可熄滅我的火焰。』

『我與烏森以及我們的孩子現在又復活了。雄獅呀，我們怎能適當地讚揚你呢！既然我們能以他的流血爲誇耀，我將從頭對你述說一切；你準備靜聽吧。』

## 第四十八章

## 普哈曼敘述愛絲丹·達麗堅的故事

「這城裏有一種規矩，新年的日子不准商人貿易，沒有人航海外出；我們都一心一意美麗打扮；公卿排設隆重的宮廷宴會。

「我們大商人必須給宮中送禮；而公卿也必須給我們適當的禮物。十天之內到處可以聽見鐃鈸與鑼鼓的聲音；郊外有比武、球戲、與賽馬。

「我的丈夫，烏森，是大商人的領袖，我是他們妻女的領袖，我無須任何人邀請；無論窮富，我們都有禮物送給皇后；我們在宮中歡快享樂，我們歡快地轉回家裏。

「新年到來，我們送禮給皇后；我們送給他們，他們送給我們，我們使他們滿滿的，我們也被裝得滿滿的。在一陣出外應酬之後，便可隨心所欲；我們再度在家裏享樂，我們爲所欲爲。

「黃昏時候，我走進花園裏遊戲；我領着許多婦女，我必須使她們高興；我領着一

些遊吟詩人，他們唱着甜蜜的歌；我像孩子般戲耍跳躍，我變裝了面紗與頭髮。

「花園裏有建築得美麗的邸宅，高大而四邊都有望台，簷出海面。我領着與我同行的婦人來到這里；我們又重新擺設宴席，我們歡欣列坐。

「我愉快而像姊妹般款待那些商人的妻。飲酒時，我突然心中一陣不快。當她們發覺時，她們告別了，各部宴會的人。我獨自停留；一陣憂愁像煤烟般落在我的心上。

「我打開窗子，面孔轉向大路上，我眺望，擺脫那在我心中油然而起的哀愁。遠遠的我看見一個小東西，它飄浮在海面上，像是一隻鳥或獸；我還能把它比作什麼呢？

「從遙遠處我不能辨別它；它迫近時，看明是一隻船；兩個人穿着黑衣服，面孔也是黑的，緊緊地站在兩邊；只露出一個頭來；他們駛到岸邊，那奇異的景象驚異了我。

「他們把船泊住；他們從這花園前面登陸。他們竟張西望，像有什麼監視他們一般，他們看見沒有人，也沒有什麼驚動。我暗地裏守着他們；我全然隱身在房裏。

「他們從船上用箱子搬下來的——他們把箱蓋打開——是一個姿態驚人的女少，她走出來；她頭上罩着黑紗，下面穿着綠色衣服。太陽若如她一般美麗已是足夠了。

「當少女轉身向我這邊的時候，光輝照耀在岩石上；她雙頰的閃光照遍了陸地與天空；我的眼睛昏眩着，我不能注視她和不能注視太陽一樣；我關閉了門；他們看不見我

少女  
夢  
女

在守望他們。

「我招呼侍候我的奴隸們；我指着說：『看那兩個印度人捉的俘虜多麼美麗！偷偷下去，靜靜前進，不要匆忙。如果他們願意出賣，無論他們要多少，付錢給他們。』」

「如果他們不願交出來，別讓他們運走她，把她奪過來，把他們殺死，把那個月亮帶到此地，好好完成這件差使，盡你們最大的努力！」我的奴隸們像飛也般偷跑下去；他們談判，他們不肯賣。我看見那兩個黑人異常不快。

我站在窗邊；當我看見他們不肯賣她，我喊道：「殺死他們！」他們捉住那兩個黑人，殺掉他們的頭，將他們拋進海裏；他們轉身回來，護送着那個少女。我走下去迎接她，我領着她，她在岸邊沒有久留。

「我怎能把讚美她的話說給你聽！多麼可愛！多麼優雅！我發誓她是太陽，說太陽才真是太陽，那話是不對的！誰能忍受她的光輝，誰能描繪她呢！如果他想燒死我，看哪，這是無需準備的。」

普哈曼說完這些話，她用手撕着臉；阿夫漢蒂也哭泣了，他洒着熱淚；他們彼此忘記了對方，他們爲她變得如此瘋狂；淚流自上而下，溶解了那如薄薄的新雪的面孔。

他們哭泣着。騎士說道：「不要中斷！接着說完！」普哈曼說：「我收容她；我的

心對她忠實。我吻着她的全身，因此我使她厭煩。我讓她坐在我的榻上，我撫慰她，我愛她。

「我對她說道：『太陽啊，告訴我，你是誰，你是哪一種族的孩子！那兩個黑人從什麼地方帶你來的？天上昴宿的小姐！』她一句也不回答我的話。我看見無數的淚珠滴出她的眼裏。」

「當我緊緊盤問她的時候，她細聲哭泣，衷心哽咽；從她那黑玉般的睫毛的淚池中，一道淚流洒在水晶與紅玉上。注視她我燃燒着，我的心變成灰燼。」

「她對我說：『你對我如一個母親，比一個母親更好。我的故事於你有什麼好處呢？那只是一個亂講話的人的故事。我是一個孤寂的漂泊者，為惡運所支配。如你追問我，願洞悉一切的神力責備你！』」

「我心中尋思：『不適時說服這個太陽是不相宜的；這個捕獲者會變得瘋狂而全然失去神智。一切應及時而行，以完成每一件的要求。我怎不明白現在尚非與這個太陽談話的時候！』」

「我領走那我剛剛讚美過的面如太陽的人，我不能談到她而不讚美她的。緣於我對她的憧憬，緣於她的陽光，我幾乎無法隱藏這個太陽的輝！我給她穿上許多層稠密的

錦繡，沒有稀薄的衣裝。」這時眼淚湧流，薔薇凍結，睫毛裏掀起一陣暴雨。

「我把那面如太陽、身如沈香的人，領到我的家裏。爲她我裝璜了一間屋子，非常祕密地把她藏在裏面，我不告訴任何人，我小心謹慎地看護她；我派了一個奴隸侍候她；只我一個人去看她。」

「天哪，我怎能對你訴說她那奇怪的態度呢！她日以繼夜悲泣不止流着眼淚！我請求她：『鎮定點吧！』然而她只能服從一瞬間。現在離開她，我怎能生活；啊，天哪！『每當我進去，淚泊現在她的面前；在她深邃的眼裏，散佈着如黑針的睫毛，從眼到嘴邊永遠貫穿着一道淚流，在珊瑚與紅玉之間閃耀着一對珍珠般的牙齒。』

「因爲她不斷流淚，我得不到追問的時間。既使我若問，『你是什麼人？什麼事使你如此悲傷？』那襟沉香便如泉水般澆磨而淚。沒有人再能忍受，除非是石頭人。

「她不要蓋被，也不睡在褥上，她永遠穿戴着面紗與一件短外衣，她的手臂用作枕頭，枕在上面。我千求萬請，都幾乎不能使她吃一點東西。」

「順便，我願告訴你那件奇怪的面紗與外衣：我曾經見過一切珍奇與寶貴的東西，但我不曉得她的物件是用什麼製成的，它像棉毛一樣軟而又像鋼鐵一樣堅固。」

「那可愛的人就這樣長期留在我的家裏。我不信任我的丈夫；我怕他洩漏出去。我



心中尋思：「如我告訴他，我曉得那個惡棍會把我的祕密宣揚在宮廷裏。」我平時出去進來總是這樣想。

「我尋思：『如我不告訴他，我怎麼辦呢，我能替她怎樣呢？我一點都不知道她的需要，也不曉得什麼人可以幫助她。如果我的丈夫發覺了，他會殺死我，無法可以挽救；我怎能隱藏那如太陽般的光輝呢！』

「天哪！我一個人能做什麼呢！我的火焰增長着。我還是信任他吧，我不能隱瞞烏森的；我要他立誓不背信；如他給我確實的保證，他不能毀滅他的靈魂，他不會是一個背誓的人！」

「我獨自走向我的丈夫；我戲弄撫愛他。於是我對他說：『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但是你先對我發誓，你不能告訴任何人，給我賭個咒。』他發了一個可怕的誓：『願我的頭撞在石上！』

「你告訴我的話，甚至到死我都不會洩漏給任何人，無論老少，還是友或敵！」於是我對那好心的烏森說了一切：來，我願領你到這裏的一個地方；來，我要給你看那與太陽爭光的人。」

「他起身隨着我，我們出發了，我們走進宮殿的大門。烏森驚異了，當他看見陽光

時，他甚至顫抖了。他說：「你給我看的是什麼呀，她是什麼呀，她是什麼製成的呢？如果說他真的是塵世上的人，願上帝降怒於我！」

「我說：「我也不知道她是否是血肉之軀；我知道的我都已經告訴了你。讓我們來問問她是誰，是誰的罪過使她如此煩惱；也許她會告訴我們一些，我們乞求她給我們這種極大的恩惠。」

「我們走進去，我們謹慎地向她致敬。我們說：「太陽啊，爲了你，一爐火焰在燃燒我們，告訴我們什麼可以醫治殘月，是什麼使你這顏如紅玉的人變色？」

「我們不曉得她是否聽到我們的話；薔薇縮成一團，含苞在內；她的捲髮蓬鬆雜亂；當她轉開臉去，太陽爲龍所蝕，它不降光明於我們之上。」

「我們的談話不能誘她回答。這如虎豹的人，憂鬱而坐，我們不能理解她的惱怒；我們若再煩擾她，她像泉水般流着眼淚，於是說道：「我不曉得！躲開我！」這是她對我們說的僅有的話。」

「我們坐下與她一起哭泣流着眼淚。我們對她說的話使我們抱歉；我們怎敢再說旁的话？我們幾乎不能使她鎮靜，我們勸慰她；我們給她一些鮮菓，但是無論怎樣她都不肯吃。」

「烏森說：『她已使我掃除了無數的痛苦。她的雙頰是適於太陽的；怎能爲人所接吻！如果那不見她的人，痛苦增加了千萬倍是絕對應該的。如我說我的孩子們強過她，願上帝將他們殺死。』」

「我們注視她許久，於是我們嘆息呻吟走出來；同她一起使我們快樂，離開她便是異常的憂鬱。每逢我們在營業的閒暇時間，我們常常去看她。我們的心不可解地陷在她的網絡中。」

「經過了一個時期，過了無數的日夜，烏森對我說：『自從前天我已沒有看見國王；如你讀成的話，我想去看看他，我要去朝見送禮。』我答道：『當然的，你既然如此的希望。』」

「烏森拿着一盤珍珠與寶石動身了。我哀求他說：『在宮廷裏你會遇到一羣醉鬼，你看，你一定會亂講出那少女的故事。』他又向我發誓：『我不會說的，否則刀砍我的頭！』」

「烏森走了；國王正在宴會。烏森是國王的酒友，國王是他有求必應的人。國王把他召到面前；收下他帶去的禮物。現在你看這醉鬼商人，他是多麼魯莽輕率而出身卑賤！」

「國王已經飲醉，而烏森還有無數雙杯的酒量，他們仍然一杯一盞地繼續狂飲；他忘了發誓；可蘭經對他還有什麼用呢！」薔薇不適於烏鴉，狗嘴吐不象牙！」這話是說得千真萬確的。

「國王對那任性的醉鬼烏森說：『我奇怪你從哪里得到這許多寶石來送給我們，你從哪里找到這麼大的珍珠和無價的紅玉。我敢發誓，我不能回贈你十分之一！』」

「烏森致敬說道：『權威的君主啊，天上的光體，人類的教養者，太陽啊！我所有的一切，那是誰的呢，無論是金子或寶物？我從母胎裏帶來了什麼呢？這都是你恩賜與我的。』」

「我發誓！我敢說這些禮物不配報答你的恩惠。我還有別的，你的兒媳，與你的兒子配合的新娘；當你看見那如太陽的人，你定然會感謝我；於是你將時常說：『我們是幸福的！』」

「我為什麼把話拖得太長呢！他破壞了他的誓約，破壞了宗教的威信；他說出他之發見那個少女，那為觀者視如太陽的人。這使國王非常歡喜；使他的心裏雀躍。他命令送她入宮，以實踐烏森的約言。」

「我正歡欣地坐在家裏；在這以前我未曾嘆息。在門前出現了國王的奴隸的首領，

他帶來了六十個奴隸，國王的習慣一向如此；他們走進來，我非常驚訝，我說：「這一定是國家大事。」

他們向我致意：「普哈曼，」他們說：「這是與太陽相匹敵的人的命令；烏森今天獻出的那如兩個太陽的少女，現在請你交給我；我將把她帶走；我們不再進裏面去。」當我聽見這些話，上天像以重重的憤怒壓在我的身上。

「我立即驚異地問道：『你們要的是哪一個少女？』他們對我說：『烏森獻出的那面孔閃光的人。』這事已沒有辦法；奪去我靈魂的一天是來到了。我戰慄着，我不能起身，可是我也不能坐定。」

「我走進去；我看見那可愛的人正在悲泣流着眼淚。我說：『太陽啊，你看惡運是怎樣在欺弄我！上天對我憤怒了，我已毀滅，我全無所依據了；我被人告發了，國王要你去，因此我的心碎了。』」

「她對我說：『姊姊，不要驚異，無論這事是怎樣的艱苦！惡運一向是在撥弄我；如果我遇到什麼喜事，你倒要驚異的，不幸有什麼可驚異的呢？一切的痛苦對我並不新鮮，是老相識了。』」

「她的眼睛不斷流着珍珠般的淚。她毫不畏懼如虎如英雄般站起身來；對於她歡樂

已不再似歡樂，痛苦已不再似痛苦。她求我用紗罩住她的身體，面孔。

「我走進那放着無價之寶的寶庫，盡我可能取出了寶石與珍珠，每一個都價值連城。我返轉來，把這些東西纏在她腰間，爲了她，我的心變成灰燼。」

「我說：『我親愛的人！也許這種東西將來會對你有些用處！』我把那可與太陽匹敵的面孔交在奴隸的手中。國王得報，迎接她；鼓在擊打，一陣喧囂；她低頭前進，靜默無言。」

「羣集對她擁來，雜踏騷擾；官員們不能斥退他們，到處不得安靜。當國王看見這如柏樹的人走向他來，他驚訝地說：『太陽啊，你怎樣被帶到這里來的？』」

「像太陽般，她使那注視她的人眩暈。國王憐惜地說：『我已看見了，她使我變成一個什麼都沒有看見過的人。除去上帝誰能想像她呢？天哪，如果那愛着她的人，爲她漂泊在沙漠裏，是應當的！』」

「他讓她坐在他的旁邊，他以優美的言詞同她談話；他說：『告訴我，你是誰？你是屬於誰的？你是哪一族？』她顯出太陽的面孔沒有答言；以溫雅的姿态垂着頭，憂鬱地坐在那里。」

「無論國王說什麼，她都不聽。她的心是在旁的地方；她想的是別的事，薔薇抱成

一團；她不展現心花。她使望着她的人們驚異，他們除此還有別的想法嗎。

「國王說：『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怎樣才能安慰我們的心呢？除去這兩點再想不出旁的理由：一點她是愛戀着某一個人，她正在思念她的愛人，除去他，她無心願及任何人，她不對任何人講話。』

「另一點她或許是一個崇高而洞見一切的聖人；對於她歡樂不是歡樂，重積的哀愁也不是哀愁，正如她望着的那個桌子既無不幸也無幸福一樣；她是在別的地方，她飛翔在別的地方，她的心神像是一隻鴿子。

「『上帝恩賜我的兒子凱旋吧。我將使他歸來時得見這個太陽；也許他可以使她說話，於是我們都將得知其中的祕密；在這以前，讓這殘光的月亮避開太陽休息。』

「關於國王的兒子，我要講給你聽：他是一個善良無畏的青年，他的勇敢與美麗是無比的，他的面孔與身姿是美麗的；當時他正出外作戰，他長期在外滯留；他的父親爲他準備了這如明星的人。

「他們撫養她，給她穿上少女的衣裳；衣上像是閃着許多輝煌寶石的光，她的頭上，他們替她戴上一個整塊紅玉的冠，於是那透明的水晶色使薔薇美化了。

「國王吩咐說：『裝璜公主的寢室。』他們擺了一張西歐的赤金榻。偉大的國王，

各部皇宮的主人，親自把太陽安放在上面，她是目睹者的歡樂之源。

「他派了九個太監站在門邊守衛。國王大開宴會；他酬謝烏森無數的禮物，以爲這太陽的報答；他們擊鼓吹號以振聲威。」

「他們延長宴會；過度地繼續飲酒。面如太陽的少女對命運說道：「我的命運是怎樣的險惡呀！什麼時候我才能到那里，到我爲他瘋狂的人的身邊？我將怎麼辦呢？我怎麼作法呢？怎樣才於我有益呢？我的生活是辛酸的！」

「她又說：「我不願枯謝這薔薇般的美麗，我要掙扎，也許上帝會保護我離開我的仇人。在未死之前，一個有理性的人怎肯自殺呢？一個人在困難中，就必須智慧來支持他的心神！」

「她召來太監，說道：「聽我說，理智一點！你們是受了欺騙，我不是屬於皇室的，國王希望我作他兒媳是錯誤的。天哪！吹號，鼓是徒然的。」

「我不適於作你們的皇后；我的路徑是展向別的地方的。上帝使我遠離了那面如太陽身如柏楊的人！你們求我的事是我不能接受的；我有另外的事。同你們一起我將不能生活。」

「我將一定會殺害自己，我將用一把刀刺進我的心臟；你們的主人將殺死你們，



你們便不能留在世間。所以這樣是更好的：我將把我腰間纏着的沉重寶物給你們，讓我逃走，讓我自由，否則你們會後悔的。」

「她解開身上纏着的珍珠和寶石；她又摘下那透明的整個紅玉的冠；她把這些東西交給他們，說道：「拿去吧，我以熱烈的心向你們乞求；讓我走吧，你們將對你們的上帝償還了一大筆債。」

「她的珍貴的寶物使奴隸們起了貪慾，他們忘記了國王如忘記更夫一般，他們決心讓這美麗無比的人脫逃。請看黃金的作用，它是萬惡的根源！

「愛黃金的人永不會得到黃金的幸福；在臨死的一日貪慾將使他們切齒。金錢時有出入，人們在人生的過程中缺乏金錢時，就要抱怨；加之黃金把一個人的靈魂束縛在塵世，阻止靈魂翱翔。」

「太監們踐行了她的要求之後，一個太監脫下長袍給她穿上；他們從旁門走出去，因為大廳中滿是醉漢。月亮依然完整無缺，未被毒蛇所噬。」

「奴隸們也失蹤了；他們和她一起潛逃。少女敲着我的門，招呼我，普哈曼。我走出去，我認識她，我擁抱她，我毫不驚異嗎！無論如何她不肯同我進來，她說「你爲什麼要留我呢？」我後悔這件事。」

「她對我說：『我已經用你給我的東西贖出我來。願上帝以天惠來報答你！你不能再隱藏我了，讓我去吧，趕快送我上馬，不然國王發覺會派人來追捕我的。』」

「我迅速跑進馬廄裏，解下了一匹最好的駿馬，我裝好鞍轡，使她騎上；她很歡喜，沒有嘆息。當她騎上馬時，她宛如太陽，宛如天上的光。我的心思白費了，我不能收獲我的耕耘。」

「約近黃昏時候，消息傳播出去，追捕她的人來到了；城中陷於戒嚴的狀態，他們大聲喊叫；他們探問我，我說：『如你們在我的家中尋到她，我願受欺君之罪，以血爲報。』」

「他們搜索，什麼都不能發見，他們赧然而返。從這時起，國王和池的全家悲，請看宮中的人，他們穿起染着紫羅蘭色的衣服。太陽離開了我們；從 我們缺乏光明。」

「停一會兒我再告訴你那個月亮的所在，我先訴說那個人爲什麼要恐嚇我。天哪！我是他的犧牲羊；他是我的犧牲羊。怯懦毀壞了一個男人，淫蕩毀壞了一個女人。」

「我不滿意我的丈夫，因爲他是枯瘦而醜陋；這個人是一個御廚，他是宮廷中的高官；我們彼此相愛，雖然我將不爲他穿喪服；而且我還要一飲他的血杯！」

「正如一個婦人，一個傻瓜，我把那太陽逃到我這里以及她怎樣像狐狸般逃走的故

事告訴了他；他以暴露這件事來威脅我，不像一個朋友，而像一個仇人。現在我想到他已經死去，我是怎樣地安心哪！

「每當我們吵嘴的時候，他總是威脅我。當我邀你的時候，我沒有想到他在家裏；他來了，他曾經告訴他要來的。你也要來；我怕了，所以我請求你：「不要來！」我派了一個奴隸去會你。」

「你不轉身回去，你來了，你給我帶來了光明；你們兩人會面了，你們要爲我而爭鬥，因此我畏懼，我想不出辦法來。天哪，他心裏是在希望我的死，不僅是在口頭上。」

「如你未曾殺死他，如他一直到了宮中，在他的盛怒之下他定要告發我，因爲他的心有如火焰在燃燒；那憤怒的國王將把我的家室一掃而光，上帝啊！他將使我吃掉自己的兒子，於是他會用石頭砸死我。」

「上帝會酬謝你的——我能報答你什麼呢！你把我從蛇口裏救出來！從今以後我將有福星高照！我不再畏懼死亡！哈！哈！我是怎樣地多變哪！」

阿夫漢蒂說：「不要怕！書中都這樣寫道：「全部敵人中，最很的是朋友的敵人；如果一個人是聰明的話，他將不宣佈內心的祕密。」不要再怕他，他現時已成死屍。」

「你繼續講那一個故事——自從你救了那少女之後，你所聽到的她的消息。」普哈

曼又哭泣着述說了；淚又從她的眼裏流出。她說：「那如太陽的光輝照耀在原野上是毫無生產。」

## 第四十九章

### 普哈曼述說愛絳丹被卡吉人俘虜的故事

短促的世界呀，你像魔鬼一樣的虛偽，沒有人會曉得你的反覆無常。那面如太陽的人——你把他藏到哪裡去了？你把他帶到什麼地方去了？以致讓我無論到什麼地方去尋，都終歸徒然。

普哈曼說：「那太陽，全世界與一切生命的光，我手植的收穫，離開了我；從那時起烈火的燃燒不斷地使我痛苦，我不能使那如泉水般的淚涸竭。」

「家室使我厭棄，我終日悶坐；白日我思念她，睡眠時我夢見她。背誓的烏森對於我像是一個信仰的叛徒；這個可咀咒的人不能接近我，不能以他那可咀咒的面孔迫近我。」

「一天傍晚，正當日落時候，我穿過衛兵，看見了救濟院的大門；我正在茫然幻想，悲哀地想着那使我消損的人；我說：「每一個男人的宣誓都是可咀咒的！」

「從某一地方來了一個漂泊的奴隸，有三個旅伴，那奴隸就穿着奴隸的衣服，其他的人穿着旅行的粗服；他們帶着他們從城裏買來的廉價的飲食。他們吃着，喝着，高談闊論，他們就這樣坐着消遣。

「我聽着他們，我守着他們。他們說：「我們歡快享樂，我們在此雖如伙伴相處，然而我們是陌生人，我們彼此不認識，也不知道彼此是從哪里來的；至少我們必須彼此述說自己的來歷。」

「其他的人述說了一般旅客的常套的故事。那個奴隸說：「弟兄們，天意是至聖的：我爲你們收獲珍珠，而你們却種植蜀黍；我的故事比你們的好得多了。

「我是卡吉的統治者、至高的國王的奴隸。國王不幸患了重病，這個鰥寡的救濟者，孤兒撫慰者，和我們永別了；於是他的姊姊，比雙親還慈愛，養育着他的孩子。

「達拉達克特是一個像峭壁般堅強的婦人，任何人不能傷害她的奴隸，而他們却傷害別人。她有兩個小姪兒：羅森與羅地亞；現在她作了卡吉國的君主，人們稱她爲「陛下」。

「我們聽見她的妹妹在海外去世的消息。各大臣都在悲傷，他們避免召開樞密會議：『我們怎能報告那大地之光的面孔的消逝？』——羅薩克是一個奴隸，是千萬奴隸的首領。」

「羅薩克說：『既使因我不在而殺掉我，我也不悲悼，我跑進原野，我願搶掠，我將滿載戰利品；我將悲悼她的妹妹，我也隨她一同去。』」

「他向我們、他的下屬說：『我要走，隨我來！』他帶着我們這一百個奴隸，全是他親自挑選的。在日光下我們搶劫，夜裏我們守望；我們衝散許多商隊，我們劫奪了他們的貨物。」

「一個極黑暗夜間，我們正漂泊在原野裏；在原野中出現了極亮的光；我們說：『是太陽從天上落到地下了嗎！』我們煩惱着痛苦地思索。」

「有人說：『這是曙光！』有人說：『這是月亮！』我們擺成戰鬥的陣式，向它追進——我從近處已經看見它——我們圍着它形成一個大圓圈，我們迫近包圍。從發光處有聲音對我們發話了。」

「它向我們說：『騎士們，你們是什麼人？告訴我你們的名字！我來自格蘭薩羅，卡吉國的一個使者。請你們照顧我。』我們聽見這話，我們走攏來，我們形成一個圓

圈。一個面如太陽的騎馬的人出現在我們的眼前。

「我們注視那閃射光芒的光采的面孔，它的光像太陽般閃射着四外；她用文雅的詞句向我們談話，於是從她的牙齒中，光輝閃在她烏黑的睫毛上。

「我們也以美妙的言詞向那個太陽談話；她不是一個奴隸，她的說話露了馬角，這一點被我們看出來。羅薩克發覺她是一個少女；他催馬到她的身邊；我們不讓她走開，我們不讓她逃出我們的掌握。

「我們又問道：『告訴我們你如太陽般的光輝的真實的故事。黑暗的照明者啊，你是屬於誰的，你是什麼人，你來自何處？』她不告訴我們；她流着一道熱淚。這滿弦的月被毒蛇所噬是多麼可憐哪！

「無論公開的事或是祕密，她都不肯告訴我們，不說她是什麼人，她是受了誰的欺騙；她憤怒地對我們發言，陰沉而機警地，像毒蛇般用她的眼睛襲擊着注視她的人。

「羅薩克命令我們說：『不要再問，現在似乎是問不出來了；她的事是離奇而難於述說的。我們君主的幸運將爲人類所熱望，因爲上帝賜與她最珍奇的一切。

「上帝注定把這少女賜與我們，我們把她帶走；我們將以她爲貢禮，達拉達克特一定非常感謝我們；如我們隱藏她，我們將被人發覺，我們的君主是驕傲的！首先會

見罪於她，其次便是極大的羞辱。」

「我們同意了，我們不再多事討論。我們轉身返回卡吉國，我們領她一道；我們不敢直接對她講話，我們也不煩擾她。她哭泣着；她懷着傷痛的心流淚在雙頰上。」

「我對羅薩克說：『我請一會兒假；馬上我使回來跟隨你；目前我到格蘭薩羅城裏有點事。』他准我離去。這時我有些東西要運走，我要帶在身邊，然後我再趕上他們。」

「這個奴隸的故事使那些人非常高興。我聽見這故事；我的淚流涸竭了。我推量着，我覺得那個少女就是我視如生命的人；這使我略微得到點點的安慰。」

「我留住那個奴隸，讓他坐在我的面前。我問他：『告訴我你方才說的什麼話；我也想聽一聽。』他又把我方才聽過的話，重述一遍。這故事使我振奮；我靈魂的掙扎，重見生機。」

「我有兩個滿身法術的奴隸，他們可以來去無蹤；我把他們招來，派他們到卡吉國去，我說：不要耽擱；你們設法使我知道她的消息。」

「他們在路上飛行，三天後他們回來告訴我：『正準備到海外去的皇后將她收留。沒有人敢對她凝目而視，正如對太陽一樣。皇后已把她配給她的姪兒羅森爲妻。』」



「我們將把她嫁給羅森，」這是達拉達克特的規定，「目前我沒有心思準備婚事，我的心正被火焰噬噬；我回來時，我將使這被讚為天上太陽的人作我的兒媳。」她留她住在宮中；一個太監侍候她。

「達拉達克特帶着她全部會魔法的人，因為路上是險惡的，她的敵人已準備攻擊；她把全部最勇敢的武士留在家裏。她還要耽擱；不過已過去不少時候了。」

「過去卡吉城是敵人未曾攻陷過的；城裏有又高又長的堅固的岩石；在岩石裏挖了一道爬城的通路。那如明星的人，那使接近她的人們被火焰燃燒着的人，獨自留在那裏。」

「在那條通路的門邊繼續不斷有精選的武士守衛，那裏有成千成萬的英雄，全是精選的武士，在三個城門口，每處有三千人。」心哪，世界在懲罰你；我不曉得什麼在使你留戀。」

那面如太陽而在愛戚的阿夫漢蒂聽見這個消息，他非常高興，他沒有表示什麼。這個可愛的人感謝上帝說：「一個人的姊妹對我述說了歡快的消息！」

他對普哈曼說：「我的愛，你是值得我愛你的，你已對我講述了可喜的故事，頗有價值；但是請你再使我多聽一聽卡吉國的事；每一個「卡吉」都是沒有血肉的（註），

他們怎能變成了人呢？

「憐憫那少女的火焰在燃燒我；但是我奇異那無血無肉的卡吉能對一個女人怎樣呢！」普哈曼說道：「聽我說！的確我曉得你是明白了。他們並不是真的卡吉，而是有着峻峻石城的人類，」她說。

「他們的名字叫卡吉，因為他們團結嚴密，善於魔法，技術極為精巧，他們可以傷害所有的人，而任何人不能傷害他們；出去與他們作戰的人，便會瞎了眼睛蒙辱而歸。」  
「他們有奇妙的法術，他們弄瞎他們敵人的眼睛，他們掀起風暴，使船顛覆在海中，他們身不黏水，在海上行走如在陸地一般；如果他們願意，他們可使白晝黑暗，可使黑夜光明。」

「因為這些理由，附近的居民稱他們為卡吉，雖然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是有血有肉的人。」阿夫漢蒂感謝她說：「你已經熄滅了我的烈火；你方才告訴我的消息使我非常高興。」

阿夫漢蒂洒着眼淚，心中頌揚上帝；他說：「上帝呀，我謝謝你，因為你是我痛苦

（註：——卡吉與魔鬼同意義。）

的慰藉者，你一向是不可言傳不可見聞的存在；你突然加惠在我之上！」

因爲聽到這個故事，他以淚頌揚上帝。普哈曼想着自己的心事；她又被火焰燃燒。騎士保守着祕密，他置身於戀愛；普哈曼擁抱他的頸項，吻他如太陽的面孔。

當天夜裏普哈曼歡欣地與阿夫漢蒂臥在一起；騎士免強地和她頸項相交；想到特漢娜罕使他痛苦，他暗暗地戰慄，他那瘋狂的心已與野獸一同奔馳。

阿夫漢蒂暗中落淚，淚與海水相匯；在那涵蘊的漩渦中浮起了一支黑船。他說：「戀人們哪，請看我！我有我自己的薔薇。離開她，我——這隻夜鶯——像癱患的烏鴉蹲在糞堆上！」

他流出的眼淚可以穿石，濃密的睫毛含着淚，像是薔薇園中的一座清池。普哈曼像是夜鶯般享受着歡樂；一隻烏鴉尋到薔薇時，牠會以爲自己變成了夜鶯。

天亮了，光線爲塵世所污的太陽出來沐浴。婦人給他許多短衣，外套，頭巾以及各種各樣洒着香水美麗而潔淨的襯衫。「無論你喜歡哪一件，」她說：「穿上吧；不要怕羞！」

阿夫漢蒂說：「今天我將說明我的行徑。」他過去穿着商人的服裝是有他的任務的。這一天他全然騎士打扮，顯出他勇武的姿態；他愈加美麗，這雄獅宛如太陽。

普哈曼準備餐飯，宴請阿夫漢蒂。騎士裝束妥當，愉快而來，毫無愁顏。普哈曼看到，她驚異他沒有穿商人的服裝；她對他微笑；「這樣使為你發狂的人更加歡躍了。」普哈曼極度讚美他的美麗。他沒有答言，他自己微笑着：「她像是不認識我的！」他把普哈曼想得那麼愚蠢！他把她看作與自己同等的人，他沒有分辨。

飯後他們分別了，騎士轉回家去；飲過了酒，他歡欣而臥，愉快地熟睡，黃昏時他醒來了；他的光輝照遍野。他約請普哈曼：「來呀，來看我，我只一個人，非常孤獨地！」

普哈曼來了，阿夫漢蒂聽到她如呻吟的聲音；她說：「無疑我是被這身如沉香樹的人殺害了。」他讓她坐在他的身邊；他從他的毯子上拿了一個枕頭給她。瞎子的陰影遮掩了薔薇的花園。

阿夫漢蒂說：「普哈曼，我知道你的；你聽到這個消息將如一個人被毒蛇嚙噬一般地戰慄；但是直到現在你還不知道我真實的情景；我心戀着的是那睫毛烏黑，玉樹亭亭的人。」

「你以為我是一個商人，商隊的首領；我是崇高國王路斯帝凡的臣屬，他是大軍的領袖；我有權利支配許多寶庫與兵器廠。」

「我曉得你是一個善良的朋友，忠實可靠。——國王有一個女兒，那光照大地的太陽；就是她在燃燒我，使我融化；她派我出來，我棄了我的主人——她的父親。」

「你所說的那個少女——就是爲了那個少女，爲了那與太陽媲美的人，我踏遍了全世界；我曾經見過那爲她而漂泊的人，那個衰萎的獅子，他糟蹋自身，糟蹋他的心情與精力。」

阿夫漢蒂把自己全部的故事，穿虎皮的塔利爾的故事，告訴了普哈曼。他說：「你未曾見過的人，你是醫治他的妙藥，那時時使眉睫皺成如烏鴉的人，你是他的救濟者。」

「來吧，普哈曼，幫助我，讓我們設法爲他效勞，我們來幫助他，也許那兩顆星星將會得到歡喜。所有將知道這件事的人，全將頌揚我們。戀人們必將重逢。」

「把那一個會魔法的奴隸叫來，我將派他到卡吉國去，我們要把我們所知道的消息全部告訴給她，她也會把一切真情通知我們，我們將隨她所願而努力。上帝會讓你聽到卡吉人的王國爲我們所消滅。」

普哈曼說：「上帝的榮光，他是如何加惠於我！今天我聽到了等於不朽的消息！」

她召來那個黑如烏鴉似的會魔法的奴隸，說道：「我派你到卡吉國去；去吧，這路程是遙遠的。」

「你的魔法這時似乎於我有益，趕快熄滅我燃燒着的火焰，告訴那個太陽醫治她的方法。」他說：「明天我將聞滿回報你所希望的消息。」

## 第五十章

### 普哈曼寫給愛絲丹·達麗堅的書信

普哈曼寫道：「星啊，人世間崇高的太陽阿！遠離你的人，他們都爲你所噬苦，你有着優美與動人的言語，可愛與美麗的唇舌，水晶與紅玉燻合在你一人身上！」

「雖然你未使我聽到你的故事，而我已得知真情，因此我的心稍有慰藉。你的消息可以安慰塔利爾，他已爲你瘋狂！願你們兩人，均能完成心願，願他如薔薇，你如紫蘿蘭！」

「他的結義兄弟，阿夫漢蒂，正來訪尋你，他是亞刺伯有名的騎士，國王路斯帝凡的臣屬，沒有人不尊敬他。你這驕傲的人，聰明達理的人，寫一些你自己的消息吧。」

「爲了這個目的，我們派這個奴隸來見你：我們要明瞭卡吉國的情形，卡吉王回來

了沒有？我們想詳細知道那里戰士的數目。看守你的是什麼人，他們的首領是哪一個？

「關於當地你知道的一切，都寫給我們，使我們明瞭。其次送一個紀念品給你的愛人。你以往的一切哀愁，把它變成歡喜！願這事使上帝喜悅，我將使你們這一對美滿的情人團結！」

「去吧，信哪，趕快去，如你能夠飛奔！我羨慕你，你去看那如水晶、黑玉、與紅寶石的人。信哪，你的命運是比我們更幸運！如你知道我的生命是在追隨你，你不會憐憫我嗎！」

普哈曼把信交給那個狡猾的魔術家：「把這信送給那如太陽般的少女！」那個魔法師身上披着一件綠色外套：就在這時他立即不見，他飛行在屋頂上。

他像善射的弓手射出的飛箭。他到達卡吉國時，正是黃昏時候。他無影無踪穿過那守衛大門的許多武士。他把那憧憬她的人的致意傳達給那太陽。

他穿過那緊閉的城門，像是門在開着一樣；這個穿着外衣、黑面長髮的奴隸走進去；那個太陽吃了一驚，她以為是什麼人來害她；薔薇變成鬱金色，紫蘿蘭變成天青色。

那個魔術家說：「你以為我是什麼人，你為什麼如此驚嚇？我是普哈曼派來送信的奴隸，這封信將使你信任，我沒有對你說謊。薔薇呀，讓陽光閃射莫如此早衰。」

面如太陽的人驚異着普哈曼的奇異的消息；她黑玉般的眼睛落下大顆的淚珠。奴隸親手把信交給她。她嘆息，讀着信，她的熱淚濡濕了信。

她問那奴隸：「告訴我，誰是我的尋問者，誰曉得我還生存在世上？」他說：「我將冒然告訴你我所知。自從你出走之後，從此我們的太陽即已暗淡。」

「從那時起普哈曼的心被槍矛刺得粉碎；她流的淚可以通海。我已一度把你的消息傳給她。我敢呼上帝作證，從那時起她的淚從未斷絕。」

「目前來了一個騎士，面孔美麗；她對他細述一切，你陷於如何的困境；有着英雄臂力的他就是探問你的人；他們派我來，他們請求我片刻不留地奔馳。」

少女說：「人哪，你所說的話，在我聽來像是真實的。不然普哈曼怎能知道我所隔絕的是什麼人呢！無疑地那燃燒着我的人還在某地。我願寫信給她；你也要告訴她我的心是如何地沸騰。」



## 第五十一章

### 愛絲丹·達麗堅答覆普哈曼的書信

面如太陽的人寫道：「夫人哪，母親哪，你對我比一個母親還更慈愛！你看這世界是怎樣地束縛我！天哪！在我的痛苦之上又加上一重！現在我已看到你的信，它給我極大的鼓勵。」

你曾經從兩個惡徒手裏搭救了我；你曾經減輕我的痛苦。現在我爲卡吉人全力困在此地；全國數萬英雄看守着我一個人。我的計劃與決心都失敗了。

「這時我還能寫什麼消息給你呢？卡吉的皇后沒有回來，卡吉人暫時也不願回來；但是無數的軍隊看守我，而且是怎樣的勇敢哪！什麼！探尋我！那是不可能的，請相信我的話！」

「凡是來探尋我的人將徒勞心力；他在受難，他在噬苦，他爲我燃燒，像是一團火焰燒着他。但是我羨慕他，他看見了太陽，因此他未凍結。天哪，離開他，我的生命是

多麼可憐哪！

「從前我不告訴你我的故事，我對你隱瞞，因為我的唇舌是不能述說這事的；我不願使自己多受苦。我請求你，求我的愛人憐恤，不要來尋找我，寫信派人送給他。」

「我受的痛苦已經夠了，莫讓他再以新的痛苦來害我；我將看見他變成死屍，我將加倍痛苦而死。沒有人能救我，我曉得這是千真萬確的；並非是瞎說。如他不肯聽你的話，那麼就用一堆黑石砸死我吧！」

「你要求我送給你一個紀念品，拿這個去吧：我從他給我的面紗割下一塊給你；雖然這面紗是黑色的，如我的命運一樣，但爲了他，它在我眼裏是美麗的。」

## 第五十二章

### 愛絲丹·達麗堅寫給她愛人的信

現在她嗚咽悲泣寫信給她的愛人；用她的淚熄滅那燃燒她的熾烈的火焰。她寫了一封刺人肺腑的信。她使蓋微裂開；顯現出透明的水晶。

「我的愛呀！這信是我親手寫成的；我的身姿如筆，如浸在胆囊中的筆；我把你的心和我的心粘在一起當作紙；心啊，悲哀的心啊，你在跳躍，不要鬆弛，繼續跳躍吧！  
「我的愛呀！你看，世界是作了怎樣的事。無論陽光怎樣照耀，對於我只是黑暗。聰明的人理解世界，因此他們輕視它，對於他們那是可輕蔑的。離開了你，我的生命是痛苦的！那是怎樣極度的艱苦啊！」

「我的愛呀！你看，命運與可咀咒的時間怎樣地使我們別離；我不再歡喜見你，我歡喜的愛人；真的，離開你，這心怎能爲你所救！我的思想現在對你表明了一切隱衷。  
「在你的太陽之前我宣誓！在這以前我從未想過你還活着；至於我呢，我認爲我的生命與一切我的救助都已消失。現在當我得知你的消息，我歌頌創造者，屈身於上帝之前。我全部過去的痛苦我都視爲幸福。」

「你的生命足夠填補我那顆滿佈瘡痕與燒成灰燼的心之願望！思念我，追憶我，如一個你已經遺失的人；我在此培養着我所種植的愛情。」

「我的愛呀，我的故事是不能用我的手寫給你的，說焦唇舌，沒有人會相信的！普哈曼從魔巫手中救我出來；願上帝保佑她！而現在這世界又在極盡作弄。」

「世界又變本加厲地在我的痛苦上增加痛苦，我的惡運並不因那重重的災難而緩和

；又把我送到那慣戰的卡吉人的手裏；天哪，命運對我們極盡作弄，一切都降在我們的身上。

「我正坐在一個那麼高聳的堡壘裏，眼幾乎看不見地面；有一條通路可以進來，通路有衛兵把守，武士們日夜不息輪流步哨，他們將殺死那來襲的人，像火般他們包圍住他們。」

「真的，你不要以為他們和普通戰士是一樣的。莫再以更甚的痛苦來催殘我吧！我將看到你的死亡，我將像火石引火般燒成一無所有。自從我離開了你，便以比岩石還堅硬的心斷念一切。」

「親愛的，這樣的憂傷已夠痛苦了的麼！告訴我，我還能有一身如沉香樹的人嗎！離開你，生命於我等於烏有。從此我將滿懷怨恨；我不是投身在岩下，便是用刀割斷了生命。」

「在你的太陽之前宣誓！除去你，你的月亮不會落到旁人手中！縱使顯出三重太陽她不會跟隨他！我將墜身而死；高山就在我的身邊。我的靈魂將與你相結；也許上天會賜我雙翼。」

「爲我乞求上帝；他也許會從這煩惱的世界，從水、火、土地、與空氣的結合中，

救我出來。請他給我雙翼，我將飛上天去，我將達成我的願望——我日夜凝視着那光彩燦爛的陽光。

『太陽是不能缺少你的，因為你是它的一個因子；你必將如其環帶般粘附着它，不能支離。我將在那里尋到你；我將視你如太陽，你將照明我這陰暗的心。如果我的生命是辛酸的，讓我的死亡是甜蜜的吧！』

『死亡再不會使我痛苦，因為我已把我的靈魂寄託於你；但是我已把你的愛放在我的心中，它就留在那里。當我思念及與你的別離，我是愈加痛苦的。我的愛呀，爲了對我的愛情，莫爲我哭泣與哀傷！』

『去，回到印度去，協助我的父親，他已爲敵人所困，四面楚歌；安慰他因與我別離而痛苦的心。想着我在以永無休止的淚爲你悲泣。』

『我對我的命運所發的怨訴已盡已絕。記住，真實的正義是心心相傳的；我將爲你而死，羣鴉將集在我的身上！我將收束爲你的悲泣與痛苦。』

『看哪，保存你的面紗上的紀念品吧；從它的一端我割下了一條，天哪；這就是留給我最大希望的一切；七重天的輪子激怒地洄旋在我們之上。』

當她寫完這封給愛人的信，她割下了面紗的邊緣；光着頭，那密長的捲髮更顯出她

的美麗，從沉香樹飄散的芬芳，穿透鳥鶯的雙翼。

奴隸告別，轉向格蘭薩羅；不久他便回到普哈曼的所在，他沒有旅行許多時光。阿夫漢蒂，看見他如此重視的事情完成之後，舉起雙手感謝上帝，他十分體會，毫不矜矜。

他對普哈曼說：「我所希望的事已如時完成；可是你對我的偉大的熱誠依然未有報償。我要去，我沒有時間再停留，最後的時刻來到了。我將引他到卡吉國，將他們全部消滅。」

那婦人說：「雄獅啊，火焰更加熾烈；我的心將離開陽光，因此它將陰暗；快去吧，不要因我而悽愴，瘋狂的人依然還在瘋狂。如果卡吉人在你之前到達，你到那里將更感困難。」

騎士招來那隨侍他的甫利東的奴隸，他說：「過去我們如死屍，現在確已復生；聽到我們所渴望的消息，使我們煥然一新。我將使你們看到我們敵人負傷至死。」

「去把這故事明白告訴甫利東。我不能去看他，我極爲匆忙，我的行程是緊迫的。讓他放聲大呼，使他更加勇敢。我將把我掠奪來的一切珍貴送給你們。」

「我加之於你們身上的負擔是太大了；當我與甫利東再會時，我將以另外的方式來報答你們。暫時你們把海賊留下的一切全都拿去；我不能再給你們什麼，我曉得這樣我

像是太吝嗇了。

「我的家未在近邊，我沒有力量散佈禮物。」他送給他們滿滿一船成千成萬的美麗的東西。他說：「去，拿走這些東西，到你們的地方去。把我這封信交給甫利東。」

## 第五十三章

### 阿夫漢蒂給甫利東的信

他寫道：「崇高的甫利東，最神聖的諸王之王；心胸健壯的雄獅，佈施光明的太陽，灑洒敵人之血的歡欣的巨人——你的最年青的弟弟從遙遠的地方向你高聲致意。」

「我曾經遭遇困難，但是我也得到我受過的痛苦的報償。我進行的事已水落石出：我已確實得到那面如太陽的人的消息，她是埋在土中的獅子的支柱。」

「卡吉人的君主得到了那太陽；她是卡吉國的俘虜。到那里去在我像是遊戲，雖然不免一場戰爭。水仙降落了如水晶般的雨；薔薇為雨水濡濕。卡吉人尚未對這少女無禮，但有成羣的人在看守她。」

「我心中歡悅，我的淚因此不再滴落。你和你的弟兄之所在，困難將變成易舉；你們無論願作什麼，必然可以作到，你們不會失敗的；不僅人不能抵抗你們，我相信就連石頭在你們之前都將軟化。」

「請你原諒我，我已離你這麼遠，我不能來看你；我沒有時間在路上逗留，因為月亮正被俘虜。不久我們將歡然而來，與你相見！我除去對你說；如弟兄般幫助你的弟兄吧，此外我還能說什麼呢？」

「奴隸的忠誠是無法報償；他們懇懇侍候我，你的心也將因此而歡喜。隨從你多年的人為什麼要我來讚美呢？強將手下無弱兵；這是聖賢的名言。」

他寫完這封信，把它捲好；如薔薇與紫蘿蘭般把這信交給甫利東的奴隸；一切必需的話他叮嚀地讓他們口傳；他展開珊瑚之門顯示珍珠給他們看。

阿夫漢蒂探尋着；尋到一隻塔利爾所在的地域的船隻。面如滿弦月的人準備出發了；但是離開那心內憂傷的普哈曼是他的一種負擔；那些離別他的人滴着血淚。

普哈曼，烏森與奴隸們，都流着熱淚。他們說：「太陽啊，你是怎樣撥弄我們？你會以烈火燃燒我們，為什麼你又以慘淡的別離使我們陰暗？你的別離必將葬送我們的，所以還不如你親手葬送我們吧。」



## 第五十四章

### 阿夫漢蒂離開格蘭薩羅會晤塔利爾

阿夫漢蒂乘一隻商船渡過海。他獨自一人歡欣騎着馬。以這樣的消息去會晤塔利爾使他歡喜。他高舉雙手，心中懷念上帝。

夏季到來，大地滋生新綠，薔薇苞蕾開成花朵，正是他們約會的時節，坐在天宮裏的太陽改變了行徑。當他看見許久未見的花朵時，他嘆息了。

天空中雷鳴，雲間降着水晶露。他以他薔薇似的唇吻那薔薇；他說：「我以溫柔關懷的眼凝視你；我以你代替她，歡喜同你談話。」

當他想到他的朋友，流下辛酸的淚；向着塔利爾的方向，他路經那荒蕪而無行徑、不知名的領域，倦人的旅程；那蘆葦叢中的獅與虎，他一到就把牠們殺死。

那些洞穴已來在眼前，他十分歡喜，他認識它們。他說：「這便是我朋友居住的山岩，爲了他我的淚不斷流。我實不愧與他見面，對他述說我的聽聞。如他還未回來，我

將怎麼辦呢？我將徒受辛勞了。

「如他已經返來，無疑地他不會留在裏面；他一定會如野獸般漂泊在原野中；最好我是到草原的四週去訪尋一遭。」他這樣想着，四外張望；他自言自語着轉身向平原走去。

他沿途奔馳心中歡躍而歌唱；他以歡欣的聲音呼叫他的名字。他走出不遠，現出那光彩燦爛的太陽，在草原的邊緣上站立着，塔利爾手拿一把銳劍。

塔利爾殺死一隻獅子；血染在劍上，他正站在草原的邊上；他的馬未在身邊。他聽到阿夫漢蒂的呼聲，吃了一驚；他望着他，認識了他，跳躍着奔向他來。

塔利爾去開他的劍，走向他的盟兄弟。騎士下了馬；他像是比太陽更光彩。他們彼此接吻，他們的頸頸像是絞在一起。這里有薔薇時常散放的甜蜜的聲音。

塔利爾哭泣着——血淚染紅了烏黑濃密的睫毛，許多條淚之泉洗浴着沉香樹——他發出優雅精美的言辭：「我既然看見你，縱有多重痛苦壓迫我，又有什麼關係？」

塔利爾哭泣着，阿夫漢蒂却笑着向他說話，他微笑着，展開他珊瑚般的口，牙齒的閃光顫動着；他說：「我已經得到可以使你歡喜的消息；過去枯萎的薔薇，現已重新開花。」

塔利爾說：「弟兄啊，今天我已十分快樂，看見你等於我看見一切的慰藉，上帝還能給我旁的什麼安慰呢；你沒有聽人說過嗎；神不願爲的事，人在這塵世中，怎能尋到呢！」

阿夫漢蒂不能說伏塔利爾時，又感到不安了，他不能延遲訴說這故事；他取出她蓋薇般的唇接觸過的那面紗；塔利爾一看到，就認識了，捉住它，大爲驚異。

他認識信的筆跡與面紗的邊緣，並將它們展開，緊貼在他的面上；他暈倒了，顏色蒼白的薔薇，他的靈魂飛逃，他的烏黑的睫毛低垂。無論奎西或甚至拉曼（註），都不能忍受如此的哀愁。

阿夫漢蒂望着塔利爾無生命地倒落；他跑向他去，對那言語甜蜜的人百般施救，他對這被烈火燒得完全溶化了的人毫無功效；她的紀念品捉捕了他的生命。

阿夫漢蒂坐下悲泣；他發出諧和的聲音哀悼，他從他那水晶般的頭上大把握落烏黑的髮，他破碎了那以金剛石雕琢成的紅玉，隨後流出的眼淚，我喻那顏色如珊瑚。

（註：——奎西即是賴拉的愛人麥支儂，見尼扎米著「賴拉與麥支儂」一詩；沙拉曼是亞刺伯故事「沙拉曼與阿布薩爾」中的主人公。）

他抓破他的臉；當他注視塔利爾時，血流在他的雙頰上。「瘋子與蠢人都不會做出如我所做的事。我爲什麼急於要在難於熄滅的火焰上澆水呢！必因不能忍受的極度的歡喜，跳動得過於激烈了。」

「我殺了我的朋友！怎樣比這這種可恥？我責備自己未經深思的疎忽。蠢人是做不好困難的事。俗語說：幼稚的緩慢是強過於被人讚美的匆忙。」

塔利爾，無知覺地躺着，像是被燒焦了的一般。阿夫漢蒂站起身來，踏過草地去尋水；他尋到獅子的血，拿來用以熄滅這火焰，他洒水在塔利爾的胸上；琉璃變成了顏如紅玉。

阿夫漢蒂用獅子的血洒在獅子的胸上。塔利爾動顫了，這印度種族的貴人有了生氣，他睜開眼睛，他恢復力氣坐起身來，在太陽的光輝中月光變成青色。

冬日使薔薇凋殘，樹葉枯落；夏日太陽的灼熱燃燒着它們，它們悲怨乾燥，但在它們之上，夜鶯發出可愛的聲音怨訴；酷暑燃燒，寒霜凍結；無論冬夏都有瘡傷的摧殘。既使如此都難於應付人的心；它在憂愁與歡樂中同樣地發狂；它總是受傷，這短促的世界永遠對他是不完整的。他只能信任正是他自己的敵人的這世界。

塔利爾再度注視他的心上人的書信；他讀着，雖然讀着她的信使他發狂；他的眼淚

遮住了視線，黑暗如白日之光。阿夫漢蒂站起身來，他開始以粗暴的言語談話。

他說：「這樣的行爲是一個有經歷的人所不察爲！現在我們爲什麼要哭泣呢？這事是使我們微笑的。起來，讓我們去探尋那消失的太陽。不久我將領你到她身前；我必須引你看到你心上的人。」

「我們應當怎樣歡喜，就讓我們先來歡喜吧。然後我們上馬出發，我們到卡吉國去。我們的劍爲我們的嚮導，讓我們的敵人望風而逃；我們將毫無困難凱旋而歸，我們把他們剝成肉醬。」

於是塔利爾探問消息；他不再昏厥。他仰面上望，黑白的閃爍着，像太陽照耀着紅玉般增添光彩，什麼人可以與他相比永受上帝的施惠呢？

他對阿夫漢蒂道謝；他同他談話：「我將怎樣讚揚你呢，你是值得聖人讚美的！你如山上的源泉灌溉了平原上的花草；你爲我割斷了水仙池的淚流。」

「我將永遠無法報答你；願在天上的上帝報答你！願上帝在上多多替我報答你！」他們上馬回家；他們盡情歡愉。這世界現在真要讓那飢餓已久的愛絲瑪賀飽餐一頓了。

愛絲瑪賀獨自坐在洞口，衣裝並不整齊；她一看，便認識了塔利爾，而有一個騎在白馬上的騎士同他一起；兩人悠揚地歌唱着，宛如善唱的夜鶯。她立即認清是他們，急

忙起身，她身上只穿着襯衣。

過去她每次看到他回洞時總是在哭泣，現在她驚異地看到他在歌唱與歡笑；爲恐怖所襲，她站起身來，她像醉人般失去了理解；她還沒有聽見她如此渴望着的消息。

他們看見她，對她呼叫，露着牙齒大笑：「喉！愛絲瑪賀！上帝的仁慈從天上降給我們；我們尋到了那消失的月亮，我們已經完成我們的渴望；現在命運將熄滅我們的火燄，我們的哀愁變成歡喜。」

阿夫漢蒂下馬擁抱愛絲瑪賀；她抱住沉香樹，它的枝葉是柔軟的；她吻他的頸項與面孔；她流着眼淚。「告訴我，你發現了什麼，你作了什麼事。探求你，我在原野中悲泣。」

阿夫漢蒂把那枝葉枯萎的人、蒼白的月亮託帶的信交給愛絲瑪賀。他說：「看這歷經災難的人所寫的信；太陽正迫近我們，它給我們驅散陰影。」

愛絲瑪賀看見這封信，她認識愛絲丹的筆跡；她驚異，一陣恐怖，她顫抖着像一個中魔的人，從頭至腳她爲高壓的驚異籠罩全身；她說：「我所看見的，我所聽到的，確實是真的麼？」

阿夫漢蒂說：「不要怕，事情是真的，我們已經得到歡喜，所有的悲傷都離開我們

，太陽已來在眼前，黑暗對於我們已不再是黑暗了。善已經克服了惡；善的本質是永恆的。」

印度之王對愛絲瑪賀歡欣地講了一些話；他們互相擁抱，歡喜使他們哭泣；烏鴉的尾在薔薇花上洒着輕露。人若能有此領悟，上帝便不會遺棄他。

他們非常感謝上帝。他們說：「你對我們至善至美；現在我們明瞭你的口不會對我們下最惡的判決。」印度之王，高舉雙手，如此歡叫。他們歡欣地走進洞中；愛絲瑪賀替他們預備了一些小酌。

塔利爾對阿夫漢蒂說：「聽我說：我要告訴你一些事情，莫以為我是一個嗷嗷不休的人。自從我佔據了這些洞穴，殺死那羣戴維斯人，他們的珍貴的寶藏就留在這裡。」

「我從來沒有見過，因為我不願意看。現在讓我們打開看看，我們看看裏面有多少寶物。」他很高興，兩人一同起身，連愛絲瑪賀也都坐不住。他們破了四十個門，這在他們並不十分費力。

他們發見了無比的珍寶，他們的眼睛從未見過。有一大堆精美的寶石。有像皮球大的珍珠。誰能估價那任何人都數不清的黃金呢！

四十間屋子裏都是滿滿的。他們發見一座貯藏武器的兵器庫；各種武器像果物般排

別着；其中有一個封閉而未開啓的銀櫃。

在那上面寫道：『這里存放奇異的盔甲；鍊子盔，鎖子甲，以及削鋼刺鐵的寶劍。如卡吉人來攻戴維斯人，將使其遭遇困難。旁的時候若有人將它打開，他便是國王的謀殺者！』

他們打開銀櫃；他們發見三套盔甲，正合三個騎士穿戴；鎧甲，寶劍，盔冑以及脛甲之類；它們全安置在如神龕般碧綠色的綢子裏。

他們每人穿上一件，試試身材；鍊子盔與鎖子甲全是無隙可擊；他們用劍在鐵上砍，像切斷綿線一樣。我敢說，他們珍貴這些東西甚於全世界；即以全世界他們都不肯交換。

他們說：『這種徵兆已使我們非常滿意；我們將無往不利。上帝的眼正從天上注視我們。』他們拿起盔甲，搭在頸項上；他們用草帶捆好一束準備送給甫利東。

他們拿了一些黃金和稀奇的真珠；他們走出來，封起四十個寶庫。阿夫漢蒂說：『此後我將手不離劍；今晚我無處可去，黎明時候我決不停留。』

畫家呀，現在描繪這比手足更親密的盟兄弟吧，這些星星的愛好者，凌駕在世人之上，全是勇敢聞名的英勇的騎士。當他們去到卡吉國，你們將目睹一場惡戰。



## 第五十五章

### 塔利爾與阿夫漢蒂去尋甫利東

破曉時他們出發；他們把愛斯瑪賀帶在身邊。登上納拉丁的陸地之後，他們使愛斯瑪賀騎馬隨在身後；在那里他們以重金向一個商人買了一匹馬。阿夫漢蒂足可引路；他還更需要什麼人呢。

他們前進，遇到納拉丁的牧人，他們看見成羣的馬；這使來會甫利東的人們非常歡喜。這時那個印度人對阿夫漢蒂說道：『我要你玩一次把戲；來，我們和甫利東尋尋開心，我們來追逐他的馬羣。』

『我們帶走這羣馬，他將會聽到搶馬的事；他將準備戰鬥，血染原野。他將突然見到我們，他將驚喜，他將平定他的心情。開玩笑是有趣的；使威嚴的人都可歡欣。』他們開始搶奪甫利東最美的駿馬。牧人打起火把，抽出寶劍。他們喊道：『騎士們，你們是什麼人，敢如此大胆？這馬的主人，他劍斬敵人，不使人留下一聲氣息。』

他們拿出弓箭，追逐牧人，牧人大聲嘶叫：「救命啊，救命！強盜在屠殺我們啦！他們喊叫着，聚在一起，去對甫利東訴苦，他們不覺羞愧。

甫利東穿戴齊整，騎上馬，全付武裝而來。他倆喊叫着，聚在一起，隊伍遮滿了原野。兩個嚴寒不能凍結的太陽走向前來；他們全身掩蔽，盔甲遮着他們的面孔。

塔利爾一看到甫利東，他說：「現在我看到我所要見的人了，」他揭開盔甲，他微笑，於是大笑着；他向甫利東說：「你要怎樣？我們的到來爲什麼使你煩惱？壞主人！你來迎我們戰鬥。」

甫利東匆忙下馬；他屈身敬禮。他們也下了馬，他們擁抱——是的，吻着他。甫利東舉手連謝上帝。凡是和他們相識的公候都來吻他們。

甫利東說：「你們爲什麼耽擱許久？我以爲你們早會來到。我已準備齊全；爲你們的事我將不會落後！」像是兩個太陽和一個月亮會在此地；他們互相爭美。他們動身出發了。

他們在甫利東的美麗的房前下馬；他坐在他的盟兄弟阿夫漢蒂的身旁；塔利爾坐在金光燦爛的寶座上。他們把那盔甲送給那著名的英雄甫利東。

他們說：「這次我們沒有旁的禮物送給你，但是在我們的一個地方還有許多珍奇的

東西。」他面孔伏地，急忙答道：「給我這樣的禮物也只有你們了。」

那一夜他們作爲甫利東的客人而留住，他使他們沐浴，他給他們無數衣裝，他使他們裝扮得愈加美麗，每件衣服都是漂亮的；他用一個金盤盛着稀有的寶石與真珠送給他們。

他說：「這是一個壞主人的說話；款待你們這些聰穎的人，像你們是瘋人般，使我厭倦；但現在不能滯留，最好是走上我們悠長的路程；如卡吉人先下手，我們將有困難。」

「爲什麼我們要發大軍呢？我們只要少數精銳；三百個人已經足夠，讓我們像逃亡般迅速而行吧；在卡吉國與卡吉人戰鬥，我們必須握緊刀柄；不久我們將尋到那以沉香樹般的娛人的身姿在摧殘着我們的人。」

「有一次我到過卡吉國；你們將親眼目睹，你們將看出它的堅固；四面環着高山，敵人走不上去；如我們不能潛入，公然挑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無需軍隊，隊伍不能祕密追隨我們。」

他所說的話，他們也都同意。他們把少女愛斯瑪賀留在耶里；甫利東送她一些禮物。他們帶領着三百名英雄般的騎兵。上帝終於給這些飽經災難的人們以勝利。

三個盟兄弟一同渡過海。甫利東認識路途；他們日夜前行。甫利東說：「現在我們已近卡吉國的邊界；今後我們必須在夜間行走，以便不讓他們發見。」

三人遵守甫利東的建議；天亮時他們停住，至夜他們迅速前進。他們到達了；城市現在眼前；數不清有多少衛兵；外面一座高山，成羣的哨兵的喧器，繼續不斷。

在通路門口有一萬武士守衛。雄獅們望着城市，明亮的月光就在上面。他們說：「我們籌劃妙計，現時正須集思廣議；如能慎重思慮，一百個人可以征服一千。」

## 第五十六章

### 納拉丁·甫利東的獻策

甫利東說：「我要說一句話，我想我的意見不錯；我們的人少，而這座城要多數人才能攻陷；我們沒有正面攻擊的力量——現在不是誇大的時候——如果他們緊閉城門，一千年我們都找不到可以攻進的地方。」

「我幼年時，我的教師們曾教我走繩索，他們教我玩把戲，他們教我跳，訓練我，

我常常在繩上走，人們的眼睛都追不上我；凡是小孩看見我，他們都希望這樣做。

「你們誰曉得如何最巧妙地投繩索，就讓我們投一條長繩到那個塔頂上，對於我那是走過野地一樣容易；你們將奇異城裏沒有驚覺的人。」

「穿着盔甲走過去，在我毫不費力；帶着盾也不感困難；我將輕巧地跳進城裏，迅雷不及掩耳，殺死那些士兵；我將打開門，你們便會看見城門大開，到那里來，你們將聽見警報的騷擾。」

## 第五十七章

### 阿夫漢蒂的獻策

阿夫漢蒂說：「哈，甫利州！朋友們不能抱怨你；你在藉助你那雄獅般的臂力，你不致受傷；你的計策難使敵人悲泣；但是你沒有聽見守衛的喊聲是多麼近嗎！」

「當你走過去，衛兵們會聽見你的盔甲的聲響，他們會發見你，他們會切斷繩索，這一點你必須確認。一切對你都將不利；你將只有徒勞。這計劃沒有價值；我們再另想

辦法吧。

「這樣是更好的；你們埋伏起來。這些人們不會捉捕進城的旅客。我化裝爲商人，我將行一次妙計；我用騾馬拖運盜甲和寶劍。」

「我們三個人都進去是沒有用的，那樣有被他們看穿的危險；我將獨自化裝爲商人，我將混進城去；我偷偷穿上我的盜甲，我將現形，打擊他們。上帝許我在那裏殺得他們血流成河。」

「毫無困難我將擊退衛兵；你們從城門外攻入，非常英勇；我打斷門鎖，打開城門，石頭和膠泥都擋不住我。如你們沒有更好的辦法，就這麼辦吧；我只有這種計策。」

## 第五十八章

### 塔利爾的獻策

塔利爾說：「我承認你們的英雄主義是絕對的英勇；你們的建議正如你們的無畏的

精神；我曉得你們希望惡戰，而非徒揮刀劍，戰爭險惡時，你們才顯出威風。

『但是讓我也來參加謀略。那使我瘋狂的人定會聽到聲响；她如太陽般居在高處；你們將有一場激戰，而她將看不見我在戰鬥！這將是我的一個污點！並非誇口，這樣不行的！』

『比你們的建議更好的是——你們依照我的話來作：我們每人帶領一百個兵；破曉時候，我們三人從三個地方發動，我們飛馬前進，他們將派人迎戰，他們將不把我們看在眼上，我們揮起刀劍。』

『我們將迅速把他們解決，把他們包圍；他們將來不及關上城門，我們三人中一個進去，兩個留在外面攻擊外面的敵人，在裏面的一個斬殺裏面的敵人，使他們流血，我們再度揮起那曾經被我們使用過的武器！』

甫利東說：『我明白，我理解了，我曉得你的意思。除去我贈給你的那匹馬之外，沒有人能先到達城門，我贈給你的時候，我不曉得我們會到卡吉國爭先來殺卡吉人，早知這樣，我決不把馬贈給你，我就是這樣的吝嗇！』

這個好玩笑的甫利東說出這種話，這時他們這些聰明善辯的人大笑了，他們互相開着玩笑，他們是善於歡笑的。他們下馬裝扮，然後再騎上他們的駿馬。

他們再度交談，口若懸河。他們決定採用塔利爾的計劃。他們每人分了一百個人，全是英勇異常。他們騎在他們的馬上，盔冑罩住他們的頭。

## 第五十九章

### 佔領卡吉國城堡救出愛絲丹·達麗堅

我看着那些閃爍着比太陽還明亮的光輝的英雄們；七星以一柱光芒罩住那三個人。身姿俊秀的塔利爾騎在黑馬上；他們在戰鬥中苦磨敵人正如他們的凝視嚙噬他們的讚美者一樣。

現在我所要說的是他們的意象與形容：當雲雨下降，急流從山上傾瀉時，雨水滑過山谷，可聞喧囂的吼聲；但當它與海水相結時，它是那麼平靜。

雖然甫利東與阿夫漢蒂是英勇無敵，但任何人都不願他們與塔利爾較量；太陽掩蔽羣星，昴宿無光。靜聽啊，讀者們；你們將聽到兇猛的戰鬥。

三個人分成三起，每人去向一個城門；三百個好漢隨着他們。當夜他們迅速偵察，



仔細週到。黎明時，他們出現了，他們前進，每人拿着鋼盾。

起初他們扮裝旅客平靜前行；城裏的人看不透他們，不能預先防備，他們心裏毫無畏懼，他們安詳鎮靜。他們迫近了；他們適時穿上盔甲。

他們驕地揚鞭刺馬。當他們看到時，他們打開了城門，城裏騰起一陣騷動。三個人向三個不同的方向奔馳，這樣冒險着他們的生命。他們嗚笛擊鼓；喇叭聲響徹雲霄。

於是上帝的無限的激怒打擊着卡吉國。克朗諾斯（註）憤怒俯視，吹散了太陽的甜蜜；天體的輪轉也在對他們發怒。野地裏收容不下這許多屍體；死亡的隊伍在繼續增加。

塔利爾的強力的吼聲使人未曾受傷即已暈倒，他使盔甲破裂，鎗子鎗的堅固都已無用；他們從三面攻打城門，他們毫不困難使城門倒塌；他們打進城裏時，急忙毀壞城堡。

阿夫漢蒂和雄獅甫利東在城中相會，他們已將敵人全部消滅，血流如注；他們歡呼彼此相見，他們異常歡欣；他們說：「塔利爾的情形如何？」他們東張西望尋覓他。

他們沒人曉得；他們聽不見塔利爾的聲音。他們走向城堡的門前，他們對於敵人毫無顧忌；在那里他們看見層層盔甲，破碎的刀片，成萬的衛兵像塵土般失掉生命。

（註……克朗諾斯（Cronos）即希臘之薩屠龍（Saturn），古義大利之農神。）

全部城堡的衛兵像病人般倒在地上，每一個人都遍體鱗傷，他們的盔甲裂成碎片，城堡的門打開了，門的破片倒在一邊。他們曉得這是塔利爾的手筆，他們說：「這是他的所爲。」

他們尋到路徑，他們進去，爬上孔道；他們看見：那脫離虎口的月亮正在迎接太陽；他脫下頭盔，他披散的濃密的頭髮配稱得他十分美麗，胸與胸緊貼，頸與頸相交。

他們互相擁抱，他們接吻流淚；他們像是瑪施特哈與祖阿爾的相遇。當太陽環抱着薔薇時，薔薇分外美麗，閃射光輝。他們過去所見的憂傷，此後將變爲歡喜。

他們互相接吻，他們交頸而立；他們再度使開放的薔薇時時圍在一起。這時阿夫漢蒂和甫利東也走出來，這三個結義弟兄聚在一處；他們對那個太陽致意，他們如受命而出現。

太陽露出可愛的笑容迎接他們，這個尊貴的人以文雅的姿態吻着她的救助者，她以優美的言辭謙卑地向他們道謝；雙方全都以美麗的辭句談話。

他們也慶賀塔利爾——這棵樹有如嫩葉的沉香，他們慶祝他勝利的歡快，他們互相探問消息；沒有事使他們煩惱，他們無所悔恨，因爲他們的武器未使他們失敗；他們如獅子般發揮了威力，與他們戰鬥的人們變成如鹿如羊。

在三百個人之中，有一百六十個人同他們進來；這使甫利東爲他的隊伍傷慟，但是另一方面他很歡欣；他們搜索，不使任何殘餘的敵人生存。他們尋到多少財物，這時怎能點明它們的數目呢！

他們搜集騾馬，駱駝，以及他們所能尋到的一切行動迅速的牲畜，他們裝運了三千駝的珍珠、寶石、青玉與紅玉；他們讓太陽坐在一頂轎子裏，他們小心驚惕地抬着她。他們指派六十個人看守卡吉國的城堡。他們領走那個太陽——從他們手裏奪走她，將是不可能的——他們向海王國的城市出發，雖然到那里去的路程是悠遠的。他們說：「我們必須去看普哈曼；我們欠她的情分。」

## 第六十章

### 塔利爾會見海上的國王

他派人給海上的國王報捷；他命他如此宣稱：「我，塔利爾，敵人的消滅者，正在來臨；我從卡吉國帶來那刺我魂魄的太陽；我願光榮地來見你，如見雙親。」

「現在我佔領了卡吉人的國土與他們的寶藏。國王啊，我一切的幸運全是自你而來：普哈曼解救了我的太陽，她是她的母親或姊妹。我能給你什麼爲報答呢？我憎惡徒然的約束。」

「來，在我們經過你的國土之前來看我們吧。我把卡吉人的王國全部送給你，你從我手裏接收去；命你的人們駐紮在那里，牢牢地守住城堡。我十分匆忙，我不能來見你，請你起身，到我這裡來。」

「替我告訴普哈曼的丈夫烏森，送她出來，看見她將使那被她解救的人歡喜；除去她，這比太陽還明亮的人、比瀝青還光澤的水晶之外，她還更想見什麼人呢！」

當海上的統治者接見了塔利爾的使者——心情爲驚人的消息所激動原是常情——他感謝並頌揚公正的裁判者的上帝。他立刻上馬；他再無需另外的使者。

他裝進行囊，他派人準備他們的婚禮，他帶了一些美麗的東西，一大堆的黑玉。他帶着普哈曼，他們走了十天的路程；看見雄獅與那照耀着大地的太陽，使他歡欣。

三個人從遙遠的地方來迎接海上霸權的國王，他們下馬，他謙遜地吻着他們，他們爲許多隊伍所環圍；他們讚揚塔利爾，他不斷道謝，當他們看見那少女，海上的國王被她水晶般的光輪所盪惑。

一看見她，普哈曼夫人，爲緩緩的光焰所嚙噬，她擁抱她，她吻遍她的手、腳、面孔、與頸項；她說：『上帝呀，我願服侍你，因爲我的黑暗已爲你所照明；我辨明惡害是短促的，你的仁慈是永恆的。』

少女擁抱普哈曼；她甜蜜地說話，笑容滿面：『上帝已經照明我的破碎枯萎的心；現在我之充實，如以前我之消損；太陽在我之上注射光輝，於是我現出如一朵未凍結的薔薇。』

海上之王舉行了一次極度盛大的婚禮；他也爲了卡吉國的事感謝塔利爾，他留他們住了七天；他慷慨地分散他裝運來的財物；散開來的金幣有如一座橋樑，踏在上邊使人疲憊。

成堆的綾羅綢緞與絲絨。他贈給塔利爾一頂王冠，那是無價之寶，全部是水仙花黃色的，極其純淨，另外還有一個精美的黃金寶座，紅色的。

他送給愛絲丹·達麗堅一件鑲着寶石的斗篷，寶石有紅色的，水仙花色的，還有紅玉；他們兩個少女與青年，臉上光芒閃耀，坐在那里；望着他們的人爲新的火焰燃燒着。

他送給阿夫漢蒂與甫利東無數的貴重禮物，每人一個寶貴的馬鞍，一匹駿馬，一件鑲着寶石閃放奇光異彩的外套；他們說：『我們能說什麼來感謝你呢！願祝你的國家繁

盛！」

塔利爾以美麗的言詞表示他的謝意：「國王啊，我極度歡欣；初次看見你，你就給我這許多種美麗的禮物；我知道我們都不願遠離你的。」

海上之王說：「啊，國王，勇敢的子，你是你身邊人們的生命，你是那望不見你、遠隔開你的人的摧命者，我能給你什麼如你給你自己的一樣，你是看看多麼美麗呀！當我離開你，我還有什麼辦法，我是多麼渴望凝視着你呀！」

塔利爾對普哈曼說：「我認你為姊妹。對於你的心，我擔負了一筆無法償還的債！我從卡吉國帶來的一切財寶，現在我全部送給你，拿去吧，我不出賣的。」

普哈曼夫人謙遜敬禮，她極端感謝：「國王啊，你的儀容以永不熄滅的火焰燃燒着我。當我要離開你的時候，我將怎麼辦呢！你的離去，將使我喪失神志。啊，那些接近你的人是幸福的；不能望着你的人是痛苦的。」

三個光芒閃灼的人對海上國王談話；他們的牙齒如水晶，雙唇如珠貝。「當我們不能不離去的時候，我們不希望遊樂，琴弦，與鑼鼓。只是讓我們去吧，已到了時候，我們極為匆忙。」

「作我們的父母與希望！這是我們真正乞求於你的；給我們一隻船！」國王說：「

縱把全世界都給你們我都無所惜；你們既然在匆忙中，我能對你們說什麼呢！去吧！你們的臂力將爲你們的嚮導！」

國王準備了一隻船在岸邊。塔利爾出發了；那些離別的人流着淚，他們擊打他們的頭，撕落他們的鬚髮，如失魂魄。普哈曼的淚流甚至使海水氾濫。

三個結義弟兄一同渡海，他們從前的誓言，他們再度叮嚀；他們適情地歌唱與歡笑，而不粗俗；他們的雙唇的元輝閃在水晶般的舢板上。

然後他們派了一個人給愛斯瑪賀報告好消息；同時派人把戰爭的情形也報告給甫利東的各酋長：「他到此地來了，他高昇如太陽，加強星座的閃光；我們一向凍結的人，從此不再凍結。」

他們讓那太陽坐在轎子裏；他們沿着海岸前進。他們像孩子般嬉戲着；憂傷的消逝使他們歡娛。他們到了英雄納拉丁的土地，他們受人迎接，他們聽到不斷的歌聲。

全部甫利東的酋長們都來迎接他們。愛斯瑪賀，滿心歡娛，她的傷痕已不再現，他和愛絲丹·達麗堅擁抱在一起，刀斧都不能斷開。現在她已完成她一切忠實的服務。

愛絲丹·達麗堅擁抱她，用嘴吻她的面孔。她說：「天哪，我多麼痛苦，我也給你滿懷憂傷。現在上帝賜與我們恩惠，我認識了上帝的無限的恩澤。我不知怎樣來報答如

你這樣的一顆偉大的心！」

愛斯瑪賀說：「謝恩上帝，我已經看見未曾凍結的薔薇。隱匿的事物終於如此被發見了。我看到你在快樂，就連死亡對於我都有如生命。彼此相愛的主僕是勝過一切的人！」

各酋長致敬，他們極端讚揚；既然是上帝使我們歡欣，爲聖恩祝福吧：他使我們看到你的面孔，火焰的燃燒不再噬噉我們：給一創傷的神，他有力量醫治。

他們走上來把他們的嘴放在他們的手上；這樣他們吻着他們。國王塔利爾說：「爲了我們的緣故，你們的弟兄們犧牲了。他們得到真實的、而非幻影的、永恆的幸福。他們得與上帝交接；他們的光榮增加了百倍。」

「雖然他們的死使我痛苦與憂傷，然而偉大的不朽的聲譽降在他們的命運上。」他這樣說着，低聲悲泣，淚之雨與雪混在一起。朔風吹起，嚴寒凍結了薔薇。

所有的人看見他流淚，全都哭泣了；凡是喪失了親屬的人，是要呻吟悲泣的。全體靜默着。於是他們恭敬地對塔利爾說：「因爲聖賢把你喻如太陽，望着你的人們應當歡愉；他們爲什麼要哀傷呢！」

「誰值得你如此地痛哭與哀傷？爲你而死比踏在這世界上更好的！於是甫利東對國



王說：『不要無故地使自己難過。願上帝賜還你千倍的歡喜！』

阿夫漢蒂受人同情；他非常憂傷地談話。他們讚揚着說道：『現在讓我們歡笑吧；既然失去的獅子已經尋到消失的太陽，我們便不再爲可傷心的事哭泣，我們不再使我們的眼裏流淚。』

從此地他們到了大都市瑪爾哈贊札。他們擊鼓吹號，一片雜踏喧囂；皮鼓與銅鼓的聲音，美麗的配合着；市民們擁聚而來，他們離開市場。

商人們來自他們的划船上，四圍是成羣的觀衆，軍官們圍着他們攔成相當的空隙，他們手中拿着武器；無數的家族都擁進來，使軍官們無法應付；他們哀求允許他們觀望。

在甫利東的門前他們下馬，他們看見一座悅目的宮殿，許多繫黃金帶子的奴隸迎着他們，他們的脚下全是錦繡的地毯；他們在他們的頭上撒着黃金，向這裏來的人羣隨手拾金，堆集如山。

## 第六十一章

## 甫利東主持塔利爾與愛絲丹的婚事

他們爲少女與青年放置一個白珊瑚色的寶座，紅色與黃色的寶石閃着美麗的光彩；爲阿夫漢蒂他們放置一把黃黑相襯的寶座；他們來了，他們落坐。我料想，觀衆們已等待得不能忍耐。

樂隊出來了；人們聽到美妙的歌聲。他們舉行婚禮，甫利東——這位歡天喜地的主人，拿出無數柔軟絲綢的衣料。微笑與牙齒的閃光使愛絲丹·達麗堅美化。

他們陳列出宮豪甫利東所贈與的無比的禮物：九顆像鵝蛋大的珍珠；一顆如太陽般發光的寶石；在這寶石之前，畫家可以在夜間繪畫。

他又送給每人一掛項鍊，套在頸頸上，頸鍊的寶石彫成圓體，整如風信子。幾乎單手托不住的一盤寶物，這是慷慨的甫利東贈送雄獅阿夫漢蒂的禮物。

盤子裏滿裝渾圓的珍珠；全部贈給阿夫漢蒂，還說了一些美妙的言辭。房裏滿是錦

繡片柔軟的金布；驕傲的塔利爾以甜蜜的言辭道謝。

約有八天，甫利東舉行了無數的婚宴，每天他們獻出準備好的無價的禮物；琴瑟之聲日夜不停。看哪，這一對青年與少女，彼此相配，而終成眷屬。

有一天塔利爾對甫利東說出他內心的話：「你的心比一個同胞弟兄更爲我所珍重；我的生命將無法適當地報答你，我的靈魂也不配作爲贈禮；在垂死時，我從你得來醫治創傷的妙藥。

「你曉得阿夫漢蒂爲我的自我犧牲；現在我要報答他；去，問問看，他將說出他的心願；他雖然消滅了我的火焰，而他自己的燃燒却愈加熾烈。

「你對他說：「弟兄啊，你爲我而受的痛苦將如何來補償呢？上帝將從天上顯現出他的恩惠。如我不能設法達成你的心願，無論大廈或茅屋，我將不願見我的房舍。

「現在告訴我，你所希望於我的，我能幫助你什麼。我想最好我們到亞刺伯去；你作我的嚮導。我們的劍和我們的巧言將使我們達到目的。如你不能與你的妻相結，我將不作我的妻的丈夫。」

甫利東把塔利爾的話傳給阿夫漢蒂時，他大笑了，笑容使他美麗。他說：「爲什麼我要人幫助呢？我並未受任何傷。卡吉人並未虜去我的太陽，而她也沒有什麼煩惱。

「我的太陽坐在王座上，上帝的強力的意志之所在，受人尊敬而光榮，誰也未會傷害她，她決未受卡吉人或妖人的魔法所壓迫。爲什麼我要爲她而需要幫助呢？不要說我是在誇口。」

「當神意降及於我時，如果上帝有心的話，天意將從天上訪問我的心，給我的火焰以慰藉；於是當我垂死時，太陽的閃光才氣的成爲我的命運；在這時際未至之前，我的奔馳是徒勞的。」

「去，把我的答話轉告塔利爾：「啊，國王，我需要什麼感謝，無論你的同情是怎樣的博大；甚至從我在母胎時，我已生而爲你的僕役，上帝在上，在你未稱王之前，我願爲一介之夫。」

「你曾說：「我希望你與你愛人的結合！」這話正如你同情的心。那是我的劍所不能斷，我之言語所不能及。而在我，等待上天的神意是更好的。」

「我的心願與希望是這樣的，我要見你在印度強盛，被舉在王位上，上天的星座也坐在你的身傍，她的面孔閃着光；我要見你的敵人被消滅，沒有反對你的人能留在那裏。」

「當我的這種心願完成時，於是我真的要到亞刺伯去，那時我將與我的太陽接近；

當她願意的時候，她將熄滅這燃燒着我的火焰。此外我不再希望你什麼，我討厭一切的甜言蜜語，」

當甫利東把騎士的話轉告給塔利爾時，他說：「我不願如此；這用不着掩飾。正如他爲我的生命盡了力，同樣他也應當看一看一個受他恩惠的弟兄的英勇。

「去，替我說老實話：「我不願長遠不見你的義父。我疑心我已殺害許多他心愛的僕人。我只要乞求寬恕，於是我就回來。」

「這樣說：「不要再給我回話。明天早晨我決定出發；我不再要（如果）之類的話，亞利伯國王，不能使我的話空廢；我將歡欣地乞求他的女兒，我將懇求他，我將勸說他。」」

甫利東把塔利爾的話傳給阿夫漢蒂：「他不願停留，」他說：「你說等待，那是徒然的！」這話使他不安；烟火又燒起他的心。這樣的敬意是對國王所應有，是騎士的忠誠。

阿夫漢蒂跪在膝上乞求塔利爾；他抱住他的脚接吻，他不再抬頭望他的儀容。他說：「今年我對路斯帝凡的犯罪已盡已絕；莫使我再爲皇家的背叛者。」

「你的希望是上帝所不容許的。我怎敢對我的義父有叛逆的行爲，我怎敢違背他，

而他在爲我而憔悴，一個僕人怎能用劍對他的主人！

「這樣的行爲將使我與我的愛人之間的關係不調和。如果她惱怒，如果觸犯了她的心，我是痛苦的！那時她甚至和我斷絕音信，使我爲見她一面而消損。血肉之軀的人不能爲我得到原諒的。」

塔利爾，那光耀的太陽，笑着說了。他拉住阿夫漢蒂的手，將他舉起來，腳離了地：「你的助力使我得到無數好處，但是你也應當要我享受你的快樂。」

「我極其厭惡一個朋友的太多的顧慮與虛禮，我憎惡那不斷的莊重與威嚴；如果是一個真心的朋友，他就應該聽我的話；否則，我幹我的，他幹他的，分手是更好的。」

「我曉得你愛人在掛念你的心；與你一起的我去訪問她，不會使她不歡喜。現在我不敢對國王似真似假地說：我只希望一旦他們的儀容。」

「我將恭敬而懇切地只對他這樣說：他應當心甘情願把他的女兒嫁給你。既然終歸是結合，你怎能忍心隔離？讓彼此相聚而美麗，莫因別離而消損。」

當阿夫漢蒂得知塔利爾無法阻時，他不敢再爭辯，他應允了，甫利東選擇了一些精幹的人做爲護衛；他和他們一同出發，自然他要和他們一路而行。

## 第六十二章

### 塔利爾再到洞中查勘寶物

聖人狄烏諾斯啓示的隱密是：「上帝佈施善行，他不創造惡害，他將邪惡縮短成一剎那，他將善行長期復興，他的完整的自身他使其愈加完整，他不使自身墮落。」

雄獅們，太陽們，從甫利東的國境出發。他們帶着那面如太陽的少女，她使觀望的人驚異；鳥鳴的尾巴都因為在水晶之旁而捲縮；裝飾的巴達克斯汗的紅玉美麗而溫柔。太陽坐在轎裏，他們讓她這樣行進。他們不斷狩獵；隨處流血。他們每到一個地方，便造成觀衆的歡喜，他們出來迎接他們，送他們禮物，讚美他們，絕無誹謗。

宛如太陽坐在羣月的天體中。許多天，他們旅行在從無人跡，一望無邊的平原上，一面遊樂，一面聰穎地談話。他們到達塔利爾曾經居住的山岩的隣近。

塔利爾說：「今天我似乎是應當爲你們的主人。我要到那里去，當瘋狂使我痛苦的那地方。愛斯瑪賀將在那里款待我們；她曾經存有熏肉。當我贈給你們美麗的禮物時，

你們將讚美那千變萬化的寶物。

他們走進去；他們在巨山的洞前下馬。愛斯瑪賀存有鹿肉，她切肉款待客人。他們歡愉，他們戲謔着過去的許多行爲；他們感謝那將他們的痛苦變成歡快的上帝。

他們尋視滿洞穴的山，他們歡欣嬉戲；他們尋到塔利爾封存的寶庫，任何人數不清，任何人沒有見過；他們沒有人會不滿意地說：「我們還不夠！」

他拿出許多貴重禮物，適當地分給每一個人；然後他分贈甫利東的人民，士兵與將軍同樣待遇；全部隨他們來的每一個人都已致富，但是那里仍有那麼多的寶物，像是沒有被人動過一樣。

他對甫利東說：「我是難於償還我欠你的債；但是諺語說：「善行的人終必有報。」現在這里已有的以及可能發見的財寶，全部都給你，拿去吧，像拿你自己的東西一樣。」

甫利東謙虛地致敬，他表示極度的感謝：「國王啊，爲什麼你想我是如此愚蠢而糊塗？每一個敵人於你如枯草，無論他們怎樣像是粗木。只要我能望着你，我的歡喜便將持續。」

甫利東派人回去取駱駝，裝運全部的寶物回家。於是他們從這里出發，向亞刺伯的



路上行進。阿夫漢蒂因為渴望與太陽結合，他有如蝕損的月亮。

過了許多天，他們到達亞刺伯的邊境；他們看見連綿不斷的村莊與城堡；那里的居民衣裝是藍色與綠色的，全都為阿夫漢蒂在以淚洗面。

塔利爾派人謁見國王路斯帝凡說：「國王啊，我來祝你完成你的心願；我，印度的國王，來到你的皇室的宮廷；我願使你得見那含苞未謝的薔薇。

「從前你見到我——你脚下的泥土——曾使你惱怒；你企圖俘虜我而未成，你向我催馬而來；我對你的隊伍表示了憤怒，我屠殺了許多奴隸，你宮廷中的臣僕。

因此現在我來到你的面前，過去我是走入迷途；請你原諒我對你的冒犯，請你息怒。我們沒有朝貢，甫利東和他的騎士們可以證明；我帶給你唯一的禮物就是你的阿夫漢蒂。」

當那轉達好消息的使者來到國王之前，他們的快樂了非唇舌所能略述；三層光彩壓在特漢娜罕的雙頰上，眉睫的陰影使水晶與紅玉分外美麗。

他們敲鼓，歡笑的雷鳴時時可聞，士兵們東奔西跑，他們急於跑去迎接，他們牽了馬，拿出鞍轡，一大羣手脚靈活而健壯的騎士上了馬。

國王上馬，公卿與士兵全去迎接他們；凡是聽見這消息的人，從各種不同的方向

來到他的面前；大家一致感謝上帝，他們放聲說道：「惡害已不存在；善良永在近邊！」

當他們相遇，而相會的人們彼此認出對方的時候，阿夫漢蒂向塔利爾輕輕地說：「看，你看見那一片灰塵的平原麼？就是因此有一爐火焰燃燒我，我的心是熾熱而憂傷。」「那是我的義父；他來會你。我不能過去，我慚愧，一爐火焰在燃燒我；活人從未有像我這樣羞慚的。你曉得你要爲我作的事，你身邊的甫利東也是曉得的。」

塔利爾說：「你對你的主人表示尊敬是對的。暫時停住，別過那邊去，你獨自留在這里。我過去；我對國王報告你的消息。上帝的幫助，我想我不久將使你和那身如沉香的太陽得以結合。」

雄獅阿夫漢蒂留在那里；撐起一個小帳篷，那驕麗驚人的愛絲丹·達麗堅也留在那里；她睫毛的顫動如東北風般在漂浮。印度的國王，一直坦然地走過去。

甫利東與他同行；事實上他們很久才越過原野。塔利爾身姿搖擺着前進。國王得知他們的來臨，他下馬向那強如獅子的人致敬；如父親般給印度國王以光榮。

塔利爾也在敬禮；他過去吻他，問候他。國王的雙唇快樂地吻着他的頸項，爲了幫助他，國王驚異地說：「你是太陽；離開你，白晝變成黑夜。」

國王驚羨他的美麗與儀容，他驚異地注視他的面孔，讚揚他健壯的臂力。於是甫利東也來致意；他向那急於想見阿夫漢蒂的國王致敬。

國王停止對塔利爾的讚誦，他已經有些氣緩。塔利爾說：「啊，國王，在此我的心臣服於你；我奇異你怎能如此重視我；既然阿夫漢蒂是屬於你的，旁的人還怎能使你歡愉！」

「你不見他，而他滯留不來，你不驚異嗎？來，讓我們坐下，國王啊，這青綠的草地是令人愉快的；我願大胆地告訴你，爲什麼我不能把他帶到你面前來的理由；我要向你求情，現在我必須要替他告假。」

兩個國王坐下了；大軍環圍而立。比燈還明亮的微笑跳躍在塔利爾的面孔上；目睹他的姿態使觀衆發狂。他開始用智慧精美的言辭對國王述說：

「國王啊，我承認我沒有資格向你提出這件事，但我是來在你的面前懇請與乞求的；那如太陽般閃射光芒的人，他自己在如此祈願，他是我的光，我的照明者。」

「現在我們兩人以祈禱與懇求來在你的身邊。阿夫漢蒂曾給我以妙藥；他忘記了那苦惱着他的與我們同等的痛苦。我不願煩擾你；長篇大論不是我們的能力所及。」

「你的孩子們是彼此戀愛，少女愛他，他愛少女；因此我認爲他是可憐的，消損而

流淚，我屈膝乞求你，莫使他們再爲火焰燃燒，而把你的女兒配給那心胸健壯臂力勇猛的人。

「此外無論大小事我不再向你請求。」他拿出手帕，繫在額頭上，站起身來，屈膝跪下，像對於一個教師般懇求他。凡是聽見這事的人都驚動了。

國王看到塔利爾跪下來，他張慌了；他倒退了好遠，他致敬，他倒落在地上。他說：「君主啊，我的全部歡快都飛散了；我見你如此的屈辱使我憂傷。」

「無論你有什麼願望，那個人怎能不答應你，既使你願要她獻身死亡或爲奴隸，我能吝惜我的女兒嗎！如你在家裏發出這個命令，那時我都不會流淚；既使她飛到天上去，她也尋不到能與他相比的人！」

「我尋不到一個比阿夫漢蒂更好的女婿。我自己已把國王給了我的女兒，她掌握這國家，她很適合；薔薇重新開花，我的花是開過了。我能有什麼反對呢？只有讓他滿足！」

「如你要她嫁給一個奴隸，既使那樣，我都不會對你抱怨。誰能拒絕你，除去狂人誰能同你爭吵呢！如我不愛阿夫漢蒂，爲什麼我這樣在渴望他？上帝呀，在你的面前，我確實說了這話。」

塔利爾聽見國王的這番話，他深深地鞠躬，卑屈地致敬，撲身抱住他的面孔。於是國王對他致敬，走向前來，站在他的面前。他們互相道謝，沒有一絲煩擾。

甫利東上馬，他爲阿夫漢蒂傳達好消息奔馳而行——的確，他也爲這大快人心的事歡樂——他去尋他，引領他，陪伴他；但是他在國王的面前覺得羞慚，他發射出暗淡的光。

國王站起身來，迎接他；國王來到時，騎士下馬；他手中拿着手帕，用以隱藏他的面孔。太陽爲一片雲所掩蔽，它愈加暗淡，薔薇是受了寒霜；但是什麼東西怎能掩蓋他的美麗呢！

國王想要吻他，眼淚不再垂落，阿夫漢蒂擁抱他的腳，光輝自上流注；國王說道：「起來，不要害羞，你已經表現了你的勇猛；既然你對我忠誠，不要害羞；爲什麼你要在我的面前羞赧呢？」

他擁抱他，他吻遍他的面孔；他說：「你已經熄滅我的烈火，雖然你如水一般遲緩地出現在我的面前；獅子啊，明天我將使你同那黑玉鑲圍、睦合神采的雌相結合，快點到她那里去。」

國王擁抱那獅子般英雄的頸頭，他讓他坐在身傍，他對他說話，吻他，凝視他的面

孔。他得到如此寵幸，而他是沒有資格的。經過憂傷，幸福是愈加歡樂。

騎士對國王說：『我奇異你只在講些閒話，爲什麼你不熱望見那太陽，爲什麼你在延遲！歡欣地去迎接她，領她到你的家裏；讓她穿起錦繡衣裝，光芒四射。』

他也對塔利爾講了這話，他們上馬迎接愛絲丹。三個巨大的面頰染上太陽色；他們會到他們渴望的人，他們尋到他們尋求的人；他們手握寶劍，並未懶散地繫在腰間。

從遙遠處下了馬，國王對那少女致意，她雙頰上閃射的光芒眩迷了他的眼睛；她坐在轎上與他相遇，她吻他。國王開始讚美；他全然被迷醉了。

他說：『太陽啊，我將怎樣讚美你，光啊，你這晴朗天氣的創造者！爲了你，理性變爲瘋狂，而且並非無因。如日如月的人啊，他們安排你在什麼星座上！我不願再望着你，你這薔薇與紫蘿蘭似的人！』

所有看見她的人都在驚異她四射的光輝。有如太陽的她，以她的閃光眩迷了觀衆的眼；無論她出現在哪里，羣集擁向她來；爲她的火焰燃燒，他們望着她覺得心裏安慰。他們上馬，全體向家中走來，他們有如七星陪襯太陽；她的美麗是不可思議的，不是他們所能體會。不久他們來到國王住居的所在。

他們走進來，他們看見特漢娜罕，凡是看見她的人們，她是痛苦的傳播者；帝王的

裝束使這手持王笏頭戴王冠的人愈加美麗；她面孔上的閃光射在新來的人們的臉上。印度的國王，英雄般的太陽，走進來。

塔利爾與他的妻向少女謙遜地致敬，他們接吻，歡欣地談話，他們照明了全廳，不讓光明衰退；他們的面頰變成如巴達克斯汗的紅玉與水晶，他們的睫毛有如黑玉。

特漢娜罕請他們走上崇高的王座上，塔利爾說：「你請坐；這是最高的裁判者的意旨；今天比一切的日子，你的王位都更適於你，我使這獅中之獅坐在你這太陽中的太陽的身傍。」

兩人牽着他的手，讓他坐在她的王位上；他們讓阿夫漢蒂坐在她的身傍，爲了她，他曾遍受摧殘；她比世上已有或未有的一切都更美麗，比一切的景象都更優良。不要以爲任何人在愛情中是與他們相似，縱算是拉敏與威斯。

少女羞赧了，阿夫漢蒂坐在她的身邊使她驚異；她的顏色蒼白，她的心臟從肺腑間發出顫抖。國王說：「孩子，你爲什麼在我的面前如此羞赧？聖賢說，愛情在最後終必不會失敗。」

「孩子們，上帝賜與你們長命百歲，賜你們幸福、繁昌、光榮，以及一切災難的解脫；願上天不使你們變心，願你們的命運堅牢如宇宙；願我得享你們親手加上在我之

上。」

於是國王命令三軍對阿夫漢蒂致敬：「這是你們的國王，」他說：「上帝的意旨如此。自今天起他佔有我的王位，我的老年有如疫病。侍奉他如你們過去之侍奉我，遵守我的命令。」

士兵與各酋長鞠躬，他們謙遜地敬禮；他們說：「對支配我們的生命的是他們，我們要像塵埃一樣，他們使順從的我們興隆，使不順從的我們變成死屍，他們使敵人的隊伍瓦解而鼓勵我們的心胸！」

塔利爾也述說了一篇讚美希望的頌辭；他對少女說：「你們結合了，烈火不再燃燒你們，你的丈夫是我的弟兄，我希望你為我的姊妹，我將消滅一切欺騙和反抗你們的人。」



## 第六十三章

### 亞刺伯國王主持阿夫漢蒂與特漢娜罕的婚事

那一天阿夫漢蒂坐而爲主，爲崇高的國王；塔利爾坐在他的旁邊，溫柔增長他的美麗。衆目所向的愛絲丹·達麗堅與特漢娜罕在一起；宛如蒼天俯身於人世上，兩個太陽結合了。

他們開始取出麵包分給軍隊；屠宰的牛羊比蘇苔還多。贈送的禮物，是適合於他們的身分的。他們面孔的光輝，全明亮得有如太陽。

水仙的碗，紅玉的盃；更有那奇繪異彩的瓶。婚禮的歌頌者是值得聖賢讚美的。觀衆啊，你們的心中一定會說：『不要錯過了機會，動也不動留在這里吧！』

遊吟詩人從四面八方走來，鑿鉢之聲歷歷可聞；黃金與精彫的巴達克斯汗的玉堆集如山；有百條小溪流出的酒泉如同海峽準備給飲酒的人；從黃昏至破曉歡騰一片，清晨的時間度過了。

即使是殘廢的人，也沒有一個沒有受到禮物的；珍珠滾來滾去，隨處皆是；絲絨與成塊的黃金算不得重要，任人們運走。約有三天，印度的國王身爲阿夫漢蒂的伴郎。

早晨亞刺伯國王再度擺宴；他毫不厭倦。他對塔利爾說：「凝視着你的太陽是悅人的！你是萬王之王，她是皇后。我們只配當你的奴隸，我們願受差遣。」

「噢，國王，我們不願與你平起平坐！」路斯帝凡爲塔利爾擺了皇座，離開些另擺一個坐榻；他把阿夫漢蒂與他的妻的座位放得更低一些，依照他們的等紗。首先他們向塔利爾呈奉禮物；禮物堆集如山。

亞刺伯國王以主人身份自居，他終日宴嚮；他時而招待這些人，時而招待那些人，他不拘泥他皇室的尊嚴；他盡情贈予，所有的人讚美他的慷慨好施。甫利東坐在阿夫漢蒂的近邊如有一個近親。

國王路斯帝凡確在尊寵印度的女兒與她的丈夫，他給他們愛情與禮物，如對自己的兒子和兒媳一樣；若要述說他贈予的十分之一都是不可能的，每人一個王笏、紫袍、與寶石的王冠。

他更贈他們兩個人適於他們身份的禮物；一千如吉卜西雞蛋般的寶石；一千像鵝蛋大的珍珠；一千匹駿馬，每一匹大如小山。

他送甫利東滿滿的九盤珍珠，九匹鞍轡堂皇的駿馬。印度的國王莊嚴機敏地致意，絕未迷醉；雖然他已飲酒，却是穩重地答謝。

爲什麼我要把話拖長？一個月的時光過去了。他們嬉戲，他們始終沒有停止飲酒。他們獻給塔利爾珍奇的紅玉寶石。他們的光輝如太陽般照着全體。

塔利爾如一朵薔薇，朋亮如雪的淚珠從他的眼中落下；他誦阿夫漢蒂向路斯帝凡替他告別，他使他這樣傳言：「和你在一起是我的非常的幸福，但是敵人在控制我的國家，我曉得他們在侵蝕我們的國土。」

「識者的學問與藝術是毀壞無識者的。我想任何對我的傷害也帶給你相當的憂愁。我去到那里不會使我受到什麼災害，不久我願再見你幸福，願上帝如此應允。」

路斯帝凡說：「國王啊，你爲什麼如此謙遜？你覺得怎樣最好，你就作吧。阿夫漢蒂將陪伴你，率領大軍同行；粉碎絕滅你的仇敵與叛逆者。」

阿夫漢蒂把路斯帝凡的這兩句話對塔利爾說了。塔利爾說：「不要這樣講，保衛這水晶的屋宇。太陽啊，你怎能別離你新結合的月亮呢！」阿夫漢蒂說：「我將不爲你這話所誘引。」

「事實上你最不願遺棄我，我不要你離去的時候背後說我的閒話，例如你說：他愛

他的妻，而背友，他遺棄了我，他這個人本來如此！我可以棄捨你留在這裏而成爲一個可憐的對象嗎！一個人遺棄了他的朋友！……啊！啊！他是罪過的！」

塔利爾的微笑有如薔薇發射的水晶光彩。他說：「離開你我比你將更悲慟。既然你願如此，和我一同去吧，不要責我是甜言蜜語。」阿夫漢蒂下令從各方集合隊伍。

他召集亞刺伯的軍隊，沒有耽擱時間；八萬人全部整備，人與馬都身著武裝。亞刺伯的國王在親嘗他們別離的苦味。

兩個少女，結義的姊妹，互相告別，她發出結義姊妹的宣誓，彼此信任對方的話，彼此胸膛緊貼着胸膛，頸項交接着頸項，相對悲泣。觀衆們的心也被燒成灰燼。

當月亮與破曉的晨星並列的時候，全都同樣地閃耀；若是一個走開了，另一個也將移去；如它不走開，天空會讓它移動；看着他們的觀衆如人山人海。

將他造成這樣的上帝，他自己在分離着他們，雖然他們並非自願別離。她們戀戀不捨，薔薇迸裂，他們悲泣流淚；全部與他們別離的人認爲他們的生命是無價值的。

愛絲丹·達麗堅說：「倘使我從未認識你呀！既使我離開太陽我都不會像現在這樣爲別離所苦。你將知道我的消息；你也寫信給我，使我知道你的消息。正如我爲你而被燃燒，你將爲我而溶化。」

特漢娜罕說：「太陽啊，凝視着你的人他們是歡快的！我怎能棄捨你，我怎能忍受別離！我與其乞求上帝給我壽命，甯願死亡。願你也和我同樣流着那麼多天的眼淚。」她們再度互相接吻，她們分別了；留在那里的人目不轉睛地望着那離去的人；她也在回顧，因此火燄在燃燒她。我不能寫出我所要描述的十分之一。

路斯帝凡在他們別離時變得比瘋人還要瘋狂；他說了一千次「痛苦啊！」他的嘆息也不止一次；淚泉的湧流是火熱的，如一個鍋釜在被火焚燒。塔利爾垂喪着面孔，輕柔的雪花緩慢地降落，漸次溶解。

國王以擁抱與接吻壓倒塔利爾的薔薇。他說：「你過去的出現對於我宛如一場夢；當你離我遠行，我的痛苦將增加二十倍。我們的生命是你的贈與；而我們的殺害也將出自你手。」

塔利爾上馬別離，他向國王行告別禮：全部士兵的流淚，濡濕了草原，他們說：「太陽急于迎接你，你也急于會見他。」他說：「爲了你們我將無時不在哭泣。」

他們動身了，帶着許多隊伍與行囊，塔利爾、甫利東、阿夫漢蒂，全是身姿俊秀；他們率領八萬士兵，騎着駿馬；他們三人前進，他們彼此互爲幫手。

三個人趕着路程——上帝再不能創造如他們這樣的人！他們爲人所歡；沒有人敢反

抗他們。過了早晨他們在平原上滯留用餐。他們適意歡宴；他們飲酒而不飲奶酪。

## 第六十四章

### 塔利爾得知印度國王的崩斃

在高山頂上，出現了一個大商隊，人與騾馬全是黑色的；他們的髮辮盤在頭上。國王命道：「把他帶到這里來，我們還必須停留片刻。」

他帶來那些商人與他們的首領。國王問道：「你們是什麼人，為什麼你們身上穿着黑衣？」人們答道：「我們的國家的風俗是這樣。我們從埃及來到印度，曾經走了遙遠的路程。」

塔利爾、甫利東、與阿夫漢蒂，聽說那些商人來自印度，頗為歡喜；他們裝作冷淡，不使情感激動。塔利爾開始用外國語對他們談話，他們不懂印度話，還是用亞刺伯語回答。

他們說：「商人哪，告訴我們一些印度的消息。」那些商人答道：「上帝的憤怒自

上天下降於印度，大小的淚珠，從他們的眼裏一滴一滴地流着；生存在他們之間的聖人都失去了智慧。」

商人的首領以非常動聽的言語對他們說道：「印度的國王普哈薩丹是一個幸福的國王。他有一個女兒，一顆明星，比太陽還更是太陽。她的牙齒是珍珠，她的身姿是沉香樹，她的雙頰是巴達克斯汗的紅玉，她的頭髮是黑如烏鴉。」

「少女和諸侯的互相戀愛是深切的。諸侯殺死了新郎，消息立即傳遍。暴風雨洶湧掃過印度的全國。少女自幼即為她的姑母所教養。」

「她的姑母是一個卡吉人，她精於魔法。她施行一種最恐怖的手段，奪去了人間的太陽。而她，這不幸的人，因無意生存而死。少女失蹤了，她在旁的地方種植她那沉香樹的根苗。」

「雄獅的諸侯，得知這個消息，他動身探尋太陽。他消失了，印度的太陽為之幽黯。月亮為之失色；兩人全都消失了，再沒有尋到他們的希望。國王說：「上帝啊，你為什麼使我緩緩地燃燒在火焰中！」」

「國王憤怒了，尋找他們是他的能力所不及；鐃鼓與琴弦之聲代以悲慟。他更忍受了一個短時期的火焰的燃燒。現在他也死了，他的足跡與他的領有都告一個結束。」

商人傳達了這些消息之後還繼續談話。那婦人狂暴地哭泣了，從頭上扯下了面紗。塔利爾也放聲大哭，發洩出他內心隱藏的情感。一陣急流從水仙中湧出，雪融解了。

如太陽敢違背這個光着頭的婦人，你就殺死我吧！她的香氣像薔薇的芬芳，她，這個光着頭的人，像一朵罌粟花。既使聖賢要讚美她，人們都會對他說：「住口！」像呼喝一個驢子一樣。她的牙齒像是水晶殼中的一對對的珍珠。

婦人辛酸地哀悼她父親的死亡，她有如夜鶯。她撕落她那披散着的頭髮，她的眼裏是滿滿的淚；薔薇變成枯黃色，紅玉有如苔蘚。一片烏雲遮蓋了太陽，昏黯了它的光輝。

她抓破她的臉，她撕落她的髮，她大聲地悲號哭泣。她的眼裏溢出洪流般的血淚。「父親啊，讓我爲你而死吧，我，你的不肖之子，我未盡孝道，我事事都未使你歡喜。「我的父親，他已不在，他是我眼睛的明光。誰將把我的消息傳給你，用以安慰你的心靈！太陽啊，你的光輝有什麼用呢，你爲什麼要照耀這世界！世界呀，你爲什麼不毀滅！山呀，你爲什麼還在聳立！」

塔利爾悲泣哀悼：「主人哪，我聽見的這是什麼！我奇異太陽依然閃光，而未表現哀傷！你死了，你一切生物的太陽，這世界不再是你的了。看在上帝的面上，慈悲吧，



饒恕我曾帶給你的痛苦！」

他們再度說道：「把這故事繼續告訴我們！」商人們答道：「保護者啊，印度正在進行惡戰。克哈達維的軍隊到來，他們包圍了城市，一個名叫拉馬慈的國王是他們的首領。」

「雖然皇后依然存在，但是她比死人更無生氣。印度的軍隊正在作戰，然而他們已失掉一切的希望。全部國境的要塞全被攻陷或燬壞。太陽啊，放射你的光輝，看天氣是多麼混濁。」

「全部生存在那里的人們，我們也在其中，全都身穿黑衣。我們謁見拉馬慈，表明我們是埃及人；我們的國王是偉大的，因此拉馬慈願和他保持和平。他釋放了我們，我們出發了，他沒有傷害我們。」

塔利爾聽完這些話急忙動身；一天踏過三天的路程；他揚起他的軍旗，並不隱藏自身。現在你們看這巨人的心是怎樣地堅強！

## 第六十五章

## 塔利爾到達印度征服克哈達維

塔利爾到了印度；許多的小丘與巨大的山嶺仍然如舊；無數的士兵出現了，他驚異他們的人數。塔利爾說：「啊，騎士呀，你們給我以怎樣的希望！我對上帝，對你們的幸運發誓，我不久即可消滅他們。」

「這些軍隊已經嚐試過我的刀刃；一度他們同我戰鬥，我即刺穿他們的鎧甲，我全然把他們擊潰。」阿夫漢蒂說：「爲什麼說兇暴的言語？我們將使他們變成灰塵，把他們踏在我們的腳下。」

他們驕傲地準備作戰，動作十分敏捷；他們騎上他們優良的戰馬，放馬而行；他們催馬猛進，互相爭勝。看着他們的人都在讚美。他們越過山峯跑下山坡，掀起了飛塵。

戰士的先鋒隊到達了克哈達維衛兵之前。塔利爾的戰士們殺得他們飛奔，他們追擊他們，他們把他們拋下馬來，帶他們到塔利爾和阿夫漢蒂之前。他們喊道：「你們是誰

的部屬？」

他們答道：「主啊，我們受了欺騙，我們派到這里來作守衛，我們是國王拉馬慈的戰士。」塔利爾命令道：「去吧，你們這些惱人的蠢貨，去通知你們的主人說：「他們來了，那些勇敢的人。」

「你們說：這是那尊貴威嚴的國王，那為敵人恐懼的勇敢的君主，塔利爾的命令：你自己的守衛將帶給我我的消息，恐懼不足以救你於死亡，哀傷是沒有用的。」

「除去狂人誰敢欺君犯上！你怎敢侵襲印度，你這狂人中的狂人！我來了。」那烈火將完全地焚毀你。我將穿我的銳劍在你的身上。」

衛兵們走了，彼此爭先前逃。他們對拉馬慈述說了一切，一點都沒有隱藏：「印度的國王來了，他統領優良的戰士；誰能逃避他們？他們的一個足抵得過旁人的兩個。」塔利爾揚起了軍旗和國旗。亞刺伯國王的軍旗也揚起來：大家都曉得戈矛是亞刺伯的武器。太陽甫利東也在這里，這騎士殺得血流成河。

他們稍向前進，五百騎兵出現。亞刺伯的騎士渴望在那里交戰。塔利爾對他們說：「不要這樣。」他命他們投降。騎兵擁上來，拉馬慈出現了，他沒有穿盔甲，連一把小刀都沒有。

他抱住塔利爾的馬腿；跪在膝上他開始乞求塔利爾，他對他說：『看在那創造你的上帝的面上饒恕我吧；不要饒我活命，讓他們把我的死屍抬走。命運如此苛責，我的心必定是屬於你的。』

『自你別離，自你失蹤，已有十年。羣鳥沒有了主人，鷹鷲斷了翅膀；這也就是我敢於興兵的原由。世界早就於我一無所有，正如一個人輸了的賭博一樣。』

他們都對全能之神發誓，屈膝在他的面前：『看在那將你造成如此人物的上帝面上，不要殺生。』塔利爾沈思着，拉馬慈臉貼地倒在他的面前。上帝賜福給懺悔的罪人，人除去容赦之外還能怎樣呢？

研究聖賢的作品，我發現了如下的文句：一個人最偉大的勇敢不是殺害他已征服的敵人，而是適可而止——如你想為真正的勇士，記住這些話。

至此塔利爾的心軟了，他是正義的，宛如上帝。他說：『我將不再殺戮；如被征服的人已經畏服，他將改邪歸正。現在我已糾正了一切的邪念。』

他們全都對他禮拜，並為他祝福，他們乞憐上帝讚大他們的歡喜。他們免於死難，從塔利爾接受了生命。塔利爾的劍並未得到安慰，它在渴望戰士們的血肉。

瑪施特哈，特地來見塔利爾。塔利爾溫厚地鎮定了他的憤怒的火焰。他們來凝望他

拉馬慈的軍隊幾乎尋不到隙地。一縷如柱的光明，自天降至印度。

一個使者來至拉馬慈的軍隊：「他將不殺害你們，他可憐你們。」全體祝福他。他們鳴鐘歡喜，他們說道：「他來了，那隻手殺死過許多人的騎士來了。」

他們向前迎接塔利爾，他們遠遠地對他致意。印度人認識那在軍隊中高揚的軍旗，但是他們不敢相信。他們說：「他們在設下一種騙局。」他們沒有看見塔利爾，他們滿眼含淚。

塔利爾走近來喊道：「就是我，你們的國王！我的明星在近邊，她的眼閃放光明。全能之神已從上天賜下一對鷹鷲翅膀——過來，我不能忍耐你們如此遠離。」

這時他們才認清塔利爾，他們開始從四面八方跑過來。層層的屋頂與巨大的牆壁都被照得通明。他們高聲地談話，他們喊道：「我們的煩惱已經離開我們，一向激怒的全能之神現在已對我們顯示了他的恩惠。」

他們打開門，他們拿出了鑰匙：全部出來看，他們的人都身穿喪服。婦人和騎士全哭泣了，花園的薔薇濡濕了：他們號叫，他們搥打他們的頭，他們烏黑的髮散落在水晶的面上。

弟子塔利爾，有如薔薇殼，爲他的主人而喪失神志，他眼中的流淚比火還熱：他搥

打他的頭，號叫着，極度憂傷地悲泣。他以水晶般的指，抓着他黑玉般的眼睛。

當他看見宮中大臣穿着喪服的時候，塔利爾再度一聲嘶叫。血與淚像洪流般從他的眼裏流出來。大臣們走來擁抱他，像擁抱一個子弟。

各首長擁抱他，他們對新郎與新娘表示他們的同情。那少女昏迷了：她不敢爲她的父親悲悼；從薔薇樹上枝葉墜落；沒有人能使它們支起。在那里你看不到一個歡欣或微笑的人。

皇后跑出來看他們。「誰在哭泣，你們爲什麼哭泣呢？」她惱怒了，說道：「上帝已將他的憤怒，變爲恩惠，我們必須感謝他，我們沒有憂傷的時間，也沒有時間呼叫『蒼天。』」

她流着熱淚，擁抱塔利爾。她說：「我那熾烈的火焰熄滅了，現在一種輕柔的火焰在燃燒我；沈默呀，鎮靜呀，聽我的述說：那使孤兒幸福的上帝，已送你們活着回來使我歡欣。」

哭泣的少女對她母親說：「母親哪，我必須怎麼辦呢！我離開你的時候，你穿的是金紅色的衣裝，而現在我看見你穿着喪服。我的父親棄捨了他的王位。天哪，他不再坐在王位上！」她的母親擦乾少女的眼淚：「不要哭泣，鎮靜吧，不幸的人。」

她吻着她的臉和她唇上的纖巧的薔薇。她用她的嘴壓潰薔薇，她吞沒了沉香樹。她對愛絲丹·達麗堅說：「我們爲什麼說不吉利的話呢？我們大家必須慶幸，而不能黯然神傷。」

過了些時候，各酋長前來朝拜。太陽們出來接見他們，以至誠的愛情擁抱他們。他們分別地吻着和問候着每一個人。

阿夫漢蒂和甫利東慰問皇后。塔利爾說：「皇后啊，你不認識他們。他們是我們的救主，現時我沒有閒暇長談。我們兩個全由他們接受了生命。」

他們起身走進城裏，他們進入皇宮。皇后對他們說了這樣幾句話：「上帝毀滅了我們的敵人，他們不能再對我們爲害；因此我歡樂，心中愉快。」

她吩咐道：「脫下你們的喪服，敲鼓鳴鑼，讓我們的宮廷傳播狂歡的喧騰，你們腰纏金色的錦帶。歡笑與唱歌，停止你們淚的嗚嚕。」

## 第六十六章

## 塔利爾和爱絲丹·達麗堅的結婚

皇后手牽着新郎和新娘，她讓他們共同坐在皇位上，她殫除哀傷，她堅強起她婦人的心，她變她的憂傷爲歡快，她再不准任何人悲泣。

塔利爾和他的新娘，並坐在皇位上，互相陪稱，婦人偎依着騎士；誰的智慧或是誰的唇舌能夠表現出他們的讚美——哪個亞當的子孫能與他們相像？

皇后着起盛裝，脫却她黑色的喪服，她爲各首長準備美服，以求悅目。她使全體裝扮，奮起他們的歡喜。她說：「歡快旣已臨到我們身上，讓我們忘却憂傷。」

塔利爾和他的妻曾經願望的，現已降在他們的身上，七個皇座，歡喜的坐位，世無倫比；眼前的慰藉，使他們忘掉他們的苦痛。一個未經憂愁的人，不能在歡喜中尋到快樂。

看這兩個人在一起；就連太陽都不能勝過他們！他們吹起喇叭，宣佈他爲王，銅



鼓發出美妙的聲響；他們給他寶庫的鑰匙，他們自己羅臣投到他的掌握中。「這是我們的國王？」他們喊道，於是他們向他歡呼。

他們爲阿夫漢蒂和甫利東準備了兩個寶座，他們堂皇地坐在上面，人們讚美他們的威嚴，上帝還創造過旁的什麼人與他們相像！他們述說他們的哀愁；他們把全部事跡講給大家。

他們飲酒，宴會與作樂，他們光耀門庭；他們隆重地慶祝婚禮；他們呈獻禮物給兩個人，每人相等。他們收集寶物施給窮人。

全部印度人認阿夫漢蒂和甫利東爲救主。「我們遇到的一切善行是來自於你們，」他們不住地說；他們視他們爲主，他們作他們所願作的事，他們繼續來到他們面前，對他們參拜。

印度的國王對愛絲瑪賀——分担他痛苦的人——說道：「你之所爲，是成人與幼小孩子所未會作過的。現在我把印度國土的七分之一分給你，你卽王位，侍奉我們，以甜蜜報答甜蜜！」

「你最希望什麼人爲你的丈夫，就和他結婚，統治王國，從此侍奉我們，臣服我們。」愛絲瑪賀吻遍他的脚。「我的力是來自於你，」她說；「我能尋到什麼，又怎能尋

到比侍奉你更好的事！」

三個結義的兄弟一起住了幾天。他們娛樂，他們收到許多無比的禮物；多麼寶貴的珍珠，多麼優良的駿馬！但是因為思念特漢娜罕使阿夫漢蒂面現愁容。

塔利爾看出騎士在思念他的妻。他說：「確實你的心中在惱怒我。現在我是痛苦的！思念使你的憂愁增加。我將與你分離；這瞬息的世界在妬嫉我的歡快。」

於是甫利東請求告別。「我要回家，」他說；「如你像一個兄長對弟弟般命令我，我的腳將時時踏入這宮庭與國土。我將渴望你如鹿之渴望泉水。」

作為給路斯帝凡的禮物，塔利爾讓阿夫漢蒂帶着美麗的短袍，還有一盤精彫的寶石，不僅幾勺或幾瓜而已。「拿着它們去吧，」他說，「不要違背我！」阿夫漢蒂說：「我不曉得沒有你我將怎樣生存！」

愛絲丹夫人送給特漢娜罕夫人一件短外衣與一條面紗；除去她誰配穿這種衣服！一顆寶石——凡是拿走這寶石的人將不能說：「我拿它沒有用處！」——在夜間它如太陽般發光；任何地方都為它照明。

阿夫漢蒂上馬，他對塔利爾告別，他別離了，別離的火焰燃燒着他們兩個人；印度人全部哭泣了，淚濡濕了草地。阿夫漢蒂說：「世界的毒素殺害了我！」

甫利東與阿夫漢蒂一路同行了幾天；到了分路的地方，每人哭泣着走上他們的路；他們計劃的事都已如願完成；阿夫漢蒂來到亞刺伯，他並非徒受辛勞。

亞刺伯人出來迎接他，他使國境增美；他看見他的太陽，他的慾望的痛苦飛散了；他同她坐在王位上，他享受着觀衆的歡樂。至高至上的神自天上賜他的王冠以威權。

三個國君互相愛慕，彼此訪問，他們的願望完成，抗拒他們統治的人們都付之刀劍，他們擴展他們的國土，他們爲君稱王，他們增長他們的威權。

他們如雪般普遍施恩惠，他們救濟孤兒寡婦，窮人不再乞討，他們使惡行的人恐怖；羔羊不向陌生的牝羊吃奶，在他們的領土中，羊和狼餉養在一起。

### 跋

他們的故事像夜間的夢終結了。他們已經過去，遠離了世界。請看時光的作弄；就是那認爲歲月悠久的人，時光也僅只片刻。我，一個梅司克西亞的歌者，歌者路斯赫威里，寫成此詩。

爲了大衛（註），喬治亞人的神明，太陽在他的行徑中是侍奉於他的，我把這故事

寫成詩歌，我爲了取歡於他——他一生使東西兩方震恐，他使背叛他的人化爲灰燼，使忠心於他的人享受歡樂。

我將怎樣謳歌大衛的事跡，那震撼一世的英勇之聲，那驚人的奇異的故事，那些異域的君主！古時的風習與事跡，那些國王的讚美，都爲我搜集而寫成詩文。我們的傳說曾經是這樣的。

現時的世界是這樣的，任何人都不可信託；由人看來那只是一瞬間，或者還不如眨眼之間更爲悠長，你在追求什麼，你在從事什麼？命運是侮辱人的。那不爲命運欺騙的人，無論今生來世都是幸福的。

摩西·克黃奈里讚美阿米蘭——達麗堅的兒子；詩歌爲人讚美的薩烏黑里，讚美了阿部都·梅亞雅；唇舌不知倦休的薩吉斯·特莫格威里，讚美了狄拉爾蓋特；路斯赫威里讚美了塔利爾，爲了他，他的眼淚永無休止。

(完)

(註：大衛——女王特哈瑪的配偶。)